

文學筆
記說部

金壺七墨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
標點 金壺七墨小引

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蓋博採旁蒐，藉作政鑑，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也。張衡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注稱：「虞初，武帝時方士。」則小說起於炎漢武帝時矣。嗣後作者畢出，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總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唐宋而後，說部愈出愈繁，至清代而遂成大觀；無論質量數量，均形進步。向之僅以詞藻擅勝，而攷其內容，大都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至是咸易以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証者矣。蓋後之筆記小說，包羅萬象，體裁近似集部，而質料則儼然子史。本編題曰金壺七墨，計浪墨八卷，遜墨五卷，逸墨二卷，戲墨一卷，醉墨一卷，心影（原名淚墨）上下二卷。係清季鉢池黃鈞宰所撰，出自比玉樓所刻叢書中。大都記錄清代朝野掌故，兼及翰墨、瑣語、諧文、傳奇，蓋亦兼收並蓄者。其中琴園夢、略鴛鴦、印傳奇、始末諸篇，固為可歌可泣之故事，讀之令人胸膈溢氣；而熙朝財賦、南巡盛典、鹽商漕弊、河工以及廣東夷變、羊城日報、吳淞之變等則，更可作史學家之考據，當政者之殷鑑也。

民國廿四年八月中浣周雲識於海上。

金壺浪墨目錄

熙朝財賦……………	一	試行海運……………	一三	林公書……………	二一
南巡盛典……………	二	王孫……………	一三	漢奸……………	二二
白首完婚……………	三	煙草……………	一四	王廉訪……………	二二
投火救父……………	四	廣東夷變……………	一四	疲兵……………	二三
丐女貞烈……………	四	英吉利……………	一五	伍紹榮等……………	二四
王九……………	四	煙費……………	一六	英國被兵……………	二四
鹽商……………	五	蕭湖……………	一七	平陽中丞……………	二四
漕弊……………	六	篆香樓……………	一七	塞外尋親……………	二五
果勇夫人……………	七	陳關陣亡……………	一八	定海再陷……………	二七
河工……………	九	關公軼事……………	一八	余步雲……………	二八
辛學使……………	九	強項……………	一九	涇河夜行……………	二八
綱鹽改票……………	九	送別詩……………	一九	將軍……………	二八
堪輿……………	一〇	粵師誤勝……………	二〇	某太守……………	二九
金陵懷古……………	一一	白旗……………	二〇	宗威澤……………	二九
陳在衡……………	一二	附羊城日報七則……………	二二	吳淞之變……………	三〇
神保湖隄……………	一二	廣勇……………	二二	吳淞從殉……………	三一

蛇魚避災……………三一 老農……………四二 附南行日記七則……………五三

周止庵……………三二 吹簫賦秋雲……………四二 露筋祠……………五三

邊事詩……………三二 州縣積弊……………四三 棲霞……………五三

懊惱詞……………三三 元夕觀燈……………四四 燕子磯……………五四

淮關……………三三 木工……………四四 報恩寺塔……………五四

八大寺……………三四 吳門秀士書……………四四 秦淮……………五五

戚先生……………三四 鬼翅……………四六 靈谷寺……………五五

水患詩……………三五 教匪遺孽……………四七 宏濟寺……………五六

銀價……………三五 捻匪初起……………四七 石城橋夷人……………五六

瓜洲警信……………三六 董阿虎……………四七 試院旗竿……………五七

鎮江之亂……………三六 荻莊補襖……………四八 牛女詞……………五七

丹徒生……………三七 牀下星光……………四九 十二紅……………五七

舞刀……………三七 學可齋詩……………四九 劍秋題詞……………五八

江壽民……………三八 周生……………五〇 里婦……………五九

偽囚荷枷……………三八 壬甲……………五〇 汜光湖神……………五九

平山堂……………三九 漕變……………五一 胡孝廉……………五九

劉中丞書……………三九 洪秀泉……………五二 瞽者……………六〇

周林……………四一 鄉闈章程……………五二 大悲閣……………六〇

醫理	六〇	說鬼	七一	軍機章京	七八
賈明府	六一	起蛟	七二	崇效寺	七九
紅雪	六二	九秋詞	七二	陳釀和	七九
山陽賑獄	六二	車夫	七二	西山	七九
孝女	六三	狼	七三	附西山游記五則	八〇
鐵犀	六四	鴈	七三	戒壇	八〇
苗寨	六四	猾	七三	活動松	八〇
人化虎	六五	附北行日錄七則	七四	空山應響	八一
附黔粵山洞諸蠻	六五	灘上	七四	石礎	八一
獠狔洞人	六五	寶峰寺	七四	酒樓	八一
猿人	六五	天震井	七四	渾天球	八二
獐人	六六	東省諸山	七五	關節	八二
狼人	六六	同人詩句	七五	關廟香火	八二
聽秋閣詩謹錄	六七	題壁詩	七六	神將應值	八三
婢代女嫁	六九	河間	七六	拈花寺	八三
又	七〇	眉子硯曲	七六	棋盤街	八三
樓上魚	七〇	京師形勢	七七	梁家園	八四
捉迷藏	七一	騙婿	七八	薛執中	八四

洗象·····	八五	連橋放權·····	九二	改姓·····	九八
懷挾·····	八五	野宿·····	九二	淫亂·····	九八
安瀾·····	八六	到家·····	九三	良心語·····	九九
金田·····	八六	乞丐報恩·····	九三	綽號·····	九九
鵲橋仙·····	八六	王同知·····	九三	食人·····	九九
吳卿憐·····	八七	永安州·····	九四	養子·····	九九
勝一先生·····	八七	荔浦·····	九五	僧道·····	一〇〇
少文畫·····	八七	打虎將·····	九五	尼·····	一〇〇
推測·····	八八	篷窗讀史圖·····	九六	點將錄·····	一〇一
拳法·····	八八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九六	溺愛·····	一〇一
翰林院古槐·····	八九	帝羆·····	九六	金·····	一〇一
河魴詩·····	八九	睡獸·····	九六	打草穀·····	一〇一
學圃聽歌·····	八九	天主·····	九六	相·····	一〇二
詩詞傳誦·····	九〇	國號·····	九七	嗜好·····	一〇二
京師天主堂·····	九〇	異稱·····	九七	名·····	一〇二
癩狀·····	九〇	諂媚·····	九七	牛李·····	一〇二
劉第五·····	九一	帝王有真·····	九七	鍾郝·····	一〇三
象秩·····	九一	承天·····	九八	衣·····	一〇三

金壺遊墨目錄

九龍……………	一〇三	巧合……………	一〇七	夢呼么……………	一一二
沙三……………	一〇三	離鸞曲……………	一〇七	茗香亭……………	一一二
雙鶴……………	一〇四	掃塔……………	一〇八	公主……………	一一四
出江遇風……………	一〇五	平陽公……………	一〇九	災民……………	一一五
爲山……………	一〇五	趙芥堂……………	一一〇	醜女守志……………	一一五
買夢……………	一〇五	質兒行……………	一一〇	合龍……………	一一五
旋渦……………	一〇六	鄭明府……………	一一一	金龍四大王……………	一一六
蘇寓雜詩……………	一〇六	隨園……………	一一一	積薪……………	一一六

徐警……………	一	海州……………	四	三靠……………	八
武昌初陷……………	一	銘……………	五	閏七夕……………	八
金陵被圍……………	二	孝廉方正……………	五	王魯生……………	八
洪大全……………	二	九節銅轟……………	五	蘭生……………	九
孝丐……………	三	樓船……………	六	劉秋舫……………	九
雙溝……………	三	四舟子……………	六	李九……………	一〇
清河……………	四	地道……………	七	張炳垣……………	一一
紀變……………	四	陳玉標……………	七	楊潛帥……………	一三

錢江……………一三 跛足……………二二 鄭通判……………二七

紀事雜作……………一四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二二 吳逸香……………二七

大錢……………一五 五采帆……………二二 性理……………二八

車蘭雪……………一五 鐵鎖……………二二 南行……………二八

劉李交……………一六 仙桃鎮……………二三 長蛇……………二九

祈雪……………一六 蛇山……………二三 犬……………三〇

銅廠……………一七 指配……………二三 賊酋內亂……………三〇

鐵礦……………一八 義妓……………二三 北軍凱旋……………三〇

祖錢……………一八 考試女子……………二四 奇女子……………三一

鈔票……………一九 陳氏女……………二四 武殿元……………三三

張保……………一九 女賊……………二四 某孝廉……………三四

門外漢……………一九 男妾……………二五 奇孝……………三四

伶人……………二〇 妖術……………二五 伯兄殉難……………三五

帥石芝……………二〇 諸色人忠義……………二五 溫明府……………三六

烏塔二公……………二〇 易伏……………二六 又……………三七

浦上園亭……………二一 石鐘山……………二六 李杰……………三七

魚龍……………二一 鳧雁……………二六 借闈……………三八

小兒……………二二 反令……………二六 適園……………三八

談夢……………	三九	松滬雜作……………	四八	窖金……………	五七
視鬼……………	三九	蓬窗話雨……………	四九	奇報……………	五七
候仙……………	四〇	感興……………	四九	詩帖……………	五八
鳴足……………	四一	詞……………	四九	瘞文……………	五九
杭州初陷……………	四二	夷館……………	五〇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五九
淮警……………	四二	玻璃……………	五〇	孫谿唐節婦家傳……………	六〇
吳觀察……………	四三	鼈子壘……………	五一	唐節婦贊……………	六一
大營兵潰……………	四三	大雪……………	五一	歸葬遺骸記……………	六一
馬總鎮……………	四四	總統張公佚事……………	五一	祭唐節母文……………	六四
張提軍……………	四四	雙燐……………	五三	重建東暉橋記……………	六五
卞明府……………	四四	殺鬼……………	五三	重建東暉橋記……………	六五
何制軍……………	四五	合璧……………	五三	唐母橋銘……………	六六
王貳尹……………	四五	翹典……………	五四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六六
婁判……………	四六	泛海……………	五四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六七
姜少汀……………	四六	驢案……………	五四	賦唐節婦事……………	六七
烈女……………	四六	兩軍門……………	五五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六八
分米……………	四七	孫文鳳……………	五六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集陶靖……………	
李國泰……………	四七	玉蟾生……………	五六	節句……………	六八

安甘廬記	六九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六九	題唐節母安甘廬	七一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六九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七〇		

金壺逸墨目錄

饒歌	一	孝伶	七	長人	一三
禽言	一	又	七	金箔作	一三
李觀晉書	一	天籟	八	瓜子	一四
周師孔	二	絕句	八	聖教	一四
祭文	三	晚學齋詩詞	九	賽珍會	一四
徐都堂	三	洞元鏡	一〇	放魚	一五
杖馬	三	珠帳	一〇	景觀晉	一五
賣草	四	心血	一〇	補圖	一五
吳夫人	四	女王	一一	楊廣文	一六
陳東山	五	輪船	一一	異吻	一七
斷碑硯	六	火車	一二	大理	一七
乘槎記	六	賽舟	一二	世德錄	一七
盾鼻錄	七	煤汽	一二		
義伶	七	水龍會	一三		

金壺戲墨目錄

蟹卦	二〇	矮射	二四	楚漢	二八
食鼈	二〇	算賞	二四	贈聯	二九
富貴	二〇	巧對	二四	蝴蝶會	二九
新臺	二一	天青緞	二五	木蛋	二九
弔喪	二一	炊飯太守	二五	教宮曲	三〇
改唐詩	二一	長毛	二五	未入	三一
牝牡	二二	讓妻	二六	撞車	三一
稟辭	二二	游戲詩	二六	琵琶	三一
小東方朔	二二	六郎	二七	遺嫁	三一
金山縣	二三	三元宮	二七	袁癡	三一
懺鼠	二三	孫生	二七	鼻壺	三三
寫真	二三	尾號	二八		
面具	二四	老爺	二八		

金壺醉墨目錄卽醉言.....三四

金壺淚墨目錄

金壺七墨 目錄

二〇

琴園夢略……………四三
鴛鴦印傳奇始末……………五一

新式
標點
金壺浪墨

熙朝財賦

壯盛而憶童稚之年，羈旅而思鄉園之樂，亂離初定而追溯昇平，如夢如雲，愴怛不可復記。同治甲子冬，籌議善後，百事易而集貲最難。軍興以來，行鈔票、鑄大錢、抽釐勸捐、按田科費，蓋理財之計周矣。因憶道光甲午春，里中諸前輩過訪先君，各述熙朝盛事，與夫財用豐嗇之原，今猶略約識之。國家歲入帑金四千五百萬，以地丁爲最鉅，關稅鹽茶雜課次之。歲出兵餉官俸漕船河工，與夫太常光祿理藩官牧所需，恒在四千萬以內。故國初歲有贏餘。聖祖躬行節儉，與海內相休息，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鵠租減賦，史不絕書，而庫藏充裕。世宗繼祚，清釐天下糧賦，整齊而振作之。戶部實存銀六千萬兩，直省倉儲米稱是。仁育義正，洽然太和。督撫奏報芝草生，慶雲見，河清麟出，麥秀雙歧，諸瑞駢至。由是鴻禧景福，民豐物阜之盛，萃集於乾隆六十年中。純皇帝天縱神武，式廓宏規，前二十年積累尤富。及平伊犁，定準部，又歲加文武養廉，輒以鉅萬計。方是時海宇安集，甫及百年，承勝朝廢弛之餘，朝野規模未遑潤色。於是廣制作，興土木，內則宮室衙署，外而城郭隄堰之屬，莫不脩廢舉湮，增飾崇麗。凡此均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西南兩苑，暢春清漪靜宜諸園，熱河盤山各山莊，又因祝釐而創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建須彌福壽之庵，平準夷興黃教而築普樂安遠之寺。是則不用正帑，取諸內庫羨餘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偉乎盛哉！煥一朝之體制，壯萬國之觀瞻，煌煌乎定功保大之規也。洎乎嘉道之間，一平川楚，再定回疆，歲入之數如常，而經費告絀。遂開捐輸事例，有豫工籌餉等名目，沿至於今。近年江南水災，捐賑至百數十萬，則優請獎叙。上年京畿荒旱，潘氏獨捐萬二千兩，則特賞舉人，廣招徠，示鼓勵也。蓋自宣廟踐極以後，承平又數十年，饑饉間至，官吏雍熙晏然，以無事爲福。先人有言：「生乎今日者，祇知今日之樂。」

而不知疇昔之樂之更勝於今。一宜乎諸老談之而有餘慕也。

南巡盛典

同郡程翁，年九十，親見乾隆中六度南巡。省方問俗之外，大要以東南水患爲先務。先是康熙間有巡亦六次，凡清黃兩工，擇要興脩，指示機宜，委曲詳盡。至是遵守成法，分別堵濬，以小民身家之事，上煩九重籌畫，生斯土者，宜何如感激涕零也！辛未丁丑兩次，翁年尙少，其後四次爲壬午丙申庚子甲辰，歷歷言之，聞者色舞。先期督撫河漕諸大吏，迎駕於山東，藩漕兩司，有財賦之職者，飾宮觀，備器玩，運花石，采繪雕鏤，爭奇鬪巧，經費不足，取給於鹺商。道府以下，治河渠，平道塗，脩橋梁，繕城郭，武弁飭行伍，新旗幟，承簿之屬，緝盜賊，贍窮困，以示太平。鑾輅既及河上，留從騎之半於東省，乃御舟渡河而南。於時萍翳滌道，勾芒扇芳，神人協歡，魚鳥偕暢，則有屬車霆擊，列校雲馳，羽蓋捎星，霓旌晃日。扈從文武，絡繹河干，瞳髮黎氓，紅女黃童之衆，匍匐瞻望，麇集而無譁。然後蒼負舟，赤蚪夾岸，樓船先引，文鷁偕征，但見一片黃旗，安流順發而已。翁又曰：一予以年強力健，幸逢鉅典，不欲遽歸。同人步往揚州，以觀臨江之盛。至則闔閣高敞，旌旆遠張，逶途錦帷，圍圍繡幕，文鸞雲霧之綺，金盞藍碧之縵，步障非金谷可方，亭幔豈武夷所擬。簫籟既發，櫂歌遠揚，金石鏗鏘，宮商縹緲。大江南北，扳耄提孺者，莫不袂帷汗雨，山朝而海歸。此第觀乎道路之光景，而離宮別館之中，固不可得而擬議也。顧聞諸左右侍從之臣曰：「天下殷富，莫踰於江浙；江省繁麗，莫盛於蘇揚。觀於行宮所在，附以寺院之廣，陳設雖侈，供帳雖繁，六膳三漿，雖極豐腆，然竭乎諸守臣媚茲之力，而不足以當聖天子之遊觀也。」至若黃幄觀兵，綠營校武，侍衛兜鍪而肅立，將軍佩劍以前趨，五緯分芒，八風喚響，激火珠而沸海，掣金汁以排山，十盪十決之師，七縱七擒之陣，靡不逞雄鬪捷，獻材武於一人。又如日麗風和，宸情暇豫，揮翰則雲霞舞鳳，臨流則繡網投魚，罕車爲校獵之資，小輦作登山之具。凡意念之所及，皆備豫以相需。及

乎。駿鳥下潛，華燈大起，虬膏助蠟，鯨背支銅，蛟蚪展甲以鬪珠，後猊張毛而吐燄，驃騊則鞍韉煥采，輪鯁則波浪騰輝；別有綃帳艷姝，鞦韆舞伎，僂童鮑老，百戲焱流，乃積日以爲常，恒中宵而未已。上念扈蹕小大，暨江浙文武從公勞瘁，賜燕會醕，加恩兆民，賚予粟帛。學士文人，布衣方外之屬，進書獻畫，望澤希榮。於是召見賜金，獎文藝也。漉翰給扁，勸紳寮也。祭神禹，明禮陵，遺祀賢良諸臣，及所過名山大川，所由幽明交洽，而華夏協和也。廻鑾至浦上，河工告成，安瀾普慶，不惜帑金鉅萬，卒以拯下河七邑生靈。蓋觀岳巡方，行慶施惠，國恩浩瀚，爲普天率土所同。然而聖人不以無事勞民，帝心尤以大河爲念，則惟淮揚兩郡受澤尤深。云。明日次其語，就翁捐益而存之。時道光乙未天中節也。

白首完婚

同邑程允元，少遊直隸，議婚於劉氏，未娶而歸，留玉環一雙爲聘。女父登庸，書庚帖付之，約以三年爲期。及允元抵家而登庸卒，女幼失母，至是益癡，獨轉徙天津，靡所依恃。鄰人妄傳允元死，將以爲利。女聞之，朝暮飲泣，誓以身殉，而苦無確音。或微言諷令改字，則哽咽不食，毀容素服，屏居尼庵，以鍼黹度日，備歷荼苦。蓋南北音問斷絕者三十餘年。先是允元家居，怙恃繼歿，久不得登庸耗，又極貧困，屢欲踐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至，允元亦執義不納。他日附糧艘，課徒北上，行抵天津，聞有貞女劉氏，隱跡尼寺中，詢之，果登庸女。玉環在耳，允元亦出庚帖爲證。鄰里皆喜，促議婚期。而劉女不可，曰：「吾守父命，吾矢吾心耳。遲暮之年，行將就木，豈有五六老女子作新婦妝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至署，使眷屬再三勸慰，助以奩金，鼓吹送歸允元所。合卺之夕，兩新人偃僂成禮，鬢髮如銀，攢相扶持，與花燭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詫爲僊事。事聞，上予旌建坊曰「義烈」。他書載此事，謂劉夢觀音千九，孕而生子，則天下所未聞也。

投火救父

劉孝子希向，從父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燄橫飛；里人救火未歸，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夜火及孝子屋，孝子父突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遺像不得出。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冒火入，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諸人，復跳而入，鬱攸從之。久之，亦不出。時風急火猛，烟燄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牆圯，顧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固無恙耶？」亟覆水爲路，負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不釋手。孝子牽父衣，額半焦矣。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無人，公等再緩頃刻，休矣！」後數年，父病，孝子進股肉而愈。及孝子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刳股，刃鈍，血濡縷，又從而剪之，而孝子竟不瘳。至今鄉里責子者，每日：「汝曷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孫，當亦孝汝也。」

丐女貞烈

邳州女子丁氏，年十六，從母丐於淮。嘗獨行過李榮門，榮曰：「少艾如此，何丐爲？從我不患不溫飽。」女正色曰：「我有姑家。」遂行。榮給曰：「止。汝母安往？吾昨令浣衣，曷爲不來？」女曰：「與我將去。」榮誘入，挑之不從，與之食，不受。閉諸室而強之，女乃大號。榮怒，塞綿於口，撻之垂死，夜縛以石，投諸泮池。明旦，或從池畔過，見有人浮水上，近之，女也，而石繫如故。大驚而呼。榮之隣，識是石也，白官逮榮，論罪如律。士夫立石女墓，請祀節烈，而厚卹其母。還邳，天河生曰：「史載烈女，大率世家巨族居多，安有搜采及於乞丐者乎？卽此見吾鄉先進之厚焉。海內懿行，濯歿不著者，夥矣！肉食者鄙，直謂蓬篚中無淑女，風塵中無傑士耳。嗚乎！」

王九

小說所載活無常，淮揚謂之一勾使。鄰人王九充是役，夜臥解衣履，戒人不得移動；動則長睡不復醒矣。每與老嫗范氏說陰律，刀山油鑊，確乎有之。予兄弟笑以爲妄，九曰：「君勿爾！鬼神依人而行，無在無不在。指空虛廣漠之地而羣以爲神，則真有神矣！况諸佛菩薩，舉世所崇奉，精誠所萃，能無靈乎？佛與鈍根人說因果，神道設教，古人所不廢，其又何嗤焉！」是歲十月，先大母棄養，明年丙申，伯父繼卒。九謂范曰：「疇昔之夜，汝知之乎？太夫人一生慈善，已登仙班，冥官以汝主孝行感神，故命我來召引。」范不信，且詰其狀。九曰：「是夜我初至，格於門，不得入。會有頤而長者，叩門問疾，乘其隙，入至後堂，汝抱女公子立某所，諸嗣君某哭某跪，口何言，手何物，某某者奉衣衾，具衰經，逐逐往來，信乎？」范憶是夜，若有掣其衣者，故秘之，而問九云：「若見我而不使我見，何也？」九曰：「我掣汝袖，汝回首四顧，庭隅焚冥鏹，有星火繞汝髻端，不復記耶？若不我信，今廳壁猶有掌痕。」衆怖其說，赴而視之，則五指赫然，箕紋畢見，所謂頤而長者，姊夫丁霽初，實以夜來。

鹽商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計之，場價觔止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愈遠愈貴，鹽色愈雜，霜雪之質，化爲緇塵。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旬，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而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脚公用，額定七十萬，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漢口岸費，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卽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大憲緝捕犒賞，又豢養乏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一家宴，而歲需三萬金。總商謁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率由總商妄立名目，取諸衆商。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其浮冒無忌，類如此。由是侈靡奢華視金

錢如糞土，服用之僭，池臺之精，不可勝紀；而張氏容園爲最著。一園之中，號爲廳事者三十八所，規模各異。夏則冰綃竹簟，冬則錦幙貂帷，書畫尊彝，隨時更易，飾以寶玉，藏以名香，筆墨無低昂，以名人鑒賞者爲貴，古玩無真贋，以價高而缺捐者爲佳。花史脩花，石人疊石，水木清湛，四時皆春。每日午前，縱人遊觀，過此則主人兜輿而出。金釵十二環侍一堂，賞花釣魚，彈琴度曲，惟老翁所命。左右執事，類皆綺歲俊童，眉目清揚，語言便捷，衣以色別，食以鐘來。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終世茫然者，不知凡幾。梨園數部，承應園中堂上一呼，歌聲響應。歲時佳節，華燈星燦，用蠟至萬數千觔。四壁玻璃，射之冠釵莫辨；祇見金碧照耀，五色光明，與人影花枝，迷離凌亂而已。其埒於容園者，若黃若程若包，莫不鬪靡爭妍，如驟之靳，不數年而資本日絀，虧及公款。朝廷借帑助之，定法兩年三運，後則一運兩年，積習既深，外腴中瘠，愈斲愈深，而敝壞不可爲矣。

漕弊

丙申丁酉間，侍先君讀書，間聞鹽漕河工諸事，隨筆存之，以識梗概。制軍陶公有言：漕政首禁浮，收而浮之原，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於沿途公用及通倉胥役，催贖員弁，索費於旗丁。故歷屆兌漕，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久視爲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兌，爲挾制之端，以指勒通關，爲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則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橫行，莫敢正視。旗丁之牙爪也。衛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褻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兌期，互爲狼狽，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於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取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篩雨耗，蠹書差保，朘削無藝，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攤捐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額預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額愚之百姓，亦無由悉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爲無因。其病民蠹官，大爲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已。或

田無一畝，包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索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章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豈州縣虛報爲支銷地耶？抑果若是之多耶？嘻！其甚矣！

果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爲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果勇任甯陝總兵，夫人歸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卽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甯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夤夜驚竄，反依夫人爲逃死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卽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吝刻，衆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而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啓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次啓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盟

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贖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勦，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蓋屋，得燮堂書，知夫人已住興安，卽馳往石泉。撫賊解鄜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甯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神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問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果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果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村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其智略英果，類如此。方叛兵之就撫也，廷議以果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果勇籍貴州，褫職自隄，爲南歸舟子，慙慙糴鹽，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况數奇？」始能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沉。夫人善畫蘭，喜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天河生曰：「情流爲欲一語，勝於理學家數百千言，乃得之閨閣中乎！跡其制事之明，卽以心淨故見義之勇，卽由遏欲故偉乎。非果勇孰能匹此而無愧者乎！」

河工

南河歲脩銀四百五十萬，而決口漫溢，不與焉。浙人王權齋，熟於外工，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費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瀾，十用四三，足以書上考矣。其餘三百萬，除各廳浮銷之外，則供給院道，應酬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至丞簿千把總胥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脩積弊，各有傳授。築隄則削浜增頂，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垛，即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藏。當局者張皇補苴，沿爲積習，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十數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肩摩轂擊，甚盛也。曲廊高廈，食客盈門，細穀豐毛，山腴海饌，揚揚然意氣自得也。青樓綺閣之中，鬢雲朝飛，眉月夜朗，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十百家也。梨園麗質，貢媚於後堂，琳宮緇流，抗顏爲上客，長袖利屣，颯沓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然而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未嘗有揮金於室，開礦於山者，菱蕪華身，而河流飽腹，自上下下，比物此志也。

辛學使

近時學使振作文風，衡鑑精當，以周公系英爲最，整飭士習，扶植單寒，以辛公從益爲最。凡懷挾冒替，文場中作弊弄法者，懲之必嚴，因人牽涉，及事無左證，橫被誣誣者，庇之必力。故士林畏而感之。江南抗漕案起，制軍陶公謂生監不食漕，則州縣不浮收。公謂州縣果不浮收，則生監必不食漕，文移往還，互相詰難，保全甚多。制軍奏疏有云：「徇衆沽名，其事順而易；力挽頽波，其事逆而難。」即指此事言之。二公同官，甚相得，因公而異，兩不失其爲賢。

綱鹽改票

綱鹽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人占其利，而不能保其利，則幕賓門客等衆人分之；船戶埠行，往往不領腳價，轉賂商宅僕役，圖謀裝載，下至婢媼，亦月有餽贈，挾私鉅而得利宏也。船抵漢口，排列水次，次第銷售，謂之整輪。或將待輪之鹽，先期竊賣，俟輪到買私填補，謂之過籠蒸糕。及鹽已賣盡，無力補買，則捏報淹銷，暮夜罄沉其船，以滅迹，謂之放生。陶雲汀宮保深知其弊，創立票鹽法，凡富民挾貲赴所司領票，不論何省之人，亦不限數之多寡，皆得由場竈計引授鹽，仍按引地銷行，而羣商大困。怨陶公入於肺腑，編爲葉子戲，貌其家屬。又一人以雙斧斫桃樹，妄立名目，以肆詆譏。宮保據實陳奏，不避勞怨，毅然行之，而鹺務爲之一變。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爲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連雲，牆壁壘石爲基，煮米屑磁爲汁，以爲子孫百世業也。城北水木清華，故多寺觀，諸商築石路數百丈，徧鑿蓮花，出則僕從如煙，駿馬飛輿，互相矜尙。其黠者，頗與名人文士相結納，藉以假借聲譽，居然爲風雅中人。一時賓客之豪，管絃之盛，談者目爲小揚州。改票後不及十年，高臺傾，曲池平，子孫流落，有不忍言者。舊日繁華，賸有寒菜一畦，垂楊幾樹而已。

堪輿

堪輿家言，儒者所不道，間有應驗，吉少凶多。予家前門，歷年已久，先人慮其傾圮，議將改作。戚友皆曰：「時近百年，不宜輕動，盍待其自敝而新之？」獨曹鎮某君恃才而傲，堅謂無妨，擇吉興工。前簷初啓，則有蛇一蟾一盤伏於門板之上，蟾右而蛇左，各哺其卵。卵大如龍眼，二十餘枚。鄰人患瘡者，捕蟾食之，蛇則負傷而竄。又於祖屋之前，關門於白虎陰宅之左，引水於黃泉。由是三數年間，喪老幼十有二人。道光十八年春，先君棄養，年祇四十有八，實志未伸，里人莫不歎惜。言土木者皆以爲戒，痛哉！或謂地理醫道，卜筮祈禳諸術，用之當而得福者絕少，用之不善，因而得禍亟烈者甚多。要在習業之人，虛其心，慎其用，勿云祈福先求免禍，庶乎不致誤人。然此輩執術疏謀，生急信

口欺詐，言人人殊，甚至徒毀其師，子譏其父，各持己見，彼此相非，而堅僻謬妄之徒，遂與操刀殺人者等，悲乎痛哉！先是予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宅之西有小圃，四時花木略備，春秋佳日，伯父母奉觴爲壽，命余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况味，如在目前。嗣是甫及三年，發遭大故，家亦中落，而後此船唇馬背，關河風雪，於是乎始矣。書以誌慟，爲天下執業者告焉。

金陵懷古

先君子斗南公，篤行孝友，績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甫冠饒後，爲文章不趨時軌，屢躓鄉闈，因肆力切用之學，凡民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擇近代掌故，及宋元以來諸大事，不戾於今者，參互考證，別爲數編。及貢京師，將入都，而病作不可行矣。著有聽秋閣稿，大半散佚。不孝早孤，不知珍惜，手澤僅得之南北士夫所傳述，亦見先人行誼，信乎朋友者遠也。舊有應試金陵古詩八首，一時傳誦。辭云：西塞山高壓建康，吳宮花草憶孫郎；長沙轉戰功名薄，驃騎掄才指臂強。赤壁同仇問瑜亮，白衣失算取荆襄。千尋鐵鎖成何用，早有降書到許昌。天子長安執蓋行，新亭回首泣神京。將軍會假安東節，兒輩重提北府兵。肯使功名收白望，翻因經略誤蒼生。戎華未一長星見，聽徹桓家戰鼓聲。寄奴山下響瑯弓，虎步龍行入帝宮。唾手燕秦開大業，回頭孫子笑田翁。干戈宛轉豬王後，星月蒼涼狗肆中。記得零陵歸第日，夕陽無語下長空。徧體龍文一矢加，丹陽徙去舊官家。十年未了昇平願，八友先將意氣誇。青鳥孤盤泣龍種，綠楊滿店蹙蓮花。宮娥認得前家令，又接風流宰相車。鑄就金甌五十年，自成自敗亦堪憐。沈幾解辨檀溪竹，說法難開火宅蓮。一曲臺城猶有路，六時禪誦已無緣。傷心寫盡蘭成賦，無補湘東馬不前。花雨臺空幾度春，又從黃閣捨君身。貽謀已覆降王局，狎客誰當顧命臣。玉樹歌殘千頃月，秣陵秋老六街塵。如何做煞揚州夢，猶訪胭脂井畔人。濠泗飄零兩姓雄，金鐘飲罷出吳宮。諸天法曲三更換，采石漁舟一棹通。殘

夢不收天水碧，新詞能唱滿江紅。小樓一夜傷心句，目斷秦淮月影中。一統乾坤告太平，九宮闕俯瑤京。雲臺有將星辰列，鐘室無辜狂狴盈。差喜文孫傳祖訓，又從皇覺換僧名。千山萬水歸何日，夜夜英靈蔣阜行。建文遜國事後人辨之詩，爲一時憑弔之作，固不以考據論也。

陳在衡

同邑陳在衡先生，和藹有風趣，年六十餘，暮行郊野間，見二人籠燈前行，就火吸煙，久而不滅。其一人問曰：「君過首七未耶？」陳訝其語漫，曰：「未也。」其人曰：「宜哉！陽氣未盡，故陰火不燃。」陳悟爲鬼，佯曰：「世言人畏鬼，信乎？」鬼曰：「非也，鬼實畏人。」陳曰：「人何足畏？」曰：「畏啐。」陳卽長吸而啐之，二鬼退至三步外，張目怒陳曰：「汝非鬼耶？」陳笑曰：「實不汝欺，吾乃與鬼相近之人耳。」再啐之，各縮其半，三啐之而滅。

神保湖隄

淮揚兩郡，西臨洪澤，北枕大河，清口當河湖之間，爲黃淮交匯之地，糧艘及此，蓄淮水於塘中，候至清高於黃，然後啓壩，渡河而北，名曰灌塘，自黃河南侵，清口淤墊，淮水不能暢流，於是高堰山盱兩廳屬隄長一萬七千餘丈，勢如建瓴，時有決防之患。湖隄故有石壩，急則啓壩洩水，高寶湖灌入運河，又啓運河東岸之壩，洩諸下河民田，故歷屆大汛時，遠近農民扶老攜幼，枕藉壩上，求緩一二日，以待收割，哀號之聲，徹於霄漢。不則長鑿一舉，而黃雲玉粒，悉付之洪流巨浸中矣。往歲七月初，風雨大作，水溢於隄，啓壩而漲，不遽消，潰決在於呼吸，應營員弁督飭夫役，冒雨搶修，疊浪狂飈，如山而至，危急間，防兵忽聞雲際馬鈴，往來馳驟，電光閃爍，中見有金甲神從，諸兵衛舉刀揮水而西，頃刻迴風水減數尺，官民相慶更生。嗚乎！人事不濟，遂資神力，神之不保，將復何求？

試行海運

全漕之歲糧艘渡黃者九十餘幫，計船四千五六百號，期以夏初報竣。近則挽運漸遲，京倉支放漸絀，於是英相國和通籌漕河全局，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史長庚請預籌積貯，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議，大吏以采買多弊，窒礙難行，乃先將蘇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剔奸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風，惟元人新道最善。今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縣測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爲一段，第二段曰余山，爲東出大洋之標準。第三段北向偏東，至海州鷹游門，是爲江省洋面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成一線，雖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雜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東，六段西北止天津，余山一名南槎，與文登北槎相對，海行至此，始見島嶼。東省百有五島，居民稠密，雞犬相聞，以榮城之石島爲最，生長其間者，耕種桑麻，男女婚嫁，與內地渺不相通，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謂十洲三島者，卽此類耶？大洋中以鍼盤定向，以更香計時，而深淺尤恃水托，範鉛爲錘，繫以長繩，橫如兩臂，爲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時吾邑關仲因參戎，奉檄護送，是爲我朝試行海運之始。

王孫

故同知王君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乞貸於南河某廳，不應，又請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公失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鵲將至，王匿柴垛內，鑽穴以窺，故爲呻吟窸窣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號，帥怒命啓垛，積薪如屋，而中空若懸磬。王跪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託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知今日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爲竊薪？」王指石垛曰：「請以石試。」復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

餐，是非小人所竊矣。一帥怒，欲劾某聽。某懼，求漕使關督同爲緩頰，乃已，實費二萬金。

烟草

烟草初出呂宋，繼產關東，自國初通行以來，烟量之宏，烟具之大，以紀河間爲第一。嘗自京邸赴海淀，攜烟一管，徜徉車中，比至而餘灰猶未燼也。乾隆中蘭州別產烟種，範銅爲管貯水而吸之，謂之水烟。西洋諸夷貿易廣東，窺我嗜好，會朝廷用師西域，關地二萬里，諸夷震懼，內不自安，而英吉利所屬之東印度，尤與後藏相近，乃踵和蘭謀葛刺巴故智，始造鴉片烟，以敵中國。鴉片烟一名阿芙蓉，以罌粟汁和土爲之，可以去小疾。先是海關稅課列諸藥草，每觔徵銀三分，初無筒吸之法。至是粵閩富室豪商，銀燈家管，不惜雕鏤之費，藉以炫新奇，習安逸，爲供客飾觀之具，初不敢顯然陳設也。嘉道以來，漸及江浙諸省，官民皆知吸食，則外堂列肆，白晝臥談矣。販賣之地，暗市設於荒島，快蟹出於深宵，銷行日多，價值日貴，每歲白金出洋見於矣疏者，至二千餘萬之多。於是鴻臚卿與公爵滋極言耗橐之害，請申厲禁，得旨允行。欽差大臣赴廣東，嚴定科條，限期搜繳，並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直省督撫一律遵辦，販賣吸食，議罪有差。時通市各洋，如鄂羅斯、彌利堅、法蘭西，素與英夷爲讎者，莫不稱快，烟市爲之少斂。

廣東夷變

初禁烟令下，大吏飭屬嚴查，官弁泄沓者多，非滋擾窮民，卽奉行故事，徒爲胥吏肥己計耳。惟林公則徐由欽總督兩粵，規畫周詳，雷厲風行，搜繳盡善，定法販賣者殺，輕者流，吸食者黥，期以三月不悛，分別刑責。又延醫配合藥料，施給貧民，西洋蠶船，繳出烟土二萬餘箱，並所搜民間烟具，累篋連箱，付之一炬。時通商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

東。獨英吉利懼失重利，遂以索食爲名，舉兵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等擊走之，嚴斷接濟，先後六戰，夷皆受創去。夷目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諸夷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上手勅報曰：「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畏葸，先威後德，控制良法也。」已而英夷果反覆，又請停其貿易，並請沿海諸省嚴守備。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尙何足惜？」公既奉諭，益慷慨任勞怨。英人窮蹙，屢撼公不動，則大懼。知粵中無隙可乘，乃改圖犯閩浙，初泊梅嶺，擄廈門總兵寶建彪等擊退，遂由舟山攻陷定海，據之掠甯波，窺吳淞，沿海騷動。當事不能禦侮，爭以激變咎公，因中傷之。代公督粵者爲協揆某公，至則反公所爲，而密輸款於夷人，夷復舍定海去，併力廣東。

英吉利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地居大西洋，自中國西北，歷俄羅斯法蘭西界，更越游牧諸回部，始抵英國邊境。距廣東近五萬里，自古不通中國。其後攻服印度，乃拓土而南，附近諸夷屬焉。國勢寔廣。我朝自康熙四十二年，初弛海禁，諸番畢集，而法蘭西爲最大。又十六年，英吉利始來入貢，通市嗣是。雍正間，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止。因請於甯波天津各海口一體貿易，又求給珠山小島及廣東附郭池，居商存貨。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特命侍衛松筠公嚴衛南行，途中稱安謐。故事，外夷商船各有寄棹之所，惟兵船一入內洋，則立時驅逐。嘉慶十三年，英吉利兵船至粵，夷目度路利謂法國欺凌西洋，圖奪澳門，故遣兵防守。粵督吳公熊光以辦理不善，削職戍伊犁。十六年，又以兵船至粵，督孫公玉庭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絀，乃請遵約如舊制。窺伺之跡，由來漸矣。二十年，入貢，貢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崛強遺之上，不懌。會孫公述職京師，召見垂問，公奏英夷不能行中國禮，其性然也。其理事大班有司當冬者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譯言俯伏，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貢使卽司

當冬，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上問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窮，又安能強？臣愚以爲該夷妄擬干求，當折以天朝法度，若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儀文。上大悅，優旨褒之。西洋諸夷，在粵通商者，惟英吉利國貨最多，尤多邪淫物。方儀徵阮公元之總督兩廣也，即以嚴禁鴉片爲請。知洋商必結夷人爲中國患，遇事裁抑之道。光二年，英國兵船殺死民人二，公嚴飭洋人大班必得兇犯乃已。夷目等聲言犯不可得，無已，則停貿易歸國可也。公聞之，即發印諭言：「願歸即歸，天朝並不重爾貨稅。」於是各船同日揚帆出海口。方是時，商民官吏皆皇皇謂關稅自此將大絀，且慮激變爲朝廷憂。公曰：「國體爲大，稅爲輕，况索凶理長，不可爲所脅。」言者愈衆，持之愈力。已而探知出口之船，皆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遁，不得已稟求回岸貿易，限期縛犯以獻。自是夷兵乃無敢妄殺人者。十年，朱公桂楨督粵，夷人語不遜，公怒毀其馬頭，乃大懾服。自二公去任後，兵船踵至。十二年，由粵而閩而浙，至於江蘇。其酋胡夏米甲利自稱衛護貨物，非有他意，風利即行。乃由江蘇弁兵押送南還，旋復折回東省。時閩省富呢揚阿江督陶澍山東撫訥爾經額先後入告。上命嚴密防堵，不許轟擊搜檢，致生事端。仰見我國家慎重邊防，懷柔遠人之至意。然夷蹤狡譎，實爲相度地勢，勾結奸民，散布鴉片而來。鴉片出於印度，印度之南海，幾與後藏緬甸相隣，惟廓爾喀夷間之土地，自俄法西北，極乎西南，西洋諸夷與互市，防之特嚴。惟中國獨受鴉片之害。其貿易廣東者，率由印度浮海而至，故往返較便云。

烟費

廣東沿海礮臺曰沙角大角虎門橫擋烏浦二沙尾以及省河要隘，碁布星羅，古人相度地勢，聯絡聲援，實爲今人所不及。內河則木椿鐵鎖，載石沉船，奏移高廉道駐扎澳門，守以重兵，嚴禁奸民相勾煽，雖百英夷無能爲役，林

公力也。自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協揆某公代公督粵，預存不欲戰之心。夷至虎門，則急撤烏浦兵；至烏二沙尾，則急撤獵德省河兵，聽其添造蜈蚣快蟹小船及竹梯火箭之屬，盡去內河椿石，出入裕如。某初索夷人烟費銀一千萬，兩夷曰：「義律七百萬，先繳百萬。」香港遂爲夷有。並索甯波上海各口，不許即攻虎門。又揚言不得增兵，增兵即不和。氣高詞傲，挾制多端。某公奉約惟謹，廣撫怡中丞與楊侯以下諸提鎮，名爲共事，實不能參一謀。時諸軍集省會者，駐防滿兵督撫提標兵，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兵不下二萬餘，而各臺守將，累以兵請，祇發數百人。暮夜載以渡船，竊布內外，夷人幸其少，佯爲不知而和戰，守迄無明文，遷延不決者累日。羊城題壁詩有云：「誰使貨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漏卮不塞河沙數，幸有雄師取賂還。」蓋指煙費而言也。

蕭湖

吾郡有新舊二城，後又築夾城於其間，如篆文字形，今新夾二城皆圯，官民商賈，全集於舊城。故邑人竹枝句云：「舊城新了新城舊，舊日新城蒲葉多。」新城之西，舊有蕭湖一區，水木明瑟，爲張翰存吏部曲江樓故址，中有依綠園，雲起閣，諸勝與方望溪王牆東諸名流會文賦詩。海寧查伊璜曾主其家。毛大可因事亡命，藏之複壁中。西河集有明河篇，即指其事。樓東爲家蘭巖觀察止園，俗所稱黃家山，止園之梅花嶺也。後歸岑山程氏，爲淮北總商始於對湖起荻莊，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笙歌，殆無虛日。曇花暫現，蜃氣旋消，老屋三椽，紫籐一樹，自程氏敗而諸商無一存者，城北井里蕭條矣。先君冬日過荻莊，句云：「一溪寒玉對斜暉，客到西園蓋不飛。海內文章今日盡，眼前風景此樓非。斷垣淋雨無三尺，老樹酣霜尙十圍。欲問昔人觴詠地，溟濛煙水一樵歸。」

篆香樓

由荻莊北行四五里，至篆香樓，春仲羣花盛開，玉蘭尤茂，爲城北游憩之所。河工盛時，各廳員載酒看花，門外車馬恒滿。有僧月如能詩畫，好遊名山，足跡半天下。鱗見亭河帥巫嘗之，時與唱和。先君再宿寺樓，贈句云：「更與詩僧語，停樽月未闌。江山爲客遠，書畫避名難。福慧輸靈運，功名問懶殘。碧城如可到，雲臥不勝寒。」樓壁石刻有一「碧城十二」四字，故云。又秋日和韻題壁云：「詩懷一僧淡，花雨十分秋。天虛度鐘磬，秋爽上梧桐。」墨蹟模糊，不可盡辨已。

陳關陣亡

夷目義律以廣東和議久不定，進攻沙角礮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副將陳公連昇預埋地雷，夷至而雷發，擊死百人。夷怒，知我兵少，麾衆前進。連昇以數百兵當彼五倍，自辰及申，火藥告罄。夷人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燒毀我兵脚船，與前所伏兵合力夾攻。連昇中銃仆沙角大角並陷。夷人恨之入骨，刀矛交下，身被數十創，又執其子斫之，刳破胸腹而死。守備張清齡外委翟殿林從殉。三河營喪兵最多。是時提督關滋圃守鎮遠，李潤堂守威遠，馬辰多隆守定遠，皆不過數百兵，進不能戰，退不能守，門戶藩籬，全不足恃。關公與諸提鎮請於某公，力訴礮臺危急，坐以待斃，狀不得兵，慟哭不行。某怒曰：「不到礮臺，是畏死，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曰：「礮臺何敢不往？第兵則不發，徒往何益？是迫之死也！國家死數提鎮，殊不足惜；第恐大勞一壞，喪師失地，於國體有關耳。」不聽。獵德以外各礮臺相繼失守。關公天培暨總兵祥福遊擊麥廷章都司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同時中礮陣亡。關公身受數十創，半體焦爛；廷章亦祇存半體。公僕孫長慶既受公命，送印大府所，返而求公屍，膝行入夷人營，鉞交於胸，歷舉他屍數十，審視乃得之。夷衆雖忌公而心敬其人，獨某公靜鎮如故，由是英吉利進逼省垣矣。

關公軼事

胡夏米甲利之初至吳淞也。關公奉檄押護南行。及浙江交替回蘇。夷又揚帆北駛。奉旨嚴詰大吏。將罪公。公曰：「某送之。浙人受之。」當時取有咨文。非以空言塞責也。由浙北駛。貴在浙人大吏無以紕。乃止。公在官訓練操防。獨勤其職。他營多廢弛。因以尼公。公曰：「水師陸路異。陸路居腹。奸宄線索易得。不至一發無所制。洋盜出沒。剽劫動輒戕命。我輩職司禁暴。奈何聽盜賊白書殺人。而不預爲計哉？」初議海運。督撫知公才。檄委護送。時洋盜羣集山島間。素敬關帝。至是。從山上望見糧艘。懸旗大書「關」字。波浪煙霧中。似有人坐艙樓。一人侍立。持大刀。如世所繪關帝象者。羣盜竟羅拜不敢犯。夷難之興也。公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歿後啓視。則墮齒數枚而已。事聞。特賜祭葬。諡忠節。蔭卹如制。廣東及原籍皆建專祠。

強項令

初夷務告警。上命宗室奕山公爲靖逆將軍。討粵東之賊。奕經公爲揚威將軍。勦賊於江浙。參贊以下皆行。禁旅隨之士。飽馬奔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旌旆飛揚。沿途司供億者。動遭撻。某邑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擲唾。言或張弩舉槊向之。邑侯曰：「欲殺殺我官。貧民瘠。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強項令。」麾之去。竟免誅求。

送別詩

是年春。河帥課士。同人赴試清江。晤皖北方晉齋。浙西姚亮甫。楚南秀生。集飲酒樓。興會麤舉。時秀生亮甫公車北上。晉齋有江表之行。臨別各爲小詩。以識鴻爪。亮甫立成十數韻。餘亦極意經營。予於諸君爲最。穉祇得絕句云：「天涯蹤跡聚沙鷗。門外雙輪水際舟。日暮酒闌風力緊。落花如雨下西樓。」此少年結交之始。同人諷詠。欵欵擲

筆而散。

粵師誤勝

粵師既小挫，大吏壹意主和，而英夷要求太甚，得旨：「夷性反覆，不許通商，當即大申撻伐。」朕志已定，毋再因循。某及楊侯、怡中丞皆被議。林公以四品卿銜，調赴浙營效力。時靖逆將軍奕參贊降齊，抵粵，初及佛山，望見夷船，舍舟而陸，入居貢院中。同日耆制軍亦至，京營及續調客兵皆集，軍容之盛，照耀川陸。先後製器械，造木筏，編草船，籌備經旬，尅期進戰。夷人來詰云：「和約在耳，何故中變？」又不使一介，明其曲直，調兵欲何爲？「縱火焚燒，頃刻灰燼。」四月朔，將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戰，鐵騎突出，刀鎗齊鳴，砲聲火燄中，弁兵報稱護勝，燒毀夷艇四，沉溺死者甚衆。大帥相慶於堂，官吏悉稱賀。詰旦，乃知誤燒民舟，夷人晏然無所損，而我兵駐守泥城者，轉爲夷衆所乘，棄械無算。

白旗

英夷進犯廣東省垣，知衆官駐節貢院，遂登船桅以遠鏡窺之，大縱火器，附近民居，延燒不絕。又由泥城登岸夾攻，百姓驚擾，翼長侍衛等，交悔接戰之誤，同求將軍救援。夷人素以白旗爲止戰之號，倉猝不可得旗，乃取單衾揭竿城上。夷衆見之大譁，砲聲始漸息。時各帥意見不同，卒無定計。甚至出令旋止，靡所適從。知廣州府余保純，面請將軍主謀，二參贊督撫都統提軍會印，節下廣府行事。除某公所得煙費銀百萬後，畀夷人仍餽以洋蚨六百萬，和約乃成。以夷人恭順，俯求通市入奏，朝廷方事柔遠，不欲逞兵，從之。由是歸砲臺，納關稅，夷船起貨如故。義律與我靖逆將軍議退兵，將軍使義律先之，不可。是月十九日，我靖逆將軍帥參贊翼長侍衛及諸提鎮，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然後義律以其兵出據香港者，卒不退。五六月間，尙見輪船游逸，防我兵臨其後也。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初英夷至粵，揚言與官爲仇，無害百姓；又恃財引誘窮民，願爲耳目者甚多。方林公搜查鴉片，有犯必懲。夷怨之，兵怨之，將弁胥役亦怨之。轉恐夷人不勝，鴉片不行，前轍不能復蹈，當積重難返之勢，以爲絕我衣食之源也。及夷奪四方砲臺，縱淫肆虐，百姓治悟其奸，操戈相向。四月二日南海番禺鄉民糾集義勇，佯言官兵擾掠，將入城，懇諸長官及夜行至半途，轉旆而南，直攻夷船。預募善泅者，入水鑿之，毀其輪船一夷衆倉猝而逃。越數日，民勇復請出戰，都統以滿兵助之，擊殺酋目百餘，夷兵十數。會湖廣兵聞勝掩至，爭奪首級，反攻民勇。兩縣令出城解圍，兵勇始散，夷衆乘間逸去，如獲再生。又十餘日，夷出泥城，遇三元里民，鳴金號召一百三村，男婦數萬人，執梃而集，圍之數里。夷兵千餘，突圍奔潰，死者八九十，又殺死夷官二人，擊傷者無數。時我兵皆立城堞，作壁上觀。義律聞信，責大帥，大帥責廣守，百姓懼罪解體，夷亦狼狽回船。自破虎門以來，鴉張豕突，玩易中國，未有如此受創者。三戰皆民勇之力，廣勇著名，自此始。然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

林公書

林公之卸督篆也，方奉不許通商之命。代公者親詣公所，專主和議，力言不可戰之故。公語人曰：「是來名爲相商，實則箝予口耳。」寓書江督云：「主和之說，某自以爲秘計。軍營凡奉廷寄，及發兵奏摺，夷書往來，不以一字示人。將弁司道問及，曰：『夷人第求數事而已。』問求何事，又秘而不宣，惟密任直隸守備白含章及夷

目賴地之漢僕鮑鵬，往反投報。嘗與義律期會蓮花港。及期，義律不見；明日復往，議甚密，左右莫獲與聞。夷人既製小船，聽其闖進三河口，故鎮口唾手可得。鎮口既去，故直逼省城，即使省城幸而無恙，而各路砲臺新安香山兩邑均爲逆夷所占，損國威，長寇志，誰之過與？縱逃法網，必獲天誅。言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如昨者川楚調兵，徒爲夷人藉口，較之日前一氣貫注，難易迥殊。況此次大敗，皆由煙費七百萬兩激之；牛羊雞鶩小米之饌激之，豈能復溯繳煙之事？若瞞天昧己，再加狂誣，必當暢叙一詞，遣人賈投都察院，亦得光明磊落而死耳。江督得書，喟然長歎而不能贊一辭也。廣東臬司王廷爾云：「開門揖盜，當事者自喙奚辭！迨至臥榻之旁，已被他人鼾睡，乃獨歸咎於始事之人，不亦冤乎！」天河生曰：「英夷之覬覦五口，瀕海游逸，蓄志於數十年之前，飄忽無常，先後一轍。禁煙變，不禁亦變；禁煙而公得始終其事，或不至於大變。戎狄之性，知畏威不知懷德，豈一朝夕之故哉！」

漢奸

初林公懸賞購夷，夷衆心悸，不留漢人在船。公鼓勵兵民，士氣方銳。及某撤防減兵，畏夷如虎，紳民有擒漢奸者，曰：「若卽漢奸。」有告販煙者，曰：「若卽販煙。」至有誤發信砲，觸怒夷人之語，賊肆然無所憚矣。公之言曰：「自古川兵必爭主客之勢，得主勢者常勝，逸待勞，靜制動也。况夷人遠涉重洋，入犯中國，不獨官兵操必勝之算，卽沿海貧民已足以與之爲敵，而絕其生機，自貧民爲夷所用，而我又從而驅之，傷已夷，日遣奸民十八人，分班探事。軍中雖奉密旨，同官所不知，夷輒知之。蓋我軍所用偵探，率以數百錢遣無賴小民，道聽塗說，或且故甚其詞，以恫喝將士，搖動人心。賊中間諜，則力能通諸大帥左右，與之心腹，斯其所以異也。」

王廉訪

廣東王廉訪廷蘭，殫心時務，有所見，直陳大帥，不以阿順取容。方夷船乘潮進港，有攔淺數日，不能移動者。廉訪請以快蟹四面圍燒，必無所逃命。大吏韙之而不從。他日，義律乘輿出入塵市，問廷蘭云：「及此遺敢死士十數輩，直前擒之，特冀中物耳。」當事以時方議和，止之。夷衆之趨烏浦，獵德也。列艦六十有九，香港氾帳，去其大半。廉訪欲乘香港空虛，以一軍襲其巢穴，而別用重兵守泥城。賊進省河，游兵與戰，急選精銳由花地斷其後路，使彼四面受敵，首尾不相顧，可一戰而破也。大帥復斥爲書生之見，不聽。廷蘭寄閩浙顏制軍書云：「提庫中之黃鏹，惟有心酸；樹城上之白旗，能無髮指。廷蘭承乏此地，想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去之苦衷。袖手捫心，可爲痛哭所慮者，一蹶不振，從此爲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後數年，竟有粵西之變，人咸服廉訪慮事之明。

疲兵

粵東之變，調兵萬有七千，兵不可謂不多；各省支餉數百萬，用不可謂不足；木料採於廣西，火藥器械運自江皖，軍裝不可謂不備。而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固由貪懦者失策於前，抑兵實不足恃也。奉調之初，沿途劫奪，訴之領兵官，無從查問；甚至指罵官長，捶撻貧民，將弁瞠目視之，不能發一語。抵粵以後，喧呶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爲漢奸，攫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鬥，日有積屍，莫之究詰。自古無不可用之兵，視乎統領訓練之人，不教而用，誅賞不行，宜乎強者驕，弱者靡矣。夏初，楚兵盡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羣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軍書雖在，從無按籍稽查者。時都守以上，駐扎城中，守臺兵丁，望見夷船，急發空砲數聲，捲包而遁。大帥許逃兵入城，而百姓不許出。一二守軍法恤民隱者，略加約束，忘平日糜餉之恩，銜一時肅法之怨，不變則潰矣。國家養兵衛民，文武並重，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亦不知兵，世旣右文輕武，武弁又自甘

類放，不求振作，其弊遂至於墮行伍，朽器械，猝然召之，糜爛而不可用。

伍紹榮等

夷人之進省河，洋商伍紹榮實導之。一日風雨大作，雷震，紹榮長跪死於市。紹榮之友劉參將者，奉檄守橫擋，橫擋失陷，不知所往。當事奏其殉難，奉旨嘉獎，照副將例議卹。未幾，潛回投狀自劾，遂以受傷，泗水遇救得生，爲解。同時副將某，駐守泥城。泥城爲北門咽喉，佛山出入要隘，某以兩柴艇逍遙其間，聞砲卽遁，砲止復還。如是者累月，武官惜死，已不容誅，况紹榮擁鉅萬之貲，通款夷人，託以自芘，計非不善，其如天何！

英國被兵

英吉利內犯之初，正彼國被兵缺餉之會，彼熟悉我之虛實，而我不知其事變，是可惜已！初英夷與俄羅斯兩國交惡，俄羅斯方爭印度，英夷積歲構兵，外強中瘠。阿付顏、尼木哈臘諸部，又與英夷爲讎。其本國煙價關稅銀缺千有餘萬，借貸鄰國，以助餉需。及以禁煙故，入犯廣東，兵分財匱，勢頗不支。而法蘭西、彌利堅等國，又皆乞我督撫，請於朝廷，願出兵船爲中國效力。英夷聞之，進退維谷。當時得如林公者數人，禁漢奸，簡軍實，仰稟廟算，有戰無和，使之負重創，失大欲，則英夷畏威懾法，必不敢久留而去，不必借國力，而後患消弭者多矣。乃以一二畏葸之人，坐失機會，使得從容定變，而專力於我。鴉片顯布於近洋，奸宄接踵於內地。一事失策，而毒痛字內，一時貽誤，而延禍數十年，得失之機，毫釐千里，惜哉！惜哉！

平陽中丞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游於陝，陝尚秦聲，無解南音者，困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爲秦聲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其擲揄之，亦不甚令登場。會撫署讌方伯，某部當值，屬僚咸集。方伯者平陽中丞也。數折後厭秦聲，問有能崑曲者否？部中無以應。某伶獨趨進，自承曰：「能。」曹長愕然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請命，甫一發聲，平陽色喜，滿座傾耳聽歌。一闋，平陽曰：「止。」笛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烏足盡所長？趣呼藩署家樂和之，使演掃花一齣。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歷坎坷，憤鬱無所洩，至是乃盡吐之。瀏離頓挫，曲盡其妙。平陽不自覺其神奪而身離於席也。平陽號知音，舉座見傾倒如是，莫不嘖嘖稱羨。曲終，自撫軍以下，纏頭以千計。明日某伶之名噪於長安。部中人承順惟謹，已持平陽書入部，都下貴人爭愛賞之，宴集非某郎不歡。由是名益著。閱數歲，平陽擢陝撫，冒賑事發，被逮下刑部獄。家產籍沒，眷屬羈滯京邸，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怛。忽一蒼頭問訊至，而言主人命致意，已爲夫人覓得一安宅，趣呼輿馬送至，則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箕帚之類，一一完好。願不知主人爲誰。時平陽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舊，無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至繫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某伶已去其業居京師，作富人，夫人宅卽所置也。於是卽獄中置酒，復爲平陽歌掃花齣。甫半闋，平陽大哭卽止不歌，而相對淚下如縷。縷自是朝夕至，視寒煖，調飲食，有甚於孝子之事親者。棄市日，具棺槨厚斂之，送其櫬，與妻子歸里。又卹其度日費度，足用乃止。後不知所終。常熟王言可曰：「受恩必報，乃出自若輩哉！天下惟知己之感，沒世難忘。若平陽者，僅足爲某伶耳。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嗚乎！彼何人哉！」

塞外尋親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成西域，立本稍長，知之，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尋父。家故貧，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爲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查軍

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可乞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驚曰：「汝父我友也。」曩時戍烏魯木齊之綏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一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爍，舉步作金聲，瞥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途逕。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愴怛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弁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即赴綏來，當攜汝行。道路險巇，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掬路旁馬溺飲之，飲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憊極而仆。適番衆騎馬過，撫之未絕，負至泉飲之，逾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褰裳涉之，寒若層冰，中挾砂石，如碗如拳，擊脛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綏來縣，訪問則父已病歿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是相德抵戍，西人筵請教讀，隸門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延致之。立本既告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啓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體膚悉化，惟左手獨存，缺指橫紋宛然，遠近駭異，以爲天留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衆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蓋往返二萬數千里，時歷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爲鄭孝子。鉢池山農曰：「我朝孝子尋親若益都冷秀才，昇之遠走龍州，崑山曹君起鳳之跋涉西陽，難哉！不多覲已。然或資力有餘，猶有賴焉。鄭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指節，以歸至誠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略者，豈不痛哉！」

定海再陷

英吉利既定廣東之議，餽夷銀帛無所出，使洋商伍怡和貸金足之。夷人索廈門寧波上海益堅。治粵者了粵事，不暇卹他省。秋八月，英夷再至廈門陷之。其赴浙會日，郭僕僕義子曰陳祿，浙人也，深悉沿海地利，導之深入。方是時，總兵葛公雲飛、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守定海，而大帥統重兵駐鎮海城。夷攻定海之竹山門，三鎮且戰且守，飛書請兵，大帥不應，戒死守，毋望援。於是三鎮合兵四千當夷人二萬餘，死傷既多，繼以敗潰。錫朋憤甚，獨揮短刀陷陣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力竭被刺死。國鴻別領一隊，衝入夷兵中，縱橫盪決，當者披靡。會夷兵大至，圍之數重，竟以中銃亡於陣。而葛公雲飛死尤烈，雲飛駐守南路土城，手撥四千劬砲，擊夷復帥部卒持械步門。夷會安突得執大綠旗，麾兵進，公罵曰：「逆賊終污吾刃！」斬之，刀折，急拔所佩劍，仰登竹山門，賊飛刀劈公面，去其右半血淋漓，徑登賊駭，迸間忽有砲背擊公洞胸如盃而沒。安得突者，上年被擒於浙軍，夷人歸我定海，請釋還國者也。先是天雨決旬，公青布帕首，麻袍着鐵齒鞞，日拊循士卒，霖潦中屢戰卻敵，行營有藥桶，二公密納火線其中，而朱書封面曰餉銀。賊至取之，盡焚死，義勇徐保者，夜跡公屍，走竹山門，雨霽月微，見公半面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目猶睜睜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踞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三鎮既坐兵少，同日殉難。夷人乘勝陷鎮海，諸帥或移節他所，燭欽使裕謙公投泮池死，初廣東謠言公得虜，必剝其皮，公曰：「虜謂我不能爾耶？」遂擒兩夷，自剝其皮，以故夷人怨公次骨，以十萬金購公屍甚急。千總馬瑞鵬泅水出公，載以小舟，送至省垣，斂之。方事之殷，林公在浙奉命削職戍伊犁，論者追咎公督兩粵，繳煙激變故也。南中諸君子有贖鍰之請，公致函婉謝，怡然而行。鉢池山農曰：「三鎮之殉，行略謂請兵，大帥不應，而裕公幕客陳時謂海風大作，文報斷絕所致，傳聞異辭，然所繫於大帥者，是非得失相遠矣。」

余步雲

浙江提督余步雲，用鄉勇起家，勦川楚教匪，積功爲大將。趙金龍之叛，步雲功最久，歷行陣，號知兵。鎮海之失，知府黃冕奉裕公命守金雞山，而步雲守招寶山。同時兵潰，陳時謂雲步意不欲戰，快懊懷兩端，且以嫁女爲辭，牽綴致敗。夷人遂犯寧波，焚掠慘酷。祿又導之搜括牆根地窟，靡有子遺。先是慈谿富紳葉仁製鐵梅花椿，堵禦海口，費銀至二十萬兩。夷至我兵無一人駐守者，燒鎔拔毀，數日而盡。當事老成持重，知戰守不可恃，米鹽牛豕，私相餽遺，而步雲卒以失機被劾，逮赴京師，斬於市。

涇河夜行

是年冬十一月，讀書涇河周氏池館。日暮，由平橋舍舟而陸，暝霧霏微，策騎宵征。涼雨復至，辨色於水，覽空若冥。問途則怒犬當人，避淖則長松絙馬，瞥一燈之明滅，心疑是而更非。旣而危橋度雲，怪石蹲虎，旣倚僕以爲命，乃徒行而屢傾，身異蓮花，淤泥半染，手無筇竹，濁酒難沽。聽遠柝兮如沈，盼前村兮又過，旋折旣久，甫達高齋。時周張諸君清飲方終，洗盞更酌，回顧所來之徑，如判人天矣。

將軍

道光二十二年春，傳言浙軍議和有成約，英吉利將就撫廣東。獨江南提督陳公化成，駐守吳淞，謂夷情反覆，未可深恃，請留所部兵弗去。增築海口砲臺，當冬雪方盛時，平地積數尺，公乘小舟出入風濤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姁如家人，軍中呼爲陳佛，故人樂爲用，守禦特嚴云。是時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卒營兵，由某將軍帥領南來者。

命翼長等統之，分布江浙資策應。而將軍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羞，窮極瑰異。又幕客知州鄂君者，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帘幙壁衣之屬，皆以貂狐洋鼠爲之，圍爐擁酒，侑以管絃，論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意。時夷人要求不已，參佐或請進兵，將軍酒半啟帷，探望曰：「寒哉氣也！」

某太守

某太守者，好立名，而文字不甚了了。會府試文童，有賄囑幕友，冀得首名者。幕友某知守不學，又多疑，往往微行竊聽。一夕閱卷，偵守將至，拍案歎息曰：「佳文佳文，可惜！」呼一友曰：「君試觀之，童子中乃有此才！」其一人曰：「頃吾已閱百卷，間有佳構，似此作色色精到，竟罕其匹。雖擬以第一無愧也。」某曰：「是決不可微聞此生富於貲，東人善疑，寧少抑之；吾輩毋受惡名，其三五之間乎？」一人曰：「說亦良是，然此生屈矣！」某曰：「衡文當否，責在東人，我輩誰知者？」守悉聞所言而去。他日薦卷，守攜一卷出而笑曰：「公等目不識文耶？此卷突過首作，乃列之第四何也？」某笑不答。一友踉蹌以情告，守搖首曰：「否否！避嫌非賢者事，科第中寧無富家郎乎？」卒首拔之，而幕中瓜分八百金矣。

宗感澤

宗感字感澤，號少山，幼失父母，客遊淮揚間，不自知其里籍。或曰皖人，黃山其故居也。予客揚州，遇感澤酒肆中，見其氣靜而神遠，外和而內介，少年而詳慎老成，非世俗浮薄瑣屑之輩，遂與訂交。感澤亦雅相推許，嘗言感痛少孤，涉世早不及備聞先訓，願冥心以審事，澄識以觀人，人如器然，腹小者易盈，非載福之具，性靈者易敗，非壽世之資，質樸者易晦，又非適用之器，蓋嘗持此以相天下士，十不失一，而反是以求天下士，又十不得一，斯可慨已。同時

有成福生者，少年高才，工制藝，亦爲時譽所歸；顧放曠不羈，好嬉遊，不近書史；擄捕狹邪，樂之不疲也。感澤雖篤於情，然守身如玉，不屑與庸俗爲偶，讀書過目成誦，詩古文詞一見輒能之。冠其儔侶，以故知兩生者，莫不善感澤而薄福生。感澤既益長，生計甚窘，又不善治家人產，孝廉秦氏，釀金行十家助之，因益得肆力於學。甫冠，以優貢居京師，孝廉大喜。閩人成太守，與其僚友，亦致厚贖。先世故交，金玉之投贈，書籍服食之饋遺，歲時不絕，均以遠大相處，決其非池中物也。後數年，福生膺鄉薦，而感澤屢躓場屋。他日，又以錄科失名，聲譽大損。嚮之期望殷勤者，稍稍納交福生，而與感澤疏矣。孝廉聞之大恚曰：「毋憂，豈有才子品如感澤而長貧賤者哉！吾不能作逐臭夫，朝暮反復。」歲時饋遺如故。其黠者羣笑孝廉，未幾感澤患痺濕幾死，又喪偶，困頓無人狀。自是常與予遊，而福生以某年成進士列部曹焉。

吳淞之變

夏四月，英吉利將寇吳淞，先以戈船三十艘，進攻乍浦。乍浦爲都統駐防之城，並調客兵助守；輪船一至，發砲數聲，屯卒八千同時解甲。同知韋逢甲，千總韓大榮死之。滿營被難尤慘。吳淞以東西砲臺爲犄角，某將守東臺，而提督陳公扼其西，夷船將至，公執紅旗登臺麾戰，戒左右海洋飄忽，火器毋浪發，度敵船稍近擊之，則發無不中；且以靜待動，勞逸迥殊，勿爲所震，自亂則敗矣。撫參將周世榮背語之曰：「吾與若福皆不薄。」世榮不解，公曰：「戰勝膺上賞，卽不勝得令名，非福而何？」已而夷人據船檣繫砲而上，乘風鼓浪，頃刻至前。公遽命砲擊，敵船銃砲亦發，雷轟電掣，聲震百餘里，煙燄蔽空。自卯及巳，擊毀夷人大艦一小輪船五。賊阻欲退，我軍噪而奮，方事進，東臺將士稍卻，公聞之，遣將馳斬先退者一人，以徇於衆。親帥世榮等憑高瞭望，指揮弁兵，銃砲子錯落如雨，殺殺從冠側過，公行無所事，屹立不少動。夷衆疑其非人，及偵知公相與大驚。是時牛制軍艦駐節寶山，聞勝趨出，將及西臺，夷

人以遠鏡窺見其譙，駕巨砲狙擊之，制軍跳而免。督標兵遽呼曰：「制軍傷矣！」師遂潰，斬之弗能止。東臺兵亦棄臺走，賊併力攻公急。世榮曰：「事不可爲矣！請公速行！」公拔劍叱之曰：「庸奴！誤識汝！一世榮徑去，親兵存者數十人。賊登岸，砲中公顛，復強起，手斃巨銃，創重歃血死。夷人既入寶山，犒食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在，安能至此？」其一蓋謂副將連昇也。」

吳淞從殉

陳公之薨也，麾下弁兵從殉者八十人，守備章印福、龔增齡、千總錢金玉、把總許攀桂，外委許林、徐大華爲最著。印福於嘉慶中獲盜方榮升，又屢擒紅鬚教匪擢官，每言武官臨陣，斯爲奉職，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金玉臨危，或勸避去，答曰：「我年十六，卽食國饌，今焉避害？遂及於難。」大華多力，陳公守西臺，砲斃夷兵多名，皆大華手擊之也。左右轉移無不如志。當東臺卻走時，衆志搖動，陳公益拊循之，以忠義相激勸。攀桂大言曰：「主將與某等共飲食，同風露，所爭祇此一時，公受國恩，某等受公恩，欲去者衆共誅之！」由是士心始固。公卒，衆潰，攀桂不行，飲劍而死。安徽武進士劉國標者，初任兵部差官，因事落職，耆制軍奏復其官，至是獨負公尸匿蘆葦中。越十二日，斂於嘉定，面如生，臂膊及胸，受銃砲創者八百，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貽其子，一留吳淞。公之在臺也，凡三閱寒暑，欽使裕謙公嘗以風雨夜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先事語制軍曰：「公第坐鎮，毋輕出入。」及出而憤事，而制軍去之蘇州，再去之江寧。

蛇魚避災

上海城東臨黃浦，北枕吳淞，西北接壤寶山，爲海疆要地。朝廷慎重邊防，以縣令微員，不足資控馭，故蘇松太道

駐札上海鎮之。英夷由寶山進至上海，巡道託言晉省請兵，扁舟預遁，優游於峰泖之間。縣令曰：「道且不守，我何能爲？」亦棄城去。典史楊慶恩留之不可，頓足嘆曰：「大事去矣！」呼渡船棹至中流，探百錢予舟子，躍入黃浦死。松江武生頗永剛，少隸兵籍，分汛上海，能詩，以氣節自負。妻瞿氏，明敏有才識。上海城破，夫婦以帶自縛，投於泮池。見者拯之，頗死。妻甦，乘間歸松江，卒以不食死。海疆城池失守，未有如滬上之易者也。曹部一空，而兵士無責已，相傳吳淞被陷之前，有游魚千萬，浮於黃浦，西人泖澱。又戰前數日，有巨羅長蛇，出於砲臺外，東西分隊而行，時以爲避災徙去。蓋事後一二日，海水猶熱，當時焚灼可知。保身之明，魚鼈有焉。斯楊公頗生瞿氏之所以異也。

周止庵

荆溪周止庵進士，教授吾郡，詩古文辭，迥異恒蹊；而世鮮知者。書法直逼晉人，既見涇人包丈慎伯字，歎曰：「同能不如獨勝。」去而學畫，亦臻絕詣。又以餘力習武事，技擊絕工。嘗販鹽出入私梟間，動輒爭鬥，莫能敵也。會南中不靖，漕帥周公靜修招集壯勇，日加訓練，拳擊刀槊之法，戰陣坐作之圖，俾止翁教之。署中掘坎數尺，率諸壯者躍而上下，半月後，以次遞加，至丈八而止。如是便利者，縱橫跳盪，升屋如飛。時人以爲善，遂請設局勸捐，修城池爲保薦計，而不知夷人火器之利，善戰者不恃陣，善守者更不在城也。

邊事詩

同人詠邊事詩，陸小巖師取鈞四律云：「百粵山河關奧區，幅員恢廓古來無；雲封嶺海分夷夏，地極僂崖入版圖。強虜不須窺肘腋，同袍爭欲效馳驅；將軍別有和戎計，自體天恩不忍誅。天臨寰宇靜無爭，誰使巖疆敵釁生；險要驚山連象郡，帆檣填海徧羊城。南邦重鎮消珠寇，北極樞星仰玉衡。豈有中原憂外侮，王師慎莫畏長征；吳宮花

草越王臺，處處風聲唳鶴哀。節鉞登壇延寇人，笙歌行酒挾春來。頻聞徵調資防禦，坐使平章論貨財。守令莫辭供億苦，年荒時難亦天災。累朝威令奉當陽，大將勳名震遠方。萬里沙場開虎帳，百年韜略憶龍驤。東南芻粟艱飛輓，西北戎夷角富强。聞道神州初定日，九重宵旰策邊疆。師親見乾隆中武功之盛，閱末首尤爲憮然。

懊惱詞

嘉善謝廣甫孝廉，有懊惱詞數首，詠近年江浙間事，隱寓當事姓名，最爲蘊藉。錄其三律有云：「望歲心情比望君，閒揮羽扇對斜曛。未分黑白聊同奕，略認丹青漫論文。孤負伊言盟是海，苦留余住夢爲雲。仙源特與劉郎守，雞犬中宵靜不聞。霧迷三里入空城，蟻陣空排夢不成。憐妾苦吟河滿子，勸郎休唱董逃行。簸錢已罄還令贖，鬥草全輸且說贏。最恨自家堤上柳，漫天飛絮洩春情。別來華屋到巖阿，幾度滄桑一刹那。夫婿他家貂不足，郎君舊巷燕何多。遙天唳鶴纔驚浦，昨夜牽牛已渡河。却憶陳王空秣馬，誓將誠素託微波。」第一首指奕文伊余諸人，劉謂浙江中丞英夷獲我民人，勒價取贖，故有「簸錢」之句。而乍浦駐防男婦被兵最苦，故曰「憐妾」云云。次首結句指漢奸「牽牛」句，謂江督亦復神來。陳王借指化成軍門也。

淮關

淮關額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知其數。自監督左右，下至環關而居者，靡衣鮮食，咸取給焉。鈞宰歸自清江，早關未放時，方嚴寒，舟子商人，股票以待。久之，衆擁一少年盛服至，次第報驗訖，則官舫業僕，持柬討關，少年皆領之。最後至一破舟，載貨浮於所報，少年怒，喉從者詰之，鞭笞交下，豕牽其人而去。或問少年官乎，舟子曰：「噫嘻遠哉！老於車者識輪軸，老於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曰老谷，關督司閘妻弟之僕也。」未及三年，死於回祿。

八大寺

郡中戒律，僧有八大寺清規，最善曰湖心，曰聞思，曰圓明，曰三界；又八寺之尤著者，僧衆多者百數，少亦五六十人；一寺之事，方丈總其成，若司賓客，若主薪米，若供洒掃，量才而使，秩然不紊。居恒作息，有時出入有節。一日兩食，會集於一堂，方丈居中，衆僧左右侍，甘苦與同，勞逸更替，雖以百數十人之衆，而無一閒言，無他一切平等故也。平等即恕也。儒者嘗議二氏，不遺餘力；試問其居家梗概，則兄弟子姪，一絲半粟之故，爭美棄惡，瘠公肥私，是已非人，詎諱嘻噓，不可以爲家。彼合陌路之人，聚胡越之衆，而清潔肅穆，如此攻人者，曾不一返己思乎？

戚先生

戚先生，湘南資性超曠，少穎悟，目光含蘊，能於白晝見星，爲文章清轉空靈，日成七八藝，各有程式，最善啓發童子心思。生平矜尙風骨，雖甚貧困，未嘗以非分干人，願好爲狹邪遊，不拘小節，人或尤之，曰：「性之所近，聊以娛情；君以是爲喪品，視夫攫名奪利廉恥已汨者，其輕重何如也！雖然，吾知過矣！」自是絕不往。鄰邑某君，以名位自大，鄉人致禮甚恭，或遇諸途，則鞠躬趨進，拱揖道左，候某公去遠，乃行。慶弔宴會相見，則衆人環侍左右，耳專聽，目專視，得某君交一語，或一轉眴及之，揚揚然意氣自得，輒誇於妻子，以爲榮。獨先生至，傲然上坐，無所推遜，論事持正，時與齟齬，士之鈍拙者，和之，其識時務者，不謂然也。聞爲近體詩，風致宕往。秦淮句云：「多情蘇小仍青眼，前度劉郎已白頭。」春暮云：「鴨爐香燼有餘溫，午夢初回獨閉門，日色沉沉飛不起，楊花端底有春魂。」或云：「木齋周先生句。」鈞宰早孤家貧，不能結交賢豪，以致鄉曲之譽，自從先生遊，謬承獎借，所以期望之甚厚。嗚呼！是可感矣！

水患詩

先君雜體詩，偶涉水患者數章。憶友云：「十載鄉關思，彭城舊結廬。孤懷且歸隱，老屋有藏書。山色柴門外，河聲夕照餘。誰知射陽路，漂泊半巢居。」苦雨寄屠西園云：「四野休農日，紅潮萬頃來。極天寒浪闊，中澤旅鴻哀。瀦蓄終貽患，蠲除幸郵災。問君田二頃，何計理蒿萊。風雨連城隔，今朝中酒無。萬間懷廣廈，一飯憫窮途。已設黔敖食，誰辜鄭俠圖。匡時如有策，未合哂儒迂。」送陸春堂還宿遷云：「舊交三五輩，相守莫相違。竟有漂搖感，誰知飲啄非。晚煙沉一縷，流水浸雙扉。翻喜城東客，思歸幸已歸。」讀史云：「大道盡荆棘，驅車何所行。風雲高位恥，文字腐儒名。浪闊龍蛇舞，巢危燕雀驚。浮沉嗟若輩，寰海望昇平。江湖豈莫挽，薄俗竟何如。臣力模稜畢，輿情拂鬱多。經綸付冥漠，豪傑任銷磨。攬轡知誰恃，吾徒祇嘯歌。」又雜句：「饑寒吾輩苦，流落幾人存。消遣殘冬易，綢繆未雨難。新秧青一尺，化作碧溪烟。」寶應陸小巖師句云：「門帖宜春亦可憐，強隨兒女說迎年。隣家閉戶無消息，元旦誰知已禁烟。」同邑汪特庵先生句云：「幾家村落爨烟疏，稚子啼饑熟睡無。樂得蓬廬全浸水，三年官吏不催租。」盧丈一枕句云：「洪澤已傾三百里，笙歌猶艷一家歡。燕巢破屋愁無主，鬼哭荒原悔作人。」則沉痛而近於粗矣。吾郡自湖紫而北，每行一里，地勢高尺許，黃河距城二十里，而遙望之如在天上。相傳洪澤湖底與城樓相平，故伏秋隄防，尤爲險要。錄詩以見河湖二潰，爲淮揚切近之災云。

銀價

國初銀一兩，值錢千，是爲平價。其後屢貴屢賤，自七百至千有三百不等。江南日用交易，以分兩計數，每分七文，錢七十兩七百，猶是當日銀賤之徵。近年銀價驟昂，每兩至二千以外，則海疆大吏，潰防決藩，鴉片內行，白金外漏。

故也。先是西番鑄銀爲錢，大小不等，文爲西洋年月及犬馬之形，幕爲夷女面。閩粵江楚通行最重者七錢三分，攬銅至六七分，而洋錢價較之足銀轉貴數十文，取攜使而無事稱量也。湖南魏默深刺史，謂中國銀幣短絀，仿而行之，可收巨利。感澤曰：「不然！夷人攬銅有定數，故能取信於民。內地仿鑄，必設局，設局必多費，官監之，吏持之，匠製之，剝蝕參融，不至於九銅一銀不止。上居其名，下享其利，而事仍窒礙不可行。百事得人爲難，利之所在，欲得一奉公廉慎，絕不染指之人，則亘古所尤難也。」

瓜洲警信

五月，同人赴試揚州，鈞宰偕往遊焉。甘泉王仲成，江都李蘭友，寶應劉曉嵐，默生及鈞宰五人，皆以五月生。鈞年十七，曉嵐最長，年二十三，五人者合得九十九歲。仲成家善釀，預作百歲酒，默生從市上雜購酒器，竹者古銅者螺甲者，最下宜興磁者，學卣尊彝，不一其類。六月中旬，會於春鑑堂，同人品其高下，約爲小詞，以詞成之先後，次第取之，詞無新意，及勦襲者，罰命歌者。雙雲慧蘭彈箏侑酒，予與蘭友一夕奪十二酒器，淺斟低唱，興會淋漓。曉嵐冀得螺盃，搆思間爲予所有，先溫而後笑，予復爲祝英臺，近閨情調之云：「篆烟霏，花影度，樓外響鐘鼓，小別經春，絲柳濕殘雨，似他舊恨新愁，千條萬緒，教說也何說，與暗中覷無意觸了微嗔，盈盈復歡語，眉眼分明，汝輩小兒女，不須掩鏡私啼，牽花暗訴，被明月笑人西去。」仲成蘭友笑曰：「既失螺盃，復遭訕笑，我爲曉嵐不平。」已而夕陽將頹，清興未極，雙雲誇其女弟色藝，將爲秉燭之遊。丹徒趙伯雨倉皇尋至曰：「英吉利已抵瓜洲，諸君猶高會於樂耶？」於是敗興各散，明日探知鎮江果失避兵北渡者，絡繹而來，巨紳某公遷居洋人大恐。

鎮江之亂

英夷既破上海，由黃浦入泖澱，窺伺蘇州。慮淺隘道梗而返。時總兵尤渤營於大漲涇，夷船不敢深入內河。松江幸無恙。乃別由福山口入犯鎮江。閘山守兵新鑄萬八千觔砲，發之聲震江南北。然夷船遊逸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詢之士人，則我兵以無彈之砲，無子之銃，虛張聲勢，相率而逃矣。夷人初到之地，恃其財利，蠱惑窮民，至以洋錢一枚，市胡椒數粒。鄉僻百姓，願效奔走者，所在有之。某寺僧密白於夷，曰：「城北依山爲垣，故有塞門，其虛可擣也。」夷登金山，覘之砲發而城破。淫掠搜括，埒於寧波。京口副都統海齡與妻孫同時殉節。驍騎校祥雲投水死，其父馬甲長松先一日登陴斃於砲。妻鄔琅罕濟勒們氏懼遭污辱，掩面以利刃刺殺二女，然後自戕。時六月十九日也。鎮江故殷富，西關以外爲一郡精華所萃。夷梳之，兵勇篋之，土寇又薙之，富民遷徙者，背負肩擔，悉被劫掠。江寧常州，聞警皆震。已而潰兵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時李公星沅官蘇藩，請於中丞，斬剽劫者以徇人心少安。

丹徒生

丹徒生某，課徒廟中，城陷貧不能行，生素魁偉，苦無藏匿地，乃隱身佛座後，以冀倖免。夷至獲之，牽之歸，而夷婦愛之，甚加寵幸。顧某性謹飭，不樂與處，每見夷婦，輒股慄不能動。有少年夷能作華語，謂生曰：「勿懼！少住數日，百倍於棲身破廟間終歲呬唔也。」他日飼以酥酪，生食，婦乃噉少許，強之甘美，中微覺辛辣，食甫半，慾念遽動，迫不能忍，遂與婦交，已而懼益甚。又以腥臊之氣不可嚮邇，屢乞釋歸。夷人怒，欲沉之江，婦不可，厚贈洋銀而別。

舞刀

清淮訛言夷人將寇揚州，母命伯兄樾青召子歸里，兄與武孝廉倪佩君者，故相善，邀與同行。夜泊寶應城外，時皎月挂城堞間，河流有聲。佩君既被酒，出所佩刀，醉舞河堤上，縱橫跳擲，一身如猿。城外居民，方露坐納涼，環而觀。

者如堵，城門邏卒，驚走相問。佩君舉佩刀斫樹曰：「鼠子，而翁遣酒與耳！」視其樹中幹已斷，卒遂巡縮項去。佩君意氣自豪也。予戲爲短歌贈之云：「長風吹浪清淮濱，月明如水沙似銀。刀光月光兩相遇，六月寒芒徹肌骨。風馳水激月復昏，四方決盪天無根。虹氣騰空玉龍繞，血腥迸地妖狐奔。城門小卒縮頭返，環觀之人驚破膽。卽今南服正多事，萬里樓蘭待君斬。君言刀法固有真，初若寒慄中精神。霍然舞罷轉清曠，八荒不動無驚塵。惜哉不令外夷見，中原英傑非無人。試看意態極雄盪，尙是朝廷未用身。」佩君後溺於烟，無所表見，僅以團練得守備而卒。

江壽民

揚人江壽民者，工書好善，凡養老慈幼，救生贖死，諸局次第舉行，經理捐貲，歲以萬千計，而賣字爲活，貧窶如故。官商以是重之。英夷既破鎮江，都轉某公，蹙額憂慮，集守令營弁會商，言人人殊，不則諾諾無一語。某負手繞行廊柱間，無所爲計。或言於壽民曰：「英人所欲得者財耳，集金賂夷，可免侵犯。」壽民既與齷商酌議，白之都轉，喜而從之。揚城以免。或曰：「揚城形勢與松郡同，距江至數十里，河道淺狹，較之寶山上海鎮江迥異。夷初不欲犯城耳。後十二年，而有粵賊之變，以食毛踐土之民，作悖逆無道之舉，普天所共憤，神人所不容也。而壽民仍用前計，賂以巨貲，餽送羊豕雞鶩等物，約不得殺人淫掠。揚人恃此不遷。比賊至殘虐如故，由是百姓怨之，賊曾不厭其欲，又惡之。壽民計窮，投水死。朝廷聞其事，諭云：「國家二百年來，無此亂臣賊子，壽民真不可勝誅哉！」

僞囚荷枷

七月，夷目僕鼎查率衆至江寧，牛制軍，耆中丞，欽使伊相國，及在事文武大員皆集，會議督署中，久而未決。制軍曰：「何事多言！夷人晨抵上海，向午而破，比至鎮江，一砲而陷，墜城。此其勢尙可敵乎？諸公別有退夷策，良善不則

議和之外，寧有說哉！相國中丞皆曰：「然！」乃使巡捕張攀龍相國聞人五品銜張喜往見夷目。夷目大言曰：「若何人敢來議軍事？」攀龍曰：「某等爲大府親近吏，先問貴國意向所在，可和則相國以下公所相見未晚也。」僕鼎查曰：「歸告爾官，若誠心議和者，償我川貲，歸我兵餉，實需銀若干萬，通市馬頭，統粵閩江浙天津爲五口，缺一不可。」其分領水師者曰巴葛，二目，二目進曰：「伊相國曩駐廣東，嘗獲我國人輒縱之歸，遇我有恩禮，今爲相國減九百萬。」通事者先後達於二張，復命。大吏以賄銀爲外省事，或可酌許，土地必俟奏定。月之二十日，批摺回省，朝廷軫念生靈，俯如所請。惟天津不許，廈門俟諸異日。月杪定議，各大帥宴夷靖海寺。夷目數輩，方過橋，百姓扶老攜幼，男婦紛沓，環橋而觀。少年氣盛者，指摘唾罵，競以泥沙瓦礫擲之。其一人傷額及顙，夷目怒，詰大帥。大帥責江上二縣令，則觀者甚衆，無可指名，乃出獄中輕罪囚，僞爲擲瓦礫者，荷校於寺門以慰之。事竣，護衛南還。

平山堂

廣陵名勝，以太子宮張氏容園爲最，黃園次之，最後至平山堂。平山，無山也；而江南諸山，乃環拱羅列於堂下。烟雲縹緲，巒壑飛動，所見無非山者。昔有性喜山水者，春秋佳日，結伴攀躋，磴則躡之，洞則燭之，懸崖峭壁，則腰藤而梯之；鼠伏猿升，必縋幽歷險而後止；既而憚其勞也，攜筇散步，隨意所之，遠矚高瞻，不復造極。而局外歎羨之况，半途想望之情，反十倍於身入其中之樂。自來顯達諸公，繕治園亭，預爲歸老計，一水一石，一花一木，經營位置，斂精勞神，及一旦落成，老至耄及，曾不得快然處之。吾瞰園亭之所在，而日往遊焉。又擇其最勝者而憇焉。誰謂斯日斯園之不我屬乎！有園者局於一園，而吾乃百十其園；選勝徵奇，不測不竭，故夫天下之物，必深藏於家，備有於己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固矣。平山之妙，妙於借者也。

劉中丞書

英夷變起，朝廷慎簡疆臣，而浙撫劉公韻珂鎮定審詳，爲時論所洽服。夷人就撫之後，公致直隸訥制軍書云：「浙省興軍以來，商民助餉爲數已多，寧郡爲全省精華，逆夷搜括一空，上年秋歉，饑民滋事，集貲賑濟，實已竭蹶。復以賄夷之銀，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萬不能行，必致忠義之心，變爲怨怒之氣。故勸夷之銀，可勸捐而賄夷之銀不可勸捐也。某惟據實陳奏，不敢稍有欺蔽。愚憚之言，惟大君子含容而幸教之。就近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惜死，武官既惜死而又愛錢，以致帑藏空虛，脂膏罄竭，軍無鬪志，民有亂心，戰固敗，守亦敗。然戰守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失策，逆夷之反復與否，姑不具論。即目前善後之計，已放犯有僥焉不終日之勢。蓋助夷爲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偵探火各外，其爲逆夷主謀，執戈相向者，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混跡不去，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一也。夷既以兵脅和，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前，文武官吏，皆將如尹邢避面，二也。取人財貨，掠人子女，出入蘇杭街市，孰能禁止，三也。不軌之民，干犯國法，一經逮問，則竄身夷館，卽屬干城，四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則又將捉民以媚夷，地方有司，知有夷而不知有民，五也。水師將弁，本多怯懦，洋盜出沒，搶劫商旅，或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勢難查緝，且亦願以此自解，六也。力脅通商，必求免稅，西洋諸國，大半爲英夷所降服，此後貨船，我設關而彼取稅，七也。黃巖一縣，貧富吸烟，杲杲出日，聞其無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通商之後，煙禁大開，鬼市將成，八也。年來干戈擾攘，專爲禁煙，禁煙專爲漏銀，鴉片仍行，銀盡可待，九也。國家所恃以通商裕課者，銀也。今銀盡於夷，法亂於夷，財匱民窮，且生他變，卽戢兵亦復何及，十也。撫綏既定，後患頗多，其制作奇巧，鎗砲靈便，其足以奪中國之利者，不可勝算。且彼製造物件，均用機器，較中國之用人力者，固有靈鈍之別，而人心之好奇者，莫不見異思遷，而用心倣效，不下萬人，則是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卽英夷託名後至，別肆要求，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英夷在粵，初已就撫，迨給與銀兩，復肆滋擾，此次議定後，或稱國王之命，謂郭僕等會辦理不善，調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逆夷屢有

北赴天津之說，上年投書之陳在鎬，及今誘獲之郭僕義子陳祿，言雖給銀割地，終不肯不往天津；而前索通市馬頭，却又置天津於不問，反覆詭譎，情殊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之後，各省關稅自必明定章程，萬一英夷阻勒如故，勢不能聽其病商攘課，一經追究，必啓爭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澳門定制，民人與英夷獄訟，一聽有司訊斷，萬一案及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如廣東林經喜之案，何以戢夷暴而平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省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砲臺戰船，增設兵伍營卡，初非勦夷而猜嫌阻撓，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通商定議，須治奸民，應令夷人悉數交出，定地安插，否則介乎夷漢之間，恃夷犯法，萬一夷人護庇，官法難施，必生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英夷既立馬頭，則馬頭之外，不容上岸，倘或任意闖入，掠取牲畜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夷必歸罪於官，即起興兵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而英夷拆毀定海城垣，建造夷樓，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定海，轉盼之間，即非我有，恐非通商體制，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之故，由於漏銀出洋，夷船既多，漏銀更甚，適令會子交子之弊將行，國用民用，生機交困，此後雖準以貨易貨，比前更須嚴禁漏銀，分毫出洋，殺必無赦，而釁端之開，即在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一、天河生曰：「古人經世之語，當時忽之，往往驗諸數十百載之後，精誠所注，若合符節，雖百世可知也。書中所慮隳海防，抗官法，閩鬼市，縱奸民，行交子，及夷人蓄志天津，多方挾制，由後觀之，不爽銖黍，以公之深心慮事若此，倘得從容展布，別無蒙面畏葸輩，掣肘其間，夷雖狡，豈至是哉！」

周林

李裕見周林而言曰：「吾夜夢獲鼎，必得美饌，與子同飲何如？」周林曰：「諾。」適市有女子攜榼而過者，周林指而笑曰：「驗矣！吾能取之。」裕曰：「若相識乎？」周林詭應曰：「然是吾西鄰，曩嘗欲納爲妾，而妻不容者，他日

與子就飲於其家。一言已入市，各食麥餌而別。女子中表兄鄒生者，名麟，讀書女家，女父愛其才，議婚有成說矣。李裕疑周林之與女私也，則夜往，自竇潛入，滅火以即之。女子將呼，裕急止之曰：「吾周林也，且爲夫婦，何以呼爲？」女疑鄒麟，遂不語。李裕淫焉，既嫁，私以問鄒，鄒曰：「未也。」悔而縊。女父母訟之官，索厚賄，鄒弗應，治以嚴刑，瘦死於獄中。周林與李裕謀避患，將渡江，李裕待月於江渚，嚮之所見女子者，則披髮握刃而前曰：「何之？是一言而殺吾夫婦兩人者，今復何之！」搃之仆於地，遂絕。周林既歸，李喪而自返於室，戶外有屨，窺之，其婦與一少年坐而嬉。周怒，反扃其門，而鬥於室中。婦人舉杖授周，少年奪之，以擊周，中額而死。

老農

關忠節公之喪，歸自粵東。時公長子早歿，夫人請以長子之廕廕次子，長子婦不可，姑婦成訟，卒歸長孫，而次子廕典降一等。或曰：「難廕國恩也，在家庭爲不幸；祖父殺身而卹及子孫，其又何爭焉？」葬之日，有老農扶杖而觀，曰：「是亦人耳！向者某尙書侍郎之生，榮之而弗思，及其喪已，哀之而弗敬，今不知敬慕之何自生也！」君子曰：「農乃微言！」

吹簫賦秋雲

予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制藝代人立言，不能發抒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脩齊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慚，二也；對偶束縛，繩墨拘牽，四體爲之不適，三也；詩賦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每遇哀絲豪竹，按拍清歌，及嫠婦怨女，宛轉哭泣之聲，則悲從中來，文思泉湧，且呈藝必蒙褒賞，非是索索然無真氣也。小巖師初以爲妄，他日命作秋雲賦，而使隣人善歌者吹簫西寺以試之，既成，師笑曰：「異哉！天河信有之乎！」戲題賦

後云：「少年哀感屬天懷，刻意吟詩未是才；知爾文心似明月，浮雲都爲管絃開。」同學諸君遂有一吹簫賦秋雲
「之誦。」

州縣積習

州縣爲親民之官，品秩不尊，而事權特重。故縣令得人，而一邑治；監司能擇州縣，而一省治。直省爲州縣之積，大吏操牧令之源，上下相維，成法盡善，而事固未易言也。近年京外官多言州縣積弊，獨陶公官御史時，條陳數端，謂宜責重監司，嚴禁弊源，尤爲探本之論。一曰勒接交代。州縣蒞位，稟揭前官虧空，必致上司隱怒，或調簡，或改教，甚至假事劾去，而虧空莫敢明言矣。二曰攤派捐款。有籌補助賠貼使費等名，州縣力不能應，則於批解錢糧中扣除，而錢糧飭其補解。三曰代備賞號。上司閱兵巡邊公讌，皆由州縣預備賞封及緞疋銀牌之類，甚或先事收入，臨時減扣發給，而巧取益精矣。四曰派辦供給。過境有夫馬酒席站規，同城有月費門包節禮，衙署中一窗一扉一厨一廁，惟附郭之州縣是問，而闔省均攤焉。五曰壓薦幕友。刑名錢穀，上下盤結，互相汲引，且有歲致束修，而不請到館者，謂之食坐俸。六曰濫送長隨。州縣既以薦自上司，而不敢辭，長隨又以薦自上司，而無所忌，既難人人飽欲，必致事事生端。七曰委員需索。上司調劑閒員，所得無幾，而州縣程儀水脚，積少成多，或因饋送不遂，簸弄是非，則掣肘更甚。八曰提省羈留。州縣果不勝任，卽應據實參劾，乃徒令往返奔波，以致無累者生累，有累者增累，是重其弊也。故近日牧令疲精於奔走承應之中，救過於紙札文書之上，十人而聚，無語農桑者焉；百十而聚，無語教化者焉。其於百姓魚肉也，百姓視之虎狼也。抑思果何由而致是哉！直省大吏受恩深重，若不正本清源，以身率屬，而徒以不肖州縣爲解，恐吏治終無起色也。未幾侍御外用，游擢封圻，坐而言卽起而行，宜其任艱鉅，戒因循，而力改舊觀歟？

元夕觀燈

淮揚燈節最盛，魚龍獅象禽鳥螺蛤而外，凡農家漁樵百工技藝，各以新意象形爲之，頗稱精巧。鹽務改票以來，商計式微，不及從前繁麗。然銀花火樹，人影衣香，猶見昇平景象。嘗與福生春遊，作觀燈詞云：「重城金鑰開昏霧，碧海銀蟾掛春樹。萬家車馬豔燈宵，我亦隨人踏歌去。花街雲幕淨無塵，冠玉釵金認未真。歌舞不知何處盛，綺羅盼煞此時人。忽聞百戲前頭列，舞鳳盤龍行復歇。紛紛人影接香塵，隱隱春心逐明月。縹緲仙音漸散開，嬉游士女且徘徊。祇憐景象當春好，豈爲魚龍耀眼來。方今玉燭調時令，不駕鰲山入宮禁。天上寧甘清靜宵，人間纔得豐成慶。歸去銀釭慘淡明，層樓複閣鎖幽情。昇平豈獨元宵樂，莫任金吾放夜行。」時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也。

木工

里有王氏，富而刻，凡造屋宇，寸釘尺木，匠人不能隱，稽察勤惰尤嚴。每日：「汝輩傭一日工，取值二百，一日以六時計，若任意遊憩，一時能少取三十三文乎？」羣匠以是怨之。木工某年六十矣，見王至，偃臥不動，王責其惰，曰：「病矣。」問何病，曰：「少時傭工於富家程氏，程營花園，督責急，負重登高，實傷脊焉。今程氏園三易主人矣，破棟頽垣，不可以居，而老夫脊痛不止，是以病而惰耳。」王聞之，喟然而返。

吳門秀士書

入春，再至揚州，會於琴園。有南士矜言吳中科第。蘭友曰：「子誠吳人，知有科名耳。古人以科名致身，藉手事業，斯天下之所想望也。若僅曰帖括之利，職位之高，抑與人自愧之矣。」因出蘇州老秀士上某相國書，笑謂南士曰：

「此老無科第，而書已傳誦一時，子乃未之見耶？」其書云：「惟公歷仕三朝，參贊機密，任久寵深；復遇聖明，都俞堂陛，是宜竭忠致力，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矣。乃自枚卜以來，歷有年所，求所謂啓沃君心，宣布美政者，未之前聞。抑安於希旨固位，全軀保妻子而已耶？非所以慰天下士民之望也。今上御極之初，公未登臺輔，其不敢越俎而謀者，人臣之分然也。今則儼然相矣！直省凶荒，議蠲議賑，恩不下逮，徒飽胥吏，撫字下考，催科上考，州縣浮征，又倍於昔；剝民媚上，營求美缺，倉庫空虛，宦囊既充矣。訟牘積壓，累經年月，酷吏違律，待民如盜矣。軍額既缺，器械不良，操閱如戲，騎射無準矣。調停委署，官無久任，科派差役，勒捐強輸，民無上富，十室九空矣。是豈無可言哉！何寂寂也？諉曰：此將帥之過，督撫藩臬之咎，不足爲公病也。宰相之職，亦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鎮四夷，撫百姓，舉賢退不肖而已。他非所知。然則公之所愧者多矣！近歲迭遭水厄，冬雷發聲，春霖壞麥，米價日增，民無宿飽，怨咨愁苦，漸生亂心，尙得謂之陰陽調，四時順乎？失職一。外夷據我城池，辱我民人，殲戮猶恨未盡，乃某相納其厚賂，力主和議。公不於此時極言夷人非誠，不當俯就，亦復隨聲附和，示之以弱，誤國家大計，撫百姓鎮四夷者，其若是乎？失職二。封疆大吏，能固結民心，通曉兵法者，莫如林能搏擊，豪強振懾，奸盜者莫如鄧與周，皆所謂賢臣也。當鐫級遣戍之時，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竟漠然也。林鄧鐫級，逆夷釀酒相賀矣。至河南吳以嚴刑劾周，某亦不敢爲周辨，投荒之罪，似乎有由，然竊惜周才之可大用，使終老戍所，非國之利也。英夷之初據定海也，經略抑兵觀望，坐失事機，又憫其乏食，迭致饋餉。姚江生擒漢奸頭目二十餘口，悉縱之回，此直驚駭才，令人憤懣。某相貪婪傲慢，閣下當深悉其爲人，豈堪視師東粵，作三軍之司命耶？今果喪師辱國，爲逆夷笑，且使安南琉球諸國，將有輕我中國之心，使命下之日，閣下諫止其行，當不致有今日。所謂進賢退不肖者，又何如耶？失職三。然是三者，公固無以辭其咎。某亦不忍咎公。何則？盡忠矣，而責宜恕。今事鉅細出自上意，相國之權，滿洲獨重。語云：「一兩姑之間，難爲婦。」公之謂已。雖然，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君子之立朝也，道不行則諫，諫而不聽則

去閣下廷試第一，不可謂無名；樞密入相，不可謂無位；年逾七秩，不可謂無壽；不於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今爲國家計，卽爲閣下計，欲貧民之不思亂也，莫如沿州縣減錢糧，平米價，罷貪酷之吏，舉賢良廉潔者，與百姓休養生息，是之謂安內。欲夷人之不入寇也，莫如復林鄧周之職，東南之事，悉以委之，毋尅期，毋掣肘，毋信讒，而以購汚漢奸爲良策，簡選各省駐防兵丁於要隘，是之謂攘外。閣下試爲上剴切敷陳，幸而聽從，社稷蒼生之福也；卽不然，乞骸歸里，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不亦光昭簡冊哉！不然，百世而下，恐不能爲閣下恕也！某不幸辱與長公子有尊酒之雅，故敢布其區區，惟閣下察之。」書辭層層駁詰，可云不惡而嚴。初林公遣戍，御史陳慶鏞抗疏力爭，請上收回成命，直聲震天下。周公天爵巡撫河南，嘗讞獄刑，斃屬僚命，致干吏議，削職發軍臺。公性嚴直，每擒猾盜，輒自鞫得實，立置重典，或用鐵椎擊脛骨至碎。因時爲治，與煦嫗姑息者不同。陳公亦爲閩粵間奸宄所畏，未幾三公各蒙賜環，先後起用。聖明在上，立賢無方，固非草野小臣所能窺測，又豈待左右輔弼之陳辭哉！

鬼劫

客有自江南來者，言英夷互市議，定廣東寧波，高起洋樓，聯縣數里，攜妻挈子，爲久遠生聚計。近日初至上海，買城北地方十里許，土木大興，築馬路達於吳淞，備不虞也。諸夷旣與中國立石爲界，彼又自分疆界，英吉利法蘭西爲最大，美利堅等次之，其餘諸小國屬焉。上海城北，故爲叢墓之墟，富厚之家，遷柩改葬，貧民無力者，聽其平毀墳墓，木椁石柱，鏗然直下，殘屍粉骨，轉眼樓臺，居之不疑也。俗以水火刀兵，爲生人劫運，是則身後之災，鬼亦被劫，悲夫！先是乾嘉間，言火器之利者，曰法郎機，卽法蘭西之轉音。道光初，江湖貧民張畫於市，幕以布而窺之，謂之西洋景；民間喜壽慶弔，陳設繁華，室宇器用侈靡，僉曰洋氣。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囊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

教匪遺孽

國家自平定川湖陝教匪之後，中原不見兵革者三十餘年，而漏網之徒，散匿遠近，隱相煽誘，仍以傳教爲主。宿州張義法者，從永城魏中沅學彈花織布兩歌，皆邪教中之隱語。又令盤膝靜坐，名爲坐蓮花，兩手捧腹，名爲捧太極。一日三次默誦呪語，名爲三省工夫。同時有達官婢蘇姓，年二十餘，姿貌整修，粗識文字，謂人世無其匹偶，深信中沅教，出家居白雲庵，習修煉之法，自號女媧氏。遠近婦女，奉氏爲師，執贄奉束，牲酒香花，踵門稱弟子者不絕。女媧氏臥房之中，重重間隔，分一房爲數室，小巷密閣，曲折玲瓏，卽白晝持火入，人對面或相觸擊，轉身遁匿，則莫知所之，其幽邃如此，未幾竟燬於火。義法又妄立名目，傳諸鄉僻，種類紛歧，雖狐鼠餘生，不足爲患，第恐緝捕漸弛，滋蔓日甚，燎原之火，未必不始於星星也。

捻匪初起

初四川廣東盜賊間名曰絡匪，貴州曰苗匪，湖南曰會匪，皆不踰時而平。蓋自傅公重庵創修碉堡，防壁清野之意，聯絡保衛，奸宄無所憑恃，故西南數省，深食其福。惟安徽之廬鳳潁亳，河南之南汝光陳，嚮有白蓮遺黨，劫掠最橫，以朱染鬚，號曰紅鬚匪。每一股謂之一捻，小捻數人，數十人，大捻二三百人，是爲捻匪之始。自嘉慶甲戌年起，至今不絕。年豐則少靖，歲歉則橫行。大吏聞之，督兵入境，東禽西竄，一兩月不能獲盜，而州縣已精疲力盡，供給艱難。惟有隱忍不言，擬預了事，以圖目前之安使而已。

董阿虎

予少不信報應因果之說，然耳目所接，福善禍淫，彰明較著，有令人怵惕而不自已者。南關董阿虎，擔水爲業，少失父，事母至孝，日有餘資，則買甘旨奉母。母或煩怒，虎屏息受責，辭氣惟謹。每念母年老，屈居土室中，行坐寒暑不適，輒自嘆恨。辛苦力作，積十餘年，構茅屋數椽，奉母居之。或勸虎娶，虎曰：「吾儕小人，日贏幾何，多一人食，則母少一餐，然則非食虎力，直召之奪母甘耳。」卒不娶。他日鄰舍火起，延燒至數十家，虎既負母避他所，獨跪戶外默祈神佑。時天燥風烈，左右屋宇或焦土，而董氏草廬，乃屹然獨存。

荻莊補襖

先伯父少霞公，性至孝，未冠，先大父棄養，力學甚苦。及膺鄉薦，以大挑知縣，發東河。大母謂曰：「汝性剛急，非所宜。」遂改教職，補金匱訓導，迎母就養。母畏暑濕，不樂居南方，數月歸。公旁皇思母，亦棄官歸，孝行載養一齋文集，及黃氏世德錄中。里居與潘四農、邱勤子兩孝廉、文酒往還，以道義相切劘。日讀宋五子書，研究理學，用程子靜坐法，瞑目澄心，恆自嚮晦，至夜分不倦。公故抗直，戚友有過，面斥不少諱。大母每以太剛戒之，蓋晚而深自抑下云。嘗以三月十三日偕太倉盛子履廣文，同邑朱亦僑、盧容湖及潘邱四先生，補襖於城北之荻莊。時隔岸柳衣園，有羣少攜妓喧飲，管絃嘈雜，而公等行吟水次，前喁後于一詠一觴，雅俗迥別。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廣文首唱二律，以紀其事，公與潘公和之，亦僑先生善畫，作圖以識之。當時一佳話也。廣文詩云：「襖事過十日，猶餘半月春。賓朋一尊酒，俯仰百年身。老樹園林古，石泉餘味新。別饒閒曠意，魚鳥亦親人。繞屋雲嵐氣，幽棲愛地偏。草根青過雨，柳眼綠迷烟。流水足觴詠，禽聲亦管絃。晚隨南郭叟，歸泛釣魚船。」公和作云：「別展永和趣，芳華城外新。名園亦陳迹，我輩足間身。修竹塢前水，綠楊橋上人。猶能入圖畫，長使氣如春。晴墅漸成雨，風涼綠地偏。雲間一坡樹，花落半溪烟。斜日度飛鳥，浩波催去船。流觴忽生感，隔岸且鳴絃。」四農先生獨成七古一篇云：「春光到眼酒到手，城西水

綠如春酒；借得荒園貯酒人，東風船繫門前柳。風雨樓空柳弄春，碧苔痕舊草痕新。石畔斷橋今日路，花前歌板昔年人。人去人來如過鳥，飄零陳跡知多少？百歲長拚汗漫遊，一尊便覺江湖小。千里江湖幾點萍，偶然幽境續蘭亭。鶯啼兩岸樹陰綠，鷗泛一池天影青。婁東才子羣書庫，老農南郭烟霞趣。吾舅盧敖一輩人，邱遲詩句黃滔賦。披襟一笑話清寒，貴客還推苜蓿盤。畫上青山何處賣，囊中綠綺向誰彈？今古風流入蕭瑟，石欄自點詞人筆。誰家低唱醉紅裙，吾輩清吟消白日。白日低山飛亂鴉，一聲歸槳落溪霞。重來此地尋秋禊，漁唱西風荻又花。一養一齋集，卽先生所著詩文。非李申耆兆洛之養一齋也。先生名德與戊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盛爲竹汀錢氏高足弟子，名大士以詩文著聲婁江。朱名紆自稱南郭老農，伯父諱以炳。

牀下星光

予性好月，香一爐，茗一甌，書一卷，相對徹夜不倦也。一夕方就南窗讀書，同人鼾齣之聲，達於戶外。顧視床下有星光兩點，閃爍不定。予拍案驚之而沒，頃之再見，再喝之遂隱。比就枕臥，甫及天明，東室張子揖韓呼曰：「屢不見矣！未幾，王子冠山又詫曰：『衣不在矣！』於是同起搜尋，至子榻下，天光自牆外入，燭之穴大如甕。然後知前夕所見兩星，乃竊賊之目與燈光相射者也。自悔當時不卽擒得，然一臥牀上，一匿牀下，實偏處此，正不知其踣踏何如耳！

學可齋詩

近兩年讀書，寶應城北之陸氏莊，柴門臨水，老樹環村，鷺白鳧青，綠野如畫。門以內庭羅花草，室滿圖書，則小巖先生之學可齋也。每日課餘，侍先生論列古今得失，並雜舉忠孝節義，以相勸勉。或圍爐集飲，或短檠迎涼，春深則

舞蝶窺人，秋爽則寒蟬弔月；幽境斯洽，真情自怡。別有西寺高僧，東鄰老圃，執麴風而詢農事，舉爾雅以證魚經，牧唱樵歌，與書聲上下，致足樂也。先生詩集寄都門某公選定，震鈞祇記一二斷句如安豐道中云：「漁舍朝成市，花田歲有秋。」夜行云：「匹馬衝烟出，孤燈影夢行。」涿州云：「沙路飛塵雨，虹橋走石雷。」贈友云：「聯吟消積雪，賭酒接殘星。」秋風云：「才疏只合藏身拙，命好翻愁報國難。」偶感云：「落花心事憐今日，鬪草風情減去年。」驢背云：「斜笠衝風時作語，曉鞍侵雪不知寒。」此皆先生少作，然已超軼時輩，獨寄遙情。時家兄叔丹庶春皆至，叔丹以古賦擅長時藝，能闡發聖賢精義，先生笑曰：「小黃當爲阿兄退舍矣。」

周生

周生者，楚人，忘其名。性迂僻，能聽無聲之聲。嘗與威澤同飲酒樓，假寐片刻，時天宇澄霽，庭柯晏然。周忽曰：「南風作矣。」無何飄忽澎湃，揚塵突堞，屋宇爲之震動。周曰：「是行甚疾，頃吾言時，風尙在閩浙間也。」他日會集友人，所羣蟻往來闕下。周曰：「是言室西南隅米穀所儲，明日將雨，曷往運諸？」主人趨視，果有碎米秕糠數撮，蓋飼雞之餘。衆詰其故，周曰：「吾少重聽，致精於耳，二十年今遂若此。」因誦庾子山專精壹志，金石爲之開，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一句長嘯而出。衆方錯愕，而主人妻妾交詬之聲，達於客所。回憶周語，爲之粲然。感澤以告鉢池生，生日：「非算數卽邪術，不則六壬課之流耳。其謂得之耳聽者妄也。」

王甲

道光二十四年夏，歸自寶應，同舟彭貳尹者，江西人，說新城王氏兄弟，甲乙同居，甲妻李，乙妻陳，陳美而賢，李妒而狠，而貌亦中人。乙爲土寇所掠，數年無音耗。甲與李謀曰：「乙久不歸，其殆死矣。今有婦在，惰而能食，不如嫁之。」

且姿美可得厚聘。他日示意於陳，不可強之，以死自誓。由是變易素服，深自謹飭。李言於夫曰：「是不可以善處，若與媒氏議之，第求多金，強載而去，何患不從？」甲曰：「善。」城有富人將納妾，以百金聘之。甲既得金，私與媒氏約曰：「陳善作僞，語以爲妾，必不願，若夜以火入，見白飾髻髮，載之及城，而後改粧焉，事則諧矣。」屆期，甲先出，若爲不知者。陳氏將臥，聞門外喧擾聲，既又刺刺作私語。竊聽一二，知有變，急滅燈火，爲投繯計。李遽闖入，曳陳出。陳不從，互相支拄，兩人假髻皆墮地。時迎娶之人，催促擾攘。李曰：「勿亟行，卽出矣。」匆遽間，足蹴地上有物，拾之，髻也，戴之而出。衆見髻髮白飾，洶洶扶曳登輿。李呼誤，衆人皆不聞。及城，粧易，李復自辨非是，富人舉酒笑曰：「是遁辭也。新人豈有誤者，卽誤不可反矣。」代解衣扣，遂與成婚。明日，甲歸，大恚，陳初不解其故，至是始知李之誤代己行也。甲欲反婦，詐索富人多金，不允，將訟諸官。衆人調停未定，而乙竟還家，陳訴知變服之由，相持大哭。甲聞乙返，棄婦於富室而遁，終身不敢復歸。天河生曰：「巧哉天也！」

漕變

皖北州縣差役，每遇詞訟，納錢請票，而數倍取償於百姓。歷任官皆以爲肥，由是差役橫行，甲於他省。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償，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百姓感之，遂奉人傑爲首，抗糧不完。聚衆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解散黨羽，調兵縱諜，擒首亂數人，事甫定，而有耒陽之變。耒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大重，集衆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及其部署未定，襲斬數十人，平之。大鵬亦諸生，家小康，倡亂數日，身死家滅，不可謂非愚矣。然非有司激變，豈至是哉！同時江浙均有抗糧案，幸未起事而平。皖北自豫河再決，失業思亂者多，又毗連河南山東，刀劍以嬉，習爲風俗，此大吏有心者之責也。曩聞北人李某官於皖，愛養百姓，禁革差役諸弊，以不阿上，爲撫軍張氏劾去之。及周公天爵復之，而李明府不願出矣。

洪秀泉

廣西土瘠民貧，獷狃雜處，林深菁密，久爲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夷和議大定，諗知武備廢弛，官兵懦怯，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拆洪字，以三八二十一爲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衆，每歲徵銀五兩，名爲香火。實則供其饗養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爲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衆類繁多，而德元藏跡愈深，歸之者愈多。廣東花縣人鄭秀泉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泉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顧體質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爲秀泉演說古今成敗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一日秀泉病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惡誕，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歷稱耶穌神異，上帝命勸世人，皈依耶穌，免禍得福。動輒僵臥一室，禁人窺伺，私攜乾糧，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饑也。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衍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强取，不多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往投，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泉與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沉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衆，勢益張。

鄉闈章程

七月初八日，赴試金陵，同行者劉文鏡、青喬、二劍秋，及予兄弟六人。先是正考官文慶，私攜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事覺被議，副主試胡編、修林翼及監臨以下官，坐失察降罰有差。由是文闈剔弊，功令較嚴。江南合兩省爲一與試者，多至萬六、七千，嚮因點名擁擠，停止搜檢，竟一晝夜而不能蒞事。自林公少穆開藩江寧，分爲三路點名，先期

核計，各屬人數多寡，按照時刻分配均勻；又刊印章程，隨卷給發，某時某路點某學，一目瞭然。每屆一時，發炮懸旗，大書三路應點學分，由內而外，以及街衢巷渡，無不周知。蓋陰以兵法部勒之，事不繁而易舉，中西間即可肩門。場內則謄錄對讀，與夫粥飯水夫之類，無不躬自稽察，就號舍而親嘗之，故士林洽然感頌。近日遵用其法，而人數不均，時刻以中路爲早遲，而左右不齊，懸旗則內外不符，擁塞紛亂自若也。有治人無治法，信哉言乎！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解纜後三日，泊舟高郵之露筋祠。祠奉女象，據米元章碑文，當是唐宋間人。蓋清潔自守，被蚊齧露筋而死者。陶公雲汀以御史巡漕，禱冰於此。翼日冰泮，北風大作，空連船全數出江，始得奏請錫封，賜名貞應，自是靈異益著。祠中聯額極多，記其一聯云：「冷月照寒塘，十里殘荷香未歇；夕陽沈古渡，一湖秋水影長清。」陳曼生句云：「清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有集漁洋詩者云：「湖邊孤寺半烟篠，門外野風開白蓮。」不卽不離，而貞潔自見。鏡青丈爲誦先君雨過高郵句云：「重來壁社水雲低，細雨桑鳩隔樹啼；盡日推篷晴不得，浪花卻到藕塘西。岸花籠霧柳籠烟，繞郭禪林塔影圓；三十六陂秋在否，碧湖涼雨水如天。」壁社湖名，嘗見珠光湖市。

棲霞

行抵瓜洲，劍秋指點金焦，兵燹之餘，名山無恙，幸矣。先君渡江詩云：「一氣走乾坤，江濤挾怒奔；四圍山作岸，萬里海爲門。地拆東南險，雲翻日月昏；古來天塹處，幾輩壯心存。」又江行曉月句云：「斜月忽西落，孤帆開

向東；五更滄海日，一葉大江風。宿霧含元氣，羣山隱太空。馮夷莫吹浪，身在混茫中。明日泝江而上，萬山如馬，遠接金陵，別有凌空一峯，矗直立雲表，望山頂如有叢茅，鏡青曰：「夥哉！此棲霞寺前銀杏二株也。大可十數圍，相傳爲六朝時物，蓋竟日西南行，蒼蒼者常在目也。」

一燕子磯

燕子磯如鳥張翼，向東北迎人飛來；磯石如喙，凸出江外，其下陡壁轉縮入，若孤懸天半者然。同人登御詩亭，行吟眺望，予獨走磯上，足逡巡二分垂在外。誦坡翁大江東去詞，及曹孟德烏鵲南飛之句，忽有一人躡足大呼曰：「墮矣！」時江上漁舟百數，皆仰望驚叫，同人爲之失色。予回視其人，則通州張仲綬也，相與大笑而行。鏡青丈曰：「戲不可若是其甚也！幸而不墮，不可謂能；不幸而墮，不足爲勇。」劍秋云：「太史公有泰山鴻毛之喻，設竟墮而不起，亦可謂萬古雲霄一羽毛耳！」同人復大笑。先君有燕子磯晚泊詩云：「入夜鮫宮靜，當頭兔魄升。水明千片玉，星點萬檣燈。地闊心神朗，時平景象澄。誰人攜鐵篋，絕頂約同登。」當時隣船擲篋故云。

報恩寺塔

「萬點飛花竟渺茫，石頭秋老古臺荒。雲分山色千峰白，江落天涯一線黃。衰草孤城餘王氣，夕陽僧殿峙靈光。更誰指點談經處，夢裏南朝恨轉長。」此先君雨花臺句也。臺與報恩寺相近，寺中浮屠十三級，四壁金身佛像，低眉努目，觸境皆是。其外則金碧宏麗，雕鏤空靈，相傳爲東南第一塔。梯登六七級，望金陵城中，形勢歷落，萬山合沓，虎踞龍蟠，曠哉觀乎！再上二三層，白日如丸，天風浩蕩，浮雲飛鳥，轉出其下，視下界人物，如鴻濛

未闢時也。由寺而南，爲方正學祠堂，堂上一聯云：「管仲不爲，着這件麻衣，十族章身都有具；成王安在？看那枝鐵筆，萬人指點到於今。」佛寺令人靜，此令人敬，敬與靜之分，儒釋之等次，智愚賢不肖，固有之良知也。

秦淮

遊金陵者，必誇秦淮風亭月榭，簫管凌雲，輒謂此間樂不思歸也。不知天下樂境，大率局外者味之彌深；一入其中，索然意倦，久而不返，且將有不樂者至矣。蕩小舟，設醇酒，一二知己，容與於丁簾水閣之間，人影迷離，皆國色也。歌聲縹緲，無往而非法曲仙音也。不此之樂，而必欲身入殼中，陋矣。予家讀書近十世，足不履邪曲地；至予兄弟已多過行，然決不如世俗之放軼踰閑也。先君秦淮句云：「月明吹簫十三樓，照得紅顏水不秋；狎客心情宜共醉，大家歌舞本無愁。」夢迴南國銷金粉，簾捲西風冷玉鈎，莫唱後庭花一闋，不堪回首帝王州。

靈谷寺

感澤招遊鍾山，策騎同往，由孝陵至靈谷寺，虬松怪柏，分列成行。題詩壁上云：「平原蒼翠入秋宜，萬古悲涼會此期。環拱山河神肅穆，凋零花草骨清奇。遙天鐘磬聞仙梵，立馬風雲失羽儀。王氣禪心各流水，爛柯棋局竟誰欺？」寺有石屏，高二丈許，寬如其十之八，光滑如鏡，卽爲「佛座屏風」。又鐵剪一具，兩股橫徑七八尺，長則倍之，委之苔蘚之間，同人力舉，不少動。老僧曰：「是從南海飛來，不計其年矣。」感澤不信。僧曰：「疾風震雷之時，飛砂走石，地可動，山可移，於一剪乎何有？」山半有泉，距寺里許，寺僧截竹爲筒，高下曲折，首尾相銜，達於厨下，飲之清冽而甘，憩息既久，薄暮馳歸，人海叢中，燈火漸上，馬上口占云：「半街盛日綺樓開，香作輕塵錦作堆；擾擾萬人分道立，寶鞍驄馬看山迴。」

宏濟寺

觀音門外諸佛寺，沿江負山，深秀奇峭，幾於日不暇給。宏濟爲諸寺之一，中有老僧，趺坐石洞中，不食不言，不知其年歲，鼻息若有若無。據言終歲如是，非僞爲惑人者。歸舟過此，游覽既徧，復登磯上，紀之以詩云：「銅魚初放城，村醕未開市。放櫂秋江湄，浩然歷諸寺。老僧淡無言，古佛笑相視。出門復入門，異境勃然至。一石龜伸跌，一壁鳥張翅。朽蔓蛟龍蟠，怪木虎狼峙。陽崖形遠撐，陰罅勢深閉。當頭一傾頽，性命不可冀。造物何精靈，萬象恣遊戲。設想境已窮，一轉一天地。履平墓高騫，雄磯鬱奇氣。幽深靈奧區，豁然曠無際。天空雲去遲，山遠鳥飛細。隔江伊何人，蒙茸樹如薺。此邦本大都，閱歷幾王帝。人事如風帆，順逆互興替。相將就漁人，置酒一沉醉。快哉薄暮歸，雲物鬥奇麗。」

石城橋夷人

石城橋有夷人三，不知其國，碧睛高準，鬚髯環腮；從一通事，操粵音，各攜書籍數十帙，字皆漢文。問之曰：「天主傳也。」略言天主生三子，季曰耶穌，捨身救人，刑四肢於十字木而死，故西洋皆奉其教。書生某聞而詰之曰：「奈何不奉孔孟而奉天主？」通事傳其語曰：「天主大，我不知有孔孟。」書生憤而言之，通事怒形於色，哧哧然轉以告夷人，遠前毆生。衆方調解，有壯士排衆直前曰：「夷何在！」衆指曰：「此。」壯士曰：「爲我言天主當奉之故，當理我首服焉。」一語不當，伸臂擬之曰：「此鐵拳不畏汝也！」通事歷言救人被刑事，壯士曰：「盡乎？」曰：「盡矣。」曰：「捨身救人，不可謂非慷慨士，雖然，天主祇一身乎？抑有百千萬億身乎？天主而能百千萬億其身，誠吾教所不逮矣。不然，天下待救者甚多，而天主更無二身，其奈之何？吾教不必捨身，而能救天下萬世人，孰大孰小？」夷

既瞠目相視，衆皆笑。壯士曰：「汝國亦有男女，亦相配合否乎？」曰：「然。」曰：「生子由乳哺以及孩提，必待父母而育乎？」曰：「然。」曰：「猶是父母夫妻者，是非天主教矣。且汝國疾痛罪苦，不乏其人，何不人人捨身以救人？己則不能而以勸我，其意何居？」夷恚不能發一語，衆益笑。書生亦大快。壯士叱曰：「速行毋溷我拳！」通事護之而去。明日官索困夷者甚急，有被繫者鉢池山農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予聞英法之雄長西洋也，皆以天主誘人，從其教者輒爲所敝。夷之學藝也，不成不已，其賦性也堅而忍，每行一事，前者既死，後者繼之，期於必就。三十年之後，此教其盛行乎？」甲辰八月白門舟次記。

試院旗竿

吾郡試院前旗竿斗中，烏雀結巢，衆雛啞啞。一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居人見竿梢火光閃爍，歷歷斧斲痕，欲下不下，盤旋久之。既乃從斗底直劈至地，竿木分析爲二，搖搖如懸旌，而斗中羣鳥無恙也。夫以天地之大，雷霆之威，猶不忍於微細之物，彼傷胎破卵，貪饕嗜殺者，獨不動於心耶！

牛女詞

臘八後四日，戚友來賀嘉禮，設讌飲焉，以牙籌書歲時故事爲題。拈得者卽席成詩，酒有三品，以詩爲次。予適得牛女詞云：「牽牛聘織女，碧漢結宮宇。織女歸牛郎，郎耕儂采桑。東海扶桑有時盡，人間兒女漫猜疑。一年一度一相見，十二萬年無別離。」

十二紅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予至清江，豫章某，久爲河工幕客，時方賦閒。一日，過予曰：「君知十二紅乎？」曰：「不知。」曰：「君善填詞，倘以此事譜成院本，此場上絕新關目也。」予請其詳，則曰：「某當事姬妾甚多，其最寵倖者三人，裏河廳月進供給銀，則諸姬要而分之。南河廳員十八缺，而裏河爲之長，故上官供給，主於裏河。時內有官親幕友門丁，爲當事所信任，外則市賈僧尼優伶妓女修髮匠之屬，出入衙署，又與親幕僉門相援引。文武員弁營求善地者，展轉賄託，力能達諸寵姬之前，爲之說項，而皆得如願以償。俗以得時乘運爲紅，背時而不通聲氣爲黑。若輩同黨用事者，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君能點綴成書，爲梨園增長聲價，何患不選聲徵色，奉卮酒爲作者壽乎？」予以事涉閭閻，素所不言，惟念南河積弊之深，帑項虛糜之衆，奢靡習於此日，禍患必中於他時，因擇其可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兩旬而成十六折，冀以垂示鍼砭耳。某君見之大喜，借去數日，予亦置之不問。他日李蓉村見予大笑，亟叩其故。蓉村曰：「某客得君大稿，繕錄端楷，裝潢極工，袖之以示裏河，謬言作者與當事同鄉，故有嫌隙，且其交遊甚廣，行將入都，付之優人，刊印以行世。」時河員自知侵蝕太過，深畏人言，尤懼科道聞之，故京官過浦者饋遺甚厚。裏河驟聞某言曰：「若爾與大獄矣。顧其人安在？不畏文字禍耶？」某曰：「畏禍不敢作矣，彼固有所恃也。」裏河繙閱三五齣，曰：「君與彼相識否？」曰：「不識，然某之友人識之，因劇中關涉多，義不可默也。」裏河曰：「事固無涉於我，君第問彼意何居，倘其可已，我餽數十金，至多百金，彼此相安，不然，當事卽損名，獨不銜恨於彼乎？」某曰：「且試圖之。」他日復見，故作難色，謂作者意不在錢，挾制之中，間以軟語，意得二百金，不知所之。」

劍秋題詞

十二紅傳奇題詞者五人，惟喬君劍秋二絕最佳。云：「一夕秋風瓠子生，筵前歌舞月三更；黃金盡付宣防用，千里長堤鐵鑄成。弱歲驚才負綺思，繁絃急管度新詞；憑君演出魚龍戲，莫遣梨園供奉知。」予自聞蓉村語，卽火其

書，不以示人矣。

里婦

里有婦人，不孝於姑，擇美好衣食自私，而與姑以破惡之物。姑少不憚，則並其破惡者奪之。又憤姑厚待小叔輩，早暮怨詈，刺刺不休，鄰里咸切齒焉。會清明城隍神出巡，將及婦門，婦趨出，兩手批頰，自嚼其舌，噴血滿地，向門外叩頭作伏罪狀曰：「不敢！不敢！觀者咸共駭異，自是家居斂抑多矣。」

汜光湖神

寶應汜光湖，遠水連天，寂無村落，惟瀕湖檉樹一株，大可數圍。乾隆中，南巡遇風，暫維御舟於此。因得錫封建廟，用答神庥，額其廟曰湖神。司事者用土人語，塑三象焉。采繪衣冠，各殊其色，老少亦異貌。麟見亭先生，初由京曹出守新安，阻風儀徵江口，七日默禱於神。夜夢三神同舟，許助順風。次日果泊西梁山，心焉識之。及官南河總督，道過汜湖，入廟謁神，宛然夢中所見，乃敬獻聯額以謝焉。

胡孝廉

同邑胡介眉，孝廉，甫冠，鄉舉得房元視翰苑，若掌中物。妓女素雲，擅才色，願委身焉。胡亦非素雲不樂，顧家貧，錫氏望奢，卒不得遂，齟齬而亡。家叔丹兄作眉雲曲，中末云：「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科第何須早？」一人如器，然能受者不驚，驚則變，變則傾。介眉即不鄉舉，未必不天，然不遺青樓殞命之名矣。相傳汪文端公夫人，為女擇壻，同時以文字受知者二人，一為介眉，一為葉君名琛，議姻未定。夫人語媒氏曰：「吾將一見以決之。」既見，曰：「葉大器。」

也，厚重有度。胡郎舉止輕名其終矣。不務寔，且不永年。一遂許葉，已而胡歿，葉由進士敷歷中外，洊擢封圻，知其事者，無不頌夫人之明。然自葉晚節觀之，以節相之位，一爲夷人所得，甘受挫折，功隳名裂，辱國喪身，又不如胡之早亡矣。

瞽者

寶應烈士祠，祀臧洪、陳容二公者，山陽邑志載之。鹽城爭之，寶應又祀之。世有奸佞子孫，不承其祖宗者矣。義烈之行，乃令人敬慕至此哉！祠有瞽者，扶竹入酒市，酒市人方共談笑，瞽亦大笑。人問瞽何樂？瞽者曰：「吾助樂也。一市鬪然，必有可樂而後笑；吾笑其所笑，以借人之樂以爲樂而已。」君子曰：「瞽其知道矣乎！士龍之笑，未必可樂；嗣宗之哭，殊不足悲；卽謂古今人若哭若笑，一切同此瞶瞶可也。」

大悲閣

城西北隅有大悲閣，高可五丈，宛在水中。相傳水大，則閣與俱浮，未嘗沒其趾也。閣之東爲老君殿，而蔡公祠及諸蘭若當其南，達以長橋，蜿蜒如虹，環城如平岡臥嶺，樓臺錯落，水木清華，郡人遊憩於是焉。五月旣望，劉琴白程獻清家庶春，以予二十初度，買舟載酒而往。四面芙蓉，香風馥郁，紅妝素服，綽約凌波，有一境如蓬島三山外，身在蓮花萬朶中。之句。飲未半，雷雨西來，涼生襟袖，雖敗興，殊適體也。

醫理

讀書者不習醫理，此大蔽也。世有數金之值，兢兢然珍惜寶護，而不輕假手於人者，奈何以百年之體，堂上之尊，

乃委之庸醫而不致謹乎？先繼慈久病體虛，醫士謂服高麗參可資補益。數月，口舌生瘡，飲食輒作痛，甚至腹餒而食不下咽，醫藥皆不效。太君夢見白髮媪，令以萊菔汁療之，如言而愈。已而虛弱益甚，諸醫束手，不得已再進參湯。由是瘡復發，而疾不可爲矣。後檢方書，明有萊菔可解參毒之說，何昏瞶一至此耶！又何爲已去復進，不別求補益之方耶？嗚呼痛哉！鈞兩齡失母，十三喪父，祖母撫之於前，繼慈育之於後，教誨期望，族黨稱賢，痛哉！

賈明府

丙午丁未間，讀書蕭宅，儀徵吳篠湘爲郡尊，司書記，亦館蕭氏南齋。朝夕過從甚洽也。篠湘之鄉人官廣西，知西南近事孔棘，貴州民苗雜處，盜賊接踵，以燒香結會爲名，而黃平天柱等寨尤著。苗人滾山越洞，曲折相通，官兵不能深入窮搜，故猝難剿滅。湖南則貪黷之吏抑價平糶，致奸民李沅發揭竿而起，桂平富民韋正室懸登仕郎額，屢遭差役訛詐，亦倡亂僭稱爲王。故永昌新寧之間，囂然不靖。而廣西洪秀泉陰與聯絡，聲勢日盛。某縣令賈公，知其不軌，將爲大患，誘而禽之，並搜獲逆書數卷，人教名冊十九本，白狀大府，請治其黨。時巡撫鄭祖琛高語鎮靜，專尙慈祥，每戮一人，誦佛三日。至是得賈令稟，躊躇不能決。賈曰：「秀泉耳目甚衆，公視其罪，可殺即請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哉！」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且釋之。」賈嘆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爲患無已者也。」秀泉既出，如獲再生，自以歲值丁未，適應紅羊之劫，造具火器，反志益堅。始與官兵爲難矣。鉢池山農曰：「吾聞滑縣之亂，知縣事強公克捷，密捕賊首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故衆賊以倉皇起事而敗。四川新兵之變，道府營弁皆遁，知達縣事余公永齡朝服升堂，諭令釋械出城，受約束而倉猝之亂以平。濟時應變之才，卓乎不可及已。強公既死於難，詔贈布政使銜，建祠予諡，蔭及子孫。而余公亦受朝廷特達之知，游擢府道，賞雙眼花翎，酬功之典，可謂懋矣。若賈明府者，獲展所長，事平論賞，雖與強余兩

公，後先比烈可也。不幸而遇疲軟上官，避谷包荒，畏葸成性，遂致釀成巨患，塗毒十數省，傷殘數百萬億生靈，糜餉之數不可稽，歷十四五年而後定，而賈公之不幸，其末焉者也！予故謹著其始，涓涓不塞，流爲江河，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惜哉惜哉！

紅雪

初白蓮教之亂於宿州也，州牧滿洲人善騎射，客有以騎射刀槩進者，牧與較，弗如也。留之署中，教其子弟。賊至之夕，月明如晝，僮僕皆鼾睡。客夜思茗，自起瀉爐水，水赤如血，揮諸門外，見尺許小人，或步或騎，橫戈注矢，門於庭中，不可數計。叱之，向西南馳驟而沒。客度有異，呼左右無應者，方欲就枕，遽有聲如百堵牆崩，如殷雷驟奮，雞犬叫，嗥人馬雜遝，則羣賊攻署門矣。客手弓箭躍而升屋，蹲於宅門上。牧在內宅，亦起索械。顧賊已守門不得出。客連發矢拾瓦石狙擊，斃賊十數；賊驚縱火焚門，遁而匿於廁。旋聞孺子號哭聲，賊索金篋擊聲，婦女哀啼怒罵聲。客念主人相待厚，忿欲出禦，苦衆寡不敵，徒死無益。久之聲漸止，趨而瞰之，則內外裸屍委地，牧創尤重，地上遺金數錠，乃取寢室架上衣，徧覆羣屍，懷金登屋。行里許，及城，城隅下有燈熒然，一少婦方磨豆。聞屋上行步聲，急呼曰：「賊！」客曰：「嘻！我殺賊者，城中亂，若不知耶？」下而與之語。婦人曰：「焉有是，吾夫方出。」跡之，斃於市。大哭請救。客曰：「有索耶？」曰：「無。」則裂布裳絞爲索，登城縋婦下。客亦下，促婦急行。婦踟躕不決，客曰：「吾不利汝也，分金界之而去。」時已辨色，回視城中，火光燭天矣。蓋是日賊既戕宮，出而少息，天明乃復屠掠居民，十死六七，時大雪深尺許，流血成江，積雪作殷紅色，客幸得其中間耳。客京師人，風格魁岸，而彬雅不類武士，絀於資，不能北歸，嘗來吾郡。日說稗史以餬口，予聞其事，爲作紅雪歌云。

山陽賑獄

往歲山陽以賑災興大獄，據所聞，記其梗概，而不得其詳。山邑爲南北通衢，供億繁重，有司取給於漕賦羨餘，爲一歲公私之用。顧豐年不可常得，不幸而遇凶歲，則侵蝕賑金以自肥，前後相沿，幾如定制。雖百姓之苦樂迥異，而有司之利均也。是年水災請賑，候補縣李公毓昌奉筭委查。公山左人，性直而言爽。初至館之善緣庵，即聲言發賑，爲朝廷特恩，關係民命，頃刻生死。如有侵蝕一錢者，必白狀大府，罪之。即日徧歷村舍，鈎稽考覈，殊多浮冒。將據實通稟，已具稿矣。縣令王仲漢聞言大懼，故事長官蒞任，或揚言厲色，以清廉自命，而釐剔公事，特嚴屬吏畏威進止無錯，則餽金愈多。仲漢既輕公同班，疑其亦用此計，多方囑託，賸以多金。公不可，乃請太守王毅言之。太守當古二千石之職，國家委以一郡之地，察僚屬，禁弊政，責至重也。自黜陟大權，豈歸方伯？於是疲軟太守，念閣署飲食服用之資，仰給於州縣，故參劾佐貳則有餘，貶斥州縣則不足。毅初任德州牧，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目。乃如仲漢言，設盛筵款公曰：「吾輩皆同官，誰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毀王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豈能甘心於君者？」即手尊酒奉公曰：「處事固不宜執，吾知君俊傑士，必識時務。」公立盡一尊曰：「他事不違命，獨吞賑不敢從。國法嚴，民命重，願公勿言！」太守意不懌，復於仲漢乃賄公僕李祥、馬陞等，早暮動搖之。公輒大罵，左右亦竊竊怨其主人，謂薄福鬼，終當餓死。天雨金而不知取，我輩舍父母，撇妻子，寧隨彼作清官者，清官值幾錢耶！未幾，公暴卒，胸腹青腫，舌出，目不瞑。而李祥以中惡自縊報官。毅先得仲漢例金，如報具詳，返其棺，人亦莫知其所死。已而同學荆翁者，忽走公家，作公言，呼集家人，具述受害狀。家人痛哭環聽，啓棺視，則五官血痕，猶可驗。蓋先置毒於茶，而李祥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作自縊狀也。公叔士璜走控京師，上震怒，命將毅、仲漢拿交刑部嚴審。仲漢初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瞪目久之，遂吐實。毅亦款服獄具。李祥發公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公照知府例，議卹，賜其子舉人，御製三十韻詩憫之。天下聞者，皆稱快。吾邑士民尤感頌聖明，有泣者。

孝女

孝女汪氏，幼喪母，侍父以居。父疾，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未幾，父痊，而女竟不起。臨危泣曰：「苦吾父耳。」先君爲作孝友歌云：「汪氏女，平陽人，孝於父，忘其身。父老且病，病且危，女誓身代，淚雙垂。父病愈，女病劇，臨終不言，祇涕泣。祝父長生，死亦得，但望魂靈侍親側。吁嗟乎！生死顛倒，天所司，女向天訴，天心慈，不死不足旌，女子安得女子盡如此？女何名，名芳姑，父小坡，邑老儒。乙亥二月朔日丑，女死，年才十有九。吁嗟乎！鄉人會請朝廷旌，孝女安知千古名！」

鐵犀

黃河堤上間數里，則有鐵犀一具，回首西望，逆流而號，以禳水勢。戊申初夏，與邵劍波同謁魯通甫師於清河之大興莊。渡河，就視犀腹，鑄字云：「維金尅木，蛟龍藏，維木制水，龜蛇降。鑄犀作鎮，奠淮揚，永除昏墊，報吾皇。」末鑄康熙辛巳五月，監造官王國用，至今戊申百四十八年矣。蓋厭勝之術，自古有之。杜老有鐵犀行，在蜀江上，卽此類也。劍波晚就茅店中，脫帽臨風，舉杯酌月，豪氣不可遏。抑先生既示詩法，他日復以古文請，答書略云：「某於此事，望而未見，而俗學榛蕪，又無可問津者。能者冥心以始之，博採以縱之，定志以終之，勤而不迫，夫何遠哉！」古文體嚴而義博，誠不易幾，然此三語已握其要矣。

苗寨

川楚間，苗寨大者二三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貧苦甚於漢民；每歲青黃不接，向漢民借穀一石，一月之內，償至二三石不等。甚至一酒一肉，重利朘削，積日既多，竟以百十金田產抵償。苗產既歸漢民，而採買差徭，仍出原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變價繳官者。良苗至食草寔樹根，終歲無粟米入口，斯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由是

愚無知者，敢怒不敢言；強有力者，怨憾日深，遂引羣盜以讎之。而漢民之財，卒亦同歸於盜。近年盜賊日衆，朝廷有協力兜拿，毋分畛域之諭；而苗民相勦，凌逼太甚，卒不可治。論者不察其源，概謂苗性好亂，嗚乎！豈其然哉！

人化虎

廣西獞，久居深山，日與虎狎，有變爲虎者。居人射獵得虎，兩前足或有銅鐵環，則知爲獞所化，以蠻俗手必有釧也。曩有賈姓者，依壻而居，壻見其穴際生尾，體毛漸長，不復省人事，送還其家。中途謂壻曰：「我不歸矣！」遂自擲溪谷中，跳躍而去。越日出近村，攫民家雞鴨吮其血。村民逐之急，則兩手據地作獸行，緩則人行，後不知所往。

附黔粵山洞諸蠻

獠狔狗人

諸蠻有獠狔狗，獞狼數種，相傳爲高辛氏犬槃瓠之後，其俗歲時祀始祖，則諱言槃瓠，而附會曰盤古。諸蠻性雖獷悍，然不敢親見官府，其田糧輒請漢民之猾者代之輸，而倍償其數，謂代輸者爲田主，而代輸者反謂有田者爲佃丁。傳及子孫，忘其原始。漢民輒索租於諸蠻，諸蠻曰：「我田也，爾安得租？」代輸者卽執州縣糧單爲據，曰：「我田也，爾安得抗租？」於是訟不解，官亦不能辨爲誰氏之田。大都左袒民而抑諸蠻。獠人俗稱山獠，推其豪曰郎火，餘曰火，猶漢民火伴也。狔狗皆獠別種，食曰饘，或曰哽，餬衣曰登革，謂父曰扶，自稱曰留，男謂女曰有助，女謂男曰友友，男女相屬意曰眉心，眉意然所作歌詞文字，則與漢民無異也。

獞人

獠人初生能行，卽以鐵烙其蹠，厚如繭，故能蹈芒刺，踏銳石，負弓矢，手矛履險，上下如飛。居恒則獵山獸以食，疾病則巫覡吹牛角以禱。男子編白雉插首，銀環穿耳，銀箍巾額，銀環飾項腕，帶銀釧多至二三雙。女子簪髮以竹，覆以花布，如鳥張翼狀。衣腹背俱繫唐宋銅錢爲飾，裙用五色絨綵，織爲文綉，短僅至膝，繫錢於邊，幅行則有聲。歲以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雜遶，連袂歌舞，歌皆七言，取義比興，以至慕悅之意。彼此旣相得，則男子負女入岩洞，插柳避人，其無偶者，明歲再會云。

獞人

諸蠻皆好仇殺，而獞人尤甚。被殺者之子，或幼未能報，則植樹於庭以識之。旣與樹俱長，曰讎可復矣！卽厲刃往殺仇者。仇者被殺，則其家亦然。居室架木爲之，兩層如樓，上以棲人，下棲畜物。其酒色如油，而味極醇，每生子女，輒釀酒埋土中。子女旣長，嫁娶時始發其封，以宴戚友。餘者或鬻於市。好事者沽以餽客，第爲絕品，亦如越東之女兒酒云。婚禮壻就女家於五里外，鼓樂迎導，謂之入寮。然亦盛兵爲備，小有言，卽相鬪殺，不忍也。

狼人

狼人風氣最強，明代獠蠻倭寇不靖，嘗以狼兵討平之。俗亦善歌，女子及笄，父母縱之山野間，少年從之歌者，且數十，視女答歌之意爲去留，一人留則衆皆散。男子鑄其歌詞贈女，字細若繩，間以金彩花鳥，髹以漆，女則繡囊錦帶以答男。狼婦多美姿，人卽撫摩其身不禁；及乳則怒甚，且見殺。謂諸支竅皆天生，乳則已所成也。自雍正以來，聲教廣被，諸蠻亦革舊俗，漸與百姓往來矣。

聽秋閣詩謹錄

近年搜羅先君聽秋閣詩，約得數十首，分類錄之。七古題吳岷山停雲落月圖云：「雙橋落水天浸碧，花柳廻環徑深僻。停雲池館無纖塵，萬古圓靈湛蟾魄。建安詩人吳季重，坐眺蓬壺博清供。招邀諸老相經過，憑軒列坐談何縱。天空氣爽酒百壺，當筵吸月月滿湖。循廊歷榭聲歌呼，霓裳羽衣聽有無。微波不動冰輪孤，冰凝雪淨夜寂寞。萬籟無聲涼露落，生綃淡墨傳神工。指點飛來聳山閣，人生百累殊足悲。何不騎鶴餐瑤芝，庭松巖桂足清景。浮雲富貴知何時，余家城南傍溪水。溪雲如流月如洗，照見琳宮遠邈迤。披圖遠欲乘風起，芒鞋竹杖從此始。」郡中飛來閣道院四面臨水，頗有花木亭榭之觀。岷山先生習靜於此，小停雲館，其最勝處也。又相馬篇云：「相馬惟相骨，龍種由來月支窟。驂騑腰裏間世生，忍令風塵嘆湮沒。駕鹽車，登太行，十步九折中徬徨。得一知己可無憾，惜哉伯樂不在旁。我欲登天閑，覓天馬，赤駝黃鵠競馳騫。玉鬣丹髦相上下，數十萬匹昂昂駒。就中指出真龍驅，雙瞳鏡夾明月孤。剛山扶壑奔長途，長途轉盼風雲舉。馬也有心氣應吐，吁嗟乎銅聲在骨誰能知。死後遭逢亦千古。」寄屠西園金陵卽邀西堂城南晚眺云：「八月九月霜落早，白雲河干壓衰草。天涯遊子歸不歸，淮南山中桂枝老。嗟哉歲月不可留，理棹擬欲從君遊。腸輪日轉苦沈痼，風霜未入心先秋。里中陳子嗜幽討，樂府文章衆顛倒。登高悵望江南山，萬里晴雲蕩秋昊。」

五古感興云：「瑤臺耀清彩，寒月幾千里。置月冰壺中，淨洗蟾蜍髓。靈藥可戲偷，顧影嬋娟美。飄然曳輕裾，招我廣寒裏。我欲乘飛車，上曳雲中履。羽化不可期，魂魄冷於冰。昔我約仙侶，攜手遊太空。白雲換塵骨，冷然思御風。黃鵠快一舉，直上摩蒼穹。中道若回首，毋乃非英雄。託身既湫隘，翹首馮夷宮。弱水戲濯足，扶桑高掛弓。」此一詩作也。又云：「涼颼振四壁，唧唧蟲鳴悲宵長。不能寐，百緒紛中馳。披帷覽日月，夜氣清明時。逐往事已誤，驚來心孰知？」

空寒出古慮，慄然以自持。結交竟何爲，太息難復言。雲雨互翻覆，變態日萬千。今人非古人，託意徒纏綿。神女游漢皇，珮解雙珠圓。洛川步羅襪，朝霞映日妍。精誠偶一合，奚啻千百年。歲華水流速，愛心石壁灰。抱疴醫無人，知非救有術。紛馳十餘年，斂退始今日。世人樂外營，達士懼中忒。耻勉勗前修，神明冀充實。昔有素心子，把袂時相隨。今昔既殊勢，惻惻令心悲。荃蘭變蕭艾，灌溉無能爲。此地非京洛，素衣胡乃緇。古人乞食者，問君君豈知！

又七律送吳岷山之皖城云：「廿年學道謝才名，客氣消除俠氣平。碧玉有情能卻老，黃庭無語不長生。花間晚節香尤遠，詩到中年骨已清。別有匡牀憐共被，七旬兄弟倍關情。」讀亡友王霞綺詩稿感賦云：「鴻雪常留翰墨緣，寒燈孤影一潸然。人天永隔三千界，夢想爭禁十五年。故里音塵全寂寂，佳兒才調已翩翩。篋中函牘如新寄，腸斷當時索和篇。」書香山集後云：「笙歌兩郡擅風流，老去閒爲洛下游。得與齊名惟夢得，共傳遺愛在杭州。升沈念少能行樂，仙佛心空不着愁。却笑微之輕薄士，論交詩好漫相投。」寄江都朱秋崖云：「作客於今三十載，獨將鄉思寫淮干。新聲畫壁旗亭古，舊雨傳箋旅舍寒。行樂漫愁來日少，論詩轉覺晚唐難。如何一片揚州月，不向蓬萊頂上看？」雜句感懷云：「滄海迴舟風有力，空雲添障月無心。」錢友云：「今日重歌將進酒，昔遊曾賦小停雲。」送周聽松郡尊入觀云：「行當麥雨梅風候，恩被香羅細葛中。」外河曉行云：「風冷鳥聽人語立，日高雲背葉聲飛。」皆闕佚不全者。

五律答寶應陸小岩云：「廿年仍故我，疏懶到而今。一笑浮名幻，孤燈遠思深。江山開醉眼，風雨入詩心。黃鶴青天影，高飛何處尋。」普濟堂題壁云：「莫道貧難濟，隨緣惠不難。眼前人太苦，身後骨先寒。誰免呼天痛，須從易地看。嚴冬一援手，魂夢夜深安。」題陳西堂詩稿云：「大雅久不作，惟君得正聲。詩如琴韻古，心是布衣清。猶有悲歌氣，殊非薄俗情。吾廬新掃廼，遲爾歲寒盟。」西堂丈不列庠序，而品誼獨高，交友以性情相尙。近體詩未能拔俗，獨樂府神韻古奧，音節諧和，殆有天授。又答太倉盛子履先生云：「古誼未零落，高歌驚鬼神。斯文成絕調，並世幾傳。」

人避俗性天逸，論交襟抱真。蒼茫時獨立，誰與伴吟身。過常州句云：「春申城外路，潮景不曾聞。帆集雲千幅，橋盤月一彎。賣花煙裏市，採葺雨中山。傍晚聞疎磬，何人獨閉關。」詠雪云：「空階滿積雪，歲暮結瑤情。豈以泥塗汚，能教世路平。凝冰還耐冷，得月不爭明。俯仰吾生事，前塵總自清。」又小齋云：「簷花穿雨靜，窗竹引風疏。」新河云：「凍禽寒戀樹，孤寺分巧程。」皆屬斷句，詢諸家兄，全稿不可得已。

七絕渡河云：「孤館殘燈闌寂間，朔風吹夢度江關。扁舟明日彭城路，知在黃河第幾灣。」讀信陵君傳云：「高士何須蹈海濱，信陵君是解圍人。兵符一出紅顏子，從此關東不帝秦。四十斤椎手自持，市中屠狗也英奇。如何博浪留遺恨，恰有秦皇誤中時。」寄陸小岩云：「蒲柳蕭蕭日暮風，舳舻一櫂夕陽中。如何此日旗亭酒，不見詩人陸放翁。彈指光陰慘別魂，舊遊春夢了無痕。明年江上重相見，楊柳棲鴉又白門。」小岩師常常誦之。題甘泉毛秋伯先生入塞圖云：「玉關秋色上吟肩，絕塞歸來路幾千。躍馬飛書猶記否，當時曾擬勒燕然。長沙自古憐遷謫，宦海波濤未可量。回首楚天芳草地，一簾風雨夢瀟湘。」先生由進士官湘潭令，坐事謫戍，故云。旅夜云：「亂山如馬片帆過，回首高堂奈別何。記否牽裾含淚送，遙遙天際白雲多。」揚州符南樵孝廉，選國朝正雅集詩，繼沈歸愚宗伯別裁集後，自山東千里郵書，索先人古近體諸作，及陸續搜錄，而崇中丞兩貽已爲刊行，正編不及載矣。

婢女代嫁

婢代女嫁，小說常載之，近乃寔有其事。陶文毅公微時，家極貧，初聘同邑某氏女，歷歲餘矣。邑有富室吳姓，聞女姿色，謀奪爲其子婦，以多金餌女父。父利吳富，竟爲所動，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其女惑於父說，已萌異念，私誓不適窮生。會有養婢，請於母，願以身代，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娶之。卽後之膺一品夫人誥命者也。夫人右手背有疣凸起，藥之不愈，則少時操作，爲磨石壓傷耳。某女既歸於吳，父子特富奢蕩，又強佔鄰姓田，率衆毆鬪。吳

子中傷暴卒，女無出，翁亦憤鬱死。於是族中強黠者，恨吳吝刻，宗族無所沾惠，羣欺某女寡弱，謂以吳氏財私飽外家，藉口侵吞其田產殆盡，至貧困無以自存。時文毅已貴顯，乞假回籍，鄰里嘖嘖言前事。公微聞之，質諸夫人，良信，太息久之。遂以夫人意贈女五十金，女得之，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不忍用。卒爲穿窬者竊去，忿而自縊，遇救未絕。公嗣是歲致周恤不倦云。寶應朱詠齋先生由浙江學政，任滿還朝，舟過吳門，文毅方官蘇撫，同官演劇，觴朱，令演雙官話，文毅淚承睫不能忍。朱私語同官曰：「此我失檢，不知雲汀家亦有碧蓮姊也。」

又

某殿撰少時，夢至一所，朱蘭碧瓦，迥異人間。有女郎十數，共綉錦袍，見生皆起，問之曰：「某科狀元服也。」襟袖間織成二字，金彩爛熳，卽己姓名，醒而深自負。及娶婦，伉儷甚篤。聞往外家，里中無賴子羣以婢壻相挪揄，訝而叩諸婦，婦曰：「信！蓋婦翁恥壻貧，陰背盟而以婢女代之者。某念娶婢甚恥，他日富貴，必改聘名門。一夕復夢前所諸女郎，漠不相顧，金字亦滅。急問其故，一人曰：「富貴尙不可知，棄妻已有成見，上帝易之矣。」某驚寤，汗下，悔過神前，自是琴瑟益和，誓言偕老。未數年而大魁天下，游掌封圻，以視文毅公度量相去遠矣，然猶幸其改過之速也。相傳殿撰尊人慷慨好施，家產爲罄，藉非盛德感召，亦惡能有此夢哉！

樓上魚

二十九年己酉秋，沿江諸省大水，民舍淹至七八尺，江鄉鎮市尤甚。有力者大率樓居，窮民以小舟販賣食物，徑繫樓窗，與主人隔窗議價，市已去而之他，都無牆壁之隔。值大風雨，樓屋震動，波浪衝擊，梁柱窸窣有聲，夜臥初醒，忘其爲樓，而疑在船中也。其後間有傾圮，皆預置巨桶大木，人附以生，而器物漂矣。水落有獲魚樓上者，蓋魚隨水

入，不能復出。然則緣木求魚之說，特有其時，未爲甚謬也！

捉迷藏

王子山周霞友吳次華，同客金陵，招遊城北諸山。日午坐僧寮淪茗，說仙佛故事。次華謂：「洞中七日，世上千年，棋局初終，斧柯已爛，果爾，則元會運世十二萬年仙人，祇得數百日耳。人亦何取於仙哉！」予謂：「唐宋呂洞賓張虛白輩，皆以下第舉子，去而學道，遂登仙籍，由是觀之，則成仙易而登第難矣。人又何取於科名哉！」語未竟，雲生於前，如絲如障，漸至咫尺不可辨。予潛身出門，作幼時迷藏之戲，從雲中大呼霞友。霞友尋聲而至，則避之而呼子山。子山至，又去之。如是者三四，適與霞友相撲，石潤苔滑，兩人俱傾仆，爲之大笑。因就石上跌坐，拂袖揮雲，旋開旋合。子山在後，摸索獨語曰：「樹也。」頃之，又曰：「壁也。」霞友與予方竊笑，忽聞有聲如石許米囊，碌礮而下。次華與僧徒驚詫曰：「險哉，誰乎？」則子山從石磴上尋路，失足墮落坡陀矣。因復大笑。蓋子山體素厚，坡陀下有洞中空，故其聲特震。於是僧衆聞之，扶掖下山。白日已頽，嵐翠欲滴。回視上方雲氣，如微雨空濛。子山指予笑曰：「肘腋間餘痛未已，當使天河負我歸也。」則應之曰：「我不能作鍾建。」

說鬼

次華霞友素不畏鬼，寓屋僅隔一牆，有門如瓶，可通來往。一夕三更，衆皆臥，次華大呼，踉蹌至，喘汗相屬，不能作一語。予急詢之，久之始言曰：「非鬼非畜，炬其目，膨其腹，伏窗而哭。」予笑曰：「君固不畏鬼者，胡乃至此？」然則不見不畏耳。」次華曰：「吾惡知鬼之醜惡若是之甚哉！」予呼僕子秉燭出視，他無所見，第有黑氣如輪，依牆而上，盤旋屋角間，噉然一聲而去。次華聞之，毛髮愈悚。霞友以被蒙頭，故作大言。於是衆人皆醒問狀，感澤曰：「鬼神自

處於無臭無聲之地，本與人不相犯，敬而遠之，聖人亦未嘗必其有無。自儒者執無鬼之說，而天下後世言鬼者興焉。自儒者有勿信鬼神之說，而天下後世乃真有鬼神出焉。以有心召無形，遂成相角之勢。今日之事，不見於他人，而見於次華，亦次華素輕鬼神，而特以戲之者也。一及明，予往跡之，中庭有樹，童童如車蓋，僕子所見，蓋燭光射樹上，樹影依牆升屋，其所謂噉然者，則棲鳥見火驚飛耳。

起蛟

金陵陳氏園，結構玲瓏，規模略小，中有聆風閣，一方亭，深已叢諸勝。十月四日，同人公宴園中，笙歌侑酒，江寧鄧子楚謂本年大水，由湖廣起蛟，或云陰氣太盛，主兵患。小說載蛟卵所在之地，冬雪不凝，春草不生，飛鳥亦不集，其上有氣朝黃暮黑，有聲如輕雷，如秋蟬鳴於掌中。及是時，以金鼓火器大血穢物鎮之，可掘而取，少遲漸起而上，遇雷雨即奮起矣。似此則有心者思患預防，固非猝不可備者也。

九秋詞

是歲南闈，大吏奏改試期十月。先於九月九日啓行，作九秋詞，調寄百字令，分贈九人，錄存一閱，以識梗概。同里汪汾秋茂才，讀書尙志，不應鄉舉，贈汾秋秋雲云：「閒心一片，到而今纔醒，巫山舊夢。我放眼長空，皆幻影，怕說爲霖作用，出岫無心，歸山有志，不藉春風送，孤踪自往，太虛任汝豪縱。從此箇裡心期，相隨惟有，老樹蒼烟共，只恐山河秋色老，冷到人間岩洞。薄影成羅，輕寒擁絮，奇彩爭鸞鳳。春回何日，錦裳同此珍重。他如秋風贈葉，錦舫守戎，秋花贈王月仙女史，皆各如其人之地位，載比玉樓詞稿中。」

車夫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將以廷試入都。三月十日，與漣水張禹山、白沙水少泉袁浦、王紫垣會於王營。明日啓行，車左右傾側，輒與頭角相觸，避之且愈甚。車夫曰：「子讀易乎？其道用隨柔。子之體虛與委蛇，左之右之，勿卽勿離，骨幹在中，不患脂韋。」予笑曰：「是誠名言，君子之徒也！內方外圓，利用如車，命名思義，說在老蘇。有子之識，何爲乎僕夫！」

狼

同人中禹山最簡默，而善言物狀。時解人頤濱海多狼，暮行者必攜火器。狼初遇人，尾而嗅之，或銜其衣而曳之；若畏懼走避，必遭齧噬。識其性者，曳之東則東，曳之西則西，狼謂此人馴善，必不逃矣。乘其不意，突出火器以震之，則狼駭而遁，吱吱然窮力狂奔，去之百步而後止，猶立高處，怒視此人，以爲大受厥驚云。

鴈

禽類中鴈爲最義，生有定偶，喪其一，終不復匹。飛則獨後其羣，宿則羣鴈環止一處，而孤鴈徹夜周巡，若人之偵察者然。弋人以柴扉蔽身，緩步而進，孤鴈驚鳴，弋人遽伏。及羣鴈四顧，不見人跡，怒而啄之。如是者二三次，愈啄愈甚，不敢復聲。弋人逼近發銃，十得五六，其幸而逸去者，復啄孤雁，雖損頸折翼，不去其類，亦終不亂其羣也。

猾

人有恒言曰：「老奸巨猾。」猾之爲物，知者絕少。禹山曰：「其毛白，其體圓，皮肉堅而齒牙利，途行遇虎，則環縮如毬，虎前飭之，屏息不動。及虎口初啓，猾卽乘勢旋轉而入，深據虎腹，嚙其心肺。虎負痛咆哮跳躍，而猾則安處其

中。久之臟腑既空，勢將洞脇，虎斃而猾飄然行矣。「天河生曰：「天下豈有猛於虎者而猾乃以柔殺之，雖欲如魚之辭餌，不可得已。」

附北行日錄七則

灘上

啓行後一日，自衆興集入宿遷境，道旁有雲集茶亭，門書聯帖云：「爲名忙，爲利忙，忙裏偷閒，喫盃茶去。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呼壺酒來。」禹山曾於他處見之，明日宿灘上，邳州屬也。月下聽歌，與少泉說豐沛故事。予作滿江紅詞云：「滿目河山，問何處，悲歌激烈。望平原，却思豐沛，當年豪傑。關塞已非劉氏土，沙場猶照秦時月。憐間雲，如馬過山來，長空滅。鴻門會，酒盃熱。垓下戰，歌聲裂。歎英雄兒女，匆匆了結。事後縱翻成敗案，生前無奈悲歡別。最不平，終古大河流，聲淒咽。」

寶峰寺

十五日微雨清塵，緩轡康莊，殊覺怡神爽目。已而風雷怒作，衣溼如水，又以見行路之難也。李僕帕首步從，雨行四十里，將及陰平而霽，與少泉同遊泗山之寶峰寺。登高四望，皓月當天，遠岫烟橫，花村犬靜，非復午前苦况矣。寺僧聞入語，扶杖出窺，年幾八十，相與話桑麻，談風俗，經函爲燕雀所棲，佛象與鋤犁並設，蓋釋而農者也。

天震井

孟子廟規模壯闊，天語輝煌。望後二日，由滕入鄒過焉。同人敬謁聖象，歷代碑記，不勝讀。最古惟廡間漢碑數十字，則滕邑顏逢甲得之。臥虎山前，大略以封田贖族，勒石戒子孫者，距今二千年矣。世傳三氏皆有井，獨孟廟無之。康熙初，雷起殿前，地陷丈餘，清水一泓，宛然成井，因名天震。

東省諸山

揚州程南卿客汝上署，曩遊袁浦舊交也。十八日，抵汝，南卿乘輿挈榼而來，清談徹夜。且曰：「東省山水，不似江浙靈秀，然獨得雄壯深厚之氣。自秦岱而外，如鄭之嶧山，世稱洞府玲瓏，岩竇奇峭。汝邑有山名蜀，如芙蓉出水，獨立波心。此皆轍跡所經，亦嘗遊覽及之乎？」曰：「未也。」南卿曰：「去此一日程，望之林木蔽虧，粲若雲錦者，東平鳳山也。又二日，至高唐，岩高百仞，叩之清越有聲者，則所稱鳴石山也。」予曰：「能爲我言泰山乎？」南卿笑曰：「是則難言矣。泰山高四十里，周迴十有八盤，由南天門歷東西二峯，屈曲登絕頂，則古封禪處也。峰之最高者，曰日觀，遊人借宿僧寮，四更觀日出，霞光海氣，無不詫爲奇觀。他若桃花谷水簾洞、玉女池，諸勝遊者非累旬不能周，豈言之一夕所能盡哉！」海內大觀，不必身至其地，卽一談述間，景行行止，固已嚮往不置已。

同人詩句

過東平州西北，車行山徑間，左右壁立十數丈，過客絕少。紫垣有句云：「山開一線纔通，馬路轉千盤不見人。」頗能狀險隘之勢。又云：「輪蹄不解相思苦，滿載離愁上玉京。」則戲爲歌者發也。途過平原恩德諸州縣，八月不得雨，二麥盡萎，居人以糠稗爲餐，少泉所謂「四山斜照雲都赤，百里平沙草不青」其荒寂可想。禹

山不多作詩，一日過酒肆題句云：「茅店荒莊又餞春，往來車馬踏輕塵；世間名利濃於酒，醉殺前人醉後人。」可謂慨乎言之！

題壁詩

沿途題壁詩甚多，而佳者絕少。惟同城驛云：「東阿道上春風天，楊花片片飛作綿；行人盡日向村塢，馬頭塵起如飛烟。數家茅屋山前路，牆頭舊有題詩處；滿樹桃花不見人，流鶯啼罷還飛去。」語亦猶人，而丰神秀倩。新店管香女史云：「雪滿征鞍沙滿衣，北風吹粟上冰肌；侍兒莫道寒威苦，猶勝空庭倚竹時。」腰跼二首之一云：「雞聲喔喔四更餘，正是沈酣入夢初；嬌女那經行役苦，朦朧扶起上征車。」又甜水鋪律句云：「敝裘蕭瑟浣塵沙，村酒微醺興更賒；暗逗春愁堤畔柳，怕撩客緒路旁花。慣嘗辛苦翻無病，已分飄零不憶家；別恨離情消不得，年年惆悵獨天涯。」署「真州午橋氏題。」

河間

河間獻王在漢室諸王中，最賢，尊禮儒生，搜羅經籍，史以「大雅不羣」目之，至今祠祀不替。廿四日，道過河間，有劉雲茶者，仿長吉體，題詩任邱店壁云：「一燈慘綠如僵蠶，銅龍凍折天不霜；毒螫噴沫老蟾死，空青黯淡如元黃。騾耳驕嘶蹀汗血，車輪拍拍飛仙蝶；河間膜拜古獻王，書城大廠金銀闕。秦坑餘燼光熊熊，一照萬古陰霾空；更爲東溟呼燭龍，九天豔耀扶桑紅。」途間遇雨作也。客有題其後者云：「如何風雨關河客，尙有閒情弔獻王。」劉作較之前數詩，氣韻相勝多矣。

眉子硯曲

大興王佛雲孝廉，工書法，案上書史叢雜，能於尺地間踟躕作小楷，端整秀媚，姿態橫生。入都寓王比部宅，榻左懸其亡姬蔣韞卿遺照，而右皮禮闈落卷一束，謂此二者爲生平傷心之事，其抑塞磊落可想也。嘗於袁浦市上得葉小鸞眉子硯，背鐫二詩，與秋雨盦所載相合，深自寶貴，拓本徵題。且曰：「君善填詞，爲我作南北曲，以備一格可乎？」予諾之，爲成北曲一折，云：「脂香蘭澤幾飄零，誰留下滄桑片影；池摹新月樣，詩寄舊風情。拋撇而今人去，鴻印泥。」（新水令）憶當時，生小聰明，解坐蒲團證夙因；才華掩映，閒吟錦字，遣幽情，畫圖不鬥漢宮春。端溪自有瓊瑤品，香夢醒，喜臨樵，剛稱簪花影。（駐馬聽）嫌墨污，勤呼婢浸賭詩成，嬌倩孃評，撫瑤絃，鸞鶴鳴，聽夜雨，櫻桃韻，新詞兒鐫上，分明自把瓊章署小名，點綴些形，匿玉鏡。（沈醉東風）正好訂石上前因，待與張郎畫出娉婷，舊句重吟，搓雲抹月，一樣輕盈。那知道，葬春風，桃花短命，泣香泥，芳草無情，掩了孤檠，撇了清琴，賸一彎瘦影，纖纖更幾行軟語惺惺。（折桂令）一霎裏，改星霜，換主賓，彩雲散，畫閣扃，只有飛花池畔影，和松烟細暈，似當日鬢邊雲。（沽美酒）到今日，謝綺羅，香裏氣，氤氳伴琴書，隊裏淒清，便留個碧玉佳名，也不枉紅顏薄命。是一點芳心有靈，怕瘦損零星，緣分付你詞人管領。（太平令）記三生，曾見花名，殞鎖雙峯未許痴魂醒，又教人慕憶愁顰，賦哀亡，潘岳詞，况下第劉蕡，境更聽雨相如病，春山欲畫，難彩筆應焚盡，問淺深入時難定。那生前夢蝴蝶，鏡中花鸞鳳，杳只餘個身後名，鴛鴦印，紅塵浣滌，清寶匣收藏緊，不零落人間猶幸。這片石兒抵多少苦心人，沒些兒身後影。（離亭宴帶歇拍煞）「見者謂題詞中，此爲壓卷，未可當也。」

京師形勢

論京師形勢者，皆以秦、山、東、聳、爲、龍，華、山、西、峙、爲、虎是已。然前人謂秦、山、之、脈，自函、谷而來，東盡於海；而諸水又皆由西而東，則山、水、順、趨，氣難凝聚，惟恭讀聖、祖、文、集，載秦、山、脈、絡，自盛、京、長、白、山、分、支、入、海，海中磯島數十，皆其

發露之處。至山東登州之福山，起陸西南行，八百餘里，穹隆盤屈，結爲泰山，巍然爲五嶽之首云。如是則諸水順流，秦脈逆峙，與華山支絡相接，中原形勢，拱衛甚固，而京都宅中臨外，適在左山右海之間，信乎天地之奧區矣。

騙婿

都中淮郡會館有二：新館本爲客店，館之南鄰某姓者，當日店主人也。家小康，一子一女，以質寓爲生。嘗有客從江南至，云是縣令，引見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氣自豪。僕從三四人，出入裘馬甚都。主人子朝暮聚談，亟相契洽。一日有老僕倉猝問訊至，叩頭呈書，客展讀未竟，號泣失聲。問之，則夫人產難亡矣。主人勸慰至再，每語及夫人，令德輒哽咽不能已。時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麗，媒氏爲客議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逾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屢議而後許。擇期入贅，踰月，忽晨起不知所之，匿篋釵釧盡失。急尋之，杳無踪跡。市中索逋負者，聞信踵至，計又不下千金。皆曰：「是汝婿也，不然，誰貰貨者！」主人徧啓客筭，空無所有，惟存鉛錫數十方而已。由是賣屋代償，生計大窘。而明府夫人寡居至今，不能作渡口石尤風，只合爲山頭望夫石耳。同邑曹衛川先生云。

軍機章京

國初沿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雍正間，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得挑四品京堂以下，及部院各屬才敏筆捷者，爲章京。內外職掌官奏事，上炳燭批覽畢，面諭大臣寄信，原奏衙門可否之，卽由章京擬呈，稱旨而後發，是爲廷寄。凡票擬稱旨，仰蒙天語褒嘉，則聲譽蜚騰，往往越次遷轉；否則隨班進退，旬月無一事交辦，則同列目笑存之。或戲爲句云：「五更飛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此指得意者而言，其不得意者云：「五更踱到軍機處，不識今朝有事無？」閒况可想也。

崇效寺

崇效寺中西來閣，花木甚盛。閣外丁香滿架，相傳爲王漁洋朱竹垞手植。王詩所云：「空舍清言，殘僧斷碣。」則彼時遊跡尙稀也。聖安寺修於乾隆中年，殿額皆御書，佛象莊嚴，藤胎金飾，想見當時烜赫，今則彼此易觀矣。魯通甫師句云：「崇效寺中花滿蹊，聖安寺裏幾枝低；東寺車轍深一尺，西寺無人空鳥啼。」蓋同時枋國者二人，一則物望所歸，一則門庭如水，同爲宰輔，而榮寂懸殊，亦見富貴利達中，無止境也。

陳釀和

宿遷陳釀和，豪曠士也。里居鬱鬱不得志，壯歲棄家，襤被走京師，遨遊豪貴之門，爲司書記。久而不樂，去之。交山西大賈，累致千金，出入裘馬翩翩，或攜雛伶狂飲，酒酣耳熱，歌呼嗚嗚，意氣殆不可近。及遇困乏，則疏食古寺中，甚至日晏不炊，而放達如故。有餘輒以貸人，歲暮或乞貲助，釀和啓篋示之曰：「吾橐適罄，無可典質，他日得金，不論多寡，先以奉君，何如？」會友人某贈金二錠，釀和不俟其人，卽自駕往贈之。其人致謝曰：「此非吾物，故人誼也。」如是者三起三落，歷十餘載，不與家人通音問，而年已垂垂老矣。生平重然諾，有過能受，盡言遇不如意人，嬉笑怒罵不屑也。

西山

都人所稱西山，乃太行山之第八徑，圖經一名小清涼。太行首於三危，東極醫無閭，複嶺支巒，不知其幾千里。而都城以西林麓蒼莽，物產尤饒，古稱神臯者是也。沿山諸蘭若白塔，上下錯落，與碧雲青靄相間。山中流泉滿道，或

白石罅噴出，散漫沙磧中，琤琮有聲，注爲小池，水色藻綠。春夏間晴霞遠樹，鳥韻花香，幾於應接不暇，今多屬於禁園。而冬嶺積雪，尤爲奇觀，故爲燕京八景之一云。

附西山遊記七則

戒壇

四月初十日，釀和與吾邑陳君景純約往西山慧聚寺，並駕而出，風日清和。前二日，爲浴佛會期，士女遊者甚衆，近山連岡斷隴，村落相望，青蒼合沓中，忽見丹霞片片如珊瑚火齊，聯爲纓絡，則櫻桃初實，離離樹間也。約行二十里，至獅子崖，昂首南向，滕羅倒垂，微風過之，毛髮生動。崖之南，峻嶺迤邐，下臨深澗，至是舍車而徒，度石梁，行仄徑中，兩山夾蹬，躡級西上，紆迴凹凸，凡有十八盤，有石如門，以爲寺也。入門則萬木參天，彌望無際，景純浩然有望洋之嘆曰：「足力疲矣！」少憩北行，繞懸崖而入，始及寺前。其山曰馬鞍，明正統間，勅如幻律師說戒寺中，爲之立壇，遊者祇稱戒壇，問以寺名不知也。

活動松

寺門殿宇皆東向，峰巒交互，獨缺其前，形如玉玦，縱目遠眺，渾河見焉。釀和欲周覽寺外，然後入。景純曰：「渴矣。」欲先茶。時風自東南來，西北諸山障之，迴飄衝激，飛雨忽至，遂入及殿庭，聞空際作波濤聲，白日晦冥，亂雲如馬，拂殿脊而過。仰視烟霧中，蛟龍雜沓，飛舞縱橫，倏忽伸爪，下垂如攫物狀。去殿鴟不及數尺，頷腋間金翠射人。釀和目短視曰：「是山故有二青，時顯靈跡，神物變幻，不足異也。」景純笑曰：「松耳，世稱活動松，卽此，原異凡質，宜先生以爲二青耳。」釀和亦大笑。既而呵曰：「我亦自少年來，誰之不如，而竊竊然如小兒女。」

背面笑人」

空山應響

老僧智強，就殿之左廂進茶畢，導客瞻禮諸佛像，砉然一聲，衆山作響也。

石礎

翌日天未明，釀和趣予曰：「一起起！東海霞明，盍觀日出！」及起，則紅日欲上，不上，光燄萬道，海水水動搖，遠樹皆作黃金色，村市屋宇如赭。轉瞬間一輪奮起，丹碧劃分，下有紫雲一抹。是時智強晨至，拍手曰：「惜乎少遲，早一刻，尤爲大觀也。」遂至前殿，作早餐。問智強生平，曰：「潞人成姓，三十出家，少亦儒也。經史略能記誦。父母歿，遭遇歲荒，始知人間有凍餒事，非義之利，又不肯爲，不得已而就此。公等視我老乎？」出其手曰：「恃此兩臂，猶能勉敵二十人。」一時階下有石礎二，中泐二孔，舉之而舞，旋轉如盤，曰：「吾視兩君和易中有英介之氣，觸引雄心，不足矜也。」問近山遊所，曰：「西行四五里，一峰當前，挺然高秀，望之如駝峰，如側方山子冠，則極樂峰也。」行及半途，畏寒特甚，釀和亦曰：「興盡矣！」遂循舊徑而返。

酒樓

智強云：「西山招提蘭若凡三百七十，視牧之『烟雨南朝』句，遜其十焉。中以潭柘爲最古，諺云：『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去此二十里。」予笑曰：「夥哉！即使靈運復生，亦無此濟勝具也。」釀和云：「遊山之趣，十有二天地，各得其六。在地者曰高下奇正，隱顯在天者曰晝夜晴雨春秋。山水靜物也，得水則靈，得雲則活，一言

以盡其妙，曰變。今此一行，獨未見秋冬風景，其餘已可神會；若必窮力求之，按圖以索之，情滯則鑿，興貪易衰，山靈有知，亦不許爲知己。智強笑而別。出山迂道赴海淀，午飲酒樓，因憶魯通甫師句云：「誰識青袍一年少，滿斟金爵看西山。」想見意氣鬱然，顧視不凡之概。噫，西山終古，此樓亦百數十年，而少年青袍之飲於此樓者，不知幾百千人，宜乎釀和豪邁激昂，不能爲所欲爲，並不能言所欲言也。

渾天球

松筠庵爲楊忠愍公故居，中有諫草堂古香亭春婪舊館等處。蔣心餘所云：「人海叢中結淨廬，」卽謂此也。宿遷王惜庵先生寓庵之後軒，內設渾天球一具，黃道赤道，衆星躔度，歷落分明。時值酉戌間，白日平西，月輪東上，球面一一符合，特內外部位不同，非置身天外，便須如壺公跳入球中，則略無參錯矣。曩於天主堂中，見西洋編簫一，上下三十二層，每層百管，鼓之以氣，則風雨波濤，謳吟戰鬪，與夫雞犬禽鳥之聲，同時並作，其機巧一也。

關節

途間檢得一紙，曰題承二卦篇末禱，而不解所謂。佛雲曰：「關節考官授其屬意之人，閱卷符合則售矣。」予曰：「暗中摸索，幸而得之，故文字遇合，有知己之感焉。若私相授受，何足爲榮？」佛雲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君不見會試場前，滿途車馬，車中人強半孝弟也，安坐讀書之不樂，而僕僕何爲者？父不能語諸子，夫不能語諸妻，蓋十之二三云。雖然，亦有命焉。關節雖通而不得，或得之而別有機緣，語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君勿作五千年上語也。」

關廟香火

京師前門關帝廟，投琰極靈，事後無不巧應。相傳明天熹中，塑關帝象，大小各一，使日者占之，曰：小象香火愈遠愈盛大者弗如也。上乃奉大象於宮中，盛其供養，而置小象於正陽門三楹廟中，欲以敗日者之術。已而闖寇之亂，大象燬焉。其至今聲靈赫濯者，卽所推愈遠愈盛者也。

神將應值

明成化間，太液池中有虬螭窟穴，常出據玉簌坊上。或曰：簌精化身也。會憲宗齋宿西內，宮女過坊，見之大驚而仆。上聞之曰：「是宜處山後僻地，何爲在此？」駭人。是夜卽聞風雨波濤之聲，質明視之，池冰橫裂一道，則已舉族徙去矣。明世宗嘗幸西山小天寧寺，寺門金剛，面色深黑，上曰：「此火裏金剛也。」未幾寺災，金剛燬於火。由是觀之，宮庭警蹕之地，信有神將應值。世傳歲由天師更調，語或不誣，而日者之說，香火遠近之徵，何以竟不能易？蓋當鼎盛之時，則鬼神奉令及乎革命之際，則氣數難違。

拈花寺

拈花禪寺，爲益都相國萬柳堂址，周廻一頃有餘，中有小土山，昔之蓮塘花嶼也。當日橫橋並馬，曲水傳杯，堂帶遠峰，歌翻驟雨之盛，自石氏改建佛閣，遂爲荒涼寂寞之區。西北爲夕照寺，八景中「金臺夕照」卽此。殿壁有陳壽山手畫雙松，剝落殆盡。予雜詠詩云：「一代風流少嗣音，幾株楊柳黯疏林。游魚吹却桃花片，不許春風引佛心。」金臺風景占京畿，壁上雙松墨蹟稀。牘有白雲千古在，夕陽高閣晒僧衣。

棋盤街

近有京師雜詠數十首，隨地錄入，其涉於遊戲側豔者不存也。道經某園故址云：「橫門短巷避塵喧，衆木無聲石不言。多少亭台成廢址，半爲蘭若半梨園。」棋盤街云：「兩三間屋作行窩，偃仄羈愁奈若何？誰挾琵琶傾濁酒，棋盤街上月華多。」

梁家園

寓館近壽佛寺，卽梁家園地，明巨室也。樓榭之外，鑿池引水，可以行舟。漁洋荔裳諸君，有梁園泛櫂之什。吾邑黃蘭岩觀察寓其地，高台曲池猶存，今則谷而陵矣。雜詠云：「雲天慘淡近黃昏，行過招提懶叩門。勝蹟何如仙佛壽，金錢空買姓名存。」

五月十五六日，同人約遊城內外，雜詠諸作，信筆錄之。龍爪槐云：「古槐清蔭滿琳宮，三百年來碧蘚封。爭似蒼松鱗爪活，破空飛去作雙龍。」玉簫橋云：「瓊樓瑤島帝城春，遊釣曾容侍從臣。同是深山魚鳥伴，得依霄漢卽仙人。」豐臺云：「豐臺春色舊繁華，風信闌珊不見花。怪得半開分剪去，美人頭上貴人家。」靜默寺云：「瑤池東畔柳枝青，清梵遙傳隔翠屏。深夜月明天尺五，禁鐘聲到野人聽。」內城云：「從龍宮績炳旂常，班列椒蘭被澤長。萬古星辰環紫極，五行相勝入旗方。」灰洞云：「冰霜時節百花妍，開在人間衆卉先。莫道冬烘顏色淺，一經嘘拂也天然。」

薛執中

薛執中者，楚人，初學道家符籙，及烹鉛鍊汞，御神歸氣，諸說能以撫摩治病。歷遊江楚等省，有某大吏信之，監司以下時與往還，金帛之投，頗高聲價。已持某公書入都，符呪厭勝，殊有驗。朝貴召之談道，怪誕中亦頗近情。由是邀

遊仕宦間。傾動一時。雖婦女疾病。亦令撫摩。出入閨幃。穢聲漸著。曹給諫懋堅首發其奸。命交刑部鞠訊。供認左道。受賄各情。後以中外多所株連。寬免窮治。斬執中而寢其事。給諫初以國學生掌教海陵書院。士林不服。蜚語詆謾。輕薄多端。呼之曰：「曹監生。」一日乘輿候客。道遇諸生。拉曹下曰：「監生如此大乎我輩徒步。而監生乃乘輿。」人雜言。屢不堪其侮。然曹詩文雜學。實冠時流。所交某翁。屢爲不平。戒其子弟曰：「監生亦有數等。汝輩勿效浮薄。子。妄以非禮凌人。曹先生非久困者。」比成進士。入詞林。曹已度外置之。而某翁代爲吐氣。作詩寄賀。喜溢於辭。

洗象

六月十日。與紫垣觀洗象於宣武城西。至則遊騎紛沓。列車如陣。如蜂房。如文闈號舍。車中人襜帷半掩。祇露頭面。如牡丹如綉毬。道中食貨絡繹。百戲如雲。喧擾間。忽見數人高與檐齊。冉冉前進。衆人左右辟易。有執紅棍者前導。則象奴雄踞象背。邱山不動。次第緩步而來。及河。伏其前足。俟象奴既下。司事者鳴鼓數通。然後入水。計先後二十有四。遊戲徵逐。浪沸波騰。錢塘射潮。昆明習戰。不是過也。洗畢。鳴金登岸。猶以鼻捲水射人。都人知其馴習。畀錢象奴。教以獻技。象必斜睨。奴錢數滿意。乃俯首昂鼻。嗚嗚然作響。栗銅鼓等聲。萬衆闐笑而散。

懷挾

是年翰林散館。因懷挾革職遣戍者二人。一爲江南陳君。祇攜詩韻一本。監試大臣問何物。陳意謂韻本非私。不服稽察。即日奏聞交刑部。某公曰：「讀書數十年。何至韻本都不記憶？」然予聞鄉先輩言。康熙間考試鴻博。施愚山以奸韻降等。王嗣槐以失韻落名。汪鈍翁潘稼堂皆有錯誤。蓋韻學之疏久矣。今人於虛實異音。一字數解。及上去譌謬甚多。某公之言。未可概責諸翰苑中也。

安瀾

月之十六日，題百字令詞於鎖院壁上云：「匆匆歲月，記秋風江上，分明此地；矮屋分明鄉樹遠，一笑浮生如寄，舊境何常，虛名未必，莫再牽人意。槐清鎖院，個中風景重記。只道燕翼風雲，蓬瀛雨露，珊瑚羅珍異。誰識燕支學塗抹，一樣胡盧遊戲；千古文章，百年事業，愧煞雕蟲技。低頭爲此，消磨多少豪氣。」是行惟少泉以縣令籤發河南少泉原名之瀾，學使以水爲希姓，改爲安。時東河歲有漫溢，得少泉去，可爲豫人預慶安瀾，南人有火煥采者的對也。

金田

廣西逆民洪秀泉，始據桂平之金田村，予上書某公，附以詩云：「虎視龍驤地，麟游鳳出時；萬邦歌有道，四海覆無私。衆職風雲合，殊方雨露滋；葵傾朝日影，鳥慕上林枝。瘴癘蠻邦積，烽烟粵海馳；燎原由燧火，激水亦天地。邊塞三朝闢，軍儲半壁支；芟蕘及萌蘖，變化恐蛟螭。况有羣夷伺，休爲灌莽資；藏奸猶鳥道，通市列龜茲。府庫誰祛篋，江河有漏卮；官方先玉帛，國賦急鞭笞。黼黻新樞密，旌旂舊典司；安危中外計，損益老成知。主極冲年踐，輿情樂歲思；煌煌神聖業，保傅善匡持。」當時袞袞諸公，謂小醜跳梁，無足介意；豈知一變而猖獗不可制哉！

鵲橋仙

七月七日，同人納涼庭中，憶許纘曾鵲橋仙詞云：「算來若不隔銀河，怎見得相逢最好？」詞意已新，秦觀則云：「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更覺理足辭圓。又沈歸愚牛女詩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後人反其說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試於此間下一斷語。

吳卿憐

頃見吳卿憐感遇詩，詢其始末，不得。第聞卿憐吳人，善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丞得之，寵倖備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爲吳賦也。平陽既敗，流轉歸和相，和又嬖之。感遇詩，卽詠和事。顧其中有一「馬上王嬙玉笋敲殘」等語，和雖籍沒眷屬，未嘗流徙。當時薩彬圖承命查辦，請鞠使女，朝廷降旨切責，初無刑及婦人之事。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淚沾衣，意固何所指耶？卿憐屢擅專房，寵不能一死報主，遜墮樓人，遠甚矣。然自古才色絕世之人，遭遇艱難，所歸輒敗，往往而然，薄命耶？禍水耶？天既賦之以麗質，而又使不得其所，抑獨何哉！平陽名位雖不終，既得某伶感恩，又爲憐卿知己，嗚呼！死而有知，可以自娛矣。

勝一先生

同里故交之外，投契較深者，奉天趙朗眉、長沙周紫京、會稽蔣少文、廣州屈培仲、開封金雨林五人。雨林善醫，善拳法，培仲善推測，少文善畫，紫京善遁甲，朗眉善棋。之數者，各極所長，皆有異人處。予求紫京遁甲法，秘不肯授，曰：「學之無益。」嘗與朗眉談棋，三戰皆負一子，予方欣然自以爲能。其同郡滿州景君曰：「是著名勝一先生也，卽棋不如君，或遠過於君。彼未嘗贏二子，蓋十著內外，卽深知對壘者虛實，隨機應之，結局計數，不少負不多勝也。」

少文畫

少文畫初無師承，歷游閩粵楚蜀名山大川，得其奧衍雄傑之氣；夜於睡夢中摹其神態，手畫帷帳幾穿。每作畫，

至得意時，輒以淡墨傾水中，吸而噴之，略加勾勒，尤得烟霧天然之妙。少文曰：「畫無論山水花卉人物，皆可謂之寫生，但得生氣盎然，即造物能事，不過如此，何況人工？」予謂是說也可通於文，左史爲千古文章之祖，生氣足耳，規矩所同也，神明氣味所獨也。眼耳鼻舌千人一律，而神氣各殊，善文者摹繪聲情，終古如見，即作者精神亦見，故曰造化在手。

推測

日輪一晝夜行天一度，以天度計日，歲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始一周天。月輪一晝夜行天十三度，有奇，歷二十九日四十餘刻而一周，合十二月僅得三百五十四日。從日則不合於月，從月又不合於歲，故古人創爲閏月以劑之。然歷數十年，小有參錯，即由奇零積累所致，謂之歲差，中法不能免也。培仲家近香港，時與西人往還，所學推測極精邃。西人初尙多羅麥之學，歷代承用，後有牛敦者，出以古法爲未盡合，極深研幾，垂二十載，始測得地繞日行之理，謂太陽居中不動，而地輪左升右降，繞日而行，且行且自轉，月輪之旋轉繞地也亦然。譬如月與日對，而地居其中，則盈地與日對，而月在地左，地在地左，則上弦，反是則下弦。通以二十九日爲一月，不閏月而閏日如此推算，則銖黍悉合，無所謂歲差云。或曰：「易言天尊地卑，陽動陰靜，如牛敦說不幾駭世震俗，顯背聖人乎？」培仲曰：「不然，地有四遊，未嘗非中國子書所載，左旋右旋，迄無定論，究竟天地日月之孰動孰靜，誰則見之？第用其法，取其推測盡善而已。」

拳法

同人邀雨林集飲麟祿堂，觀其拳法。雨林曰：「一拳非一人可試，請以鉛囊代之。」即懸囊於庭架之中，四正四隅，

正白隅紅，徑距五尺，囊之相距尺有九，以煙煤塗其半，雨林側身入圍，使僕子車夫輩先舉，四正擊之，揮拳肆應，意態從容。已而入囊並舉，左右自相擊，雨驟風馳，兔起鶻落，乃見囊不見雨林。僕輩或中額，或著臂，幸其力輕，亦有負痛而笑者。朗肩探懷出象棋，少文適購顏料至，乃以粉靛塗棋子，各向圍中擲之，予索胭脂和酒，嘖之舞既止，衆人前視，僕輩手面如鬼，煤自內出所染也。脂粉自外人者，皆中鉛囊上，五色錯雜，而雨林身無一點。

翰林院古槐

吾邑李閣學公凱，有翰林院古槐歌云：「詞林清秘三廳旁，古槐一樹摩青蒼；何人手植歲月久，扶疎上動虛星芒。銀花掩映白日靜，粉署窈窕高雲涼；披襟其下落遠韻，鼓柯振葉清且揚。我聞博士舍前列數百，雍容入市陳縹緗；又聞南省深夜響絲竹，往往詔拜中書堂。今之古槐無乃是，華正承德差可方。嗚乎！大造栽培亦偶爾，有材難必登巖廊；君不見路側紛紛蔭行旅，剪伐不避纏風霜。槐乎槐乎好自愛，託根得所須留芳。」寄託正大，神似高青邱得意之作。

河純詩

鄉先正零詩斷什，都無傳本。如邱洗馬季貞、玉河秋柳、阮太史紫坪、鳳凰山異鳥詩，俱見稗說中。又太史兄吾山司寇，答黃生贈河純詩，風韻尤佳。辭云：「泥淖朝驅禿尾驢，歸來磅礴掩蝸廬；故人遠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瑁魚。爛醉清歌上巳前，苜蒿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司寇久官長安，每憶江鄉風味，作望江南詞二十闕，王蓬心爲作歲朝填詞圖，名流題詠甚多，今不知存否也。

學圃聽歌

許謹齋給諫有學圃聽歌六絕，錄其二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爲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記得花前鬪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豔說金荃寫麗詞。」謂學圃主人吳門顧秋山也。給諫爲先慈從祖輩，精解音律，時時徵歌爲樂，流風餘韻，猶有談者。

詩詞傳誦

王漁洋浣溪紗綠楊城郭之句，江南北和者數百人，當時以季貞太史爲最。詞云：「清淺雷塘水不流，一聲殘籟畫城秋，紅橋終古麗人遊；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晚風愁，水邊燈火幾家樓。」律句如張虞山留別云：「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程風衣詠懷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阮笠亭煙草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皆一時傳誦之句。漁洋改增爲生，雖自然而好韻，周白民改到手爲信手，則真一字師也。

京師天主堂

京師天主堂，建於明萬歷間，本朝一再修之。御題額曰：「通微佳境。」又曰：「密合天行。」因西人天文歷法，可垂永久，故許其建堂禮拜，中國人不得與焉。堂制狹而深，以山墻爲正向，頂如捲棚式，設窗於東西兩壁之巔，中供耶穌畫象，耳鼻隆起，儼然如生，左右兩磚樓夾堂而立，左貯天琴，日午則樓門自啓，琴自作聲，移時琴止而門亦閉矣。右爲聖母堂，象作少女抱兒狀，耶穌母也。其衣自頂被體無一縫，書冊文皆旁行，別有沙漏遠鏡龍尾車之屬，以資測驗。西人著名者利瑪竇南懷仁，皆自歐羅巴航海而至，近則通商各口，建堂日多，而習其教者衆矣。

癡狀

一步兵不飲酒，中散不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一庾子山詩也。近人吸食鴉片，過時癮發，頗有嵇阮二公不飲不彈之狀。禹山摹擬其態，謂如餓夫畏寒，奄然束手，釀和謂如孝子喪親，支離骨立。予謂如滕侯會喪，惰而多涕，一座爲之絕倒。

劉第五

劉第五者，教匪林清黨也。教匪平而劉逸奉旨各省協擒，許以重賞。知葉縣廖寅子思芳，勇敢聞於時，思以奇功自見，而行多鹵莽。他日投宿旅店，店中故有偉男子，口操齊音，腰懸利刃二。思芳震駭，迫視刀箭，癢歷落胸間，急出呼騎士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喜而送諸縣，既定讞，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獲者，孔氏佃農劉第五，非教匪逸。會劉第五也。上怒，集廷臣鞠問，如孔氏言，乃釋劉而繫思芳。都中士大夫，日以此爲談柄。一日恭值上躬耕籍田，百官祇候於望耕臺下，或向大司寇韓桂齡先生詢問原委。會諸城劉侍郎信芳，與德州盧尙書南石並立，韓戲指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目劉曰：「都是他姓劉者，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蓋德州序第五也。衆皆大笑，其聲譁然。時上已出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趨而來，舉手揮之，始各屏息。明日糾儀御史，欲上彈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卽此見戲言之有損無益，而思芳瘐死獄中，尤爲可恃勇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農帶刀何爲，刀箭創何由而至耳？

象秩

相傳明以來，凡大朝會駕輦載寶，役象甚多，受祿視武職爲等差。常朝日，或四或六，肅立午門左右，俟百官畢入，交其鼻無敢越者。有疾不能立仗，則牽詣他象所，求代而後行。不然，他象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他象以

鼻絞其足，伏地受杖，然後起立謝恩。貶秩後，立杖則居貶位，無少紊亂。蓋心知人意，而口不能言，傳載三代已有之。晉唐間教之舞蹈，服駕乘輿，不始明代。抑聞明季運石至京，石犬不能入午門，命杖四十，惜不如象之有知也。

連橋放櫂

北方田高於路，又無溝洫之利，夏秋山水驟發，積潦成河。八月初旬出都，車輪輒陷，募近村數十人裸體昇車而進，水與肩齊，與牽船岸上者同一別致。偃仰其中，枕流洗耳甚便也。有老農殷勤照料，予甚德之。禹山曰：「昇車之人，卽掘坎之人，納君於陷阱之中，而猶感其惠，宜乎書生之易受欺耳。」將至十二連橋，舍車而舟，僕夫駕空車探水前往，若馬之浮渡者然。予與同人放櫂湖中，水木四圍，雲山千里，環集指顧間。湖而有小花粉瓣黃心，舟子以荷葉爲瓢，折花注水養之，縷縷幽香隨風宕逸。紫垣擬作連橋放櫂圖，預爲題句云：「北征曾記此停纜，歷碌雙輪味略諳。夢醒酒闌渾不似，一枝柔艣認江南。」語極秀倩，又明知况味同鷄肋，其奈馳驅愧馬蹏，則本心語也。

野宿

自河間而南，水勢漸殺。一日，雷電大作，急雨如注，山路沙石凹凸，馬蹄著石上滑而無力，動輒傾仆。僕夫鞭馬，馬困，自相蹴踏，脫駕而後起。時距南沙河十餘里，露處竟夜，聞無居人，暗月穿雲，或步或歎而已。因憶同邑潘四農先生野宿詩云：「三日雨後雪一尺，車下水昏黑，車輪陷泥裏，左輪力拔右輪墜。輪起老羸堅不起，疲極甘心受鞭死。羸兮羸兮爾努力，十里前村界河驛，爾早得芻人得息，羸不應與夫呼，倉皇決計舍我車，牽羸入村往就芻，客守空車夜將半，困不得眠，饑不飯，東風又號雨吹面，四無雞聲幾時旦？」寫旅客之苦，如爲同輩，詠今日事，如爲普世歌行路難也。先生又有出都絕句云：「水邊亭子國門前，春盡垂楊亦可憐，手擲玉杯飛馬去，和塵和淚下南天。」

到家

是行得詩較多，錄存一二。都門送友之陝西句云：「北海千尊酒，西山百尺泉；美人一揮手，秋色下幽燕。古寺別銅佛，長途攜劍仙。清時中外靖，無復慮三邊。」禹山臨別規予曰：「修德以贖前愆，讀書以圖後效。」蓋指予放浪之習，可爲良友箴言。贈禹山句云：「碌碌二千里，依依十六旬；攜將燕市月，分作故鄉春。航憐虛前約，浮沈愧此身；感君金石意，不敢學垂綸。」到家云：「客裏竭奇想，歸來成浪遊；天風翔燕雀，池水鬱蛟虯；稍喜鄉園樂，休懷杞國憂；典衣謀一醉，猶及展中秋。」

乞丐報恩

鎮江英夷之變，有鹺商支翁者，家擁鉅貲，而循謹仁慈，絕無豪富氣習；平日以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厚，有求無弗應者。每月朔望，必大張酒飯以款之，俾各盡歡而散。及亂，紳富遷避者，悉被莠民劫奪，甚至肩擔背負，十無一存。支翁檢集輜重，將攜婦孺輩避往江西，有莠民數十爲羣，約於臨發時要而劫之。支聞其事，欲止不可，欲請官彈壓，又苦弗及。突有乞丐三百餘人，攘臂登門，支益懼，不知所爲，伺之，則與莠民相鬩，此衆彼寡，驅逐殆盡。乃俟支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支感之，欲謝以金，衆曰：「領公厚惠於平日，則可受公一錢於今日，則不可。」卒不受。

王同知

咸豐紀元，歲次辛亥八月，黃河決於豐北岸。先是河水盛漲，豐工報險者再，徐道沈君束手無策。王同知熙善與客談棋，堅不發金。邑有盤龍集，素稱富庶，紳民求救於熙善。熙善曰：「無金奈何？」請者曰：「先由富民籌貲搶修，然後領帑歸之。」熙善曰：「無帑奈何？若必欲繕修者，不取償不滋事，任若爲之。」請者大譁，歸以語衆，衆散而堤

決三百丈，是集適當其衝，居民扶老攜幼，避走高墩，男號女哭。無墩者攀據樹上，遠望有白雲重疊，疾馳至前，則河水洶湧，如萬馬奔騰，頃刻而下。集中屋宇鱗次如小舟飄泊江湖中，瞬息捲去。其奔走中途者，遇水衝擊，莫知其鄉，或預爲死計，以長繩繫妻子，各結一隊。水勢既勇，牽掛樹枝屋角間，目穿腸出，而田畝牲畜無論已。河帥既入奏，徐道沈君削職，王熙善例應枷示河干。昔相制軍疏劾河督陳公鳳翔，陳奉旨革職，荷校愧憤而卒。而熙善力能通神，安坐館舍中，圍棋如故，間與妻妾宴飲，相娛樂而已。

永安州

閏八月，廣西賊目洪秀泉攻陷永安州，據之，始建僞號，盡封諸酋爲王，王以下勳爵凡七等，設六官，丞相、司馬、軍師、旅帥等職。女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按水火金木土各司其事，僞天德王洪大全所定也。先是賊據金田，裹脅日衆，與鄉團兩不相下。僞東王楊秀清懼其離散，設計籠絡之，每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誦人陰私，發奸摘伏，羣驚爲神。又託天父言，挾制秀泉，令前跪受杖，已則高坐，歷數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泉上坐。己有不逞，慮不足箝制其下，亦伏地令人杖之，不少貸。由是諸酋篤信其說，以爲真有天父鑒臨也。會官軍屢易大帥，惟提督向公，舊爲楊忠武部曲，老於軍事，謀略素優。此外則都統烏蘭太公，忠勇奮發，總兵秦定三，果敢善戰。故新墟雙髻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爲最奇。賊之由金田移屯新墟也，定三自官甲潛行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斷樹截竹，拋棄各要隘，而伏兵村中，僅留一路，遣兵百人，僞爲樵採者，引賊入伏。前者突出，賊倉皇且戰且走，急從村後竄逸，則隘路竹木阻塞，後伏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日七勝，殲禽二千五百餘名。賊乃退據雙髻山。前此兵賊相遇，避道而行，其追逐官兵，顯與爲敵。自此始，雙髻山前以新墟爲門戶，後以豬仔峽爲藩籬。向公使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既登豬仔峽，奪其覆隘，賊自高擊下，銃礮木石如雨。我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

前路諸軍，已抵賊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賊衆大潰。及據永安，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莫家村十餘里。有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爲險峻。烏都統相度形勢，遣隊誘賊，戒以俟賊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脊，嚴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旂鼓於秀才嶺最高峰上，預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賊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衆賊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嶺崩裂，燔賊以數千計。大隊乘之，生擒無算。自是賊見烏公旂幟，輒不敢近城，賊亦有離心。獨大全秀清狡獪堅忍，死守不下云。

荔浦

陽朔荔浦山水之勝，天下之奇也。昔有粵中大令，向粵督阮公求善地，公曰：「官而可求，吾舍節鉞而作陽朔令矣。」蓋嘗閱兵過其地，平日念念不忘也。是年春，大學士賽尙阿公奉命討賊於廣西，上眷念邊疆不安，宵旰特賜遏必隆刀，以壯其行。勅戶部內務府撥發饌銀二百萬兩，調集滇黔川楚兵勇三萬餘人，及抵粵三月，而永安陷，此粵賊攻據城池之始。又二月，進營陽朔，再進至荔浦。公以重臣膺闡外寄，運籌帷幄間，自無暇問水尋山。第當時幕府諸公，果何修而得此哉！

打虎將

浙江知縣江公忠源，以知兵任戰著。賽大臣調赴廣西，所練楚勇，初至敵衣槁項，諸軍皆竊笑。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發無不中，嘗射獵山中，斃虎十數，軍中號爲打虎將，開亦深自負。公遇諸公所，長揖過之，意頗不懌。他日督隊出戰，猝遇賊衆圍之，數重矢盡，左右衝突不得出。公登瞭臺望之，曰：「必開君也！」急帥親兵數十人，介馬馳救之。卒挾開出，並轡而歸。開下馬拜公曰：「活開隆阿者先生也！人言楚軍弱，今竟何如？」握手飲盡，歡遂爲至交。

篷窗讀史圖

是歲金陵之役，濕痺未愈，不飲不遊，舟中日手史書一編，擇瑣事相類者筆之，與同人談笑爲樂。同邑朱鏡芙茂才，善畫山水，爲作篷窗讀史圖，予自題絕句云：「布帆尊酒話雲烟，看到滄桑却羨仙，兩岸螻蛄噓不了，輕風吹過二千年。」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羆

遼主德光滅晉歸，至殺狐林卒，從者剖其腹，實鹽以斂，謂之「帝羆」，可與「人腊」爲對。

睡獸

遼穆宗夜飲，晝臥時，人號爲「睡王」。杜有道妻嚴憲，目司馬懿爲「睡獸」，玩易權奸，直不以人類目之，此婦人大是不凡。

天王

春秋書天王乃臣子尊崇君父之詞，後世莫敢襲用。雖以秦世之夸詐，自謂功兼三皇，德隆五帝，而未嘗稱天以自尊也。自赫連勃勃稱大夏天王，北周宇文覺亦稱天王，於是覺兄子宣帝遂稱天元皇帝，駕乎秦始之上。五后同日並立，曰天后，所居曰天臺，捶人曰天杖。近日粵賊行事，動輒稱天，蓋亦有所本耳。

國號

自宋以前，國號皆取地名，或因發祥之基，或用始封之國；不則攀附前代，而以後別之。及元主統一天下，取易乾元之義，建號曰元，國之取字義始此。然契丹謂寶鐵爲遼，以遼爲號，取其堅也。女直改號曰金，色尚白，取其不變壞也。則北朝又不始於元矣。惟隋高祖初封於隨，以隨從走惡而去之，是則於地名中避忌字義者。

異稱

五代晉高祖尊契丹曰父皇帝，自稱曰兒皇帝。兄子出，帝上書契丹，遂稱孫皇帝。景延廣曰：「翁怒則來戰，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如此，以孫待祖，甚奇。」遼主賜北漢劉承鈞詔，亦謂之兒皇帝。承鈞自稱曰男。金主烏祿命，宋孝宗稱姪皇帝，則愈出愈奇矣。元昊上書於宋，稱父大宋皇帝，其自稱亦曰男。

諂媚

吠犬侍郎，可與洗烏御史爲對。此等諂媚之法，乃無獨有偶如此。較之進妾同名，獻壺鑄字者，異曲同工；彼由寶尚書輩，不足道也。

帝王有真

六朝之亂，與五代相仿。其時南北交闕，亦略同。韋鼎聘於北周，見楊堅歸，即自賣田宅，曰：「江東王氣盡矣！」陳搏隱華山，聞宋太祖受禪，曰：「天下從此平矣！」一以體度異之，一以氣數卜之，亂極思治，亦見帝王自有

真也。

承天

唐有則天太后，遼有承天太后，則天淫亂，承天亦荒淫；則天英明，承天亦明察。第則天自是唐室后妃，承天則爲遼主女弟，稱制十四年，夫不帝，子不王，太后之謂何耶？

改姓

南涼之先，有壽圖者，產於被中，其俗謂被爲「禿髮」，因以禿髮爲氏。北周之先，有普回者，得天子璽，其俗謂天子爲「宇文」，因以宇文爲氏。此沿其俗稱也。夏王勃勃改姓赫連，言徽赫與天相連。元魏本姓拓跋，謂土爲拓，后爲跋，後改姓元，則漸通中國文義矣。苻堅本姓蒲，其父因讖改苻，後世苻姓從竹，不從草，又不知改於何時？

淫亂

唐太宗納弟妃，高宗收父妾，元宗奪子婦，宮闈不正，已爲千古所譏。更有淫荒不道之甚者，則北燕劉守光，前趙劉粲，烝諸母，宋廢帝納諸姑，淫女兄，西魏孝武從妹不嫁者三，後梁朱溫子婦入侍者八，閩王延鈞立父婢陳金鳳爲后，延鈞子昱即立父婢李春燕爲后，至金主亮殺宗族百五十人，盡納其婦於從姊妹亦然。淫亂至此，世豈復有天日耶？若北齊高洋使婦女亂交於前，南漢劉玠觀男女裸逐爲樂，玠弟晟亦殺兄弟十二人，納其女於後宮，率皆禽獸之行，無足責矣。

良心語

後漢高祖卽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曰：「予未忘晉也。」前蜀王建僭位，仍稱天復年號，曰：「不忍背唐也。」自是良心語，謂爲矯飾苛矣。又前涼張茂謂弟駿曰：「我世忠順，汝勉之。」夏王德明戒子元昊曰：「我世受宋恩，毋忘也。」朱梁篡唐時，晉陽僅存，李克用語人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抑亦庸中佼佼，者與！

綽號

南平高從誨，貪諸國賜與，所向稱臣，時目爲高賴子。北燕劉仁恭，最喜穴地攻城，時號劉窟頭，亦確對也。他如後周太祖號郭雀兒，又號花項漢；晉王戎爲鑽核兒，閩王審知爲白馬三郎，唐韋保衡之黨號牛頭阿傍，朱孝武呼王元模爲老僧，呼劉秀之爲老慳。南北朝時，南人謂北爲索虜，北人謂南爲島夷，卽世俗綽號之類。宋司諫陳大方、丁大全、胡大昌三人，時目爲三不吠犬，亦巧。

食人

非久荒大亂，未有人相食者。隋末楚朱粲性好蒸食婦孺，開河記載麻叔謀好蒸小兒食之，較之喜食死人腸胃者，尤爲慘酷。此嗜好之奇也。侯景爲羊鷓所殺，送尸建康，民爭食，立盡。明太監劉瑾伏誅，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較之鬻割王莽肢體者，尤爲痛快。此怨毒之甚也。李白海上釣鰲說，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後人有言，謂不義之餌，鰲將吐之。若景瑾者，其肉豈足食哉！

養子

乾兒養子，明季閣黨爲最橫。然魏晉卽已有之。如邵陵王芳爲魏明帝養子，宋順帝準爲宋明帝養子，石閔爲石虎養子，殺虎子鑿北燕高雲爲慕容熙養子，卽弒熙。唐末李讓爲朱溫養子，南平高季興又爲李讓養子，後唐明宗名嗣源，爲克用養子，廢帝從珂又爲嗣源養子。他如王審知養子曰延翰，田令孜養子曰王建，徐知誥養子曰李昇，不可枚舉。中以周世宗柴榮爲最賢，其不賢者，或以養子弒假父，或親與弒父，又養他人爲子，禍亂相承，而不自覺也。及明武宗舉所嬖中官亡虜二百餘人，盡收爲養子，並賜國姓，螟蛉也，而彘斯振振矣。

僧道

秦皇漢武，始惑神仙，釋教之興，盛於元魏。太武帝初惡沙門，令悉誅之。文成獻文乃崇佛法，宣武興造寺宇，至一萬三千餘所之多。迨夫梁主捨身，憲宗迎骨，甚至特設講席，躬自唱經，佛教之盛極矣。而武宗詔毀佛寺，多至數萬區，髮僧尼二十萬人，乃獨信道士趙歸真，卒之憲宗以金丹病，武宗以餌丹啞，懿宗以服丹崩，僧尼過矣，道士亦未見功也。宋徽宗賜方士林靈素等號先生，明世宗事道士邵元節等以師禮，甚至禁中修醮，工作繁興，道教之盛極矣。而元代獨喜番僧八思巴，爲帝師，賜號多至三十二字。武宗尤寵信之，詔毆僧者斷手，詈者割舌，其後災異迭見，禍亂相仍，道士誠非番僧亦未爲是也。蓋釋道二端，視乎世主所好，彼此爭勝，互爲勝負。予谷感澤泰山句云：「帝王獨少長生術，金石能傳太古心。」貴爲天子，所冀幸而不可必得者，獨仙佛耳。此易於受惑之根也。我朝於此二者，不廢其教，亦不用其言，聽其自生自息，天地之間，非天實聰明，大中至正，其孰能與於斯！

尼

武后爲尼，有成見也；楊妃剪髮，有恃心也。後唐莊宗劉后，至明宗時爲尼被殺。南宋度宗謝后等入燕京爲尼而崩。外此廢后每稱仙師爲尼者絕少。惟北齊武成帝逼嫂文宣后爲尼，北周宇文護逼弟妻孝愍后爲尼，何其恰相類耶！

點將錄

魏廣微嗾忠賢殺楊漣，且編一百八人爲點將錄，一網打盡之法，與「黨人碑」同一手段，想此輩亦有心傳也。

溺愛

唐懿宗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嫁之，錦繡輝煌，三十餘里。公主病卒，殺醫官二十人。後此惟明神宗溺愛福王，差足相仿。卒之，公主不免於死，福王不免於死，公主死而醫官可誅，福王烹而流賊不能滅。若當時少靳賜與，或者受禍稍輕，獨惜今日庸妄鹵莽之醫生，不克以此法處之耳。

金

郭開一受人金而李牧亡，一與人金而廉頗廢，金之爲用大矣。在善於用金者，尤可畏也！

打草穀

粵賊四出虜掠，名曰「打糧」。遼師滅晉時，軍士出入以牧馬爲名，謂之「打草穀」。

相

郭無爲以道士相北漢，姚廣孝以和尚相燕王，豈出世仙佛，固不如入世功名乎？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官者，李邦寧加丞相，宜乎九儒僅居十丐上也。

嗜好

宋蒼梧王嗜偷狗，齊鬱林王好鄙戲，唐德宗開宮市，敬宗捕狐狸，僖宗善擊毬，晉出帝喜調鷹，明熹宗精斧鑿，髹漆等事，嗜好之不同如此。後唐莊宗自稱李天下，宋徽宗稱教主道君，明武宗習梵語，稱大慶法王，後習回語，番語，蒙古語，隨時改稱，而最喜威武大將軍之號，累加頭銜甚多，稱名之不正如此。

名

唐武后自名曰曩，南漢劉儼因白龍見，自名曰曩，皆六書所無也。

牛李

牛僧孺子蔚與鄧敞亟相善，敞初娶李氏，蔚又以女弟妻之。李聞敞別娶，大慟委地。牛女始至，亦訝其賣己，已而歎曰：「事已至此，」乃請見李曰：「吾父爲相，兄弟皆列郎省，豈無一嫁處，固不獨夫人不幸也。願一與夫人同之。」遂相歡愛，結爲姊妹，此亦一牛李也。設僧孺德裕知之，何至以門戶之見，互相攻擊耶？予謂賢智婦女，往往高出男子上，洵然。

鍾郝

今人言婦德者，鍾郝並稱尙矣。第郝氏寒素自守，誠不聞失言過行，分甘餘話載王渾見子濟趨庭出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懷。」鍾曰：「新婦若配參軍，生子當勝於此。」參軍渾弟淪也。此語豈新婦所可出？當時所稱女宗者如此。

衣

晉懷帝爲劉聰青衣行酒，愍帝戎衣執戟，千古傷心事也。獨北漢劉繼元兵敗，縞衣紗帽出降，殊爲別致。楊行密親軍以皂衣蒙甲，名曰黑雲都，亦新。

九龍

閩王延鈞製九龍帳，時有歸守明者，擅內外寵，百姓歌曰：「誰謂九龍帳，獨貯一歸郎。」殿僅雕繪八龍於柱上，希範居中高座，自稱一龍。

九龍

沙三

虎邱繁華甲天下，酒樓歌榭，畫舫燈船，每歲破家其中者，不知凡幾。尤盛者競渡之戲，粉黛雜遼，笙歌放曹，踰月不止。大率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趨之若狂，風雅士不屑過也。有沙三者富而無聞，一日偕友往觀，買舟不得，蓋遊人先期約舟子，三日前無空船也。沙敗興慙憤而歸。次年端午，紳富官幕買舟者，皆曰沙氏訂矣。覓小舟，小舟亦然。

蓋沙於前歲徧召長年篙師，予之金，約不得載他客。屆期置酒招伎，廣集親友，雖半面識，一揖交，皆與焉。桂楫蘭橈，上下千計，歌舞盛於往時，莫非沙氏客也。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黃金買笑，紅袖爭迎，豪舉數年，貲財將盡。妻某爭之不得，乃析餘田，獨與子居。沙困甚，至衣食不給，妻子欲迎養之。沙笑曰：「吾手揮十萬金，不數載輒盡，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去不顧。已而賣寒具市中，好歌，歌皆述其平日冶游事。寒具者，俗所食麻團也。里巷小兒及勾欄相識者，樂聞其歌，爭買之，得錢則詣酒肆醉飽以爲常。會蘇守某公，惡民俗奢侈，日思所以做之。或舉沙三事以告，守撫掌曰：「吾得之矣！」又明年端午，命備一舟，置酒招伎如故，卽召沙使多挾麻團以來。榜其船曰：「麻團勝會！」沙至，跌一足，衣褲藍縷，手捧筐籃，腰懸破燈，一是每夕自炤以歸者，刻不去身。登船放櫂，容與於彩旗花舫之間。守意藉沙作捧喝，而沙大快樂，令諸伎雜奏絲竹，自攜鼓板，曼歌以和之。酒酣，大書聯語云：「借景玩龍舟，不履不衫，三少爺及時行樂；回頭看虎阜，是真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鉢池山農曰：「語云：『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財貨消長，亦人世得失之林也。郡邑之有富戶，窮民逐末者，仰之爲生，人人繼畚謹秘，視一錢如磨石，窮民何所沾丐，抑果足保世否耶？」沙雖以狂蕩敗其家產，然勝於水火盜賊，災病劫奪者遠矣。達哉沙也！」

雙鶴

歸自江南，假館阜寧李善時家。地近海濱，葦蕩中，故多鶴巢。善時得雄，而令兄作三所畜雌也。一則約其水食，閒諸樊籠之中，一則扣以繸鈴，置之溷廁之側。風月清朗之夕，引吭高唳，遙聲相聞。負烟姿，若將毀棄，轉復矜顧，整容自持。蓋解脫迫於悲傷，愛惜忍於勉強，情之所會，物固有然已。予戲語主人：「請命移此雙鶴，縱之一庭，異時來往蓬壺，當不獨銜環以報。不然，則爲我語鶴，毋爲悲苦，速求羽化爲佳。作翁。」姜月臺見此，欲哭不可，欲笑不能也。

出江遇風

館居一月，奉檄赴蘇，又以事迂道之江寧。仲冬下旬，過淮而南，時北風嚴寒，河水生骨，舟子鼓帆當水，聲隆隆如雷車，一晝夜而抵揚州。明日出江遇風，得句云：「我乘小舟出大江，江上風聲水勢急，舟子鼓棹當風行，船頭浪花數尺立。白鷗遊戲相沈浮，青山低昂若拱揖，自貪觀覽忘險夷，那計安危在呼吸。須臾頭轉風力微，驚濤盡息波不飛。當頭白日射江水，千點萬點明珠輝。一從秋暮與山別，面貌猶似精神非。」
此無此好邱壑，安得攜山隨我歸！

爲山

臘月朔行抵江寧，寓居城南正覺寺，十有八日。寺有水月齋，無瀾舍，居窈曲而軒潔。釋子爲山，能詩善棋，予每出飲，入夜醉歸，茗清談，深慰寥寂。一夕戲語爲山云：「無酒學佛，有酒成仙，比和尙恰高一著。」爲山應聲云：「出門笑花，入門見月，看先生且到三更。」爲山書室套板紅樓，夢極精，予意其必將掩藏而舉止殊無愧色。雪琴作此，原與天下能作和尙者讀，不與凡夫俗子讀也。能讀紅樓，乃是真和尙；讀紅樓而見人能不掩藏，乃是絕好和尙。

買夢

江寧秦仲原屢得噩夢，惡之，乃多備冥鏹，焚之城隍廟，爲文以禱之。略謂人世繁華，數由前定；一夢之頃，無關重輕。今奉金錢若干，願買吉夢。禱畢，鬼聲啾啾，如相爭奪，自來夢境殊恬。予謂買夢事甚新，書籍所載，惟新羅王金春秋后幼年處室，其女兒寶姬夢登西山坐旋，流徧國內，覺以語后，后曰：「吾買姊夢。」卽奉錦裙爲值。後春秋納之，果應貴徵。古人買夢者，祇此一見。第仲原買之於鬼，后則買之於人，彼賣者可自主乎？嗟夫！買賣而及於夢，足見多

金之無往不宜也。

漩渦

自江寧至小河口，歷長江三百五十里，一葉杭之，兩日而至。圖山下，水漩成渦，深可數尺；篙師一病一醉，一童而嬉，突入渦中，舟亦大漩。漁人呼使急避，而竭力不能。介賚文先行，予度歲常州，並無僮僕可親。已舟子一則頃刻漩沉，將下從彭咸之遺則矣。既入小河，風雪道阻，融笑語爲予別置肴核勸餐，侑酒甚殷也。燭下錄存卽家三代，子順父母，兄弟相讓，小兒女從長者言，除夕合歡。事一首云：「滄江惠波浪，淺水憂泥沙，安得天河流，濟此仙人槎。來船日夜集，併力推雷車，止如失水魚，進如銜尾鴉。欲行不得前，轉恨鄉園賒，病妻慘生訣，百感紛如麻。舟人那知苦，行住皆爲家，膾魚買村酒，婦子同歌譁。」

蘇寓雜詩

壬子正月寓蘇，與楊仿顛王者香飲酒觀劇，買花于山塘，顛翁出雲棲室詩稿見示，中有司徒四柏詠，分清奇古怪四章，摹繪盡致。夫人湘雲與其弟夫人紫孃，皆能詩，而湘兼善畫，稿中有不俗裙釵聚一門句，可云閨房韻事。元夕，雨雪不已，燈事寂然，寓中小鬟瞰予醉，泥索詩詞，憶某女子詠雪云：「江南雲氣鬱參差，隱約羣峯入望遲，怪底塵寰人易老，青山猶有白頭時。」予近作山塘六絕之二云：「倚天長劍大王風，花草無從覓故宮，贏得虛名千載後，萬人饒舌卽英雄。紅塵多少粉脂場，誰占名山土亦香，十里繁華渾不見，獨披烟草弔貞孃。」登虎阜塔，遇雨云：「磴道千盤逼翠空，羣山西擁大江東，驚風俯聽聲趨樹，看劍長歌氣躍虹。萬里烽塵憂粵海，一湖花柳問吳宮，金閨無數樓臺影，淡入蒼烟暮雨中。」江右錢雨蒼大令書螺牋小幅付之，以誌一時雪鴻。昔吳槐江宮保入觀，上言

蘇州風景之佳，宮保對曰：「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墓堆之大者；城中街市臨河，糞船空集，午後輒臭，不可耐。」既退，或以直率笑公。公曰：「此乃故相訥公查。」浙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蓋虎阜全以人力粧點，殊少天然之趣。城內河道偏仄，東撒糞溺，西淘米蔬。江南通弊，誠有如二公所言者。是夜醉不成眠，百憂交集，恍惚得句云：「寒侵四壁蠟猶燒，睡足三更酒未。」裏不辭歸路遠，半江殘月踏春潮。」又除夕感懷二首云：「春風轉和淑，萬象皆欣然；人生失父母，生死無。」離離河畔草，得雨爭芊緜；陰陰山上雲，隨風逐輕烟。勞逸自有分，壽夭亦有天；安能惜性命，艱苦終吾年。我思盤古前，蝸蠕泯形跡；昭文不鼓琴，成虧滅消息。一從孳乳多，幽怨隱叢積；造物宏包羅，彌縫貴無隙。萬類紛賢愚，仰恃若安宅；既無幹補才，多此一開闢。」

巧合

鴟夷逃名西子隱，子胥渡江瀨；女沈衛公入謁紅拂去，器量相結，閨閣識人，此以人合者，固已奇矣。若吳王劍池在虎阜，而墓近貞孃岳忠武，墓在西湖，而墳鄰蘇小徐中山勝棋樓在白下，而湖名莫愁。英雄兒女，天若巧爲位置，點綴河山，爲後人憑弔之資，則身後巧合，事之尤奇者也。

離鸞曲

正月廿七日歸自蘇州，則內子去世，相距四十日矣。命短途長，闕爲面訣，江淮一水，音響全亡，哀已。先是阜寧董生者，年甫逾冠，文彩斐然，以應試亡於金陵。妻某少董一歲，生子尙未盈月，聞耗暈絕，乘夜自刎。翁姑以大義諭之，勉強視息，輟歸號哭，又絕去，久之始甦。予聞而傷之，爲作離鸞曲一首，中有數韻，大似悼亡。嗚呼哀已！詩云：「書生不信科名賤，掄才詔下光明殿；七月秋風江上生，將軍露布催文戰。董郎年少負高才，千里雲山橐筆來；幼婦閨中

歡送別，明珠掌上早成胎。戲言君得成名早，房中早卜宜男草；妾若微蘭月入懷，君當擗管文騰藻。果然弧矢一朝懸，屈指行程月未圓；得意定知符妾望，還家應喜抱兒眠。豈知天上團圓月，不然生離照死別；青鳥飛來一紙書，杜鵑啼盡三更血。一片輕雲委地塵，夢魂迷惘恐非真；誓從地下尋郎面，不願人間置妾身。寶刀金錯飛鳴起，光射頭顱慘復止；烈女從夫豈愛生，孤兒失母同歸死。殉情守節祇須臾，展轉芳心重撫孤；雲髻摘除金翠絡，麻衣更換繡羅襦。可憐破鏡甘飛去，慘絕臨歧太匆遽；入室猶言一月期，出門已是重泉路。妾年十八賦于歸，私語同心誓不違；寶鏡妝成花並照，華堂春暖燕雙飛。百年恩愛三年足，池水情深鴛鴦命；獨屬續何時，妾不知，傳經有後君無祿。旅櫬扶歸佛寺中，聽人追說病時容；早知絕筆無來日，何苦輕舟祝去風。陰風慘淡殘燈碧，徹夜鴛鴦叫不息；弱魄如乘黯月歸，靈幃定見孤兒泣。底事男兒說壯行，功名心過別離輕；離鸞曲已傷心聽，况有思兒白髮親！詩不足錄，然海明風雨擊缶歌呼，亦借人酒杯，自澆磔礪而已。末韻親字，苦無可改。古人用韻最嚴，庚青蒸與真文元決不可通也。丹徒唐蔚生云：「哀感頑艷，非常音之所緯，一則阿好太過耳。」

埽塔

黃浦姜君月臺寓報恩寺，時八月望後，方與同人倦坐。寺僧淡永者，走告月臺云：「吳郡有一女子，從九華山回，今來寺中埽塔修醮，先生盍往觀之？」月臺詢其姓，曰：「楊氏，適某秀才，未數月而夫歿，長奉佛齋，縞素終身，凡遇律寺浮屠，必大建齋壇，爲亡者祈冥福。今佛場已設，行且至矣。」月臺因出步月以待。塔八面，每面設道場一，僧各九人，繡旛寶蓋，香花供養極盛。上下十三層，燈燭輝煌，與金碧琉璃相照耀。未幾，四人昇輿至，從一女尼，兩婢三嫗，蒼頭僮僕五六人，簇擁至塔下。降輿，諸女伴遮護而前，柔弱如不勝衣。既由中階升，一嫗代披觀音塔護頭上，加雪羅兜，乃進拈香佛前，端立甚肅。已而衆僧梵誦，鏡鈸競作，女合掌伏地，默禱久之。從婢進法華經數函，傳語致送諸

僧各一部。轉至東面，周塔皆然。於是一婢奉瓶水一，以竹筴進；女僕婦各執玻璃燈，導至佛座，灑掃畢，女尼扶之登塔。塔中佛像甚衆，婦至第三層，力不能任，從者勸阻，乃止。升輿時，雙淚盈盈矣。月臺親見其憂鬱誠肅之容，可敬可憫。遭逢不幸，身無所依，不得已乞憐於佛，謂來世庶不至此，志彌篤而情彌慘已。嗚乎！人生境地，內外不同，然生死之別，悼逝之情，豈有異哉！

平陽公

鄉先達平陽公某，學問博洽，而生平絕不著書。蓋識解曠超，視浮名泛譽泊如也。同邑張孝廉者，公門下士，居恒亟賞異之。及主禮闈，分校官得一卷，欣賞力薦。某公初亦首肯已，而一再覆閱曰：「此必吾鄉張某作也。」棄之，自鳴於人，以示公正。張憤恨累日，涕泣而歸。自是絕意進取。時浙江某侍郎與公同爲總裁，邑人獲雋者較多，公諷之曰：「貴鄉人才甚盛，一榜竟得數人。」侍郎曰：「吾輩奉命所衡者文耳，某未嘗密求鄉人而厚之，亦不忍揣其爲鄉人而故薄之也。加厚以示惠，誠爲私心，務薄以取名，又豈得爲公正耶？」某公默然。初洪澤湖決，泛濫於高寶之間，反漲及於山陽，被災甚重，河帥諱之上。以某公淮人，且舊爲東宮師傅，意可信任，命察其實。比覆奏，如河帥言。河工人至今德之，謂保全官吏甚多云。先大父覺軒公與某公同爲諸生時，每試輒冠軍。某亦不失二三名，文字交甚相得也。及先伯分發東河，訟言於人曰：「黃某安知河工事？」其公正不阿類如此。相傳某公徵時，極貧困，授徒里中，日懷餅餌以往，嘗與富人某稱貸不應，故旣達而不滿於鄉人。於後進無所汲引，又私擠排之，謂可空前絕後，獨出冠時也。鉢池山農曰：「爲是言者，重誣某公，抑兩失之矣。人富何與於己？己貧於人何尤？始賤而後貴，非鬼神不能預知。蓄怨一人，懟及桑梓，倘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與？」鄉賢潘四農先生以詩文名京師，諸鉅公雅相推重，爲謀關節，潘竟不試而返。守身潔己之士，卽不遇而死已矣，安用人之汲引哉！

趙芥堂

錢塘趙芥堂明府，令長洲，多惠政；民有訴子不養贍者，趙鞠問未竟曰：「爾輩久候，當饑。」各予百錢，令食而後鞠。既至，問父食乎？曰：「食已。」「百錢盡乎？」曰：「盡矣。」問諸子，則兢兢然獻其餘錢八十餘，僅食十數錢耳。趙怒其父曰：「爾小民生理幾何，一食而盡百錢，則非子之不養，力不能遂汝欲也。」呼左右予杖。其子叩頭乞哀，詞色迫切，勝於己之將受杖者。明府兩諭而釋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聞。冬月有鄉民擔糞而傾於衣肆之門，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鄉民乞哀，左右勸解，皆不聽。明府適至，叱鄉民曰：「爾自不謹，卽褫衣拭地，固當不從，將重責。」時天寒，風雪交作，鄉民解衣裸體，偃僂戰慄，從地上浣滌污穢。市人竊竊憐之，謂縣官助富賈欺窮民。拭既淨，公問主人爾意釋乎？主人喜而謝。公曰：「窮民無衣凍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卽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踉蹌取衣衫。趙曰：「單衣不足禦寒，易之。」易絮襖曰：「絮不如裘。」遂取一羊裘，值十餘金。趙使民披裘擔具先行，主人之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質兒行

四月復往阜甯館舍，黃河僅一衣帶水，車轍馬跡，縱橫於河中。時豐工甫合復決，談者謂當事節省小費，未築封堤，巨萬帑金，付諸流水，惜哉！出雲梯關而東，濱海地勢如扇面，內狹外寬，有前人買地十畝，傳之數十年後，長至十數倍，始而斥鹵，繼而蘆葦，繼而膏腴，遂漸東移，收穫豐稔。諸富室以此起家，而瀕河之富者貧矣。館童安和年十二，眉目靈秀，其父質諸居停，僅得青蚨五貫。予詢其詳，爲作質兒行云：「黃河北走海東徙，河灘有田三百里，居民分領完官租，十年耕種，九年冰。大麥小麥淹河濱，一家九食當三旬。朝廷輕費不愛惜，聖人豈意殃吾民？泥沙不塞蛟龍窟，錙銖難厭豺狼食。舊時溫飽富家兒，今日一貧寒徹骨。朔風捲地皴肌膚，縣吏如虎登門呼。老翁出語息嗔怒，

家無人力完征輸。大兒渡河乞衣食，去年餓死填溝渠；今年小兒未十歲，心欲賣去形神孤。三秋風雨水盛漲，屢經荒亂人烟疏；十里八里一村，落賣兒有人買者無。騎牛老子廣行惠，留兒質錢擲縣吏；牽牛且放阿爺行，能免官租去兒累。我聞此語增歎聲，十年骨肉今分程；華堂公子毋相虐，同是人間父母生。

鄭明府

壬子白門之役，心如槁木，囊少餘金，決計不復往。劉四勤伯自清江放櫂來，諄約同行，且曰：「旅費在我無憂也。」叩其故，則云：「福建鄭樂山明府，知君近况，願贈川資，不行，將重負其意。」予念素未識面，而高誼如雲，或者資力有餘，廣爲餽贖耳。他日往謝，則竟非充裕，且投贈祇予一人，嗚乎僅矣！是役也，初至白下，城關稽察甚勤，傳言有粵賊間諜，藏匿兵械，僞爲士子入城者，逐寓搜查，士人又不服草草畢事而散。

隨園

寓主人江君邀遊陶谷，至則裙釵成隊，先據其勝；去之至隨園，園中柳谷雙湖，小樓霞羣，玉山頭諸境，已就頽敗；而一帶樓臺，環山抱水，猶想見此老風流。相傳簡齋造園時，鳩工庀材，祇期數十年，不計遠久，達哉！當時袁蔣趙三家，互相標榜，而各有妒心。趙雲崧括蒼山猴之檄，雖云游戲文章，然攻擊亦云虐矣。蔣茗生臨川夢傳奇，有陳眉公出場詩云：「粧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一亦有名指隨園也。三家中雲崧好財，簡齋好利，惟茗生淡於仕進，作歸舟安穩圖，奉母讀書，故品誼以蔣爲勝。是日江君置酒妙香菴，予偶題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有蜀女和之，文字知音，遂成離恨。此鴛鴦印院本之所由作也。事載金壺浪墨中。茲錄隨園題句云：「一帶樓臺已寂然，尙餘山水門清妍；先生自命足千古，我輩今來遲百年。名世文章成市道，清閨衣鉢

託因緣；獨憐極盛難爲繼，修竹臨門倚暮烟。」

夢呼么

宣城烈婦陸焦氏，諸生鑑明妻也。鑑明賭博逋負，賣妻以償。氏聞之，賦詩十章而縊。秋雨會隨筆祇載一章，別有二首可錄云：「香焚寶鼎暗飛烟，哭拜神明訴可憐；但祝兒夫回首早，妾歸黃土也安然。盲風怪雨夢魂差，百折憂愁只自嗟；燈火不知人永訣，今宵猶放一枝花。」哀音促節，閱之淒然。會同里某君好賭，奩篋一空，其家人憂之，請以陸生事演成夢呼么十有六折，以資諷勸。某視之若無覩也。泗州傅味琴題詞云：「補此恨天缺，摩空月斧修；世風挽澆末，詩教本溫柔。金注昏癡夢，芝焚鬱古愁；松窗三過讀，謾謾振高秋。」丹徒唐蔚生題云：「爲底狂夫太憨生，樗蒲情重妾身輕；金釵蓋篋全輸盡，贏得香閨死後名。」紹興周雪蓮女史二首之一云：「自歎身亡事未終，白頭黃口兩無功；臨危多取傷心淚，付與詞人淡墨中。」兖州李晚芳云：「事到艱危死亦安，最傷拋母撇兒難；蓬窗讀到幽貞處，滿紙冰霜六月寒。」雲南伍晚香夫人二絕云：「十首遺詩了夙緣，紅顏薄命奈何天；斷機心事無從訴，不化鴛鴦化杜鵑。玉茗風流孰嗣音，呼么有夢可傳今；何當譜入哀絃裏，一曲淒涼淚滿襟。」夫人長公子稚虹司馬金縷曲云：「淚墨和愁，疊譜新腔，紅愁綠慘，聲情激越。自古美人傷命薄，大抵天留陷缺。憶往事宣城奇節，郎愛樗蒲拋錦瑟，一封書永掩妝臺月，移不轉，心頭鐵。玉釵敲斷柔腸結，恨沈沈鴛鴦夢渺，鷓鴣香滅，碎嚼燕支噴滿紙，留得殘詩十絕。聽夜夜秋墳嗚咽，幸有臨川才子筆，仗哀絲宛轉傳幽烈，齊女怨，一朝洩。」又儀徵友人吳筱香都梁宋管侯題詞皆佳，惜遺落不復記矣。

茗香亭

茗香亭詩先伯父少霞公著。太倉盛子履同邑潘四農兩先生曾加評選。七絕下燕子磯云：「亂峯深處白雲隈，夜半禪關靜不開；無限青天一九月，照人飛過大江來。」雨後云：「庭花倚壁盈盈淚，墊水通渠瀟瀟鳴；太息陰晴太無定，濕雲西畔夕陽明。」題手把芙蓉朝玉京圖二之一云：「我是清秋江上羣，曾依香案見爐熏；分明記得朝天路，兩袖星辰一擔雲。」五律遊小停雲館云：「看雲識雲意，停著便爲家；可以雨天下，也宜居水涯；孤蹤自高樹，幻景不濃霞；便使終巖壑，何勞深歎嗟。」闌中題壁云：「不知今夜月，秋裡十分春；艷朶花堆鬢，狂盃酒沒唇；江山痴笑我，星斗醉呼人；萬里一擲筆，天風吹上身。」讀梅村集云：「莫咏梅村句，當時已惘然；文章百年夢，生死兩朝天；舊局輸殘著，新詞較一錢；雪園書在否，幾輩使人憐。」江渚晚泊云：「萬疊青山影，君然起暮陰；夕陽高樹頂，孤月大江心；世味微沙鳥，天風落酒襟；六朝興廢事，休爲細追尋。」遺悶云：「薄酒不成醉，庭花開已殘；客如秋燕少，官比暮蟬寒；微雨又今夕，孤燈還夜闌；牀頭一幅畫，聊作故山看。」七律陸行返秦州云：「興盡東來一釣舟，飄然行李又橋頭；路從打麥聲中去，人被賣茶多處留；溪水斷流仍睡鴨，樹陰分徑各歸牛；遙思夕照家山畔，知否桑麻一樣稠？」通州暮秋感懷云：「四月清和客到初，半年風味復何如；茅亭有月花時少，石戶無人酒興疏；蘇子得魚聊入賦，魯公乞米未宜書；江關飄泊平生慣，滿樹霜華拂敝廬；秋聲聽徧廣陵東，筆架峰頭信宿中；萬木蒼涼官舍少，半溪蕭颯市樓空；夜寒山鬼孤啼月，潮長江豚亂舞風；極浦荒城足惆悵，不關羈客怨飄蓬；昨夜官符走六鄉，畝餘輕起一鍾糧；連雲稼穡當場貯，落日雞豚掃室償；刀俎豈知魚肉苦，腹心甘受爪牙傷；滿城風雨催租日，旅櫬蕭蕭蕭佛寺涼。」（自注縣令某聽吏胥言重斂困民，民幾變令亦以憂懼死）憔悴青衫此一遊，荻花楓葉似江州；山川滿目飛孤鷺，萍水無心付白鷗；餘子誰堪灌夫罵，少年莫把賈生憂；惟應料理東籬菊，寫到蓬門自在秋。」憫災二首云：「戟門歌舞笑開尊，蛟鱷連天水氣昏；半壁東南成釜蝥，萬家骸骨付江豚；遺民終感周京德，賜穀猶蒙漢詔溫；聞道宣防新筍子，彌縫瘡痍了無痕；野老石聲哭道旁，西風一度一悽惶；強家自擁黃金籠，弱肉猶徵白帖糧；萬戶

傷心灰已死，六州回首錯難償；何人爲灑江東淚，報與朱雲請上方。五古畫夢至母所云：「思母日以劇，將母彌不遑；閉目偶習靜，倏已趨母房。母方下簾幙，一枕眠匡牀，側見第四子，嬉戲箱籠旁。攜子趣出戶，速去隨孃行，勿驚吾母眠。啼呼偏惶惶，母醒顧兒侍，遽起牽兒裳。問兒何時還，植杖相扶將。手兒出庭立，道兒肥瘦強。指揮雜僕嫗，悲喜駢壺觴。兒語未及審，午雞啼中堂。恍惚一夢覺，嗒然若遺忘。起視白雲飛，嫋嫋秋風長。我無稻梁願，又無賢勞方。讀書辨子職，胡爲滯他鄉。寸草不知報，涕泗空徬徨。」飲漁山齋觀所畫山水云：「山陽水淥山不多，鉢池砂赤無旋螺。出門見慣白波湧，髻鬢何處欲峨峨。興來踏月訪老友，老友婆婆亦何有。濃青大白同開顏，百丈蓮花一壺酒。細觀尺幅山接天，我曾大笑凌其巔。洪波萬頃噓雲烟，羣峰一路蛇蜿蜒。意匠辛勤極研鍊，直爲棲霞寫真面。狂盃酌酒臨江流，復恐蛟龍出水東。喧呼吸盡三百鍾，起視落月低遙空。浩歌前溪醉歸去，夢魂飛入千山中。」

公主

唐義楊公主與駙馬王士平反目，蔡南史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今其詞不傳。魯六仲實侍通甫師修志慈雲寺，十一月余往徐州過焉。仲實出其詩稿見示，有擬作團雪詞，甚新艷也。因念公主反日事，史傳可笑者甚多，恃乎阿家翁之善爲主持耳。如郭曖薄天子語，公主訴之，子儀謝罪。上曰：「小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永福公主與上會食，輒折七箸，上曰：「是豈可爲士大夫妻！」改所尙。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妹，主不悅，竟斷巽髮，上怒，降其秩。此明主所行，可爲後世法者。若夫村氣致誚，羞與同車，閨壺違言，上千聖怒，則難乎爲駙馬矣。宋明帝疾，諸主嚴如，使孫敷上表讓婚，歷陳苦狀，令人捧腹。略云：「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竊見晉室以來，配尙公主者，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固辭，子敬炙足以求免。王偃無中都之質，而裸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宮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自害於矇叟，殷冲不免於強鉏。制勒甚於僕奴，防閑過於婢妾。或人不聽出，進不獲前，

召不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聲影才聞，而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伏願天慈，特賜停止。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由，便當剪髮刊膚，投山竄海。云云。上以徧示諸主，如威因之少減。夫以帝室之女，而性情倨傲，天子猶且惡之，彼民間女子，千金之富，一第之貴，輒昂然驕其夫家，噫嘻！可以愧矣！

災民

自豐北決口，外河廳員減色；而浦上市肆，伎館歌場，擾攘如故。勤伯恆至慈雲寺，與通甫師踏月出遊會。十五日食，先生作墨梅贈勤伯，戲題句云：「禪房燈影照無眠，獨撥花枝欲動烟。不見當頭好明月，生憎今夜是今年。」寫今夜岑寂之况，則平時繁盛可知。及予就道自邳宿而西，河北災民攜筐背釜，襁負南行者，絡繹不絕。豐工集夫萬計，日給薄資，寒霜夜零，飢骸晝殞，公局施席，至九千八百餘張；而官幕中人，今日嫌肉膩，明日怒魚腥，別有肺腸，念之可爲危懼也。仲實有句云：「朔風捲地起飛蓬，狂雨連天送去鴻。河北流民三十萬，人人都在此聲中。」

醜女守志

抵徐州銅沛館舍時，已歲暮，有鄒茂才者，容止甚陋，以千錢從工次，買得一女，面塵厚錢許，偃體齷齪，雪中瑟縮如鬼。鄒愛之，錫以佳名，臥之牀下，捧茶醢酒，若婢妾然。已而每夜撻女，不審何事。第聞女號曰：「我已字人，撻死不願。」天津曹君曰：「事可知矣。四美具，二難并，宜其好事多磨也。」同人勸鄒反之，不可。浙江王君曰：「醜至於女，貧苦至於賣身，鄒雖陋，猶少勝焉。然而日受鞭笞，寧死不變其志，人豈可以面貌相乎？古有登徒，今有鄒生，亦人世罕見者哉！」

合龍

河工堵築決口，最難者合龍，先就決口左右築壩，漸東漸狹，則水力愈猛，預置大舟若干具，滿載巨石，以竹纜鐵索，聯絡極固，別以纜索達於對岸之上游，盤諸絞關，漸次放舟及口門，則鑿而沈之壩上，夫役千百人，急下木石薪土之屬，但求大溜不奪，順軌東趨，則此工可合。蓋雖人力而有天意存焉，不則轟然一聲，纜索齊斷，其巨者圍大如椀，甚者如盎，以水力當之，摧枯拉朽，一縷不存也。是時豐工告成，上下相賀，予呈排律云：「厚德凝坤土，靈威仰廟堂；臣工勤用命，河瀆亦遵王。聖世無洪水，驚流偶濫觴。村墟歸浩蕩，星斗侵蒼茫。天子憂昏墊，羣公任保障。雲霞初奉詔，鵝鷺湛成行。內府泉刀賤，淇園竹榷長。檝艫爭濁浪，冠履雜飛霜。砂石供驅使，蛟魚隱遁藏。默憑宵旰意，永靖怨咨傷。貢賦通南國，山川奠北方。神工合天地，祭禮辨琮璜。蟻壤能滋患，龍淵莫懈防。西來猶巨浸，東下接遐荒。滿腹憐鼯鼠，征裘愧鷓鴣。所期常道泰，休氣兆榮光。」未幾豫省屬汎復決，河由山東直隸入海，不復議堵。先是吾郡北患黃河，西患洪澤，自七堡開而黃水入湖，傳堤積淤成田，於是淮揚無湖患。自豫省河決，而北下游皆涸，於是淮揚無河患矣。

金龍四大王

大王姓謝氏，越人，爲民捍災，赴水而死，靈爽赫奕，累請封錫。因神行四，故曰四大王。化身常爲金色小蛇，故曰金龍。北方舟子皆敬之，見有金蛇方首者，游泳而來，歡以朱盤奉歸，祀以香火，可保一方安吉。南河每歲霜降，以安瀾，故演劇賽神，居民輒見神來，供奉高座上，雜書戲目進之，神以口銜一二，卽知所點之劇。香花果品，有饗有不饗，不敬不潔者必不至。一日演劇，小兒旋焉，神病其長者，浣地而後安。河帥某公，欲見之，左右奉而往。河帥揖神亦點首，作答禮狀。第其來也可知，其去也不可測，或供之盤中，瞬息不見，或風雨交作，衆人閉戶守之，啓視已沒。

積薪

自甲午至今，十九年，浪遊隨筆所記，高可六寸許。水翅兵災，蛛絲蠶粉，散佚過半。頗見謝韻卿女史句云「詞也。考據兩分馳刻苦論文已太癡等是積薪天地內，可憐終有一燒時。」下二句與予舊作不異一字，可爲此編一笑也。

金壺浪墨

二一八

新式
標點

金壺遯墨

徐警

咸豐三年元旦風晦，白日慘淡，冷雨兼旬，歷十九日始晴。同人遊雲龍山，登戲馬台，設飲於黃樓。酒半，忽見軍士數十人，自城下陸續西行。詢之，則粵賊已抵江寧。若輩皆陸帥大營潰敗者。同人驚愕回署，而兵勇入自南城者更多。詢之，則安慶失守，蔣中丞文慶殉難，渠自蕪湖敗歸者。於是曹君春生老母在南，失聲慟哭，屠君英伯寄財京口，徹夜歔歔，或望雲而泣，田園或對食而憂，妻妾平時諱飾言貌，深心若井。至是乃如溫犀禹鼎，各見肝腸。所謂觀人於迫者，此也。會予有海贛之役，文書自省垣，縋城而至。即日就道，留別徐州云：「輕身作健事，長征入耳驚。濤挾怒聲，匹馬短刀寒。日下滿天兵氣出，彭城。」

武昌初陷

桂林長沙武昌，同爲省會，同議固守，追賊者同爲向江諸公。而有陷有不陷，則機會利鈍異也。初粵賊竄攻桂林，向軍門自永安帥衆，介馬疾馳，繞出賊前。先一時入省會，賊營象鼻山炮丸入城如雨，又製雲梯，呂公車薄城，平攻。公與諸將晝夜守禦，以長竿縛火炬，並煎松膠，瀝糠爲餅，火之烟障矚目，賊多墮死。此先聲奪人也。及入湖南，得船於全州，而賊勢一縱，結營於長沙之鰲山廟天心閣等高阜。江公忠源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率所部爭之。賊少却，遽趣移壘，壘距賊營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向軍門又與部將張國樑等多方擾之，迫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壘有斬擒。賊自彬州得採煤夫千人，仿鰲翻法，穴地攻城，城壘數十丈，副將鄧紹良大呼躍出城闕，手刃悍賊，後者復登，復刃之。鏖鬪間，砲穿紹良右膊，屹立不動，弁兵奮力壘土築城，賊始退。此

銳氣制勝也。方是時，僞王七人，大全已成擒，雲山及洪逆妹夫蕭朝貴，先後斃於砲。秀泉慮人心渙散，取玉雕壘，謬稱天賜，脅衆呼萬歲，大搜民船，由臨資渡洞庭，而賊勢再縱，其鋒不可遏矣。岳州舊存吳三桂軍械砲位，盡爲賊有。漢口爲數省通衢，百貨山集，焚掠五晝夜，以浮橋徑達武昌。向軍門又自湖南倍道追至，營於洪山，兵士轉戰三省，未嘗一日息，銳氣少衰矣。時大營與省兵爲賊壘所隔，勢不能合。軍門既燬賊壘數十座，殺斃及驅溺死者無算。屍骸枕藉，河水爲之不流。日遣敢死士，縋城而入，約兵策應。鄂撫常公大淳欲出戰，而守令以民志未孚，慮其驚潰，欲俟客兵抵城下始出。軍聲既鈍，示賊以弱，已而寒雨大沛，火藥不燃，兵士攻勦經旬，亦極疲困。向公命收隊而城不保矣。天河生曰：「國初吳逆之叛，朝廷以重兵扼守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卒以制其死命。西南有變，衡湘誠鎖鑰哉！」

金陵被圍

賊踞武昌久，向軍門晝夜襲擊，逆衆不能安枕。探知襄樊以北，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瀛一軍，懦怯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擄男女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資糧軍火財帛婦稚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僞王皆衣黃袍，僞侯以下衣紅，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飲懸燈張彩，夜半照耀如火龍。晝擇男女姣好者，各傅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艙則鳴金播鼓，絲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者。長江數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砲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下屬橐鞬，將弁整隊伍，敬候大帥祭旂而建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忍遽別也。

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長而深自負，屢應童子試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囚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守存等，奉檄獻俘於京師。城賊突出千人，謀奪之，鄒中丞鳴鶴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丁知大全衡產，恐爲賊黨，篡取乃陽檄陸路驛站撥兵護送，而改由水程，晝夜趲行，置大全內，船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日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僞應之，至是始曰：衡州到矣。大全出艙，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禽耳。途中題詞曰：「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縮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孝丐

曩客彭城，行於城北之衢，見一丐，齒方壯，負一老嫗，年六十餘，乞食於市，觀其衣藍縷綴結，不掩肢體，朔風凜冽，股栗不能勝，而嫗身絮襖甚完整。予既心識之，從之過市，市人與之食，則置嫗簷下，奉食於前，嫗食已，以其餘強之，乃自食。如是者再，予益嗟異。嫗自下走，足微跛，丐左右扶掖之，惟恐傾跌，色藹然以和，進而問曰：「若汝母乎？」曰：「然。」曰：「得食奉母，正也，然汝身寒甚，不已饑乎？」曰：「得母飽煖，以終天年，卽身死亦樂，凍餓安足憂。」天河生曰：「嗟乎，窮困而至於丐，竭其力猶足養親，獨壽命見阨於天，遂無可如何。丐有母，丐而福矣。」問其姓，曰：「王。」不知其名。沛邑人子死妻去，有田三畝，去年河決，豐沛間家被淹沒而丐也。

雙溝

徐郡雙溝鎮，四屬接壤，向爲奸宄出沒之所。每遇盜案，彼此關移；及文投六扇門中，賊去九霄雲外矣。近日潰散

兵勇，佩刀帶劍者，所在皆是，尤爲畏途。予過此夜半暫眠，忽聞門外喧呼，則紅光燭天，鄰舍火起，僕夫匆迫欲行。予曰：「出門則行裝頃刻盡矣，毋寧候之。」果不免償汝車也。及明延燒五家，逆旅屋幸存，出鎮里餘，有裸體被戕者二人，相距不及百步，一傷在額，一傷腹，血浸淫猶未止也。

清河

粵賊既破金陵，鎮江繼之，卽渡江陷揚州，遊騎於邵埭之南，淮人將遷，貴者歎於室，富者憂於門，貧而強者喜於道，奸謀詭計，至有不忍言者。清河宰吳公仲仙曰：「是不可口舌爭也。」戮二人，率數百人疾趨至郡城。且曰：「大兵至矣！」偏張示諭，備供具以待之。清河人見之曰：「賊從南來，縣主方迎往，吾無憂矣！」郡中人聞之曰：「吳公不妄言，必有大兵，姑且止。」賊退，遷者反嚮之，強而喜者，嗒然釋械而歸。

紀變

積芻糧，壹號令，嚴出入，守城以爲禦賊計也。今之城守官，耀兵揚武，不能使賊不入，而第能禁民不出。武昌金陵揚州殺人之多，皆坐此。予行抵王營，聞南中風聲甚惡，便道回淮，草木皆兵，氣象愁慘，城門禁出甚嚴。有二月二十五日紀變句云：「渡江賊衆如雲屯，萬家夜奪城東門，風聲撼空草木鬪，雨氣上逼星辰昏。兒啼女哭慎勿苦，城門有官方怒汝，道旁蓬首伊何人，節帥之女千金身。朝居華屋豔蘭澤，暮投民舍蒙沙塵。阿翁爲國惜身力，累爾流離淚沾臆。」

海州

端午後一日，由鹽河達海州，及城日將暮矣。遠望有黔而長者，裸體負門而立，形狀魁梧，目炯炯左右視，如神荼

鬱壘伸臂揚掌，勢將撲人者然。過客環觀，僅及其腹；初甚異之，漸近，乃知匪民被獲，官釘其手足於城門也。先是二月，暴客四起，行旅絕跡；自嚴刑懲創數十人，強徒稍斂，道路始通。

銘

贛榆學署有古槐二，蔭廣數丈，腹空可容一人。陽湖錢筠士刻詩其中，邑士屬予爲銘語識之云：「虛其中，拙其外，枝蟠葉蕃無災無害。」余雨農藏一古玉，其面似馬背，則犬也。亦屬爲銘云：「逸羣之馬不僨輪，通衢之犬不吠人，可人如玉誰其倫？」

孝廉方正

初詔舉孝廉方正，贛榆令以李君繡谷應，名實相副，當之無愧色。而繡谷固辭，其鄉人曰：「輦金以爭之而不得者多矣，子何辭之迂也？」繡谷曰：「吾無金故不爭，吾懼夫人之疑若有金也。」故辭，令聞益重之，卒具行實以上。同時某屬應詔無人，會有諸生某，行誼甚劣，聚賭宿妓，唆訟詐財，無一不爲，其才又足以濟之，素爲鄉黨患，即有司亦無如何。乃與紳士議以生應舉，不令費一錢，藉以籠絡束縛之，倘幸而召試錄用，亦可出諸遠方，爲境內除一害。計定，語生，生大詫曰：「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時事可知矣！我乃得爲孝廉方正。」欣然從之。後以軍興故未奉召試。某里居自加六品服，遇事生風，又加甚焉。一日赴妓院，僕攜帖袋以從，酒朋賭友咸在，或指其頭銜戲之曰：「君須顧名思義。」某曰：「吾固知之人間事不過爾爾。」是科吾見辭者二人焉，一爲陸小巖師，一爲繡谷。繡谷辭之不得，遂不辭。小巖師曰：「吾老矣，何可當也，必遂所辭而罷。」

九節銅轟

粵賊初陷金陵，聲勢極壯，環城皆堅壘，自大勝關至七里洲，賊舟聯絡不絕。向大臣結營孝陵衛，大小百數十戰，奪壘焚船，遺散難民水手以萬計。賊始斂戢，一日大霧，公令軍士偽爲賊裝趨其前，而伏兵於壘後，戒以聞砲齊發，腹背夾攻。賊大驚，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千總某左挾長戟，右持虎頭鉤，率衆躍馬登土城，盛氣勦洗，霧爲之開。及歸，袍袴皆赤，六人扶掖入營。向公大獎異之，親爲進食，又加九節銅轟於鍾山高阜，護以排銃，更番迭進。我兵乘勢攻儀鳳通濟門，城中火藥崩震，人聲沸騰，勢將驚潰。公望見賊衆如蝗如蟻，兵勇不敵其半，慮攻勦太急，則因獸竄突，所傷實多。且金陵殘破已甚，而蘇常完富，定計以力保東南爲上策。於是揮兵使退，築長圍以困之，尤專意扼守東甯，并會合鎮江軍力護下游云。

樓船

揚州城臨運河，城外地狹者，不過二三丈，鹽知事張翊國，使卒肩卒梯城而登。賊衆自焚跑馬樓，受傷而返。營務諸員遣勇士密量城垣高低，距河遠近，取上游空運糧艘，於船尾支板，斜出二丈餘，累級而上，若雲梯然。預遣參將馮景尼伏兵東岸，以待屆期，令總兵雙來力攻北城。游擊師長鑣駕船至城東，船尾適倚便意，門女牆東岸亦直接船頭。賊衆初見船與城平，大駭而散。而景尼兵無一至者，賊復集，縱火焚船，雙來右骸中砲，昏瞶中再呼殺賊而殞。是役爲揚州軍第一奇策，誤於景尼一人，革職不足蔽辜也。

四舟子

是年賊以十軍由皖豫渡黃河，躡太行，而終踞直隸之靜海縣。有舟子四人，義而智。初秀清既得江寧，卽議分隊，由清淮北趨，有舟子大言曰：「北省無水乏糧，遇困莫解，今據長江之險，擁財賦之地，計無有便於此者。」乃止清淮以北獲安。又在皖北擄船數千，以所得財帛子女實之，環結爲水寨。一舟子言於賊酋曰：「百貨恃船流通，今環

結於此，他船聞風者，不敢復至。布帛菽粟，無由而來，是自困之道也。乃舍之，難民乘間逸去者甚衆。及攻開封，不克，以二船滿載火藥渡河，賊目十餘人監之。舟子爲兄弟二人，密議曰：「賊勢之熾，專恃銃砲，北去何堪有此。」放舟中流，私擊沉之，賊目俱溺斃，二人亦滅頂而死。

地道

江寧賊又分數軍，泝江而上，圍攻南昌，屢掘地道。一日掘甫半，城中人埋甕於地，伏而聽之，尋其聲而對掘一隧，令敢死士攜利刃，懷兩洋銃，蛇行而出。適有賊酋服黃袍紅披風者，據地道鞠躬俯視，問左右何時裝藥，何時封門？士突出，遽以利刃剪其面，自左眼以左頤輔，骨肉皆飛去。衆駭散，不知其何自來也。士復以洋銃左右擊，縱身入隧而回。

陳玉標

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爲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法懦不敢問，強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趣之遠颺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瑤馬蹙被執，賊勢益張。予團練鄉間，以張生樹坊力得兵民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勦。賊竄贛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斂千金餽之。玉標叩首衆賊前，乞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爲步瑤請，玉標親解其縛，長跽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爲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贛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是實欲東趨青口。觀察卽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砲聲殷殷，不知其處。偵還報，賊不敢東，炊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譟，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貪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

參與驗問，無跡者釋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金臂數釧者，誅之。又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既盡而返，而玉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二三靠

贛邑西北山田，無溝澮，崇朝大雨，則民患水災；不雨兼旬，則禾苗枯槁；故邑人有三靠之說，謂造房靠墻，患病靠命，種田靠天也。

閏七夕

閏七夕續娶，隋九蕪刺史贈以梨園，演劇三日；並屬幸筠筓明府經紀其事，誼甚殷也。贈聯云：「紀閏秋清，爲有雙星遲駕鵲；催妝才富，好傾八斗賦驚鴻。」見者皆稱工巧，王魯生先生筆也。

王魯生

王魯生先生，名復，常熟人。善墨梅，詩學清贍。當麟公見亭督南河，雅尙文藝，先生名重公卿間。世傳闈中題壁句云：「薄采慈姑債夙願，濃煎益母慰相思。臨行互翦羅衫袖，珍重嗔痕好護持。」先生作也。及客贛署，年已五十餘，而談論風生，意趣瀟灑如故。同人中尤與鈞洽，鈞嘗以謗言質諸九翁，九翁矢之乃能。先生曰：「此卽天河磊落處也。若某翁者，心憾公而口不言，其招怨寧有已哉！」粵賊之變，先生有江干紀事詩錄其六云：「大將旌旗度嶺頭，五溪毒霧跼驚愁；人過峴首思羊祜，賊喜祁山失武侯。篝火頻聞狐語幻，兵符旋屬虎牙收；更誰解佩元戎印，天意干戈未肯休。千里狼烽一一升，臺城空率健兒憑；劫深仙佛靈難救，山噤金銀氣不騰。戰艦連檣通北固，援兵無路隔西陵；艱難獨有諸軍帥，若覓輕舟載庾冰。萬衆環城似守株，桓桓使相握兵符；雕鏤器皿供行帳，絡繹珍羞學御

厨箋奏漫陳肥水捷，詔書空發羽林孤；丹青他日麒麟閣，添寫行軍富貴圖。潰圍萬衆忽縱橫，對簿俄看忤貴臣；豈爲債軍誅馬謖，似聞歸罪殺袁真。淒涼鞍馬分諸將，寥落殘兵聚海濱；不死沙場死廷尉，英雄千古恨難伸。瘡痍餘生拜馬頭，遺民流落古揚州；水邊林木營巢燕，望裏烽烟喘月牛。半夜淒風哭新鬼，一城焦土換紅樓。追窮莫泥孫吳戒，瓜步城宜力戰收。岸虎何如水上龍，廉頗老去倦彎弓；推心幸得降人力，持重難收盡敵功。諸將兒嬉同霸上，三軍喜氣雜桑中；行間特拔君恩渥，珍重威名慎始終。一又觸藩祇計成禽易，出柙誰知制虎難；百騎甘寧能却敵，三登董父更翻城。一皆一時實錄也。先是廣西獨秀峰有題壁三十首，遜此遠矣。

蘭生

山左蘭生，口吃眇一目，左耳重聽；生平獨善象棋，不取敵子，而能制其命，曰：「吾以服人，不欲多殺傷也。」時人謂之仁義之師。

劉秋舫

予客青口，主同年劉秋舫家。因秋舫以交李繡谷、蔣蘭泉、余松南、麟圃諸君，招飲無虛日，飲輒爛醉，或放浪踰禮法。秋舫必左右之，夜漏三四下，俟予歸寢而後去，慮其失言過行，貽士夫笑也。予不善治生事，恆與秋舫謀之。秋舫入城，亦主予論心談藝，無倦時。處鄉里善解紛難，戚友大事，咸就理焉。嘗有鄉人訟田累年不決，秋舫以片言折之，兩造悅服。前後司牧，倚若左右手。公私以貨財相託者，歲不下數千金，而秋舫貧賈如故也。咸豐五年，將以縣令入都，而先於正月病不起，往哭之哀。越日以庶羞清酌祭諸其靈，而綴以文白：「嗚呼！宜君生死長已，誰謂予疴，乃至不起？君死之日，我聞於途，識與不識，重歎累歎。以君之才而折君齒，夫人所悲，况予與子！君性剛毅，內抱沈潛，寧直

而折，不靡而全。君蘊其學，發爲文辭；霜英秋挺，雲藻春攜。當世承平，囊括衆務；良木向榮，哲工斯遇。擢景彤廷，趨光雲路；令譽風馳，高才星聚。致身之道，蓋亦多途；君守載籍，以獵以漁。世嫉恢奇，衆嗤耿介；骨體之強，焉往不敗！黃鵠折翼，蹭蹬而旋；芳草在谷，鬱鬱經年。莫澄匪白，莫磨匪堅；衆人高華，而子述邅。及世多故，頽洞風塵；人撼而顛，子卓其神。季布重諾，仲連解紛；事靡鉅細，子集於成。方今州郡縉紳先生，匪曰利己，卽用諛人；君持以正，卓立中流。錫惠自衆，中亦招尤；往者徐竟，姦宄鴟張。街號巷哭，晝夜皇皇；子集壯士，手挈其綱。卒扞枳棘，屏翰一方。靡詛不生，靡祝不死；彼蒼者天，自古如此。惟君尤酷，賚志方長；年強心侈，運否身亡。如驥就途，方篤而蹶；如雲在天，未雨而滅。更有痛者，禍不單羅；母弟繼隕，家難斯多。及身不幸，手無斧柯；悲銜伯道，繼緒靡他。矢心霄漢，託命山阿；君死有知，傷如之何！昔歲癸丑，賊寇兩江；君遊而返，我來此邦。投我瓊玖，勗我科名；凡我瑣屑，皆子經營。世事婪瀆，誰相知心；譬行幽黯，恃子光明。子有良友，競豪且才；非屑予交，子介以來。春晨秋夕，文酒歡呼；惟此數人，有會必俱。或飲而酣，載歌載笑；子於斯時，巖巖其貌；酒闌人散，或止或行。子於新時，款款其情；良會不常，白日如駛。今見諸君，乃不覲子；披覽遺牋，積篋盈几；目想君形，聲猶在耳。往予有行，君閑以節；自君之亡，誰箴予闕。予醉忤君，君默不語；不慎將來，復誰貫我？嗚呼！秋舫光耀，何存聞君在殯；寥落無人，昔日之日。子勞其身，朝求夕訴；滿室盈門，人事叵測。胡逐胡馳，矧茲喪亂，萬代一時。思子不至，疑子遠行；六合同寢，子夢先醒。望雲壺嶠，雪涕滄溟；人亦有言，九京可作。冷署青尊，荒城夜柝；倘子重來，云胡不樂！

李九

李九者，贛之青口人，邑人皆識其名。問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逼迫，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縊。時縣令吳蕊元，典史費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掀案而

起曰：「所不與兄復此讎者，非丈夫也！」投狀海州，州不爲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念外省官吏，上下狗屁，終無能爲兄雪冤者，乃徒步入二京，具狀都察院。事聞，下蘇撫集訊。九既多歷風霜，又到省，貴罄日受挫折，瘡疥發於腹背，臥病中，惟祝七冤得雪，卽身死無憾。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天，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蕊元長春賄屬承審官，責九健訟，鞭笞慘毒，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蕊元等度終不可威脅，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伎，反復開陳，餌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一言。既而曰：「吾與若厚，不忍牽累，不然，今日之舉，卽公堂左證也。」蕊元等聞之，益懼。計無所出，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爲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謁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因袖出餅金爲壽。醫士佯驚謝，長春曰：「不寧惟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醜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許諾，約以十日內，乘便行事。會陳蓮史廉訪莅任，微聞李氏冤，卽日提案，詳摘蕊元等頂戴，將加刑訊。九則躡踊堂上，眼枯無淚，長涕而號。蕊元等竟不能諱，盡得實情。獄具，蕊元褫職，長春戍邊，吏役正法者二人。九至是喟然歎曰：「今而後死無憾矣！」一時受病已深，奄然一息，歸至半途，竟卒。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柩，其妻見柩，觸額求死。姻黨勸慰，乃歸。天河生曰：「予聞青口士夫道九事，至今勃勃有生氣。曩許秋舫爲作鵲鷓原傳奇，會兵亂未及脫稿，嗚呼！九不以生死負疚於其兄，今秋舫甫亡，震鈞蒼黃戎馬間，乃不克踐文字之諾，倘亦九之所羞與！」

張炳垣

張繼庚字炳垣，江寧諸生，粵賊初破江寧，炳垣欲自盡，既而曰：「徒死無益。」遂降之，改名葉子法，處之機匠館中。同郡吳畏堂初客漢口，與漢陽令趙公德轍故相識，至是吳亦陷賊，而趙公擢授江寧府，炳垣因與畏堂謀，賄守門賊，通書趙公，約內應。趙爲言於向公，許之。炳垣先後上書三十六函，初議入朝陽門，賊會忽將守門賊調赴他處。

而別遣廣西長髮者守之。乃更約取道後湖，以草船伏人而進。賊酋等微聞之，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於是計不果行。同謀有張沛澤者，廣西人，見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復與張鵬頭約，鵬頭故無賴子，感炳垣意氣，私結儕輩百餘人，願以一死相報。計定，炳垣託故出城，親謁向公，極陳江寧可破狀。約大兵夜集儀鳳門，則城內開門納之。公付以免死牌五千，既定議待期舉行矣。沛澤故知其謀，見鵬頭炳垣數相語，曰：「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逮炳垣，拷掠備至。同館人曰：「內應首謀，實爲張氏繼庚，此葉子法，非爲叛者。」獄稍緩，而秀清改命賊酋胡元偉承審。元偉者，故廬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體，刺猪鬃乳中，炳垣憤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當以實供。內應事大，非一二江寧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不能記，請以簿至。」胡願左右取僞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卽逮其人而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墮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實情也。」勿復問。遂用車裂法，繫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馬而馳之。左右手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裂爲二，觀者皆掩泣。鵬頭聞之，曰：「嗟乎！吾旣以死許張公，畏禍食言，非丈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時賊衆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鵬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者，久之無左驗，事將寢矣。鵬頭過所善沈獸醫，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獸醫首其事，復殺鵬頭，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獸醫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聞諸李芝生曰：「張先生上軍門書，率由芝生代傳，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謀爲刊之。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然而骨肉齧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丈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然失矣。」

楊漕帥

漕帥楊疊雲先生，善詩，工書法，墨梅繁秀生動，筆有古姿。居京師時，性不諧俗，衆以迂怪目之，意泊如也。莅淮後，手不釋卷，尤好培植士類，見劉君勤伯及家兄月清文，期許甚殷。震鈞入都時，戒以長安結納首重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有志者閉戶讀書，毋庸僕僕爲也。防堵揚州，倉猝退守，實爲白璧之瑕。時先生年已八十餘，壽考亦足累人哉。

錢江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游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駐節邵伯埭，江往投之，歷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萬餘，儲胥孔棘，公雖以轉餉爲職，實無所措一金。江爲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填發，往往百姓報捐，或輪年不得護符，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募榮章服，故富商巨室，踴躍輸將。又立釐捐法，諸賈人未作買賣，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創行於雷，而其議實倡始於江。嗣後官吏待缺者，視爲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廣。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既得二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爲五虎。江自恃其能，氣燄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擲盃起曰：「卽不然，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卽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鹽知事張翊國者，英年勇敢，素爲江所輕慢，銜之。至還得雷公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乃以江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奏

焉。天河生曰：「論者曰：錢江有可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之人。嗚呼！豈不然哉！」宜黃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渥洼天馬慎飛騰，終見雲霄最上層。一氣概可想，惜乎江之不知慎也。予嘗奉檄勸捐，預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贊者，見之欣欣然喜，而相告雖甚慳吝，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釐捐假手商賈，實則取諸買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價，故人人欣然，不以爲苦。於是服江之才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既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茹素諷經，藉資懺悔。江漢間讀釐如雷，呼公爲釐祖。」

紀事雜作

初予客豐工，飢民鼓譟，里人傳予被害；叔兄驚愕馳赴清河，得書乃止。及予抵贛，而伯兄病危。時嚴冬，河水皆冰，陸行還家，幸而無恙。呈叔兄句云：「竟與諸昆見，猶將夢境看。傳言互死生，相對失悲歡。世事不能語，吾廬何可安。休爲後來計，此會已艱難。」聞粵賊入鄂，送友南還云：「乍喜湘陰捷，驚聞漢水圍。江南漸搖動，河北况流連。草木悲生意，山川倚暮暉。鄉園竟何似，淒絕送人歸。」江干紀變云：「西南雲氣鬱悠悠，戰伐頻年苦未休。地勢漫憑疆域險，人心先有亂離憂。潯陽九派從天降，漢上千營縱騎遊。聞道金陵半遷徙，尙書早爲堵江流。鯨翻天塹走風塵，虎踞鍾山淚鬼神。千里樓船經劫火，一旬旗鼓犯勾陳。安危半壁封疆寄，遷轉三朝故舊臣。能說聖明輕付託，原將忠義屬斯人。壯懷清節憫時艱，曾列先皇侍從班。涕淚出師真死別，旌旗齎寇竟生還。畫梁春燕巢林木，中澤哀鴻滿市園。獨有嘉謨能入告，寵恩新自鳳城頒。」先是鎮揚軍中疏陳攻城方略，首恃火器，得旨用雲梯進攻，不許轟擊，致傷百姓。又賊據揚州，大吏請決洪澤以灌之，上軫念窮民不許。予作避兵詩云：「憶昨廣陵破，大吏捷足趨。驚塵動淮海，肩輿交街衢。十千買一舟，半萬買一車。不識誰家子，與馬紛長途。健兒五六十，執械供馳驅。貧窮亦性命，誰能安故居。跌蹙老攜幼，涕泣妻隨夫。平時閨閣秀，蓬垢走路隅。出門不忍視，白日慘爲紆。驚魂魄未定，道路爭傳。」

呼。河臣奏良策，擬決高家湖；兵戈或不死，太息吾其魚。煌煌聖明詔，不忍傷窮閭；感激涕零落，轉嘆蚩氓愚。當時禍亂起，萬變頃刻間；重臣棄疆土，何論守牧餘！忽聞神明宰，乃在清河吳；安集張皇衆，殺戮奸宄徒。夙昔一方望，籌策何乃迂；倉猝失形影，平定功勞殊。一石城篇云：一石頭城中鬼，夜哭白晝妖；狐怒張目，達官惜死，走入城，不許逃亡。小家屋，鍾山秦淮，忽破碎，黃巾赤眉肆追逐；金銀在壁窮搜求，雞犬與人並屠戮。沿江郡邑悲釋騷，紛紛徵調何其勞；亦有尙方賜刀劍，利刃不斬江中蛟。華屋縱橫走精魅，白日慘淡嘯山魈；鳳凰麒麟不世出，芝蘭艾蕭同摧燒。或欲飛身叩天闕，虎豹熊羆勢森列；五雲宮殿高復高，浩蕩烟塵蔽明月。但聞白屋供壺箚，幾見丹心誓旌節；長江如龍天上來，潮打空城口嗚咽。一江表近况，略見一斑。

大錢

咸豐五年秋，道過清江，聞車聲麟麟然來，視之錢也。問何爲，曰鑄錢。曰曷爲以錢鑄錢，曰帑金不足，官府費用無所出，今燬制錢爲當十大錢，計除工費十可贏四五，則何爲而不鑄？是年冬再過清江，聞車聲麟麟然來，視之大錢也。問何爲，曰鑄錢，曰曷爲又以大錢鑄錢？曰大錢不行，報捐者買之當十，祇值一二，今燬大錢爲制錢，而又小之，和以鉛砂，計除工費一可化三四，則何爲而不鑄？

車蘭雪

山陰車蘭雪，父官懷仁，卒於任，貧不能歸。于雲字少蘭，遂爲贛邑諸生；蘭雪縱酒豪逸，有詩才，如歲暮句云：「客如馮煖一無好，人似孫登百不能。」煖作仄聲用也。贈友云：「千里交遊孔北海，一船書畫米南宮。」輓人云：「黔婁有婦求夫諡，任昉無兒讀父書。」皆佳。少蘭頗有風骨，微少涵蘊，嘗寓書規之云：「士固不可澳，認水容亦不宜。」

辭氣淺露；見譏君子，猶可相容；得罪小人，必將致禍。無故而得小人之禍，情固有所不甘；無端而爲君子所容，我又自居何等？一生與張生立齋吳君錦堂，皆慷慨磊落士，契分交厚，故可容納直言。

劉李交

秋舫與李君繡谷爲總角交，長而同學，申之以婚姻。秋舫性直諒，繡谷柔之；繡谷和易，秋舫勵之，故二人相濟以有成。秋舫以避債故，讀書繡谷齋中，迫呼者踵至，則綉谷爲之經營調解，一不以聞於秋舫。每曰：以吾處秋舫事，雖甚煩劇，而無所動於心。若秋舫自理之，則神明棼亂，欲靜心力學難矣。繡谷已事或不治，秋舫亦竭力赴之，訓之如弟，不以爲嫌也。家室中間有齟齬，則眷屬互爲勸慰，務使和順而後安。及秋舫病危，繡谷適教讀梁方伯署，十日不得書，心疑之；已而書至，非秋舫筆，益憂慮。未幾果得訃，聞病中拍床相念，以不得一見爲恨，則淚下如湧泉。又避忌不能放聲哭，襟袖皆濕。每授弟子詩，至伐木谷風諸什，及史籍所載朋友交誼，死生契闊之故，輒哽咽不能止。方伯課子素嚴，終歲無間日，至是感繡谷意，趣歸里以抒其慟。既至，先詣劉氏，撫棺大哭，而後返於室，已爲卜日視窀穸，言於富室，厚賻之。存典取息，爲秋舫妻女度日費，又輯其詩文待刊焉。繡谷故善書，屢試京兆，躍然將復往。至是屏棄楮墨，絕意進取。後數年，亦卒。鉢池山農曰：予浪遊青北近十載，所見友朋交際，如劉李者，蓋鮮。求以酒食徵逐，羣居笑言，始終無間，不及於利，則今日所稱道義之交矣。古有范張，今有劉李，違衆獨行，宜其死也。

祈雪

清河冬旱，待澤方殷。一日予訪勤伯於縣齋，吳公留飲。時杲杲日出，大寒天氣如小春，席間出祈雪詩見示，中有「省躬自知下吏罪，回天妄冀明神慈」等句。愷惻之忱，流於言表。方談笑間，片雲自東南來，頃刻彌漫，則六出花

飛，漸積寸許。公自詣庭階，團雪與公子爲戲，衆皆異之，謂滕六大顯神通。翌日予往鍾吾，自桃源以西，晴朝如故，不謂爲誠感不得也。

銅廠

雲南銅礦，夙聞之，不悉其詳。錢塘吳仲雲官滇時，有廠述四首，具見利弊。節其要云：華楹具百戲，雕俎羅八珍；指使諸僮僕，佩服麗且新。問官所職掌，曰鋼鐵錫銀。朝上一紙書，暮領十萬緡。會計足課額，可以娛嘉賓。勿謂官豪華，視昔官已貧。頗聞有某某，憑陵居要津。積金北斗高，歌舞難具論。歌舞豈不歡，世事如轉輪。朝廷固寬大，國法亦以伸。事過三十年，殘魄含酸辛。官今當黽勉，富貴天所令。鳩卮與漏脯，智者終逡巡。哀哉銅山下，乃有餓死人。其一）滇廠四十八，寶路區瘠肥。媼神豈愛寶，苗脉有盛衰。攻采矧云久，造物亦告疲。甯臺與湯丹，二廠最大。今亦非曩時。小廠益衰竭，徵課檄若馳。何從獲硬硤，硤謂之磳。磳石堅爲硬硤，硬則可久，獲大礦。間或得草皮，浮淺而少者爲草皮礦。雞窩不滿萬，雞窩出銅少。餓鞘亦何爲，餓鞘無有苗礦。長菱入龍窟，水洩費不貲。硤有積水，百計涸之，謂之拉龍。年年告缺額，呵斥安敢辭。我聞古銅官，坊治各有司。方今吏事繁，難理如亂絲。况復畀廠政，殿最較銖銖。既耕復使織，誰能劑盈虧。上贍九府供，下給家室私。官私兩不病，治術其庶幾。其二）受事平其爭，厥長凡有七。有客長課長，爐鍋鑲銅炭諸長。錘手與砂丁，是皆長所帥。有犯則扶之，晝夜戒無逸。帕首縛一登，行若緣縫蚤。仰攻亦俯鑽，但懼引線失。風穴竅給笏，入深苦悶鑿竅洩之。廂木架疏密，硤虛下陷每二尺餘支木，四是爲一廂。硤之遠近，以廂計。龍驚地軸裂，一入不復出。悲哉乾蟻子，枯腊黑於漆。硤陷則死，或爲寶氣所養，屍不腐。名曰乾蟻子。更聞扯火勤，爐罩難畢述。煎礦曰扯火，煎紫板用美人爐，蟹殼用紗帽。爐啞銅用太極爐，銅夾銀用推爐，鉛夾銀用蜈蚣罩，黑銅蝦蟆罩。罩者爐之別名。爭尖與奪磳，刀劍鬪狂橘。異線開采而同得一礦。

則有爭奪之事。一朝烏獸散，探胝入民室。索之藉無名，山箒費窮詰。持以問長官，鎮撫用何術？（其二）廠主半客籍，逐利來窮邊。入官報試采，自竭私家錢。欣然大堂獲，繼以半火煎。礦旺日，大堂晚煎曉，成爲半火。抽課得羨餘，陶綺不足賢。百貨日腐集，優倡肆妖妍。荒荒蠻瘴中，聚若都市闐。聞者饒涎垂，擾擾蟻集羶。叩囊出黃金，一擲虛牝填。所願倘不償，家室徒蕭然。妻孥難存活，伴侶空相憐。不如扶犁好，猶得守薄田。請看足穀翁，飢飯飽卽眠。（其四）世人第愛「孔方」，豈知「孔方」來歷如此艱難。彼視錢如命者，知之矣！

鐵鑛

滇南銅廠既不旺，又以長江賊阻，運載維艱，乃議於熱河試行開採，得銅二萬餘觔，銀礦升課銀萬兩而已。扎拉芬太試煉鐵礦，入火不溶時，戶部鼓鐵鑄錢，待用孔急。於是設局採辦，計兩年買鐵一千三百萬觔，而鐵錢遂行於都中，較之當十以上者，民轉便之。同時皖北行用小錢，鵝眼纏環，復見於世。百錢不過二寸許，第出省卽不行。馬蘭鎮並鑄銅鐵大錢，協濟兵餉，兵丁行使亦不便。小既不行於遠，大又不適於時。可知錢帛自有定衡，不然，利之所在，孰不趨之哉！

祖錢

宗侍御稷宸有變通錢法一疏，大意在尊制錢以平銀價，擬以順治康熙之青銅錢，照廣西及湖南衡永等府，行用桂字錢之例，以一文當兩文，卽抵銀兩釐。雍正乾隆黃銅錢，抵銀一釐五毫。嘉慶道光及近日所鑄和鉛較多，抵銀一釐以上，皆定其稱曰祖錢。輪廓無缺，概作銀用。上行則完賦報捐，下行則給俸發餉。昔謂無銀者，立變爲所在，皆銀，則銷化制錢之徒，不禁而止。擡高銀價之弊，不期而平矣。所議似甚通達，錢法之貴乎適中者，慮私鑄多而利

權分也；如此則私鑄必不得利，願所難者上行耳。

鈔票

軍興之初，釐捐法尙未通行，饑胥時絀，軍士有脫巾之慮，司農則仰屋而嗟。乃議製鈔票以濟之，而南河先請數萬，其色以堅厚白楮界爲兩方，飾以紅綠，上方具載通行條令，下方載銀數年月，以代河餉。河員得之，與大錢之當百當五十者，分發各州縣，富賈與商易制錢，商賈無所用，則賣諸報捐之人，十錢祇值二三。自捐局以外，皆不收。非惟民不信官，卽屬員亦不信長吏，故曰難在上行也，而無本之券，不待言矣。

張保

閩浙海盜最劇者曰蔡牽，張保牽前就戮，海洋安謐者久之。及保猖獗，屢勞王師，力竭請降，授官至參將。先是粵督百齡公，贍上元董益甫先生詩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至是先生覆書云：「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爲撫賊歸來也。」百公默然。保供職既久，有擬薦擢總兵，以示羈縻者。桐城姚石甫觀察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蹙乞降，官至三品，國恩寬厚，至矣！再加遷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擢，不爲濫；有罪則降謫，不爲苛。」保卒以此計，奔走海上而死云。

門外漢

長洲彭詠莪相國，未由館選，初被協揆命，謝恩摺云：「登揆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由部曹而海陟綸扉，在徵臣逋逾廿載。」宿南應帥石芝太守云：「舊制大學士莅任，皆詣翰林院署，入登瀛門降輿，諸後輩長揖迎之。先是有某公者，亦未經館選而大拜，將至院署，諸詞林序立門內以待，而某公於門外降輿，拱手自稱曰：「門外

漢」也。

伶人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衆皆訕之。結納雜伶，徵歌侑酒，則揚揚得意，自鳴於人，以爲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伶恃嬌憨飾風雅，聞有書畫名者，必索之。某公善書工花卉，酬應日煩，厭苦特甚。一日有巧伶索畫，伶故以色藝噪一時，他人所欲結交而不可得者，某乃自出買絹，欣然搦管，聚精會神，惟恐不工且速也。既成，冒雨攜贈，伶道謝曰：「我戲言耳，乃竟煩公。」某甚喜，謂自今納交，庶幾心藏不忘矣。越數日復往，一語不發，面冷於冰。久之，乃請姓名，若不相識者。某恚而返，自是痛惡伶人。

帥石芝

石翁言其先人承瀛公，官京師時，遇有文酒之會，呼召優伶者，必不赴；不知而至，則入座輒近，同列強之，卒不顧。此與上元董制軍教曾赴江督宴，聞劇不入，金華戴司寇敦元赴浙撫宴，攜繖獨歸，同一清德。近有某公，略相類。特時流不笑其迂，卽嗤爲怪，非人情不可近一語蔽之矣。又自言官袁浦時，職位微薄，未敢峻拒，第耳不聽聲，目不視色，終席而散，不交一言，亦可謂和而不流，善處時俗者矣。時桃李再花，麥苗冬實，節逾長至，蟲飛薨薨，石翁五十年未之見也。

烏塔二公

廣州都統烏蘭秦公，謀勇兼備，屢著戰勳，略載浪墨中。顧性急氣盛，時時涉險輕賊，同僚或戒之，則曰：「人死不盡由賊，不見賊亦不必長生。人人明哲保身，誰爲捐軀報國者！」最後與向公合擊仙回嶺，大雨不止，軍士餒甚，議

收隊以待明日。夜五鼓，陰雲如墨，都統忽自率小隊入山，掩賊不備，向公聞之，疾飭諸鎮接應。山徑崎嶇，未及列陣，賊衆冒死衝突，致陣亡總兵四人都統，竟以骸中流礮而薨，天下惜之。都統薨而麾下火器營護軍塔齊布公以敢戰著勇略，埒於都統，每臨陣背火銃一腰刀，二手長矛，套馬竿，怒馬獨出，戒親兵不必從，從亦無能及者。尤好逼近賊砦，覘形勢，見賊輒怒目切齒，口角流白沫，若將生啖賊者。賊自金陵溯江而上，通道於湖南，冀與廣西老巢聯爲一氣。公以千數百人，破賊十倍於湘潭，殲斃斃溺斃以萬計，賊始沮喪而返。最後率壯士二十人，助攻小池口，馬驚失道，鄉民知公名，留匿其家，時歲除前夕也。至明日，大營遲公不歸，馳騎偵之，不見，洶洶失所倚。夜半忽聞鄉民送公至，諸帥驚喜，跳而出迎，握手相勞苦。公第曰：「飢甚，速飯！」我各營軍士聞之，皆躍出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其爲時所倚重如此。未幾，以積勞氣脫薨於車。公少於都統數歲，卒年未四十也。

浦上園亭

六年丙辰春，讀書海道署，署之東有小園，早暮行吟，廊迴檻曲，板橋疏雨，春漲初生，度橋循水榭而南，爲文閣，池北有軒，翼以山亭，額曰：「蓮湖理楫。」前觀察周君聽松筆也。浦上園亭，以河師署中爲最，池廣數畝，壘石爲峯，有荷芳書屋，聽鶯處，恬波樓，頗極水木之勝。張公芥航督河時，與同人賜詠其間，傳爲韻事。其後麟見亭先生愛士喜詩，猶有儒雅風流之概。近日徵歌角飲如故，而風徽遠遜前人矣。

魚龍

民有得魚，長不及尺，金目而廣鱗，將烹，隱隱見四足，或曰龍也，懼而放諸河。臘八日，雷震，龍見於西南，談者謂迎此龍上天也。

小兒

邳州人負一小兒，兩首共頸，胸腹不分，四臂兩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曰縣令答其人而逐之，此則弟輩目視，與談龍者異焉。或問邳人曰：「兒若所生耶？」曰：「然！」曰：「罪不在臂。」

跛足

胸陽士人某，妻跛一足，伉儷數年矣。及登鄉舉，而年未及壯，自念前途尚遠，世甯有跛足夫人哉！朝夕折磨，妻以恚鬱死。續娶某氏，姿亦平等，雖凌波穩步，而積有違言。已而士有母喪，州尊往弔，急率子弟趨出跪送，將踰闕自履其衣而仆，及起，骭足腫痛，不良於行。自是拄杖出入，居然跛矣。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官兵之再復武漢也，沿江賊檣林立，逆酋驍健者，以五采飾帆，粲若雲錦。楊提督載福分水師爲兩班，上下抄擊，並懸重賞，能獲賊五采帆者，錢十萬，軍士奮力駛入，頃刻獻采帆六，賊勢不支，縱火焚之，延燒火藥大船，霹靂一震，衆船皆飛，血肉雨落，賊屍有墮至對江者。

鐵鎖

蕪黃以東有半壁山焉，孤峰突峙，俯瞰大江，一夫當之，百人沮愕。賊於山下，置橫江鐵鎖四道，北達田家鎮，護以木牌，夾江築壘，壘以守。羅公澤南率諸軍攻之，賊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公戒士卒勿輕進，待賊銳既竭，突起急攻，賊多觸石墜崖死。水師乘勝，以洪爐大斧，鎔鑿鐵鎖燔賊舟，以千計，火光夜照數十里，賊潰。

田鎮平。

仙桃鎮

鎮屬沔陽，同知林天直攻之，殺賊方酣，突有悍賊徧體插刃，繪面挂髯，猙獰若厲鬼。馬上手長矛，狂呼入陣，烟霧迷漫中，遙望從賊有躍身空際，高至數丈者，紛紛然飛舞上下，采色爛然。我兵駭異，天直倉皇搏戰，猝重傷而死。事後詢之逸賊，則拋擲婦女衣服以疑之，又縛少女長竿上，豔裝綵服，佯作指揮狀，不知者遂驚以爲神。

蛇山

粵賊三陷武昌，副將王國才自九江率隊來援，夜半抵省，不知城之已失也。呼於望山之門，賊啓門納之，亦不知爲官兵，直至蛇山後，彼此問訊，始悟殺聲大起，國才慮孤軍深入，寡不敵衆，且戰且退，退至城外結營焉。

指配

賊據金陵立女館，以廣西蠻婦監之，夫妻母子不得見。及賊糧將罄，盡驅無色者出城刈稻，實則縱之使行。踰月，及下指配之令，設僞媒官司其事，凡男女年十五以上皆報名，高格者配至十餘人，以次遞減。然祇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姦，或老夫得女妻，或狡童獲鴛母，顛倒抑勒，飲泣含冤。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關防，十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徧野鴛鴦。」指此事也。令初下，投繯墜井自刎服毒者，不可數計。予友俞述之訪其姓氏，已及九百餘人。

義妓

癸甲撫談載揚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雙絕，兼善書算；賊得之，獻於秀清，寵愛備至。朱私誓不與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近聞金陵李氏女，選入僞宮，藏寸許小刀於髻內，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適轉身，誤中左肩，立呼左右，剝女皮，懸竿焚之。烈哉閨閣之英也！獨秦淮妓女王憶香者，爲僞都督施姓所得，佯爲歡笑，醉以酒，抽刃殺之，而自經於後樓，則尤爲罕見者矣。

考試女子

粵賊脅令士子應試，亦分別鼎甲，翰林諸名目；花冠錦服，鼓吹遊街，少有知識者，趣逸去。後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爲女狀元，榜眼鍾氏，探花林氏，招入僞府，令掌簿司批答。

陳氏女

南方女子多善文，北方女子多善武，風氣使然也。賊將黑力虎者，驍健絕倫；及入河南，有蔡姓占卜者謂曰：「北去逢溝，必喪大將。」賊不聽，恃勇獨行。明日抵陳家溝，遇教師陳翁，率二子環而攻之，搏擊良久，陳父子敗歸。賊追至其家，相距數武，望見陳已入後室，忽門右突出，一鎗直刺其股，則一女子年祇十六七耳。賊仆，梟其首而埋之。

女賊

女賊蕭三孃，僞稱元帥，年二十餘，長身猿臂，能立馬上左右射。鎮江失守時，率女兵數百登城，見者駭異。又蕭朝貴妻洪宣嬌，亦騎馬臨陣，第祇作壁上觀，不能交鋒。或云蕭三孃卽朝貴妹，與其妻皆侍秀清，洪逆明知之而不能禁也。

男妾

賊擄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腎，死者十六七。秀清選其姿色秀麗者，傅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爲男妾。如侯裕寬、李壽春、鍾啓芳、王俊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歡，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僞妃嬪通，狎褻幾不堪言，諸逆縱之以爲樂。

妖術

賊衆臨陣，詭秘百出；官兵疑有妖術，實不盡然。惟湖南徐某素習辰州教法，從賊爲軍師，臨城對壘，屢攻不破；卽用方卓數十，疊架爲壇，披髮仗劍，禹步焚符，謂之借霧。旋有雲氣騰空而起，離地二三丈，官兵自上視下，模糊不可辨；賊遂乘勢仰攻，其後徐某及徒黨二人，震死開封城外。

諸色人忠義

舟子阻行，伎女進毒，前已略載一二。又開封藥肆王謨者，素善擊刺，當省城被圍時，奮身躍出，與一紅衣賊，短刀相接，良久未決勝負。榮升班伶人胡姓見之，持矛而下，乘賊不防，直刺其胸，刃出於背。旋有綉龍巾騎馬二賊奔至，王胡鼓勇直前，復斃其一。江南僧衆恨賊毀滅寺宇，糾集數百人，伏山谷間，伺賊出入，約期並舉。會爲偵騎所見，殺戮無噍類。杭州錫箔匠集黨乘賊散竄，追殺多人。江寧南門外米商聚集義勇，協力拒戰，亦殺賊千餘人。及賊勢日衆，乃各避去。懷慶監犯自言能視草色，破地雷，沿城掘得十數處，皆用縣被包裹火藥，多至石許，以竹竿暗通引線於數十丈外，裘明府請免其罪，以銀兩衣服酬之。此固惡貫滿盈，普天共憤，抑可見鄉民食毛踐土，尙能激發天良也。

易伏

九江賊出西壩，伏隊於八百坡後之茶庵。李廉訪續賓帥兵繞道譚家坂，先敗其伏，而伏我兵於其處。回隊迎敵，且戰且走，將至伏所，賊不知其伏之已敗去也，意氣揚揚，以爲得計。及伏起，乃見官軍倉皇潰奔，掩殺無算。

石鐘山

山在湖口縣，扼外江內湖之要，賊衆悉銳守之。我軍水師爲所間隔者三載有餘。李公遣將力攻湖口，調湖內舟師冒死衝出，絕陣於山前，公自率偏師揚言進勦，宿太閘，中道折回，乘夜渡江，繞至湖口山後，搗其僞城，燔石鐘山賊巢，巖壁皆赤，賊至死不知此軍何自來也。

鳧雁

向張二公追賊金陵城外，大勝者十餘次。鄉民不知戰略，事後跡之，但見頭顱墮地如落瓜，屍骸枕藉如束藁，隨潮出港，泛泛如鳧雁而已。

反令

揚州曹孝廉從軍皖北，言主將馭兵極寬，賊之掠營而過也，主將下令曰：「急出隊！」三令而士卒莫有應者，則反令而止。士卒採民墓木爲薪，民曰：「毋擾我墓，我給若薪！」不聽，互相爭鬪。營中洶洶，將往助。主將下令閉營門曰：「敢有出營者斬！」三令而士卒踰壘而出，則反令而止。

鄭通判

廣東顧竹城同年攝長洲令，有福建鄭通判者，以盜劫財物，父被殺死，擊鼓鳴官，問被盜時，通判何在？曰：「前一日出門探戚，今晨甫歸，息足茶肆中，遽聞此信，故來報。」父名揚旌，由舉人兩署鎮洋嘉定縣事，時能官僑寓蘇州也。顧卽往驗，揚旌裸身仆廳上，腦後刀傷入骨，腰脇間復有數傷，徧搜樓上下，無他形踪。將出過井上，蕉扇浮焉。左右起之，血污衣袴咸在。顧心疑不類盜，殺狀命通判棺斂其父，而使人陰往覘之，草草無戚容。密召所探戚至，亦謂通判實未往。明日盡拘寓中人，訊諸內廳，嚴刑以待，多方誘脅，始各吐實。則揚旌之死，通判弑之也。揚旌性吝嗇，待家人奴僕尤刻。衆僕語曰：「家有一條釘，不隨鄭揚旌。」其致怨如此。通判疑父多金，乞取不與，寓主人周氏貧而求助，亦不應。僦居宅內西偏，蘇人朱甲者，賣綉爲生，揚旌又短其值，通判知二人心怨其父，乃與朱甲謀，使周氏助己殺父，共分財物而逃。及期，揚旌方避暑，獨臥廳中，通判乘夜啓門入，朱甲與周氏各手器械，而通判自握長刀，揭其父帷。父張目躍起曰：「汝喪心耶？」奪路而出。周氏橫械當門，繞屋三匝，將上樓，其子自後砍之仆。甲繼以槌，挺短不力，通判慮其不死也，又加刃焉。獄具，通判凌遲。逮朱於杭州，與周氏斬絞有差，問所得，則百五十金而已。鉢池山農曰：「石言豕立不爲妖，狐鳴鬼嘯不爲孽，是乃真妖孽也。其人則閩，其事則蘇，宜其亂已。」

吳逸香

佛雲以眉子硯故，名所居曰硯綠齋，寶之若拱璧。已而攝令吳江，適爲小鸞故里，下車大喜，卽訪葉氏後人，脩墓立碑，招魂取影，並刻其疏香閣遺稿，而以同人題詞附之。曩所謂緣於今乃驗。集中題南北曲者，祇予與琴川吳逸香、女史二人。逸香作節音悲涼，風神絕世，晨夕諷誦，自愧弗如。嘗屬錢君吉生作聽真圖，以識嚮往。詞云：「塵海滄桑如過鳥，往事憑誰弔。仙雲跡未消，千古傷心，美人香草。一硯認前朝，是名媛當日閨中寶。（步步嬌）有時對明窗，閒譜遊仙調。有時捲疏簾，戲將眉葉描。你看櫻桃開落幾昏朝，又是寒食御風斜照。誰解道昇天成佛，任逍遙。祇憐

他，曇花幻影增悲悼。（醉扶歸）落日松陵古道，歎荒烟蔓草，遺塚蕭條；桃花三尺豔魂銷，垂楊幾度，鴛鴦老。春山翠黛，秋風野蒿，綠波明鏡，羅裙細腰。珮珊珊應有芳魂到。（皂羅袍）遇這謫仙人，讀生香舊稿，一片石珍似瓊瑤；仙魂招取，把亭亭倩影描，又護得孤墳好。硯綠奩裏，憐才懷抱，仗海內詩篇把幽恨銷。（好姐姐）愁紅慘綠知多少，誰值得才人傾倒，也算是薄命青娥有下梢。（尾聲）嘗於淒風冷雨木葉打窗時，按拍歌呼，輒爲墮淚，何其哀感之至於斯也！

性理

童試之有性理論，自陸建瀛疏請始也。咸豐初，朝廷向意理學，建瀛疏言學臣考試，宜增性理論一篇，以示明心重道，闡發聖學之意。章下直省學政，著爲令。豐工再決之歲，上命建瀛視河，駐工次。建瀛知南河積弊深，所在頹敝，卽工成終不可保。而粵賊初犯湖南，距江境遠，自請獨任討賊。豐工付諸河臣。十一月奉命，七日而返金陵，調餽徵兵，歲暮就道，歷二十餘日，甫抵九江。粵賊大隊已至前鋒，未及結陣而敗。建瀛遠斫，維鼓帆東下，乘暮入省垣。時諸生待試者，琅琅然高誦性理未休也。其後建瀛于東垣，官江蘇同知，避寇江陰，與百姓爭道，鳴其爵里。衆曰：「汝陸子耶？求之不得，乃自首也！」競前捶之而斃。或曰：「性學之興，客有著說迎合建瀛者，投契逾分，由是挾總督以令守牧，橫行於邑中。」蓋陸以性理獻而言計，遂客卽以性理投而權勢行，宋儒之饋餉厚矣哉！

南行

予浪遊數載，惟丁巳度歲家中，鄉黨清况愈甚。延及夏五，家兄叔丹招同戚友會飲，時風雨慘淡，氣寒如早春，感賦絕句云：「庭陰微覺酒盃涼，風定遙聞麥隴香，同向綵絲求續命，滿城寒雨度端陽。」後三日將赴雲間，道過揚

州城外紅樓，盡成焦土，存五律一首云：「江北繁華地，昇平二百年；暮城魑魅隱，危岸閻隍懸。萎樹無棲鳥，新炊有斷烟；似聞殘照外，笳鼓動江天。」時瓜鎮均已克復，迥非舊觀。瓦礫荆榛，淒涼滿目。三汊河經高冥寺故址，句云：「南狩行宮佛寺旁，斷垣殘碣入蒼茫；江沉塔勢連雲暗，營接潮聲帶雨狂。世上蟲沙歸浩劫，法中龍象誤空王。幸看大地山河影，重被中天月月光。」又由瓜洲放舟至鎮江云：「六年梗絕瓜洲路，浩浩滔波戰氣昏；火燼樓臺銷毒霧，潮迴雲日見江村。却看鐵甕帆齊指，未到金陵氣已吞。從古進賢蒙上賞，黃金應鑄向軍門。一常州城外聽人談，軍中近事云：「月照千營雉堞高，清尊美酒泛蒲萄；珊瑚枝葉皆金玉，鷹隼風塵一羽毛。談笑得官驚婦孺，亂離行路畏錢刀。星垣昨日詞曹出，猶說官廷肝食勞。」將別蘇州答友人云：「虎邱山色對蒼茫，風物清和野興長。縱酒漸爲時輩棄，斂才方悔少年狂。雲霄唳鳥誰能聽，溪澗遊魚盡可傷；瀕海孤城在天末，逝將高詠寄滄浪。」青浦道中云：「揚州城郭白門山，處處烟塵物力艱；終是江南風日好，綠疇如畫桔槔閒。」時咸豐戊午五月下澣也。

長蛇

粵賊殺人如草，卽物類遇之，亦無有免於死者，習慣使然也。江寧陳丙爲賊所掠，與同虜十數人，閉之館中；大蛇出於壁下，長幾二丈餘，有縱賊年十五六，揚刀將下。丙護以臂，蛇竄去。賊曰：「汝庇蛇，卽斫汝。」丙曰：「必不可免，無所逃命。」乃笑曰：「戲耳！」扑以刀背而去。是夜丙夢長身青衣者語曰：「賊以某日出隊，視其外貌雖惡厲，而中心怯亂，其防範恒疏，君擔行囊尾其後，必可免也。」及期丙從門隙窺之，則餽糧衣服，行竈器皿，擔具以從者甚多，如官兵之有餘丁者。丙悟，趣同人襆被打包而出。出者半畏賊而不敢，行者亦半。賊衆目之，不問及門，門者亦不詰。丙心竊自喜，顧念賊衆北行，必與官兵接戰，而已與諸人者日暮途岐，惴惴然不知所往。忽見大蛇出自草間，昂首視丙，向東疾竄。約及十數步，又回首候丙者再。丙與同人姑從之，竟免於難。

犬

五月望日，河帥行香回署，文武員弁咸集；有犬啣物，搖尾而入。兵役嗾之不出，徑置諸大堂而去。衆往視之，則小兒首也。李春帆曰：「犬畏人者，今其目中無人焉。袁浦其亂乎！」感澤曰：「是或有冤。」惜乎犬之出也，不使人窮之於所往耳！

賊酋內亂

向大臣退守丹陽，病薨之二月，金陵城賊內亂。先是楊秀清矜功攬權，驕恣自大，日以聲色誘洪逆，深居偽宮，奉之以萬歲之名，禁不得見人理事。而秀清稱九千歲，諸僞王以下遞降，賊衆且憚且嫉之。至是秀清欲自稱萬歲，使左右言於洪，洪曰：「何以稱我？」秀清不得已，乃減爲九千五百歲。是時僞北王韋鎮，僞翼王石達開，方率衆分擾江楚間。達開較諸賊少善，素不直秀清所爲。鎮前自皖南敗歸，秀清不納，奪門而後入，故憾之尤深。洪逆既爲秀清所制，惡其相偪日甚，密召二酋圖之。而鎮適先至，佯與秀清約議事於天王堂中，預戒甲士以擲盃爲號。酒半發，兵殺之，又殺盡其黨羽，而各室其室。及達開至，曰：「秀清可誅，其屬何罪？」鎮亦酷矣。鎮怒，更集衆欲殺達開。達開嘆曰：「一山不能容兩虎，况豺狼狐鼠同居哉！吾不忍自相殘害，使人以草寇笑我。」卽帥所部乘夜潛出，溯江而上，自是別爲一隊，歷楚粵閩浙而授首於四川。其後秀清親屬攻殺鎮，閉城二十餘日，屠戮甚衆，城賊屢驚。設使向公而在，蹈瑕抵隙，倍易成功。先後數月間，失此機會，惜哉！

北軍凱旋

直隸靜海之賊，由阜城竄保高唐之馮官屯，屢爲僧王所敗。洪逆遣隊北援，又殲於豐單之間，勢困甚。王命築套

堤，引河水以圍之；屯中糧盡，賊無固心，大兵晝夜轟擊，遂破其壘，生擒首逆林開芳及諸僞職，監送京師，凌遲處死，從賊無一脫者。北軍行凱旋禮，大將軍參贊大臣恭繳印信，京城撤防，在事文武賞賚有差。賊之初起也，投琰佛寺，有見僧卽止之，識至是果驗，天人合發，固非偶然。

奇女子

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才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若予所聞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英河南人，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爲汝訂姻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似人間小兒女羞澀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女嘆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粵賊北犯，開封以大隊攻城，而游騎四出，擄掠開歸間，囂然不寧。周集鄰村二百人，夫妻分爲二隊，領之。二人者又各分其隊爲二，二正二奇。賊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撲女陣，女洋敗退，至叢林間，周突起，大呼於林東，賊方錯愕，其西路銃礮又作，山均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賊大驚潰。距叢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鷄鵝。女縱騎獨追騎馬，賊會戰數合，顧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墜馬，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爲兄弟笑哉！」時衆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偵者謂馬陷泥淖，蹶而被執，察其衆，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賊已縛生入營矣。女乃返視山虎，創不深，猶可支拄。急取創藥傅之，親裹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泛常賊，今乃識爲英雄，陣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

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賊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恨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掌簿籍，得不殺。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飲我之刃，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不可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闊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己出遊阜城連鎮間，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賫貲販運，而冒爲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寬衣大笠，跌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鬻粟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爲偷漏關稅計，揖而邀之舟中。羣商聞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諧謔語，羣商於賣買經紀外，瞪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輩一見如故，意氣亟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者耶？」一商曰：「實不相欺，薄有貲貨，前途關卡多，仰藉大力庇蔭，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女。時婢在後艙假寐，女怒自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聞大驚，密語久之，疑女爲盜船，長賜請救。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卽兵戈擾攘中，挾貲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甯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曰：「且爲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臥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如何耳！」及夜，又聞鬻粟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能臥，急閉艙門，滅火屏息，團縮榻上。時下弦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女念迎鬪，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鬻上明珠映月光爲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顯然僧也。

昂首四顧，遠奪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人大叫曰：「上！」則競趨女舟。女揮則旋繞如練，婢手雙鐵椎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毬。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鏖鬪方急，商船後艙呼：「賊至！」婢躍登蓬頂，左臂適中賊槍，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篷頂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創臥，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衆復讎至。探之，知始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一次詰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卽殺盜救吾屬命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蹤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爲？」語未畢，忽有一人自樓船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然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鬢髮有鬚矣。其人曰：「我卽河南周生，與卿爲伉儷者也。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問答旣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爲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願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公愛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婢爲何人，女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爲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商皆感泣。周生旣了巡緝事，卽日引疾解官，攜妻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武殿元

鹽邑有武殿元者，性嗜酒，臚唱後，朋輩招邀，深入醉鄉；明日兵部將引見，是夜猶與酒朋鬩飲。及期，匆匆策騎往，

適西華門外居民被火，道梗不得前，繞道而進，則駕已升殿，某以誤期，革去狀頭矣。或云其友仗而誤之也。

某孝廉

某孝廉家資鉅富，公車北上，廣謁諸名公，結爲師生，竟以關節成進士，欣欣然有更上一層獨步瀛洲之想。部置停妥，十得八九，而費已不貲。一日有小內監年甫十餘齡，微聞某事，使人預致賀意，願得喜酒而醉焉。蓋意存挾制，欲索多金也。某念事有成議，彼何能爲？竟不允。閱日殿試，進呈十卷，內侍乘間曰：「外間傳言今科一甲一名爲某縣某人，」若年幼而無心出之者，及閱卷果如其言，於是狀頭不成，並進士舉人皆革去。海屬人言之甚詳，第不識爲何時事耳。感澤曰：「孔方先生廣大神通，由來久矣，然欲以銅臭之力，遽躡清華，且不作第二人想，毋乃太過乎哉！以人之幼穉而輕之，而已成之事，卽敗於所輕之人，誠非意料所及也。君子曰：過猶不及！」

奇孝

婦女能節者無不孝，能孝者無不賢，故國家旌表節婦，必兼孝行，而後可。兩漢帝王謚號，文曰孝，武曰孝，武終漢之世，皆然。明以來皇后謚法，亦皆以孝行冠之，誠以百行之原，王者之大經也。何況民人？第同爲孝婦，而難易差等不同。綜所見聞，及往籍所載，未有烈於吾邑毛馮氏者。毛名繼宗，每歲運糧北上，母老病肝痛，子幼尙在襁褓，甘旨湯藥，皆馮任之。他日母病篤，馮焚香籲天，求以己肝愈姑病。乃取刀刺脇，肝尖躍出，急割之，置之盤中。夜半兒嘔，馮慮驚姑醒，以帕裹創血，淋瀝入撫其兒，兒臥復出。慮肝少不足愈病，拜告已復淘肝出，左握肝，右持刀，力割一葉，而馮亦昏暈仆矣。久之掙起，浣而煎之，以奉姑。姑問何物？曰：「藥肆宰鹿，吾買其肝。」食畢，病良已。明日馮臥方起，鄰里叩門，問馮刀創者，戚黨饋藥者，官吏遣醫走視者，慰勞歎獎者，一時畢集。爛其盈門，初不識何由聞知也。蓋鄰

人將臥見毛氏庭中紅光射天，以爲火也；出視無之。第聞空中神語，毛馮氏剖肝食姑，關帝文昌遣將救護，彷彿金甲光照耀庭間。登牆窺之，備見馮刺肝狀，神魂俱飛，咋舌戰栗。由是入市傳布，闔城皆知，獨其姑以爲鹿肝，愈病神奇耳。天河生曰：「割臂剖股，皆出於本人至性，雖王者不以責人，况於肝哉！父母天性之親，猶或難之，况於姑哉！雖謂馮氏爲古今孝婦第一人可也。此往事，江君天乙有奇孝驚天傳，予未之見，就所聞記其大要，爲郡邑光焉。」

伯兄殉難

伯兄月清，少穎悟，文辭豐贍；中年就揚州太守幕，遣長子從予渡江，而妾及次子侍焉。八年九月，粵城三犯揚城，兄爲太守畫防禦策甚備，而居民半已驚竄。僕楊裕請間爲言，民情不可恃，將密檢行裝以待。兄曰：「毋爾！朋友交以信義，人在危急中，何可棄去？汝但往視吾兒，吾兒幼，今以付汝。」閱日，太守乘間遁，雖幕友不令知。兄乃嘆息出，與同幕丁君嘉珊遇賊東門外。嘉珊大言誑賊，賊信之，趣兄同謁其酋長。時兄方據地坐，聞賊言憤甚，突起躍入護城河。賊沿岸以戟鈎之，血殷水而歿。嗟夫！幼齡孤露，兄弟相依，困頓中途，遽遭凶折，生無庭室之歡，死絕邱墟之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哉！妾鄧氏先一時投水死。楊裕卒奉兄子自賊中逃出，以歸云。兄著有自怡亭詩詞一卷，題名錄絕句云：「題名自古副名難，洗眼何須徹底看。一樣黃梁誰得失，諸君先我過邯鄲。」送金竹農歸阜寧云：「古木作奇吼，狂雲無滯陰，詩情接奔馬，天意鬱歸心。小雨酒初能，垂楊蟬自吟。臨風漫惆悵，容我暫披襟。」題項鐵生何曾睡着圖云：「萬事低眉過，爭如對酒吟。吾生有浩氣，俯首亦千尋。好夢嫌多事，黃梁知此心。解人容易索，只恐夜深沈。」秋闈報能寄江寧王蔗鄉云：「孤城落日氣荒寒，斫地悲歌獨倚欄。天馬何能耐羈勒，海鷗從此狎波瀾。夢魂莫受青楓阻，肝膽常如白日看。君是乘風終萬里，未須霑袖對秋殘。」我見三首示弟云：「我見太虛雲，墮我思親淚；雲出猶能返，故山冥漠知何地。在昔幼小時，不識劬勞意，白楊蕭蕭悲復悲，酒漿莫奠心魂飛。宵來夢見慈」

親面，迫欲從之，已不見；月色沈沈，燈昏昏，重泉無路，今天無闍！我見投林鳥，觸我愛弟之深情；愛弟弟能知，所以好鳥相和鳴，豈無高山與喬木，同羣定在枝頭宿。亦有金吾挾彈來，啾啾不忍兩分開，兩分開，弟莫哀。我見東流水，感我知音者，水是東流終不西，人是真心不能假。千里聲相聞，同心各戀羣，北風吹寒律，西林沈夕曛。白馬朱旗耀顏色，污穢雙眸看不得，滿地江湖波浪深，人心誰復測！嘗與王君南卿集飲酒樓，壁懸輿圖數幅，樓下蒲萄一架，綠滿堦庭，二物絕不相類。南卿曰：「賦此可乎？」即應之云：「滿庭秋色太橫斜，忽見蒲萄憶漢家，酒後更無壺可擊，披圖閒看古流沙。」其捷給皆類此。

溫明府

六合溫明府紹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負異才，性孝友。咸豐元年，權知六合縣事。下車脩城垣，屯義穀，期年集事。二年冬，粵賊初犯武昌，公曰：「六合雖小邑，然濱江屏蔽淮泗，賊乘風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於是招募壯勇，械製器，以備不虞。三年春，賊據江寧，陷揚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隊竄擾鳳泗間，邑城四面受敵。公率衆與戰，賊少却，繼以大隊夜至，或議閉城拒守。公曰：「不出戰，不能守城。」預戒兵勇，不及賊，毋發火器，夜行宜靜，毋譁。遂出縱馬前行，衆請所之。公曰：「惟予馬足是從。」賊初由長江鼓行東下，屢陷名城，大帥遇之輒潰走，勢焰方張，既至見城小，內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間道繞出賊後，銃砲競發，以暗擊明，賊衆驚潰。我兵奮前追殺，無不鼓舞爭先，一以當十。賊自相衝擊，死者無算。四年，賊冒難民謀入城爲內應，公偵知，稽核市廛，凡城內士民，皆給符驗，而出入外至者，問所投舍，守城兵引往質對，以故奸宄無所容。賊掘地道，公自內掘出，先發擊之。城圯，隨時堵塞，先後十數戰，賊屢挫衄，積功擢江寧府，加道銜，縣事委於李君守誠，公獨任防勦。時紳士信公既深，倚公爲柱石，居民客商，及遠近避難入城者，皆助守，不願遷徙，誓與城爲存亡。六年，江北大帥德興阿公，以蜚語入奏，褫公職，賊衆醜

酒相賀。七年，何制軍疏復原官，加運使，任事如故，一不以升黜爲念。八年八月，賊由廬州大舉東竄，城中兵祇二千餘，請於制軍益兵數千，而德帥調赴浦口，甫至而大營潰。賊裹脇兵勇，直趨六合南關，公與宣化鎮軍羅玉斌等，晝出擊殺，夜入巡城，婦孺皆運磚石以助。歷二十餘日，都司王家幹力竭陣亡，糧盡援絕。公集紳士張位中等，語曰：「諸公爲紹原力已至矣！我死無憾，何以對闔境生靈！」語未畢，邏者報東城且破。公趨東城，而賊從西北隅入，格鬪良久，身受數創，既仆，猶奮臂握拳，唾罵不絕。至胸腹破折，項頸斷裂而歿。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輔才同時遇害，城中百姓以萬計，僅見宣化軍踰城東逸，餘者殲焉。先是公母就養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與輔材不遣，曰：「不令吾民婦子獨死也。」

又

予聞桂伯陳先生云：「賊之初犯六合也，僞軍帥孫寅三等，率衆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飽食出戰，而預遷城南民於城內，室其空，積薪草灌油其中，竈底皆布火藥。既戰，歷數時，佯敗入城，賊追至城南，餒甚，各就民舍炊飯，竈突火起，遠近同發。公急開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勦，賊饑疲不能拒敵，殺死溺斃者過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創者。」

李杰

雲南銅運委員李杰者，黔人，能詩善畫，以征苗功，累擢至參將，非其所好，改就知州。王君南卿與相識，談次問曰：「君貌恂恂，不類武士，何以參戎？」李笑曰：「此非吾功，吾妹之惠也。」異而詰之，李因言父官提督，屢著戰勳，母氏偕歷戎行，亦具大力，繼杰而生一妹，幼負異稟，玉立長身，力大尤罕其匹。出入好作男裝，姻黨間悉以公子呼之。

年十四，從父殺賊，衆莫能敵。馳馬試劍，居然一美少年，見者莫辨雌雄也。又十年，父母欲爲擇配，使還女服，抑鬱不樂而卒。相傳妹初生時，鄰近金剛寺，災有火毬出自大殿，飛入署中，紅光燭天，遠近救火者皆至。旣入署，寂無所見，第聞夫人分娩，適舉一女，衆異之，以爲金剛部將轉生也。其生平戰功，皆讓阿兄，故杰得備位行間云。李旣由長江東下，迂道遊吳門，女妓姚脩竹者，美姿容，善度曲，而性極恬靜，紉袴子弟過訪者，交口稱贊，纏頭甚豐。脩竹落落然無所許可，獨見李雅相屬意，李亦極愛賞之，議以千金納爲妾，而先留佩玉一雙爲聘，訂期二年中改官江南取焉。自是修竹獨居樓上，不見客，客有迫之見者，尋常問答數語外，翩然而返。已而踰期，李不至，候之數年，抑鬱成疾，日弄李所贈佩，以寄思慕。又數月，病益劇，乃執其母手訣曰：「兒與李君誠前緣，然初意非特念李，實聞李妹爲天下奇女子，故慕之而及其兄耳。今病篤，勢不可活，願母以雙珮殉兒，寄棺尼寺中，勿釘勿葬，倘李君幸而來，猶得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語畢涕泣而逝。

借闈

己未江南鄉試，奏借浙闈學使孫公錄私於江陰，而有人浮於號之患。商諸何制軍，預張文告，大意謂錄取之數，細於號舍，勢難從寬。科名早遲，各有時命，取者赴試，不取者回里讀書，以待下科。考生見之大譁，乃於第一場常屬錄遺之期，集衆轅門，求學憲奏請上下江分爲兩棚，孫公五鼓升座，甫發一砲，其兩砲已奪去，吹鼓手甫一發聲，則樂器金鼓，棄擲轅門外。江陰何明府及諸廣文，勸導再三，非卽時拜發，奏摺不可。公怒曰：「誰爲首事者，擒之！」於是丞差皂隸，喧呼捉人，衆乃一闈而散。時日已近午，急招常州生入場，訪知首事爲揚屬兩生，褫其衣頂。其後上江人到者大減，號舍竟綽乎有餘。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兩公之憂，轉因遠慮而得之，事固不可預知哉！

適園

江陰陳氏適園，局勢不寬，而池臺廊榭略具，四壁懸墨榻鐘鼎之屬，內外花木楚楚，其南有小樓，雲影山光，近在窗几，春晨秋夕，足以娛情矣。園主人能詩善畫，遊客贈畫者，酬之以詩，贈詩則答畫，頗具邱壑。城北君山，擅一邑之勝，而背山起樓，置大江風景於嶺後，此適園主人所笑也。

談夢

人生如夢，夢更何憑？然有不可解而不能盡斥爲妄者。昔有朱孝廉，夢見會元與己同姓，而名字祇露金旁，因改名朱鎔以應之。及榜發，乃朱錦也。又有周斯盛者，夢見解元與己同名，而朱印蓋姓上，模糊不辨。及榜發，乃晏斯盛也。近日馬君元瑞會試掄元，而皖人蔣元瑞夢與周同，余君鑑領解，而吳人余錫成夢與朱同，以爲因則無因而來，以爲想則非想所及，前後一轍，而小有參差，此癡人說夢者所不解也。

視鬼

江寧宰筠笙，揚州阮曼亭，同日招飲西湖，泊舟以待。予先赴曼亭飲，而後就筠笙，清談既深，遂宿湖上。兩僕一金一李，李年少好弄，金差長，目睛深碧，俗謂碧睛能視鬼，信然。是夜李僕如廁，見一老翁荷杖提壺而過，一壯者馳而逐之。老翁回顧大駭曰：「鬼鬼！」縱步疾奔，絆於樹根而蹶。壯者追及，好語慰之，欲扶之起，翁遽揮杖反擊。壯者又駭呼曰：「鬼鬼！」乃亦奮拳擊老翁。方爭鬪間，有峨冠博袖狀類士人者，從容而前，問何鬪，則皆曰：「鬼鬼！」士人笑曰：「風清月白，大好湖山，那得有鬼至？」探懷出榼曰：「吾有肴核，老翁杖頭瓶，宜有良醞，今爲兩君解紛，且共小飲，何如？」壯者曰：「吾醉未解，不能勉陪。」老翁亦不願。士引手按之，啓榼傾壺，飲啖大樂。酒半，自下其頭置之膝上，唾津於掌而拭之，又整其冠而戴之。二人大驚絕叫曰：「是乃真鬼！」士人怒曰：「鬼何在！公等以我爲異乎？」

當請吾師來！吾師時茅乃異耳。一言已疾往。二人欲乘間逸去，而支體如縛，不可移動。李毛髮灑淅，欲竟其變。姑候之，少頃，士人果領一物至，則九首環集，肩上面色不辨。第聞語音雜出，有笑聲，有哭聲，有老年龍鍾聲，有少壯歡愉聲，有諂媚聲，有驕傲聲，一時並作，行步蹒跚。士指以語二人曰：「視此何如！」二人並驚仆。李僕亦大懼欲還，而足觸地上有物，視之亦人足也。穿地而出，頃之及股，又頃之及肩，奮而躍起，轉身而立，則頭大如斗，耳目口鼻都不見，渾渾如一毬。李狂奔還船，招金持炬同往，至則大頭者復入於地，九面者化爲巨鳥，聲鳴而去。而士人左右紛來攘往，奇形怪狀者尙多。見火至，倏忽四竄，惟壯者老翁仆地如故。金急握士人臂牽之而走，士怒自提其頭以擊金，又張目吐舌，披髮尺許。金曰：「技止此乎！我不懼。」士又化爲女子，宛轉哀求。金釋之，則一玉面狐也。頃之，狐又化爲鴉，毛羽離褻，不能遠飛矣。乃繫之船舷，復與李同燭。二人時老翁初醒，塵污滿面，蓋絆蹶時，首觸於泥故。壯者面半赤半黑，則晝飲友家友以朱墨塗之，而彼不知也。二人以是互疑爲鬼，而鬼遂叢集於無窮。明日攜鴉入市賣之，得錢五百。天河生曰：「自齊諧志怪以來，若聊齋消夏錄所載，狐鬼多矣，然未有離奇變幻若斯之甚者也。九面鬼非九頭鳥，卽九尾狐，惜乎匆匆化去，不然，攜以入世，隨時易面，左宜右有，此千金之寶也。豈第五百而已乎！其號爲時茅也，宜矣。老翁壯者僅僅二人，又塗飾面目，無以自別於羣鬼之中，藉非金僕碧睛，世烏得而辨之哉！」

候仙

吳有市人棄家修道，千里求師，鍊汞烹鉛，歲費金錢無數。一日有道人，二一老一少，衣冠瀟灑，行吟市中。吳士急往迎歸，居之淨室中，叩求至道。道人曰：「仙有三等：有天仙，有地仙，有人仙。君將何求？」吳士曰：「人仙何如？」曰：「攝神御氣，救護命寶，可以却老還童。若夫天人合發，采藥歸壺，虎嘯龍吟，縮地千里，地仙也。金蟆躍月，鍊性毗盧，世界空虛，出神入化，則天仙成矣。」吳士曰：「若某者，可望天仙乎？」曰：「達摩面壁，鍾離還丹，天下豈有不能之

事第降格相從。吾二人差可爲力。若取法乎上，非吾師不爲功。」吳士曰：「君師何在？」曰：「天台之山，仙靈窟宅，君子所知也。檜溪以北，九折峰以南，有石梁焉，闊不盈尺，而長及數十丈，上有莓苔之險，下有絕冥之澗，欲濟者梯岩壁，捫蘿葛，度得平地，則瓊樓玉閣，碧林醴泉，無境不備，真乃別有天地，非復人間。古人惟帛道猷居之，抱璞子葛洪過之，而吾師在焉。」吳士曰：「某可往乎？需費幾何？」曰：「道成之後，朗吟飛渡，不費一錢，不成卽多錢，亦不達。第山下居人率貧苦，宜散貲以結善緣，千金不厭多，數百金亦不謂少也。吾二人去一留一，先達誠意，則君可往矣。」吳士欣然，授以五百金，遺之，而留其少者爲質，約期十日返。其第九日，少者長睡，及午，門不啓，呼之不應。穴窗窺之，則人與器物及陳設彝鼎之屬，搜刮一空。候至踰月，黃鶴不還矣。吳士懊喪欲絕，而求仙之心終不死。他日夢其先人語之曰：「翌午入市，有青袍黃冠，袖劍背胡盧，自西而東者，真仙人也。」候之，果見其人，而形狀鷹隼，涕唾沾襟。招之，告以意，青袍者曰：「貧道何知，君欲却病延年，則節嗜欲，寡思慮，淡飲食，夫人而能之。若白日尸解，拔宅飛昇，不易言也。」士強留之，朝暮供膳甚豐，其人累日不食，一食輒盡數器，猶不足，夜不臥，端坐達旦，而無一語及脩仙事。居久之，大失所望。已而道者病心痛，晝夜呻吟，問所苦，搖首不言，進藥不服，醫皆不識爲何疾。日益危篤，遺矢滿堂。士心厭之，且慮其死而無歸也，欲遣之破廟中。忽有婦人踉蹌造門，尋其夫。士問汝夫爲誰，曰：「黃冠青袍者是也。」衆皆大譁曰：「仙人有妻，宜其病且死耳。」士曰：「汝來甚善，久欲歸之矣。」急爲呼輿，趣其昇去。而心愛其劍，私留之。其人從榻上欠伸而起，曰：「死不死，尙不可知，第他物可以奉贈，一劍一胡盧，是吾役也，不能付汝。」婦方哭泣不已，其人撫掌大笑曰：「世事誠可哭哉！雖然，哭亦何益！」遽擲胡盧庭中，化爲白鶴，婦人跨之，擲劍化龍，自騎之，凌空而去。天河生曰：「無仙恨不得仙，仙至又不識仙，真者不易識，易識者不必真。噫嘻，豈獨仙哉！」

鴈足

吾邑邊頤公壽民，以善畫蘆鴈得名。疏脫生動，初學時苦無師承，築室城東蘆葦間，穴窗窺之，食宿飛鳴，各盡其態；故落墨幾於化境。頤公甥薛懷，字小鳳，筆法酷似其舅，得意時直欲亂真，即作者不能自辨，乃約於鴈足別其色，邊作黃色，而小鳳微紅。至今郡人過其地，猶指爲葦間老屋址也。

杭州初陷

咸豐十年二月金陵賊初陷杭州。先是張總統國樑威名遠著，賊畏而忌之，議由廣德進犯杭州，分我兵力。浙撫盡以軍事委諸運使某公，某所募勇多與賊習，或於城上相問訊。卜士王道平者，賊謀也，獲而誥之，則賊衆冒入，隸名鄉勇者數百人，當事慮激變不敢窮治，僅斬道平以徇。賊舉西湖殯棺積城下，累級而登，無以一矢加遺者。甫入六、七人，鄉勇遽帕首呼譟，滿城鼎沸，遂陷。將軍瑞昌公聞變，欲自裁，左右曰：「公死，吾輩無噍類矣！不如固守駐防，城以待外援，若援絕力盡，死未晚也。」會總統飛檄張提軍玉良救杭，道過蘇州，蘇藩王雪軒方伯曰：「江浙猶唇齒也，杭州不復，蘇州必危。君能於旬日內克復杭城，必以十萬犒軍。」軍士聞之，奮迅疾馳，勇氣百倍。瑞公拒守三晝夜，而提軍至，約期並舉，令先鋒僞爲賊裝入城，展旗大呼，賊見張家軍，驚爲總統，炊飯未熟而奔。瑞公縱兵合擊之，獲賊輜重無算。方伯得報大喜，犒之如其言。當時有七賊破城，三十人復城之謠，蓋抗人怨之，極言其易耳。

淮警

州牧某君，知河帥之好酒嗜歌也，以千金召梨園於蘇州而獻之；河帥試之名部也，大喜。延漕督權使，迭爲賓主，宴飲累日，而捻寇自徐宿循河而東，警報疊至，命都司德君率兵三百禦之，與賊夾運河而營。同知鍾姓者，言於帥曰：「夾河相持，非久計，宜趣進戰。」檄下。都司曰：「賊衆我寡，渡河則人數歷落可見，某非惜死者，第恐一敗大勢。」

不支耳。必欲戰，請益兵以決之。一不聽，我兵半濟，賊衆奮前掩殺，敗潰立盡，縱騎追逐，直及王營，而浦中歌舞未已也。及河北百姓，號泣南奔，衆乃大驚。漕督權使疾還署，河帥僅以身免。日暮亦至郡城，呼於慶城之門，門者不納，慮其冒也。面而後入之。未幾，權使繼至，呼於北門，門者曰：「城無商，不須權也。」遂去。賊既焚掠清江南，至湖觞，而漕督欲行，行李輜重，自署前至於南門。山邑宰顧公思堯語諸紳士曰：「君等第閉城，堅勿放行，彼若不釋於諸君，有我在，保無虞也。」衆曰：「諾！」使者再三至，脅令啓城，衆不可，舉銃擬之，衆即當銃立曰：「身可殺，城不可開也！」去之至東門，東門亦然。怒而召邑宰，問諸生堅不開城何故？顧曰：「渠輩皆書生，身家性命所係，慮開城則人心必離，人心離則奸宄伺隙而起，外寇乘之，必不免矣。其言曰：即爲公計，不如安之。今盜賊密通，而百姓嚮伏不動者，恃有賊耳。一出城，則盜賊賊也，秀民貧民皆賊也，公將焉往？」明日賊退，城外居者被劫，行者被掠，漕督思顧言，甚德淮人。

吳觀察

清江之亂，吳鴻生觀察方乘籃輿行道中，賊至，輿夫置之而奔。吳默坐輿中，出而戕之，一賊即乘其輿，餘賊界之，鳴金呵道而去。觀察典郡江寧時，與侯青甫廣文湯雨生都督，王二樵布衣高已生孝廉，爲五老消寒會，賭酒賦詩，興會不淺。蓋折衝壇坫，固非能禦侮疆場者。五人之中，四以身殉，傷已都督嘗爲此會補圖，並識一絕云：「五人三百五十歲，高會黃堂聚散星，後五百年誰復識，六朝山色自常青。」

大營兵潰

王雪軒方伯之擢任浙撫也，藩庫實存銀一百餘萬兩，代公者愛惜小費，探船偵騎皆汰滅。時金陵大營積欠軍餼甚鉅，和帥慮補給無期，議每歲祇發八月，遇閏減半，軍士大譁。閏三月己酉，賊集諸路死黨，圍攻和營，前後同時

火起遺金及礮位兵械率齎寇。總統張公拒戰十晝夜，力不支，遂退丹陽，飛書調餉六十萬，冀以收拾人心，再圖進取。司財者祇發六萬，衆志益攜，賊僞爲官軍裝束，數道並進。公冒雨出城，護築營壘，墜馬傷脇，而前敵提督王浚、總兵熊天喜力竭陣亡。公率小隊百餘人，禦擊良久，及橋，百姓爭涉者，擁塞橋口。公勒馬衛之，俟其去，躍入河死。和帥去之常州，常州無人，又去之潯墅，闔乃卒。

馬鎮

徐中丞守蘇，初有清野之議，不果行。四月丁卯，有馬鎮軍至，不知所從來，趣燒城外民房。中丞不可，馬曰：「野不清，城不可守。」乃予二萬金爲清野費。適城外火起，益令軍士縱火焚之，而鎮軍不知所往。時天雨氣寒，百姓謂賊已至，從水火中踉蹌而奔。兵搜於途，勇括於室，婦孺投河，及踐踏死者無算。越兩晝夜，火熄而真馬鎮軍乃至，守城兵以爲僞也，殺之。

張提軍

張提軍玉良，初奉總督檄，留守常州。總督行，常州陷，提軍以四月丙子抵蘇，請餽於中丞。中丞亟迎見之，使之駐兵城外，軍士鼓譟曰：「我豈賊耶！」首白帕，奪門而入。比撫慰出城，而提軍已解維南行。是夜防守如故，閭巷晏然。及丁丑黎明，馬足聲四起，紅巾長髮者大呼殺人，而省垣陷矣。

卞明府

賊初至蘇，以省垣四面受敵，不欲據守，日驅丁壯運物葑橋爲去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在，大營潰，官寂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衆南下，與皖南鎮江長貴戰於吳江之勝墩，長貴兵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兩旬之間，破州縣

二十八九五月癸卯，由青浦進犯松江，知婁縣事卞乃譚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城。卞曰：「不戰何以守？」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存者寥寥。卞獨率勇迎擊，戰少却已而後隊蜂擁，火器不給，乃譚敗回欲閉城拒守。賊追之急，中銃於馬上，猶據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譚之外，聞有秀水令彭君溧陽令尙君，是三十州縣中同時殉難者，尙名坵布彭忘其名。

何制軍

何制軍初履江督任，王雪軒方伯實左右之，虛心下士，延攬英豪，凡爲物望所歸，不惜口齒獎借。如致清河吳公書云：「側聞政績，每思相遇何疎，徧閱時英，益嘆此才不易。」致六合溫公書云：「有不戰而戰，戰必勝，居然儒將風流，不言功，功最高，信是中流砥柱。」此外若張殿臣總統馮提軍子才，或誼結師生，或禮分賓主，誠哉人才之總匯。幕府之宏規也。及方伯升任浙江，頓失常度，常州之亂，莫知所之。沿途滅鷓從，去旗幟，無有識爲宮保船者。而奏報掩飾各情，謂蘇府奉撫臣文商借夷兵，先期赴滬，藩司三縣均受重傷，其是否朝廷不知也。又謂撫臣設立機密房，任用戚友小人，署外不得與聞軍事，其是否死者不知也。自謂巡視江口，安輯夷務，調赴靖江如臯防守，有某省某提督分守瓜儀，諫壁有某鎮某總兵累累言之，失中而固外，其是否天下後世不知也。善哉言也！

王貳尹

王貳尹者，需次蘇州，奉檄巡城。丙子夜至閭門，一官踞胡床，侍者數人，謂曰：「此何時，尙巡夜耶！」王異其言，不暇詢問。過胥門，亦坐數人，曰：「若何自苦，可速歸矣！」王益疑之，急詣撫署，衆皆臥，語其闈者而出，則衢市已有呼譟聲，人馬雜沓，聲王避走小巷，遇賊於館門，問何爲詭詞，答之且請指示生路。賊予以黃旗，令出葑門，曰：「某司馬

遣探軍情也。一及門，門者果問，如言應之而行。由是觀之，蘇城之失實內訌，非外人也。六門分守，布置釐然，豈一朝夕之故哉！先是守城兵役，稽察惟嚴，行旅無金艱於出入，有貴者不問人也。實求虛應，操縱行奸，遂使繁富之區，失諸寤寐，惜乎！

婁判

又婁某者，官通判，巡夜歸寓，皂鞵在足，賊至倉皇無以對。一賊睨其足下，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流品官，候缺湖南者。」又聞賊會納贖爲令丞等官，出入蘇常，藉爲耳目，章服輿馬，多金而豪，儼然與指紳爲伍，衣冠鬼蜮，誰則知之哉！

姜少汀

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賊付僞劄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實至上海，約內應也。滬人獲而鞠之，姜謂僞忠王李秀成帥賊四千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人，皆降賊，領事如故。十日內冠帶出入炫耀，其徒衆過此，則從賊裝矣。

烈女

松江初陷，賊閉婦女十數空宅中，脅而淫之。一婦不從，賊褫其衣，將以利刃刺乳中，婦乞哀乃已。次至某氏女，憤前奪賊刀，罵曰：「任賊何刑，我不懼！」賊怒，擢女髮，懸諸屋梁，斲割肢體。女揮肘奮足，傷賊左目，血濺數尺外，卒刺其喉，始絕。蓋當賊未至之先，預存僥倖心，而自願辱身玷行者，天下無是。人生死之間，一念之動，遂異霄壤。噫！豈獨女子然哉！

分米

初滬上大憲，遣英吉利呂宋兵助我兵勇，收復松江。賊遺米萬餘石，夷取其千，故華亭邑令帥勇急入，比戶按驗。適新令營弁復至，顧米而爭。觀察吳公命予官弁千石有差，餘以實倉廩，嚴笞鎗，謹出入焉。先是賊驅百姓中壯者出戰，老幼廢疾者日給升米養之。至是米歸於官，窮民轉不能望撮勺。逾月攻青浦，我兵失利，賊衆衝出，復陷松江。焚米毀城而去。遠近農民各掉小舟入城，裝運梁柱窗几之屬，墮牆掘地，搜括一空。巨室重門，洞見前後，而得米之官弁，又莫知所之矣。或曰賊以豺狼蛇蝎之資，魚肉百姓惡矣；然亦觸矢石，冒水火，瀕險而得之。官吏毛髮無所與，各分米千百石，拱手而享其成，不言而喜可日也。

李國泰

外國和約，十年一更。英吉利以兵赴議於天津，上命僧王率師禦之；已而飭回江甯，候旨遣桂良、花沙訥二公會同江督至上海集議。凡五十餘款，皆由漢奸李國泰爲之主謀。以華夏之人倚戎狄之勢，挾制凌傲，全無天良。是與梟獍之徒，反噬父母者何異？當事羈縻容納，聞者痛之。時英夷捉人於上海，鄉民賣布糶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去。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多遺失小兒，百姓切齒。會邑廟演劇，夷衆往觀，國泰方高坐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百姓持挺突前，痛肆毆擊，腹破腸出，氣息奄然。衆奔集天主堂，墮其墻垣，毀其器物，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夷訴於官，官曰：「捉人者吾不能止，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不得已，使出所捉，召鄉民自往領之。則皆漆身瘡啞，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以筆墨代喉舌，僅認還十數人耳。夷衆昇國泰歸，納腸敷藥，竟愈。

松滬雜作

咸豐十一年春，嘉興賊竄擾平乍，距青村不及百里。元道州詩云：「城小賊不屠，民貧傷可憐。」倨近賊氛，無兵無械，而優游經歲，與賊相忘，恃有此耳。袁廉叔張孝威諸君，賭酒論詩，依舊昇平風景。予有松滬雜作云：「滿天烽火照蘇州，獨有花枝不解愁。麗水臺高三十尺，隔窗清坐看梳頭。吳淞樓櫓達西洋，廿載華夷共一堂。憑杖荷錢遮蓋好，橫塘無數野鴛鴦。連宵舞遍倒金樽，曉起飛輿競出門。士氣凌夷官氣滅，銅山當道市兒尊。錦衣公子性奢淫，一點金閨禮佛心。香火共傳紅廟盛，靚妝華僕拜觀音。」（滬城竹枝十之四）月冷風淒野哭高，三吳黎獻望弓刀。當時鷹隼凌秋峻，化作山雞愛羽毛。艱難吾亦厭餘生，西北浮雲尙戰爭。白髮多情老太守，扁舟詩酒弔荒城。蕭條閭巷不知門，零落殘兵倚樹根。忽見桃花墮清淚，去年杯酒正銷魂。（所見）猩色衣衫淺綠裳，遙驚軍士婦人妝。前營收得降司馬，十六年華白面郎。春老營門柳絮飛，旌旗翻日錦成圍。黃昏厭聽伊涼曲，醉挾雛鬢馬上歸。（軍中曲八之二）匹素生風氣不羣，高齋春散酒初醺。近山泉水猶波浪，欲與仙人掃白雲。（題莊氏畫卷）又中秋得郡齋友人書，偶成二絕，答之，兼寄淮上親友云：「火毬花砲對城飛，昨夜黃巾又合圍。餽口艱難埋骨易，夢魂安穩不思歸。名山鐘鼎兩無緣，學劍無成更學仙。妻解談詩婢釀酒，一椽歌哭度中年。」

篷窗話雨

袁廉叔同年，自都門遊幕湖北，未及半載，而武昌三陷，變姓名爲十士，徒步東歸。與笑山蓮汀相見，蕭塘舟次，清樽細雨，備道艱危，匪第離合之悲，兼有難言之感。辛酉秋日，追爲篷窗話雨圖，而屬鈞幸賦詩紀之云：「袁君磊落天下豪，誰其善者徐與曹。麟角鳳喙毓洲島，精氣融結如粘膠。文章光茫動尊俎，詩酒浩瀚凌風騷。滄江混混老蛟伏，九峰嶽嶽金星高。壯年展足謝鄉里，挾策長安謁天子。乘雲不到天門高，隨風直渡武昌水。武昌城外多風塵，武昌城內半荆杞。春來方喜集遺黎，夜半淒聞哭新鬼。新鬼啾啾故鬼驚，幕中書劍更飄零。中丞力守原期死，部將恩

深轉累名。扶病縋城，憐士卒，直言甘罪，負君親。秋風痛灑西州淚，愛日孤懸南國心。歸途惻惻，歷兵燹，張祿先生足徒跌。十萬軍聲，鶴唳驚，三千里路，蠶叢險。故里生還，世共悲，故交相見，情重展。座上何人不涕洟。船中有酒，須沈湎。今日何日，淒以風，海雲慘淡，天溟濛。長鯨獨吸，助談辯，履虎不啞，灰心胸。我亦宣南舊相識，十年契闊，如飄蓬。人生各有知音感，付與篷窗暮雨中。」

感興

近年戎馬倥傯，廢棄筆墨，不欲以腐儒酸態，貽俊傑笑也。惟語涉軍事者，錄存一二，以識一時蹤跡。感興云：「離亂難爲客，艱危獨有身。故鄉雲淡宕，長夜酒清醇。事業慚明鏡，昇平羨古人。劇憐花訊晚，寒雨不成春。重望膺高職，鴻文仰宿儒。祇宜盟玉帛，未解禦耨鋤。絲竹圍城樂，旌麾小隊趨。幸承寬大惠，斧鉞不勝誅。甲第連雲起，淒涼一炬中。海波飛雨黑，城火照天紅。頽尾池魚泣，焦頭社鼠空。百年繁盛地，榛莽臥秋風。突厥情無厭，單于志可疑。乞師原失計，通市欲居奇。海國橫珠貝，江城集羽儀。未遑憂後患，聊爾救猖獗。大將量沙急，司農仰屋歔。拜官資楮幣，窮法箕輶車。束手求芻計，傷心竭澤漁。似聞籌國帑，秦晉日飛書。鬱勃書龍氣，離披燕雀居。萬言蒙主聽，千里駐援車。強寇戈揮日，窮檐鍤荷雲。江南好邱壑，無奈入殘曛。」又答周次軒云：「窮儒抱詩書，寰海正軍旅。持冰語夏蟲，得不笑迂腐。朝登橫雲山，暮宿春申浦。荒原斷鳥迹，孤吟答秋雨。手持經世文，寂寞忍終古。埋才干支泉，光氣燭天宇。薄叢鮮逸翮，淺瀨無巨魚。衰草塞庭戶，高盼凌天衢。昂昂彼何人，僕僕來通都。匍匐侍朝貴，睥睨驚鄉愚。和容凍雲活，冷語春條枯。痛哭入塵壤，大笑游清虛。」浙東姚子明云：「此輩那值一哭，只合嬉笑視之耳。」

詞

錢塘張孝威茂才左鉞，以蝟甲廬詞稿屬題，爲成齊天樂一闋云：「新聲半是離人感，依依此情誰語？畫檠搖煙，金尊照影，織得柔絲千縷。瑤情如許，和寶月清輝，散飛天宇。迢遞湖山，有人銀漢共淒楚。當年幾聽砧杵，被蘭言綺思，勾起愁緒。別意雲牽，春華水逝，賸了疏林倦羽。清歌漫與，待理楫西湖，調箏細譜。長日簾櫳，夢涼花外雨。」蘇常之警，有浣溪紗送春句云：「山塘七里春如錦，殘鳥嘯花暝。輕帆微雨別金尊，却恨浮雲生長本無根。如今消息江干樹，望斷長安路。樓臺歌舞是誰家？門外春風飛絮滿天涯。」答揚州符南樵孝廉葆森臺城路云：「日長同說新秋好，秋來又增悲緒。脈脈情波，盈盈別淚，化作一天涼雨。從頭記取，問底事匆匆，頻年羈旅。籬豆花開，寒蟲依舊伴妻語。文章今日休矣，便酒酣抑塞，拔劍休舞。海國鯨鏗，山城虎嘯，那是江南淨土。關河道阻，賸慘月酸風，荒寒無主。多少閒愁，併成離恨苦。」題會稽包子梁棟美人屏幅金縷曲云：「士女傳清照，古人中張萱周昉，並稱名妙。數十年來京兆筆，誰畫朝雲最好？有越國詞人包老，燕瘦環肥，遊戲耳。儘秋波一點神光到，金粉俗筆尖掃。如今霜壓蘇臺草，憶匆匆飄零書劍，移家洲島。幾幅生綃人似玉，閒倚屏風秋曉。似甚處相逢一笑。紙心琴心挑未得，况茂陵司馬非年少。醇酒願此生。」孝威詩詞秀逸絕倫，南樵則有蒼莽磊落之氣，他日當選刻同聲錄中。

夷館

嘉興王君壽園，約往夷館，見卷髮環鬚，碧睛高準者數輩，能作上海語，脫帽握手爲禮，服御陳設之屬，皆與中國殊製。乾嘉間五色玻璃初出，有力者飾爲美觀，故簡齋隨園落成，諸名流形諸歌詠，誠重之也。近則酒樓茶室，觸目皆是。夷館中用鏡四列，大小凹凸不一，徘徊其間，化身十百，左右顧盼，不啻一樹一放翁，一花一世界也。

玻璃

玻璃一作頗黎，一名流離，十洲記上方山有玻璃宮，崑崙山有紅碧頗黎，天竺記大雪山中，諸七寶生取易得，惟

頗黎寶生高峰上難取。漢書西域罽賓國多奇寶，中有流離注引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蓋自然之物，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銷冶石汁和衆藥灌而爲之，虛脆非真矣。上海當賊陷江浙時，八郡難民陸續麇集，有力者自賃大屋，窮民則官置草舍以庇之。時號洋涇浜爲流離世界，以此。魏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能鑄石爲五色玻璃，乃美於西方來者，或卽今日英夷所自昉與。

繫子璽

浙江甯紹既陷，賊以重兵圍杭州，期於必得。時餉道斷絕，城內斗米千錢，窮民至煮箱皮食之。朝廷責蘇撫坐擁重兵，不急進勦，致賊全力攻浙。乃急籌餾金二十萬兩，米穀數萬石，以輪船運往浙江。將及繫子璽，遇淺船膠，盡棄所有於溟渤之中。此夷船向未曾有之事，天爲之也。杭城困守月餘，餓死者日以千計。王中丞朝服自縊，遺令開城，縱放百姓，賊遂掩入。時辛酉十一月也。僞忠王李秀成棺斂中丞以下殉節諸員，餘官願從者留，不願從者給發資斧，卽令護送遺櫬而還，以爲生與爲敵，死不與爲讎也。

大雪

是歲除夕前三日，夜寢者睡足而醒，天久不明；輾轉移時，視窗上若有曙光，試起開門，則上下阻塞，撲面如冰。第聞鄰人喧呼曰：「大雪大雪。」除道而出，最高者幾與檐齊，玉戲瓊飛，千里一白。賊以大雪，故三日不出，百姓縋城墜樓，乘間逃逸者甚多。

總統張公佚事

由吳淞出海過崇明，至於海門，見有白衣冠者數人，問之，則總統張公部曲，爲公持服者也。其二人語及公，仰天

涕泣，述公逸事甚詳。公之初薨，朝廷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議卹。先皇帝聖諭有云：「東南半壁，倚爲長城；尙冀該提督不死，出爲國家宣勞。」又云：「張國樑若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讀者無不感激涕零，謂朝廷知人善任，而江南士庶不克長承庇蔭，爲可惜也。公年十八作盜魁，任俠結客，跳刀拍張，能以勇略儔儕輩。其黨李某爲土豪所困，公怒帥衆往劫破其家，卒挾李某以歸。時爲之語曰：「拯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初名也。前廣西巡撫勞公崇光聞而異之，遣將招撫，改今名。忌者恆欲假事殺之。周文忠公天爵愛其才，保護備至。及隨向大臣追賊東下，每一戰捷輒加一官。年二十八而聲威遠著，爲國虎臣矣。向大臣桂林長沙武昌之捷，皆與公俱，相倚如左右手。而公之立功尤以克復太平著。賊據江寧，以精銳扼守太平，爲犄角計。向公欲取之，問諸將誰敢往者，衆不應。公獨慷慨請行。向公喜而撫其背曰：「吾固謂非弟無能破此城者。」卽帥所部五百人往。賊初脩砦，掘重濠，以備死守。比聞公至，不戰而遁。公徐入城，安市廩，察死喪，撫殘疾，歸報向公，往返僅七日。及向公薨，公已拜總統諸軍之命，北自瓜鎮至浦口，南自蕪湖至鎮江，上下數百里間，聞警必赴，一身如龍，涉長江如履平地，而大要尤以保固蘇常爲首策。時爲之歌曰：「殺賊江上江水紅，向公黑虎張公龍，鍾山大戰疾風雨，張公生龍向公虎。」公與向公共平鍾山賊壘，礮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諭以勇猛之中，宜加慎重。中間尙方珍玩，賜予絡繹，且命圖形以進。公自念遠方武臣，受殊眷，膺重寄，日夜感泣，圖報扶齒，寄歸示無生還期。自偏裨擢至大將，所得祿俸，不以一錢自私。軍中豪傑士，或有負俗之累，需用數百金，公立予之。故人人願致死力。泊乎丹陽之變，力竭捐軀，而公年三十有八矣。喪歸無以葬，得勞公賻，始克成禮。鉢池山農曰：「粵賊自據金陵，蓋無一日忘蘇省垣諸公，得以高枕而臥，七豎不驚者，向張之力也。當夫和營瓦解，呼吸存亡，待饑孔迫，司財者從而斬之，尙所謂殺其生己者，與總統既沒，賊遂恣肆而無所忌，逾月之間，州縣十喪八九，嗚呼！不有今日，誰念前功哉！」

雙燐

同治元年春，養痾於秦郵之仲氏莊，仲君敬夫，爲說雙燐事甚奇。東台某鎮，有女子依兄以居，兄常賈於外，鄰少慕之，私結盟焉。一日兄自外歸，鄰少方匿女室，倉皇乘間而逃。兄追之弗及，返而詰女，繼以捶楚。女不堪其虐，及夜自經死。鄰少聞之，涕泣不食。越日晨出，久不歸。其父訪之，死於河矣。父爲請於女兒，願得女柩而合葬焉。兄不可，且曰：「若不教子，污辱我門第，今掩覆之不暇，猶欲彰之，貽後人笑乎！」乃俟鄰少既葬，故遠之而葬女於河東，相距半里許。葬後數日，暮行者忽見燐火自鄰少墓出，慘碧如將燼燈，方注視間，女墓上亦有燐火，冉冉而升，漸行漸近，已而相爲追逐，上下盤旋，如弄丸然。久之，同入女墓，明日又入鄰少墓。如是者三十餘年，乃滅。予爲作雙燐歌云。

殺鬼

秋七月，將入都門，遇賊於邳睢而止。夜闌將臥，同廝葉干戎者，奔而歸曰：「憊哉！今夜殺一鬼矣。」蓋廝之東有古廟，葉以赴飲遲歸，過廟前，月影朦朧，見一婦人向門而拜，又結帶爲環，繫於柱上，躡足窺之，則環中樓臺粉黛五色爛然。婦人若却若前，忽哭忽笑。又一美少年，自內招之，葉恍然悟爲縊鬼。急拔刀刺入環中，環帶遽收，劃然中斷，而婦人仆矣。葉呼之不醒，恐以曖昧獲咎，遂行。俄有呼葉於後者，長身綽約，細語如鶯，葉佯爲不聞。已而披髮吐舌，雙目如鈴，曰：「償我環來。」葉曰：「吾以汝爲人耳，今乃鬼耶？」揮刀迎鬪，中其左肩，嗥然一聲，化爲清烟而滅。

合璧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我朝凡三見。上年八月朔，珠聯璧合，而言者不同。壬戌初冬，從軍宿州，文案盧鎔齋於，是日五鼓登瞭臺，以遠鏡窺之，先是東海霞光蔚爲五色，俄而一輪捧上，徑可三丈許，中瑩如玉，四圍如琥珀。又一

輪相承而起，則紅光竟天，駕乎前出者之上。旁有小輪，前一而後四，如爆火流星逐月狀。兩大輪相摩相盪，金碧四射，雲霞變動，海水若飛，移時日上，月移而東，而五星亦漸隱矣。

劫典

淮揚典舖數十所，年來劫掠殆盡，然皆鬪力非鬪智也。惟興化一典，被劫最奇。先有營弁四人至典中，告以途次遇賊，竊去十數箱，箱何狀，何衣何物，今舟泊何所，倘來典幸相關白，與汝無干。若隱諱受贓，必不汝贖。店主許諾。越三日，果有十餘健兒，舁數箱至典中，竊疑之。及啓一箱，衣物大半符合，遂以婉言羈絆，而遣人密白營弁。營弁卽率動持械而至，遽令閉門，大呼捉賊。突有人從箱中出，塗面帕頭，各手兵器，與營勇及前舁箱者合，擒典衆而縛之，席卷所有，由後門負之而去。先是市人聞典中捉賊，各探消息，久而寂然。及暮而前門不啓，保正試從後門探之，則典中人羣繫於柱，辮髮纏口，瞠目相視，不能發一言。急解其縛，各吐胡桃一枚，述其所遇如此。

泛海

年來泛海數次，遇險者二，其一由通赴滬，五鼓過崇明，有黑雲自南而北，狂風繼之，舟人倉皇下錨，海中有物高起，如嶺脊，黃黑相間，天矯激盪，波浪騰沸，而不見其全。已而昂頭出水，大如甕，非魚非龍，向雲而噓，口中結氣如珠，吞吐出沒，而風勢益壯。他船折桅損舵者甚多，時同治二年春也。渡海四絕之一云：「黑雲殘月墮平蕪，魚目光懸徑寸珠。莫向風波歎行役，如今滄海是夷途。」又通州曉發，遇風云：「天亦傷時會，悲呼氣未平。怒潮衝石語，高樹逆山行。穀價豐猶貴，兵鋒慣不驚。劇憐垂白叟，苦語祝昇平。」

驢案

安東丁甲，傭工於寶應僧寺中，有驢一頭，爲往返代步之資。同里莊姓，忽至寶應，語丁曰：「汝母病篤，望汝急歸，勿緩也。」丁即策蹇與莊同返。半途，莊謂曰：「足力疲矣，佳騎能暫假否？」丁諾之。莊乘而鞭之，頃刻馳去。及丁抵家，而母初未病，莊與驢皆未還也。候之數日，知爲所誑，慮其復至僧寺，詐取錢物，遂辭母自往跡之。遇諸途，手牽一驢，而非丁畜也。詰之，莊曰：「易之矣。」丁大詫曰：「吾驢齒壯，此已老，湯何爲者？」莊曰：「彼固貼錢數千，現在囊中。」丁猶不願，又出布衫一領曰：「以此補足，何如？」丁乃著衫置錢於驢背而行。將及淮北之成公橋，遇地保縣役數人，拍其肩而語曰：「若事犯矣！」丁驚曰：「我犯何事？」曰：「刺其人而奪之驢，猶佯爲不知者耶？」即逮赴縣。蓋莊賣丁驢後，僱驢成公橋，而手刺其人，攘其布衫，丁不知也。知縣王明府問殺人狀，丁茫然。王拍案曰：「布衫血跡猶存，汝從何處掩飾？」丁曰：「是皆莊某爲之。」王傳驢行人，及被刺未死者相質，皆曰：「莫知其姓，然貌是此人。」王遂以嚴刑逼供，至用線香熏腋下，丁不勝拷掠，遽誣服，瘐死獄中。先是丁氏闔族具保狀，邑紳亦力言丁冤。王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他日莊以竊案見獲於寶應，一訊而輸前情。及移文山陽，而詳勘已定，因並收莊獄中，亦瘐死。後一月，王坐堂皇治事，家人奔告公子病狂急，入內室視之，子方跳叫作丁語，呼冤。人曰：「此官事，何以讎其子？」曰：「官祿未盡，使之親視其子女之亡，而後及其身，無所逃也。」言已而死。未幾女繼之，刑名幕友又繼之，後三年王寓省垣，見丁至，大叫而卒。

兩軍門

初粵賊蔓延江浙間，中丞李公以上海一隅地，遠攻近勦，如風掃箠，恢復蘇常，餘賊聚守金陵。明年曾公大兵，屢掘地道於金陵城外，或半途遇水而止，或已成爲賊所覺，衆力竭矣。獨提督李公臣典曰：「合諸營之力，費鉅萬之財，歷數百晝夜之勞苦，所望者復城，而後仰報國恩，將士亦邀獎叙，不及今一鼓作氣，功敗垂成，後欲圖之，非可歲

月計矣。乃復從賊守嚴密處，掘隧築藥，破城垣二十餘丈。李疾率諸提鎮冒火衝入，立奏膚功，而公亦由此受病不起矣。中丞之肅清吳中也，深得陳軍門學啓之助，僞慕王等降後，心懷反側，桀驁不馴。中丞用軍門言，乘勢駢誅，以消後患。後陳以嘉興中砲創重捐軀，奏疏中歷叙勳勞，至今猶有生氣，兩軍門足千古矣！

孫文鳳

江浙之亂，紳士殉節者多，練勇殺賊者少。湖州趙公紹興包村永昌徐氏之外，不多見也。嘉善孫君小雲，以令子文鳳陣亡事，屬爲題詞，卽書其後云：「長風吹沙陣雲黑，千人合圍呼殺賊。賊羣如蠶蔽地來，飛砲當胸活不得。聞君降生誠瑰才，翩躚靈鳥翔庭階。果然文采照江浙，不與俗子同襟懷。時艱奮起脫儒幘，君行時年甫二十。丈夫事業雖未成，耿耿雄心貫天日。去年大帥收金閫，快哉擒賊先擒王。頭顱六七血猶熱，灑向平原祭英烈。」

玉蟾生

玉蟾生者，不知何許人；生而神宇秀逸，資性超曠。自以幼年孤露，淡於名利，於人事無所嗜，一切紛華靡麗之境，衆所趨鶩者，皆以爲不潔而去之。而性獨好月，居恆夜常不寐，一茗一香，一几一榻，徜徉於花陰竹石之間，濯影冰壺，遊心瓊宇，藉以蕩滌塵俗，噓吸清華。每至斗轉星斜，玉輪西墜，則淒然欲涕者久之。陰晦之夕，忽忽若有所失，視上弦以後，日漸盈滿，則喜。既望轉虧，欷歔不適。自髫齡至於既冠，如是十有餘年。生嘗言五濁依月而清，八垢得月而淨，可以引精采，可以通神明。又好於月下冥想，謂人世歡娛境少，愁苦情多，甚至口不可得而言，夢不可得而訴，幽懷隱念，默寄太虛，以爲世有其人，庶幾知我者乎。而生乃以其心所專注者迎之，兩心既交，互相融結，於空靈冥漠之中，故好月益甚。一夕枯坐石磴，寄想青冥，有道人黃冠羽衣，翩然而至，急起延攬，叩問姓名。道人曰：「君不憶

十九年前，以玉遂度瓊雲曲於清閨宮中耶？某爲金粟觀主者，與君居衡宇相望，晨夕侍從甚歡。某歲中秋，素娥出遊寶霄臺，憑白玉闌干，笑指牛女君，見其侍者碧羅蘭脩，偶動塵念。素娥訴諸圓靈玉主，謫君江淮間，並譴二女，以星紀兩周爲約。君告別階墀，淒動左右。玉主念君宿業，許以少年騰達，福慧雙清，蓋二十五年復返清虛也。不謂操行不堅，心浮意蕩，削除名籍，續貶十年。若再失足，愛河精華外罄，則將來墮落，不列真靈矣。慎之慎之！勉圖相見。言畢，一振衣而起。生欲追叩，究竟轉眴寂然。自念生牛誠多意惡聲華，福澤約略可知。由是約意迹相之粗，專精靈明之奧，雖浮沈垢濁，中日與形色相接，而息心於沖虛淡寂之天。如是者又十餘年，其後科名果不振，再娶不壽，生亦無疾而卒。卒後有見之棲霞山上者，或遇幽愁哀怨，不可自遣，第於月夜設香花清醴，默呼玉蟾而祝之。其人若或忻慰云。

窖金

粵寇之亂，富民藏金地窖者，率被掘去。獨南匯某氏家鉅富，贏金以萬計，先事招集佃農，厚予酒食，使之掘地極深，以八缸貯銀，覆以土石，完密無少罅也。賊至訪得其處，灌水發掘，缸則猶是也，而瓦鑠充滿其中，白金無一錠矣。賊相顧愕眙，恚而焚其屋。蓋貯金之後，某率其家人婦子，窮數夜之力，橫穿一穴，移金而築之，而佃農無一知者，故免。

奇報

水火兵災大劫也，而積善累德之家，往往有奇報。江寧程翁，家小康，自其祖父力行善事，以饋貧施藥而窮。及程讀書不成，去而學醫，謂謀生之途，惟此尙可濟人。立誓不受貧戶一錢，並累世持不殺戒。甲子十一月，舉行鄉試，予與奉調開差之沈君同行。時省城設局收養難民，沈爲其戚，訪人於局中。有老嫗屢目其僕，淚涔涔下。沈問故，嫗曰：

「貌似吾兒，吾夫姓程，籍江寧，避兵蘇州，夫妻兒女，並子婦爲五口，遇賊離散，今生死不可知矣。」言未已，僕躍而前曰：「吾固疑爲母，固吾母也！」相持而哭，遂訂期同返蘇州。他日蘇人欲僱鍼娘，或以程媪薦，至則先有少婦一人，亦爲主人司紡績者，相見大驚，卽其子婦。媪喜梓舍之完聚，又悲其夫與女之無自訪求也。婦曰：「姑勿憂，吾有從兄，前數月販茶上海，似聞小姑傭工茶棧中。媪聞卽攜子婦乞假於主人，至一棧，遍詢無之，去而之他，則女而程氏者甚多，入視皆非，蓋五易其處。始知程翁自浙返滬，仍以醫行，早已挈女賃屋夷場，境况甚裕，卽日訪得翁寓，翁適外出，媪一見女卽大哭，子婦涕泣勸慰，各訴艱難，並鄰里忻喜歎息之聲，譁然並作。翁歸自外，蚩蚩然立，不能措一辭，忽笑忽悲，愴怳如夢寐焉。鉢池山農曰：「兩間一生氣所鼓盪耳，生人者人亦生之，固宜。顧盜賊殺人如麻，而程氏一家，乃全乎其爲五人焉。奇哉，報也！」

詩帖

金陵返櫂，阻風孟河，西舫東船，同人畢集。蔣君齊九性豪邁，使從者累土如几，號爲詩帖。首出近作屬和，諸君亦各建旗鼓，摩壘致敵，挑戰不休。如是者三日，予終疊平字韻云：「強鄰兩大休鏖戰，願息齊師及楚平。」於是一笑而罷。明日解纜而雲散風馳矣。予和南梁陳聞亭下關韻云：「久臥荒城畏遠行，喜聞江表息鞞鉦。雲銷戰氣依峰穩，鳥戲朝陽拂水明。近郭漸多新屋宇，荒郵難辨舊途程。十年兵燹身猶健，贏得山靈見也驚。」答袁步雲云：「傳聞北地重燕支，多買嫣紅染畫思。何必才華真絕世，自然顏色易投時。焦枯默感中郎識，婉孌終傷季女詩。誰道甘心棲枳棘，十年尋徧碧梧枝。」又闌中題壁舊牽云：「石頭城外亂峰明，浩蕩風煙萬里情。身世多艱惟中酒，文章無命莫求名。天空雕鶚搏雲遠，江冷芙蓉墜露清。大地烽塵需幹濟，諸公騰達報昇平。」揚州楊竹軒和云：「天高霜冷月初明，惜別難忘舊雨情。感我飄蓬同宦味，有人籠壁重才名。綺年休逐詞壇老，冰骨終宜閣苑清。出匣干

將勒拂拭，近來江上怒濤平。一黃山宗感澤云：「只對江山眼自明，自將流水濯塵情。閒雲出岫難爲雨，野鳥窺人不識名。地有高賢星欲聚，身無俗韻月同清。男兒各抱飛騰志，不到蓬萊氣不平。」齊九和云：「海天東去大星明，水底蛟龍若有情。得意且傾三日酒，誤人虛博半生名。霜高寒入關河暝，日落潮迴天地清。獨向滄江觀象緯，當頭欣見玉衡平。」風程水驛間，得此興會，或亦五百年香火因緣乎？

瘞文

臘八後五日，招感澤同至松江度歲，於城南費氏宅中，年皆三十九矣。文字無靈，科名有命，愴念身世，百感橫生。因盡搜行篋詩文，掘坎庭隅，焚而瘞之，而送以詩云：「十年心血聚庭隈，拉雜摧燒散作灰。吹入九淵千丈底，結成精氣化風雷。」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吳縣朱君懋之，既爲其姑母請旌於朝，又求得遺骸，羸諸唐氏之塋，思慕之心稍慰。一日者，復手圖示余曰：「記策未嘗學問，幸不棄於大雅；先姑母事實，雖有閔君之傳、陳師之贊，以垂不朽，顧事覈詞簡，體例宜然，恐後之人未由感發而興起也。撮其大要，繪爲四圖，無徵者姑闕焉。庶可與傳贊並行不悖乎？」余曰：「諒哉！此虎頭圖列女之遺則也。」朱君曰：「未也。某思事以文傳地，以人重。竊嘗流覽閭編，凡賢人君子，託足之所，雖窮鄉僻壤，憑弔者往往留連慨慕，如見其人。矧孤嫠泣血，茹苦含辛，數十年寢饋於斯，其地其人，尤足令頑廉懦立。往者吾吳嘗有袁氏竹柏徐氏勁節二樓之建，棟宇巍然，繪圖徵詠，又得賢子孫繼述，故歷久不磨。某心竊仰之。唐氏世耕讀，姑丈時家已中落，居孫谿與某家衡宇相望，自姑母孀居，敝廬三椽，僅蔽風雨，雖湫隘特甚，齋扁闕如，而內外峻潔，肅然也。亂

後夷爲瓦礫場，每過悽然淚下，徘徊不忍去。記榮竊窺我姑母，家無儋石儲，賴十指以餬口；膝前無子，族屬中無可繼者。孤女至十餘齡，又殤，淒涼憔悴之况，生趣索絕，而安貧苦守甘之如飴。某他日擬於唐氏故居，葺廬以奉烝嘗，而卽以安甘名廬可乎！余不禁肅然曰：「有是哉！君用心之周且摯也。夫安之爲義大矣！自來忠臣烈士赴湯鑊，蹈鋒刃，時窮勢迫，百折不回，凡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然論者猶曰：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蓋信乎安而不遷之難也！若夫青年伉儷，慘失所天，阡無待表之兒，室乏慰情之女，饔殮莫繼，質鬻全空，極人世難堪之境，獨能隨遇而安，無絲毫怨尤，見於辭色。贅壻莫償，繼以撫姪，揆其心終不忍夫之無後，艱難委曲之求一綫之延，甘窮餓而不悔。在易節之四爻曰：安節，九五曰：甘節，安且甘，其爲亨吉孰大焉！今者旌門表墓，百世流芳，俎豆馨香，永永無極。君又仰承先志，以長子惠先後兄，記梁以奉唐祀，此亦行乎心之所安，真盛德事也。異日安甘廬成，與袁徐兩樓，後先輝映，卽君之風義，亦且借孫溪楓水長流。傳言：「盛德必百世祀。」於戲！澤自此遠矣！朱君欲然曰：「如子言，余何敢當抑區區之心，不敢不勉，請識之以諗來者。爰不辭固陋，拜手而爲之記。」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涂月

青浦席威拜撰

婁縣姚肇瀛拜書

孫谿唐節婦家傳

唐節婦朱氏，蘇州吳縣人，年十七，歸同縣唐顯。唐故貧，節婦恆以女工佐之。夫死，止一女，撫之十餘齡，女又殤。節婦泣曰：「天乎！不能爲唐氏留一息，生復何爲？」其弟常浩力勸之歸曰：「骨肉之親，惟姊與弟，幸毋自苦。」弟婦程氏亦與節婦素睦，因以第三子記梁，異節婦撫之，爲唐氏後。節婦既撫記梁，念弟力之不贍也，時返孫谿故居，自食其力。記梁既長，使赴城習賈。庚申寇陷蘇城，音問隔絕。其弟遣弟婦挈幼子記榮來依，賊過其廬，欲掠記榮，節婦厲聲叱之，賊亦駭沮，卒釋之去。而其弟陷城中，未得歸。節婦乃語弟婦曰：「弟與諸姪，吉凶不可知，我與若不足計。」

朱氏惟此一子在，若復失散，何以對先人？一相與零丁轉徙，僅免於賊。未幾其弟暨次姪記煜，脫自賊中，節婦大慰，以爲可以釋肩矣。而弟及弟婦相繼病沒，又聞記梁死難之耗，諸姪惟記煜記榮存。節婦亟遣奔上海，曰：「無共斃爲也！」逮亂平，記煜兄弟訪其居，已夷爲瓦礫，詢諸耆老，知節婦子身走避，亦未遇賊。依普濟堂以終，年六十。記榮念非節婦，朱氏絕續不可知，於是命長子惠先後記梁奉唐氏祀，復求得節婦骸骨，爲葬諸唐氏之塋。光緒庚寅，列其事於有司，以達於禮官，得旌如例。烏乎當粵匪鴟張之日，士大夫且不免倉皇失措，况其餘乎？節婦一婦人耳，乃能臨機制變，卒全朱氏之孤，而唐氏宗祀亦藉以不墜，可不謂賢哉！余往聞記榮言，節婦性嚴厲，有智略，今覈諸行事，信然。然其所遇，抑可悲甚矣！

華亭閔萃祥拜撰

唐節婦贊

懿哉！節婦蚤歲歸唐，賢聲卓著，大義彰彰。夫貧能守，夫沒何望？零丁弱息，稍慰心腸。曇花復折，能弗悲愴？有姪可撫，以續烝嘗。何圖寇亂，遽致喪亡。審爲姪計，海上遠颺。幸存一綫，於朱有光。報以恩義，再續宗祊。請旌志行，大爲表彰。維茲貞節，百世流芳！

嘉興陳其榮拜撰

歸葬遺骸記

我姑母之疾終於山塘呂氏祠也，事在同治戊辰八月；其時寇患雖平，瘡痍未復，故廬被燬，不獲甯居。記榮年弱冠，貿易嘉禾蘇申間，欲詢確耗而未得，痛念我家，當庚申避亂，實惟姑母是依。昊天不弔，我父母於夏秋先後棄養，賊氛徧地，浮葬他所。先塋遠在陸墓，不能及也。先是記榮隨我父避上沙鄉，負販糊口，長兄記鍾依郭氏於齊門外，仲兄記煜先被賊擄。我母逝後，我父亦患痢下，力疾往喚長兄歸上沙，至秋增劇，竟至不起。明年仲兄脫自賊中，昆

季均集姑母所，姑母命之曰：「汝父母遭逢亂離，不幸病歿，寄厝異姓墓，地體魄不安。汝兄弟幸聚一方，當亟謀所以歸骨者。值此亂世，生死聚散，不可知，毋貽他日之悔也。」記榮兄弟泣受命，乃由程王兩家墓上，檢拾遺骸，合葬五泉浜祖塋。事畢返命，姑母即遣仲兄避江北。長兄挈記榮往申習業，臨行復申戒曰：「朱氏存僅汝三人，憶汝母彌留時，祇幼姪記榮在側，遺命汝兄弟當終身友于相愛，異日幸成立，雖未能同居共炊，慎勿蹈閔廬之習。回顧汝父謂記榮年穉，亟擇善地居之，庶父子相保也。言訖，嗚咽而逝。汝父於流離顛沛中，草草殮埋，屬記榮於范氏，而自至齊門覓記鍾，酷暑奔波，精神衰耗，病自此深矣。延至八月亦告終，猶諄諄惟汝兄弟爲念。今汝等幸全身命，吾恐禍亂之未已也。故分遣各覓生路，苟能自立，早謀昏娶，長子孫，毋忘吾言，亦即汝父母之志也。此地雖偏僻，一時在市濱乃窮鄉也。」然逼近賊巢，不宜再來，吾五十窮嫠，死何足惜！異時平定，歸吾骨於唐氏之塋，雖死猶生矣。一時咸豐十年辛酉歲，嗚呼！詎料此別，竟成永訣哉！仲兄遂偕任竹筠渡江而北，長兄與記榮間關至滬，雖幸有成，而作嫁依人，不克自主，荏苒七八年，昆季各有家室，饔飧朝夕，苦乏餘貲。迴思曩日情形，非姑母指示布置，則父母之骸骨未歸，伯仲之存亡莫卜，生成之感，何能一日忘耶！同治八年，蘇省肅清，已逾六載，播遷者漸復鄉里。記榮因事至蘇，詢姑母存否，竟無確耗。光緒紀元，復至蘇，晤長兄，記鍾云：傳聞姑母在山塘普濟堂病故，年月日猶未知也。願以他事匆促旋申，至五年秋，長兄暴卒於蘇，記榮星夜奔赴成禮時，長嫂徐氏已前卒，祔葬五泉浜。六年春，將啓兆而合葬焉。豈知開未及尺，積水成汪，我父母兆域亦被浸潤，痛念劬勞，百身莫贖。幸先祖陸墓山塋尙餘隙地，謹奉遺骸，備櫬遷祔。兄嫂則仍葬五泉浜高原，從兄志也。嗚呼！我父母骨殖，幸獲安全，猶恨始事不慎，水漬幽宮，再遷而後已。今仲兄與記榮粗堪溫飽，各有子二人，以奉先祀，而姑母一生苦節，轉輾亂離中，卒窮餓以歿。歸骨唐塋，言猶在耳。每一念及，局蹐難容。光緒十六年，余復有事在蘇，詢訪既徧，略得端倪，兼知賊據城，姑母見幾趨避，迄未遇賊。賊平後，走依女普濟堂，以人衆與同伴諸媪別居呂家祠內，實於同治七年八月病故。記榮於是先將姑母守節事呈

有司請旌於朝，而歸骨則以未悉葬所，尙留有待。今年夏，竭誠往訪，期必得；先至昌善安節各局，未復至盤門。所謂女普濟堂者，堂中人均以年遠難稽爲辭，翌日再往，偶向內室坐，見插架有同治五年至七年冊籍，悉心翻閱，至一百號，載有唐朱氏於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進堂，八月十九痢疾病歿，年六十歲字樣，不禁額手謝天者再。下又載一號至十號，葬於錫類義阡，從十一號起別葬盤門外堂基云云。而唐朱氏葬冊在第九號，每號均有磚識，然則我姑母之終於普濟前，既歷詢唐意卿之母，及疏族唐四官諸人，衆口一詞，今復冊載彰彰可攷，毋庸疑矣。欲設法起遷，商之培德堂董周守安翁，翁謂須冬間辦理，力任經營，可感也。爰託守翁豫備小櫬，以便檢骨，堅訂珍重而別。仲冬上浣，復至蘇，天嚴寒，間以風雪，承守翁放堂船，雇土工等，偕看阡人吳姓者，初七日抵錫類阡，上地空闊，約百餘畝，荒冢纍纍，無從認別。原葬土工張長者，年老矣，率衆啓土，歷十數處，迄無一是。蓋以事隔多年，曠渺無垠，頗難記憶。亂後又爲育嬰昌善各局，雜葬無序，暴露顛倒者甚多，觸目慘然，乃命依舊填築，見暴露者，亦加土焉。反復籌思無策，至望日詣普安橋武廟，誠求籤兆，得十八灘頭說與君，及世事盡從流水去之句。先是夏間，亦曾祈籤，則勤耕力作，莫蹉跎云云。竊意神示如此，終當有獲。會守安翁遺陸君春生來訂，明日下鄉再尋，以盡人事。遂於十六日如前，放舟帶工抵阡，開視，自辰至午，仍無濟。乃登舟午餐，枯坐篷牕，相對太息。守翁謂似此曠地，一望無際，何異海底撈針；君於此亦可謂竭盡心力矣。况廿餘年來，當已形銷骨化，吾意招魂歸柩，於理亦安。余嘿無以應，然終冀神言，當不我欺，志未決。時舟尾隘，工人擁擠無聊，飭其荷鋤登岸，姑再覓之。守翁與余在船小憩，一炊許，忽見工人手持一磚，踴躍奔至，閱之，正第九號女棺也。兩人均色喜，隨行二里餘，見有一池，與上次啓視所相離祇五六尺。詢工人，則以張長記有水池鄰近，故仍於此處下鋤，纔二三下，卽見號磚，於是命逐號啓視，罔不符合十號以後，則平土矣。乃將他號築固回城，訂定諸人，次日竭誠料理。余不禁感極涕零，默誦神恩不置。十七日守翁仍挈土工等，將所備應用諸物到阡，午刻記榮跪地啓棺，見姑母骨未壞，下頰輔頰彷彿生時，惟首足胸脊諸骨，則已黃如枯柴，乃積

水潮蒸之故。最奇者，姑母晚年僅餘四齒，而口中尙存其三，其一旋於肩旁檢得，此記榮兄弟所記憶逼真者，殆冥冥中特留首齒，以示區別。且與流水相鄰，乃益歎神言之巧合也。於是自足至首次第檢理，入所備櫬中，用灰包棉花絲，謹慎將事。擇吉二十四日，遷柩吳縣十一都十四圖載字圩孫家橋唐氏塋，乾山巽向，立碑隧道，以記榮長子惠先後叔兄記，梁以奉唐祀，卽仰體先考妣之遺意。其詳具閔君頤生唐母朱節婦傳中。嗚呼！記榮蓄是志願，已及廿載，僅克有成，此蓋蒼蒼者不忍我姑母苦節湮沒不彰，俾記榮得藉手以稍酬生成之德於萬一。嗚呼！豈偶然哉！余既求閔君爲姑母立傳，將恩準建坊之資，移脩孫谿東暉橋，冀垂不朽，復擬於唐氏故居，葺安甘廬，奉祀栗王繪圖撰記，以徵題咏，而於歸葬遺骸之事，艱難獲濟，實荷神庥。至我父母繼絕之盛意，與亂離中困苦顛連之况，尤不敢忘也。用詳顛末，以告後嗣子孫，我子孫其敬念之哉！其敬體之哉！

光緒十七年辛卯冬月胞姪朱記榮拜述。

祭唐節母文

維光緒十有九年，二月吉日，恭送表太姑母唐節母，從祀節婦祠，謹以楓江之水，孫谿之蘋，致薦於神前曰：「烏虜節母，早失所天，無子僅一女，女殤，嗣子又早夭，族無可繼者，徒安貧食苦，唐宗已不祀，傷哉！未幾粵寇陷蘇，倉皇避難，挈從出朱氏，二猶子，次卽懋之表丈也。莞獨幼弱，轉徙流離，措其計慮，幸獲保全。終藉表丈所生，以奉唐祀。且節母之歿，大亂未平，時已無家，親戚相隔，鄉里善人，瘞於叢冢，桐棺纍纍，玉骸何處？幽靈重泉之下，怨恫百歲之餘，而表丈乃矢志以求，至誠斯格，竟蒙神示，得以歸骨，首邱唐塋，豈非天之厄節母者深，而章節母者尤顯乎！事既詳諸君子傳贊，題咏中，驥忝附戚屬，後輩聞之真切，信無溢詞，足貽不朽。獨思古來節婦與忠臣義士略同，當其遇家國垂盡之秋，持其百折不回之心，冀有一綫能延之脈，竭忠盡智，或成或竟不成。卒之後代俎豆馨香，廟食千載，固

其宜也。豈非天理之變，不失常乎！抑人力有以勝之乎！矧節母不特有光於唐氏，而亦有功於朱氏，其於表丈生之猶母也，則表丈宜事之猶子也。間嘗觀古孝子遭遇亂離，尋親骸骨，萬里荆棘，十年暑寒，往往有志竟成，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固應如是。而亦其親殉難之精魂，多不容埋沒於山陬海澨間。茲庶得其彷彿乎！然則節母不啻有後矣！體既安土，繪圖表門，故典畢舉。今又與諸烈魂左右輝映，尸祝千禩，永永無涯，將以揚厲名教，敦篤風俗，使四方之丈夫女子，聞而感泣興起也。神其妥侑，伏惟歆享，系以譟辭，兼用頌義。乃祝曰：神之來兮，集女貞木，聲之哀兮，裂湘靈竹。念昔生時，言之肅穆，淑人不辰，夫君無祿，宛宛稚女，曷以妯娌？續螟蛉在室，篝燈課讀，鵲鷓夜鳴，華實並落，區區不界，且乏薄族，瞻望母家，亂離可傷，提攜小阮，不負平章。克家報德，再傳烝嘗，圖容列女，女宗表揚，在天之下，在地之上。徐袁二節，壽遂相望。

重建東暉橋記

表再姪長洲陳開驥拜撰

孫谿相傳以孫武名，一水縈帶，西達於支硎，即俗稱觀音山者，故亦名觀音河。跨河爲橋，凡十，有曰東暉橋者，則里人朱記榮姑母唐節婦故居之所在也。記榮幼，最得節婦歡，當粵寇時，提攜奔走，脫記榮昆季於難。事平後，音耗隔絕，逮記榮趨訪，而節婦已歿，并不知其匱厝所。乃矢志以求，卒於去年冬，歸骨唐氏之塋，然追慕無已，既爲請旌於朝，例得建坊，將擇地於東暉橋之址，而橋已圯壞。因念節婦夙以利濟爲懷，使節婦而在，必不使頽廢，遂移建坊之資以建橋，成節婦志也。經始於光緒壬辰五月，訖閏六月落成，屬其友華亭閔萃祥書其概，將示後之人。爰系以銘曰：節婦之行禮宜坊，闡厥素志，濟此梁，瞰谿水之湯湯，其流也芳。重建東暉橋聯，綽楔承恩，移作中流砥柱，松楸在望，永循百世烝嘗。遙瞻范嶺朝天笏，靜接寒山警夜鐘。

青浦席威謹

重建東暉橋記

跨支硎塘，有東暉橋焉。近鄰孫祠，遙揖范嶺，毓秀吉履，是母脈絡；通濟繁興，并聯臂指。凡夫村疇牧豎，販夫傭嫠，趨趨翬翬，日蓋千數。歷禩渺緜，月缺虹斷，縛匏假葦，行者唏焉。歲在壬辰，朱君記榮，因其姑母唐節婦之行，得旌於朝，將仿桓嫠義閭之開，仍傍孟母擇鄰之舊，頗悼越姥賣扇之阻，爰法巴婦築臺之遺。經始夏蒸，落成秋爽，鞏固開敞，往來大和。昔之聖廬齧苦，漆室茹辛，月黯夜縫，風淒晝哭，橋之石兀兀，是節婦之志決；橋之水盈盈，是節婦之心清。洎夫游歷大劫，幸脫老寡，白粥咽夕，腸枯如灰，青裙立風，淚盡得血。卒令鑠金渣盡，抱璞告完，萬騰烟莽，骨惟封蟻見憐；一樹雪梨，魂以杜鵑代哭。而斯橋也，亦復廢礎孤擎，洪濤大嚼，青山綠水，過者遷延，明月清風，靈兮聊浪。今則朝問嘉歎，鄉評引延，典在豆籩，樹宜楔綽。斯橋厚幸，遂解墮履之警，忘乘船之危焉。聞之溧陽之瀨，偉投金而改稱；上虞之江，式隨爪而殊號。竊意斯舉，當易嘉名，持許士夫，倘協於義，尤欽朱君懷翼卵之慈，矢肝胆之報。日月雖逝，金石不渝。曩之歸骨於唐氏塋也，亦既血誠默聯，精志冥會，得憑犀齒，俾正狐首。今之舉也，蓋曰表微，非惟修廢坐拯厲揭之累，詎務刻雕之華。視夫寶帶既捐，數五十三洞；渡舟可滅，糜萬六千工。爲功則同，取義尤大。淳澆激薄，將在於斯；洞庭不圯，大湖不涸，長留天地，有橋則三已。

光緒癸巳二月長洲章鈺。

唐母橋銘

粵歲辛卯，記榮既尋獲姑母唐節婦遺骸，爲歸葬唐氏之塋。塋後有小石橋，在其族唐懷德所居之右，往來徑道也。故未有名，且將圯，爰葺而新之。里之人請顏曰唐母，欽母節也。乃系以銘曰：「水粼粼，石齒齒，惟母之節，既堅且泚。」

光緒十九年癸巳春二月胞姪朱記榮拜撰。

唐母橋聯 冰雪一心淨，松楸萬古寒。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漫天雪，婦之節，匝地霜，方其潔；有客爲我道其詳，點點都是節婦眼中血。淚涓涓，望眼穿；樂昌破鏡不可圓，阿阮爲宗作螟蛉，唐宗一脈賴汝傳。家鷓猶未已，無奈烽火干戈起；十指以療飢，紡織供刀匕。有兒死賊中，有姪陷賊裏；蹙蹙弱息不能支，幾度流離更轉徙。一星曙後孤，聊亦慰慈烏；相隨形與影，中道復棄吾。何況棣萼生死分，節婦之節苦如荼，餘生脫虎口，身外靡所有；傷哉節婦病不瘳，何日使之正邱首？母族存亡不可必，大阮小阮爾知否！風吹霧不見，雲過月當空；維此節婦節，衆口僉雷同。大吏據情入以告，惻然天子爲動容；荒荒一坏土，詔書賁爾崇。紫陽有兒翹然秀，荷鋤到處訪墓封；爲問當年經事人，模糊不能辨西東。吁嗟此衷天所牖，佳城鬱鬱得之偶；合祔之禮防周公，奠以牲牢酌斗酒；苦節畢竟天不負，瀧阡會看昌厥後。

吳縣張茂鏞謹題。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昔吾吳節母中之有圖記者二，一爲袁節母竹柏樓，一爲徐節母勁節樓。今唐節母安甘廬又有圖記，則是鼎峙爲三也。按唐節母歷歷苦節，大率與袁徐相埒；而其慨唐宗不祀，謀續於從出之朱氏。朱氏當庚申寇亂，全家幾陷賊中，特爲發踪指示，俾脫生得過其半，自此朱祀延，唐祀亦因之延，凡權變而濟險也，抑有卓越乎袁徐者矣。惟是袁徐兩節母圖記皆出自其子，而唐節母圖記乃出自其姪，子不忍沒母之節，而圖記之於誼爲孝，姪不忍沒姑母之節，而圖記之於誼爲仁，孝可嘉，仁更可嘉云。

吳縣潘志畬拜稟

賦唐節婦事

自譜離鸞曲，傷哉失所天；伶仃遺弱息，辛苦伴窮年。茶蘖借評味，蘭芽遽隕妍；弄珠虛照月，羸玉脆霏烟。朱禩方興矣，唐宗何忽焉；螟蛉豈可負，蛩蟻兩能全。卅角隨牽幼，擎牙付一編；荻丸晨課下，鍼繡夜燈前。烏鳥慈懷摯，紅羊

浩劫連身家，休顧問，骨肉各分遷。捷旆俄林立，妖氛敢蔓延；網蛛空待補，窟兔得言旋。衰祚謀重繼，沈疴療不痊；掩骸勤訪墓，候氣未支錦。褒獎行宣詔，哀榮且及泉。吁嗟節婦節，大義豈淺淺！

吳縣潘志詢拜書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備極天民苦，新婚便死離。左家惟有女，鄧氏竟無兒。松柏相承悅，冰霜不改移。敝廬仍世業，漆室感時辭。莽莽重泉路，熒熒恤緯思。縱傷壓金綫，尙望振門楣。銀鹿將何弄，金鑿又遽摧。祧承猶子續，訓仰大家施。鼙鼓喧闐起，舟車轉徙危。勇能排賊刃，智克免宗支。軍事方紛若，先靈更餒而。鴟鴞嗟毀室，螺贏復含飴。節與共姜埒，功同杵臼奇。休拘人後說，明史傳張詩。

壬辰小除夕元和張一塵未定稿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集陶靖節句

幽蘭生前庭，天高風景澈。青松在東園，卓爲霜下傑。感彼柏下人，深得固窮節。貞剛自有質，時時見遺烈。天道幽且遠，孤雲獨無依。良人不可贖，願言同此歸。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一朝長逝後，值歡無復娛。竟抱窮苦節，門庭日荒蕪。再喜見友于，親戚共一處。試攜子姪輩，無樂自欣豫。刑天舞干戚，賢者避其世。分散逐風轉，冬日淒且厲。栖栖失羣鳥，舉目情悽洟。日暮猶獨飛，不知竟何之。東方有一士，委懷在琴書。弱冠逢世阻，暫與園田疎。一去三十年，登涉千里餘。投策命晨裝，行行循歸路。每每多憂慮，直爲親舊故。銜哀過舊宅，惻愴多所悲。自從分別來，奄去靡歸期。崎嶇歷榛曲，高墳正嵯嶢。四面無人居，白楊亦蕭蕭。諒哉宜霜柏，見別蕭艾中。心在復何言，實由罕所同。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相將還舊居，鼓棹路崎曲。山澤久見招，非爲卜其宅。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回顧慘風涼，寒餒常糟糠。清節映西關，憶此斷人腸。早終非命促，有生必有死。旣沒傳無窮，奚止千萬祀！

吳縣謝鵬

安甘廬記

安甘廬者，欽旌節婦吳縣唐母之故宅，其猶子朱君懋之，重葺之以奉歲祀者也。架屋一椽，足蔽震凌；量地十笏，匪曰湫隘。節婦以長干之共處，相夫子而有家，作羹入厨，擔簪行野，牛衣臥貧，鴻案齊舉，怡怡如也。泊乎歌作陶嬰，謚議黔婁，寂寂獨旦，寥寥誰語？豈况徵蘭未兆，曇華俄空。節婦迺守一醮從終之義，援三思爲後之條，人情曲合，奉賈充以外孫，骨肉至近，嗣正倫者，兄子茹苦訓心，折蘄勵志，固已闡行義之閭，備孝德之里矣。無何，洪飈慘扇，妖火構興，拔宅無術，楚炬堪憐。節婦則有鑒魯姑，竄蹟下廡，不同梁女，卒得己兒，遂存范鏃之孤，仍絕庾信之系。懋之於是感卵翼恩，表貞苦節，繭廉範之足，執骸而歸，傳烈女之圖，楮毫斯託，題橋柱而懷清，封墓穴而展禮，就倚歎之黍室，起偏棲之門樓。九京有知，三徑無恙，每當夜雨，淒其神颺，瑟若吾意，壞壁懸蘿，破窗裂紙，呀唔課讀，宛轉鳴機，此情此景，猶將彷彿乎遇之。

同邑董瑞春撰，時乙未孟夏。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黃鵠哀吟失所天，撫懷弱女一悽然。曇花彈指成虛幻，影隻形單倍可憐。茹苦含辛慣食貧，毀容甘作未亡人。敝廬幸在猶堪守，非忘同胞骨肉親。家計蕭條賴女工，寒宵燈火兩人同。弟能愛我時相顧，儂自清貧守素觀。撫姪承禱慰母心，朱唐婚媾誼尤深。篝燈課讀寬嚴濟，寒夜更長自理針。百萬紅巾卷地來，流離分散實堪哀。從今兩地相思苦，生死存亡永自猜。旌門典重感恩榮，聊慰當年保護情。從此東暉橋畔水，流芳百世有餘清。

元和王同德拜題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觸目淒涼號鬼賊，風雲黯黯日無色；天傾地陷一廬存，中有奇光難掩抑。借問續成此幅頭，爲乎云是唐母食貧守志圖，茹苦含辛宜婦道，那堪無子更無夫。瑟琴孰同鼓，襤褸無可撫，欲死不死非惜死，故將奇節傲終古。赭寇起，萬事已，男號女啼爭思避，母獨從容保猶子。猶子依母獲安全，朱氏宗祧賴以綿，歸已無家歸不得，善堂甘入盡餘年。吾思守而不貧兮，遺產猶存原可託，貧而有子兮，菽水承歡亦能樂。古來不少稱貞節，境遇問誰唐母若？卓哉猶子亦奇人，兒長不忘姑母恩，號哭荒郊求骸骨，載歸爲葬爲招魂。一朝丹詔日邊來，天上施恩到夜臺，從祀建坊表其節，不教酒設在蒿萊。死若有知應不恨，蓋棺方見有定論。不信試看冢業業，大半無人供麥飯，母有猶子母不死，勝人撫孤已萬萬，况復繪圖徵詞章，琳瑯滿目足表揚。笑吾未夢佐公筆，那有江郎幅錦長，效顰握管試吟哦，吟不盡意欲奈何！更倚楚些成一閃，春秋若作降神詞。詞曰：嗚呼母兮！生兒無依，死可無據些；生兒無名，死可無譽些；魂兮歸來，叢冢不可以處些。嗚呼母兮！生兒無嗣，死可無子些；生兒無養，死可無祀些；魂兮歸來，故家不可以止些。茹茶懷藥，母志已伸些；旌門表墓，母節常新些；爲母奉祀，已全母倫些；春秋有享，鉅典可遵些；魂兮歸來，來格來歆些。亂曰：生多憂危，死宜安些；生多辛苦，死宜甘些；敝廬猶在，將若峙於江南些；彼有三從，亦有死，安得如母之不刊些！錄塵諸詞壇大足郢政。香涇郭紹裘求是草。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青青巖上柏，鬱鬱嶺頭松；歲寒節乃見，歷此冰雪容。節婦失所天，鞿難無一錢；轉輾歷所變，棄却釵與鈿。喜有女如玉，聊以伴空谷；少慰未亡人，焉知年壽促。大幸蔡有女，違計鄧無男；一病呼不起，天花幻優曇。弟憂姊所苦，何以慰遲暮？螟蛉螺贏子，兔絲女蘿附。朱家一塊肉，唐家一脈續；吁嗟長卿妻，慷慨歸辭屋。歸來撫孤兒，仰屋兒啼飢，女紅手自給，不使旁人知。天狗夜墜地，紅寇忽西起；弟婦攜幼子，避來烽火裏。賊來奪其姪，節婦走進叱，侃侃陳大義。

賊沮而駭出。城閉亂蒿萊，翦飛眼難開，可憐弟與姪，望斷不能來。旌旗滿南國，忽見弟與姪，咄咄運智囊，周旋圖良策。不如分道行，他日共太平，豈知弟與婦，殂謝留弱丁。節婦失聲哭，有子亦遭戮，壯哉一義民，喜光節婦族。中原速賊清，有姪名記榮，間關覓節婦，足繭途上成。傳聞寄普濟，至已幽宮閉，檢骨鄰清泉，思通神示偈。奉歸葬孫溪，請旌節表題，祀子以承孫，可慰節婦兮。輯廬曰安甘，徵題各幽探，中有大手筆，我哥苦自愁。不見繫組綬，不及一節婦，節婦秉大義，列變而能守，智設朱氏安，烈叱賊膽寒，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乃知大丈夫，慚愧弁而冠。時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夜於古吳古五晦園對山閣下題。長洲張恭釗。

題唐節母安甘廬

烏虜節母，早失所天；左家有女，一綫冀傳。曇花復隱，天道惘然；弟有未子，昇母承先。何圖歷劫，又羸烽烟；烽烟乍起，弟往依焉。弟殉姪孤，爲謀生全，促避海上，弟祀以延。賊氛俄掃，孤姪言旋；母廬十笏，都變桑田。詢母起居，歿已六年；招魂何處，劍池之邊。爲覓遺骸，爲發荒阡；首邱唐氏，長夜縣縣。聞事於朝，楔綽榮宣；姪心惴惴，恩義猶愆。爰新故址，結廬三椽，顏曰安甘，祀事孔虔。烏乎節母，松柏方堅；松柏比堅，惟母之賢。乙未余月。吳縣錢人龍并書。

金壺遊墨

饒歌

甲子江南肅清，偶以詩課士，擬大軍克復金陵饒歌。有王拱辰作云：「石頭風利阿童來，火炬無煩鐵鎖開；遙憶策勳高會處，凱歌齊上雨花臺。掃穴禽渠爵上公，威聲久著大江東；不知誰作軍司馬，山斗文章紀戰功。」又朱樟五律云：「江浙慶全收，威名震九州；元戎能戰守，天子自懷柔。日照旌旗爛，風高勅勒秋；海波從此靖，千載頌金甌。」

禽言

江甯俞汝諧有小課禽言數首，寫軍興苦况，悲壯蒼涼。錄其四云：「鶉鴣鴣，雨多水漲生蘼蕪；魚飛稻田畦產竈，可憐有地無人租。兔葵劇得連根養，霧笠烟簑愁不語；聞說明朝要打糧，相將又向他方去。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作薪；前往相求拔刀怒，柳絮拂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得過且過，銜泥無力巢難做，翠翰剝落寒侵膚；况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蟄，深山日暮行人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官兵後逢盜，飄零十日將如何？拂面西風塵撲漉，荒厓白骨狐狸啄；誰家雙鬢行得遲，橫拖馬上聞啼哭。」

李觀察書

會公既克金陵，京外官紳，走書申賀，謹守常格者居多；獨李次青觀察，博引繁稱，鋪張揚厲，一書累三千言；中叙

討賊之初，以書生張空拳，撓巨寇，號召生徒子弟，忍饑轉戰，備歷艱阻，百折而不回；及乎大功告成，懋邀鉅賞，兄弟同日膺茅土，以蕞爾一邑，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建，旄仗鉞，寄專閫，及方伯連帥之屬，至以千百計，可謂如荼如火，千載一時矣。而得力尤在末一段，寓規於頌，深得古人贈言之旨。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嘗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況於關隴狃，奪殘黎於獮狃之口，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曷夷逼伺，狡獪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邃謀深識，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爲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爲法所縛。至於內治既脩，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駭不遑矣。」所議極爲通達。此外駢散文字，率以郭李相比擬，曾公勳業，誠不必少遜前人，然時勢不同，未可例也。

周師孔

英國使臣威安瑪曩詣京師，上書同文館，進借法自強之義。閱者憤焉，有義士託名周師孔者，擬書答之，大意謂中國治貴文明，不務險遠，與西洋人情風尚百無一同。西洋之政，官與商民皆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干預。中國則不然，官而兼商，謂之忘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故聖賢立教化，帝王主政刑，而風俗則轉移於百姓；政教之力，亦但能去其太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今欲以創鐵路，立電標，開采五金山礦等事，變易風俗，擾衆驚民，以中國官長行之，猶多扞格，何況貴國之代謀乎？且貴國遇有大事，又何嘗不以民心爲重，官權爲輕？如西洋諸小國，向歸英屬，中間民心有異，亦即舍而不問。西洋天主教最先，及耶穌教出，彼此爭長，卒不能奉天主而盡黜耶穌。夫同此一教，同此一方，猶不可挽東就西，強人從己，何獨於中國而昧之？即以理財而言，貴國經費，悉取於商鴉片一箱，稅銀至數十兩，湖絲一包亦然。此明明有利於中國者，尙不欲效西洋之所爲；況於利害未卜者

哉夫中國民氣至弱也，而有時亦至強；譬如江河之水，寬僅數丈，其遜於大海遠矣；然而小船重載，動至沉溺，大風激之，波浪山湧，亦足以覆舟而有餘。中國之民，馭以柔道則馴，施之仁政則順，強以所不願，驅以所不能，則渙散而不可收拾，且將洩憤伸怒於創議始事之人，竊爲先生不取也。書中又引秦始皇元世祖諸所行事，以見詐力之不足服人，而我朝仁德相承，民心感浹，此卽爲政不專恃強而億萬終不能弱之證。不惡而嚴，可與亡友蔣劍人作並傳也。

祭文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云：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薨，簡潔老當，餘味曲包，至矣。

徐都堂

徐總憲耀揚州人，微時與友人讀書僧寺中，寺故近水，夏日苦蚊，雖處帷帳中，驅之不盡，而徐獨倒身甘寢，寂不聞聲，衆疑其誑。徐袒而示之，良信。他日徐歸，一友移臥其處，曰：「吾且試之。」果無所擾，心異之，而不得其故。蘧蘧然其樂無涯也。及醒，斜月在窗，見一人伏牀側，手執蒲葵扇，揮拂不停，視之，青面獠牙，雙目如炬。友大驚曰：「若爲何人？」其人注目久之，曰：「我謂是徐都堂，乃一老秀才耶？」拂袖而去。

杖馬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齒則加長矣。遂以換馬誣主人，兩相爭鬪。適福又新太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纏，以大杖扑馬，聽其所之。馬奔至每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

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值錢幾何？」曰：「十千。」曰：「汝自大意，妄誣主人。」罰其半以爲脩路之費，和尙之友盜馬者笞。

賣草

鄉民澹草者，遠行患熱，解衣塞草中。既賣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曩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厨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貫也。」方辨論間，縣令姚君至，聞而逮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閒話，謂鄉民多刁頑，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煙管墮於地。姚笑曰：「煙管頭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晴道豐歉，瑣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件呈堂矣。李見衣錯愕，不寒而慄。姚幡然曰：「吾以汝爲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笞之十數，曰：「煙管已付汝家！」

吳夫人

陳勇烈公夫人吳氏，山陽汶河人，遊擊吳禮北璜女也。幼讀女四書，事父母孝，能識大義。勇烈籍潁州。咸豐初，遇賊擄至天長會。提督李世忠渡江擊賊，勇烈勸其族父世銘爲內應，以天長歸朝。同治二年，苗沛霖反，提督陳公國瑞聞勇烈名，招之麾下，力戰破賊，息兵於清河。陳公故與禮北善，知夫人賢，遂爲勇烈聘焉。婚期前二日，譚言陳公擊賊河南，歿於陣。勇烈方食，遽起具衣冠，往見禮北曰：「陳公遇我厚，今有噩耗，事雖不可知，然義當速往。謹請改卜吉期。」卽出門策馬，星夜北馳千餘里，崎嶇山路間，彌望無人煙。三日不食，饑渴疲頓，而陳公幸無恙。相見於河南。由是勇烈義聲震天下。四年成婚於吳氏夫人，以勇烈治軍嚴，請減誅戮。勇烈笑曰：「是非爾所知，不殺何以行？」夫人曰：「省刑非廢法也。法當執，情亦當原。」勇烈然之。自是威少霽。家居愈謙謹，先後大小數十戰，追賊山

東數千里，而口不言功。最後奉爵相李公檄，會勦陝賊張仲愚於滑縣之陳灘。時各軍未合，前後受敵，勇烈鏖戰，竟日身受茅傷，復大呼馳斬悍賊六名，賊發銅砲中腰而顛。顧謂左右曰：「灘者冊也。陳冊，吾其已矣！」遂卒。年二十一。遺命葬山陽。夫人初得凶問，晝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父母勸之曰：「吾何敢死！腹中一塊肉，陳氏宗祧所繫。」勉起啜粥，及勇烈柩至，清河世銘聞爵相奏請優卹，欲移柩返天長。夫人曰：「先夫有言矣，生不樂居天長，死乃強之耶？必欲移柩，更以一棺將我去耳。」世銘無言遽出。閱十日，突以衆至，徑登堂舉柩行，夫人阻之不得，伏柩而號。勇士扶之，顛暈於地，及柩出而胎墮，哭而言曰：「吾不可復生矣！」至是決計求死，預藏毒物服之，灌救移時，竟絕。年僅十有八。是時提督劉公銘傳駐兵清河之揚莊，聞報大怒，立遣兵勇水陸追柩返，並擒世銘及同謀張孝先者，即時正法。而爵相請建雙烈祠，合祀夫人焉。葬之日，氣象昏慘，觀者皆歎息。禮北哀其女，請家兄仲勤爲勇烈作行略，而屬予填詞以傳之。行略所紀，贛翰壽光諸戰績，叱咤如生，因篇長不備錄。

陳東山

陳東山者，佚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飪，憤然自責曰：「婦工不脩，刑于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趨里，從之者多，純袴習恥教不行，去而之燕，授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具盟，不載贄，第日納青蚨筆海中，讀竟則去，多寡不校。去來無稽，蓋舖脯以日計也。歷二十年，不自知其列門牆者，凡幾何人。而積賞頗厚。鄰有某翁勸營子母，合貨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畢，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搜捕，燭爲軍士攫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願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受。蕭然一身，南旋吳會。舊從遊者遞爲主人，並捐資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輒周急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賀，雪中遇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手青蚨數百招之，其人欺先生老，趨趨而至，則傾囊相贈，戒勿復爾，冠亦不責還也。年八十，預治身後事，尅期而逝。後二

十載，客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馬湘艇述。

斷碑硯

家兄仲勤，以千錢購斷碑硯一方，背鐫十六字，書法遒勁，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吳越勝事。」次行曰：「書來乞詩。」再次曰：「尾書溪籐。」曰：「視昔過眼。」即售者亦不辨爲何語。他日讀坡公墨妙亭詩，適與前字相合，心焉疑之。及閱秋雨齋隨筆，乃知爲黃公石齋之硯，所刻果是蘇詩。曾賓谷都轉嘗得之廣陵市上，並載右偏有道周篆印，左有竹垞銘語，均剝蝕不可辨。以黃氏故物，歷今二百餘年，仍歸吾家，可喜也。

乘槎記

乘槎記爲總理衙門斌椿奉使西洋之筆，計百六十日，往返十萬里，乘風破浪，洋洋大觀也。顧其所載，多樓臺園囿，寶玩機巧，珍禽異獸之屬；而於疆域險易，兵刑政教，略焉。惟法國都城載陸兵三十萬，黑衣紅袴持杖鵠立，棋布星羅，其巡街之兵，冠服鮮明，往來梭織無間，雖行人如蟻，而安靜無譁。何其奉公勤職若斯耶！英吉利都城人民倍於法國，而水陸兵不及其半，已敷防守，則以倫敦地形四面環海，非若巴黎期之偏近鄰疆也。英國官制有相國有將軍，大夫稅司，各棧存茶至三百萬箱，錢有金銀銅三等，海關歲收金錢二千六百萬磅，磅爲三兩三錢，卽以金作銀，已足抵中國全帑之數。而又過之。故西洋專重商賈，尙技藝，能廣取他國之財，以自殖。火器出於布國，西都砲子重至百觔，形長首尖，敵船包鐵，厚六七寸者，能通之。各國皆購火器於此，通局工匠多至二萬餘人。而俄羅斯都城繁盛富強，兵精器利，尤爲各國之冠云。此皆他書所不載者，擇錄數條，覺古人勒銘居胥，生擒吐谷，真不值一粲也。

盾鼻錄

盾鼻錄一帙，吳門某氏作也。某初以部曹改外官，分發四川。會何子貞太史視學蜀中，撫某行事，劾罷之。而川督旋亦劾何某，又爲是錄以相污讎，怨毒之於人甚矣。錄中自言紀事從實，非見諸奏章邸報者不錄，試問閩幃之事，鄉曲鄙薄之談，果見於何人奏疏耶？此卽其自相矛盾者也。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蕙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久之某得監司，貧不能治裝，蕙貸與資，且不責券。某強予之，囊橐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弔日甫辨色，蕙遽至，衆皆愕眙，謂其索逋來也。蕙入幃哭拜已，探懷出券就燭焚之，大慟去。

孝伶

蘇州李春江，隸大雅班，偉軀潤噪，技藝冠羣，伶人中傑出者。性靈敏，嘗於肆中購殘缺耕織圖一帙，暇輒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聲譽日增，歲得潤筆資，倍於歲值。然終不肯棄伶賣畫。曰：「伶本業，畫餘技，且班中脚色無多，缺一不辦，我去奈衆人何！」弟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貲悉數奉母，弟輒浪用，不敢怨。弟有所忤，亦笑撫之，不與校。蓋恐傷母意也。洪逆之亂，有人見其負母挈弟出胥門去，不知所終。

又

鍾鳳齡字雁秋，蘇州人。少孤，髫年入都，遂墮梨園。而常以思母，故背人涕泣。脫籍後，甫定寓屋，亟丐人輦其母。曾吳下，頻年共燹，人多流亡，屢以書往，不得報。乃奮然爲尋親計。人以墮成業也。咸勸沮之。秋曰：「吾不憚征繕，爲將母地，今不得母耗，何戀此賤業爲哉！」盡貨所有，不再計而行。

天籟

詩以情性天籟爲上，次氣骨，次聲律；徒襲古人面貌者下也。婦人孺子，偶得一情至語，耐人竟日思，文士性天不真，卽範杜、甄陶、徒贗體耳。如北齊斛律金勅勒歌，隨園載樵夫哭母句，皆以不識字人信口道出，彼豈知有十九首三百篇哉！康熙中獻厄魯特俘，上郊勞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彈箏筚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筚，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酒使奏伎，老胡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橐駝。嗚乎北斗之北奈若何！」又超勇親王策凌用兵，深得侍衛綽克渾之力，事定，賜以千金，而親飲之酒。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爲奴舞劍，奴爲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落攬槍入酒鐘。」音調悲涼，如出一手，蓋其風氣使然與。

絕句

絕句以節短音長，意餘言外爲妙。非如古體排奭轉捩，可以操縱自如也。河工官吏，以水爲生，自黃河北行，而應營生意盡矣。胡禪楓同守句云：「草沒河堤綠滿灘，麥風吹袖不知寒；垂楊生就風流性，不得春波照影看。」惱悞之詞，出以蘊藉，讀之輒喚奈何。金陵克復，餘孽未清，當事不遽撤防，以昭慎重。彭雪岑侍郎句云：「江上新晴霽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簑笠，猶恐輕雷送雨來。」老成之見，別具深心，讀之自然首肯。

晚學齋詩詞

家兄叔丹，與予生同居，長同學，讀書論事同識趣，而性天肫摯，遠過於鈞。故兄弟尤爲相得，所著晚學齋詩詞存者甚少。人日和鮑菊溪五古云：「空庭盪雲陰，浙瀝破午夢；舉頭見日光，檐雪已消凍。手把幽人詩，松影一窗供；讓讓高風生，悠然答吟諷。風停望斜暉，前村煙樹重；卻坐聞清鐘，游心入空洞。」南郭偶成云：「浩歌溪樹間，微風醒殘醉；搏土擲波心，雲影盪空翠。田夫荷耒鋤，遙從隴頭至；不解強周旋，淡語亦真摯。世情多險巖，到此意良慰；徘徊不忍歸，殘陽上衣袂。」七古題沈榆伯畫梅云：「北風捲牖冰含花，空庭雪落翻曉鴉；老人潑墨凍煙活，胸中積塊紛糝。詩情畫意正清絕，我來深巷無喧嘩；入門把玩識真性，下視百卉皆塵沙。太素爲胎發古艷，位置那獨宜山家；撐寒特立氣運轉，造物亦爲生嗟呀。悠悠俗眼不相入，有材何必相矜誇；小橋流水月東上，嗚咽又聽城頭笳。」送李梅江五律云：「天風盪秋色，斜月轉庭陰；樹古見奇骨，花幽盟素心。羣生慚潦草，畸士各山林；把酒知何日，相期共解襟。」七絕江口云：「天風吹起月華流，飛送輕帆作壯遊；萬頃琉璃一壺酒，鐵簫吹破海門秋。」寄懷宰平弟云：「垂柳飄蕭月不明，遙天征雁有簇；想夜火松陵棲倦旅，不成也是者般幽；獨拚把輕碧釀香，今宵斟漏來宵依舊根觸。芳華初占小園春，記倚欄杆曲；怕幾度鶯飛燕蹴，垂楊不是當時綠；要想到秋來後，開到芙蓉可留餘馥。」宰平天河字也。兄性孝友，少嘗割臂療親，事載世德錄。

洞元鏡

西域有化生鏡，以一物照之，立成千百。又有洞元鏡，雖金石之類，悉能深徹其中。有王姓走無常者，私念地獄變相，種種不測，何不攜此窮其情狀。越日赴冥召，行過曠野，見有石坊巍然大書「陰陽界」三字。一少年情思迷離，

若前若卻。坊內立美女一，亦復含悲忍涕，進退踟躕。士念懷中有二鏡，急取其一，照見坊背亦有大書三字曰「禮義坊」。視少年心中，宛然現女子狀，如日之瞳情態畢肖。女子心有少年亦然。復出化生鏡，則千百癡男怨女，如泣如訴，坊之下空無所有，而兩不敢前。王醒而喟然語天河曰：「聖賢制禮明義，界別陰陽，雖爲並世之人，若有幽明之隔，然則人世傷心之境，固不獨彌留永訣時也。西人謂歐洲諸國，男女不避嫌疑，親屬相逢，則握手接吻，以爲禮，並坐離立，以示親耦，俱無猜習，爲自然。故轉不聞有苟且之事。」感澤曰：「是或一說也，然不如禮義禁制之正大光明矣。」

珠帳

署某營都司方君，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從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頗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爲妻，而降女爲側室。女卽以妾庶事其嫡，無慍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謂讓谿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寔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偪往金陵。後况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僞忠王，出其所攜金玉寶玩，別爲五等，最上者獻洪逆，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爲帷帳，獻諸秀泉，謂暑日寢其中，自然清涼爽健也。甲子予至白門，見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爲多也。

心血

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濠。女所居樓，故臨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

女自舉簾傾盆水，猝然見生，不自覺其盆之失於手也。自是捲簾憑窗，作書刺繡，默默然朝暮相對，然意態閒靜，絕不如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爲。生之友蔣君者，距女家不過數武，乘間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遂移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濠市廛化爲焦土，女及母妹焚焉。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藉爲度日計。或檢一物大如拳，下圓上銳，非木非石，中輒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識也。適有軍士二人至，曰：「我爲辨認。」舉刀剖之，割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諦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衆皆詫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蔣君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栩栩然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共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緘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啓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女主

世傳英吉利嚮爲女主，非也。當今日而其主適女焉爾。英人華拾得云：「吾國自諾曼的朝，至今八百餘年，統系不絕。」其語亦夸。蓋英例傳國之序，或世或及，傳世傳子，無子傳女，傳及傳弟，無弟傳女，兄弟弟子猶子女亦猶子女之子孫女，女亦孫，如是展轉相承，故曰不絕。實則傳女者各爲一朝。諾曼的至今已易五朝，其曰一千八百餘年者，則自漢神爵五鳳間立國之始計之，離爲七，合爲一，歷千數十年，而始及諾曼的也。

輪船

軍興以後，東南各大吏皆製輪船，爲辦公運餉之用，顯見於奏疏。其初探水操盤，運機轉舵，猶以重貲僱用西人；近設輪船招商局，西國領事官及諸洋商皆來賀告成之後，中人自能駕行。洋商嘗曰：「中國得天地清淑之氣，其人最靈，但能刻苦用心，其精巧猶在西人上也。」輪船海行，以淡水爲要，開船時以火灼水，藉水氣以運船，卽用氣

化之水，以供用；船之上下四旁，皆以銅管承接貫注，數百人飲食洗濯，竟無缺乏憂。每日燒煤多至十萬觔，冬有鐵爐，暑有風扇，每座以一人搖而轉之，滿室中習習風生也。

火車

天津洋人初置火車，先於租界內土路試行，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屬其後，令中外五十人坐於火車內，位分三等，英領事與中國官員居上等，從人坐其下，車外四面，則雜客居之。試行一周，便捷而精美。蓋西洋大火車，馳騁鐵路，能繫屬十數輛也。中人創觀，莫不稱美，錫其名爲利用云。

賽舟

每歲九月間，西人爲賽駛小舟之會，舟式以八人打槳者爲最大，五采具備，出沒於洪濤白浪之間，第見旌旆飛揚，戈矛閃爍，最足以駭悅心神。此蘇各蘭人所駕駛也。亦有小舟用一二人者，則英、美、法、國居多，馳騁如飛，捷於鳧；驚得勝者，踴躍奔騰，波譎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西婦顧而樂之，輒厚賞以獎其能。此又於賽馬之外，別開生面者。

煤汽

洋燈必用洋油，其性最烈，見火卽燃，故又名火油。滬市頗有迸烈傷人者。又虹口某行，嚮用自來火，一夕管燄已息，行中人俱入黑甜矣。未幾而煤汽大至，不能復燃，滿室氤氳，凝聚不散。及明臥者皆中煤毒，昏暈莫能起。故西洋諸物，雖甚巧，亦甚險也。

水龍會

十月廿九日，西人舉行水龍會，滬城士女，結隊聚觀，街巷爲之填塞。計中外水龍若干具，式樣互異，機巧玲瓏。最大者曰滅火龍車，中有機械，能自以鴟夷注水，鼓動噴薄，別用綵繒紮一龍，安置車上，鱗鬣咸備，中列銀燭，旁懸五色琉璃，燦爛光明，蜿蜒如生。樂工擊鼓吹笙，一引前一殿後，巡捕執鞭持梃以衛之。凡號衣各從其隊，火毬火把，光燄各殊。又有高柄籠燈，擁擠繁密，每一隊不下千數百人，照耀浦濱如白晝。行及馬路，煙火間作，半空中忽現五綵輪光，既而碧者黃者藍者，互相起落如繁星，如新月，如流電，萬衆喧囂，應接不暇。洋人又於工部局鐘樓上，時發火標，直射牛斗，忽爆炸滿月狀，光華四射，金紫環生，不啻身入廣寒，非復人間世矣。俄而一輪轟裂，則流星萬點，飛墮虛空，又不啻天女散花，繽紛亂墜也。至是神搖目眩，莫不駭爲大觀，然失乎水龍克火之義矣。

長人

前數年江湖賣戲者，攜四小人至淮，短僅二尺餘，指其老者爲祖母，最少者爲孫，中一代爲夫婦，語吱吱不可辨。浣濯縫紉如常人，自攜乾糧，粒細如黍，飼以米飯，不適也。近有長人詹五者，籍徽州，魁梧雄偉，倍異尋常。有巴社商人攜之西洋，轍跡所經，累增聲價，每日已起戍止，欲見者各取半元，異矣。

金箔作

蘇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祇許一人，蓋規例如此，不欲廣其傳也。有董司者，違衆獨收二徒，同行聞之，使去其一，不聽，衆忿甚，約期召董議事於公所。董既至，則同行先集者百數十人矣。首事四人令於衆曰：「董司敗壞行

規，宜寸磔，以釋衆怒。一即將董裸而縛諸柱，命衆人各咬其肉，必盡乃已。四人者率衆向前，頃刻周徧，自頂至足，血肉模糊，與潰腐朽爛者無異。而呼號猶未絕也。比邑侯至，破門而入，則百數十人，木立如塑，乃盡數就擒。擬以爲首之四人抵焉。

瓜子

上海繁盛，不獨腹裏郡縣所無，卽通商各口，亦鮮及者。頃有釐局友人，以煙館燈油計之，一日需用十五簍，每簍三百六十觔，每歲需用蠟燭至五六千石，而洋燭自來火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計滬城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然則一日中茶酒煙妓戲園馬車並蠶販之鴉片，洋行所售之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實則一無所用者也。

聖教

感澤嘗言聖人之教，王道也，卽天道也；無新奇，無矜尙，而漸推漸暨，人人自深，如嶺海初奉昌黎，滇南初奉武侯，西域初奉佛氏，未幾而文明廣被，如日月經天矣。今日耶穌天主教之來，卽我教將往之機也。是說也，予謹識之。近數年西洋學人頗有尊崇至聖，日讀孟子繙譯五經，費回本國者，或且鑄銀爲牌，懸之項間，大書「服孔子教」四字，感澤之言，其將驗乎！

賽珍會

壤地利國，將舉賽珍會，集四大洲之珍異而賽之，不祇如石崇王愷，寒儉羞人也。日本王附和其事，首遣輪船，載

寶以往；不獨珊瑚火齊，赤玉紫金，鏤錯紛陳，光華四射；凡象爐龍鼎，犀鏡蛟綃，枕可遊仙，珠能却病者，莫不香熏錦護，並什襲而行。並命工匠五十人，徧歷歐洲，學其技藝。昔西洋人最畏日本，道途相遇，辟立甚恭；近來日本主忽改制度，易服色，變文字，百事悉仿西洋，或亦天道循環乎？

放魚

辛未春月，觀家人放魚城外，得所之樂，親目觀之，益歎囿洋洋，爲校人寫生之筆；第恐左右窺伺，操繪設網以待者，皆校人類耳。世俗戒殺之說，儒者笑之，然如東坡山谷之在宋，袁了凡之在明，紀曉嵐施愚山之在我朝，不可謂非傑出士，要皆以不食特殺爲酌中之道。不必持齋茹素，而特以培養生氣勸人，若以一樹之甘，遽戕一命，一羹之故，遽戕數十百命，對衆生慘怖之狀，返諸自己，貪生畏死之心，安乎？不安乎？某先達厚於倫理，雅好放生，每日：「我非有所祈禳而爲之，特喜其由困得舒，機神安暢，游行自在，物我同春，此有生第一樂也。」一願與善求真樂者共之。

景觀察

六月余子琳自江西來，談及九江道景觀察，膽識最優。上年西洋人更換和約，欲仿中國船式，出入內河。由京師總理衙門，行令各關督，酌量情勢。觀察議云：「夷人通商之後，已占五口，近又由長江直抵楚漢，中國船戶水手，窮乏居多，衣食之資，已極微末，所恃者內河貿易，聊以謀生。若再聽洋人仿造小船，通行港汊，則聚此數十萬無衣無食之窮民，不獨中國之憂，抑亦洋人之禍也。」又議開礦減稅，均格不行，沈中丞許以爲國爲民，洵無愧色。

補圖

壬申重九，林君頌夔招諸同人持螯劇飲，金陵馬湘艇丈爲寫霜天清讌圖，各題金縷曲以識鴻爪。予以後至，補入圖中，作扶筇度橋狀。一奚童囊琴以從者是也。奉和原作云：「近海無奇味，值良朋霜天清讌，高歌爛醉，自笑饒涎揩未了，攜得奚童尋至，早動了幾回食指。爲倩寫生清妙手，向圖中添箇支離子，婆饗客，慣如此。生平懷抱春如綺，十年來消磨挫折，頽然秋風，公等青雲騰達去，留此鴻泥小記，預想到後人藏皮，誰最牢騷誰曠達，更誰人莊語誰遊戲，塵世夢一而已。」

楊廣文

楊竹軒廣文，揚州人，少貧，嗣父貽產百餘畝，臨卒戒之曰：「汝但力學博一領青衫，是區區者勤而守之，將來養汝不肥，亦餓汝不瘠也。」竹軒泣而志之。是時竹軒本生父境况虧累，逋負不下千金，將棄是產以償之。竹軒私念違父之命，不可爲人子，從父之命，又無以對嗣親，輾轉焦思，卒無兩全法，不得已商之買戶，請作活契，期以十年回贖，蓋往返數四而後成。未幾本生父歿，家益窘，乃挈幼弟授徒於富室，堅忍艱苦，歲得束脩廩膳之類，學居積法，買賤賣貴，士與賈一身兼之。及期蓄貲得前數，而買戶變計不許，由是晝夜焦灼，諸以田請售者皆不受，謂非是無以慰嗣父心也。歷數年大水，歲荒，乘買戶之急，始獲歸璧，而心力悴矣。又十餘年，竹軒境益裕，增置田產，數倍於前人。自古創業者，親歷艱難，其繫戀彌苦，今一名一物，躬自經營，莫非以心血換易而得之，而竹軒亦無子，年且六十，慨然語其友，天河生曰：「人生相與聯屬者，曰恩，曰義，曰情，三者皆備，莫重於父母，而次卽子孫。吾昔有弟之子，其與我也，交相愛，交相愛，則三者至矣，不幸而又天，將來嗣我後者，其能如我之承我先乎？」天河生曰：「竹軒近爲南匯校官，其前任陳君桂伯者，有孫而無子，遊幕於外，無以爲家，而桂伯一棺浮厝南邑，雨淋日炙者數年，竹軒函招陳孫至，贈以資斧，祭告桂伯墓，買舟而返其棺，甚盛舉也。棄產一節，爲家庭最難處之事，而委曲求全，恩義兼盡，若

此可不謂難哉。雖然，語今人以孰爲恩，孰爲義，孰爲情，茫然者多矣。吾懼夫忽然者，其更多矣！

異物

上海僅一隅地，而南北異物，遠莫能致者皆備。癸酉三月赴滬，見麋鹿金錢豹白鸚鵡鴛鴦孔雀數種，後一月廣東荔支上市，雖已三四日，而紅羅玉液，色香味猶冠他果。再後則北地葡萄，南中橙橘，無不鮮潤如新。予詠荔支句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不煩一騎走紅塵。」其便速可喜也。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尙多，卽詢得其名，亦難以中國文字紀也。

大理

戊辰山東捻寇殲，辛未陝甘回匪靖，癸酉雲南大理平，或蹙之海濱，長圍以困之；或擠之邊外，痛勦以威之；而大理介在西陲，歷年更久，岑中丞率提督楊玉科等次第規取，克奏膚功。寰海其從此鏡清乎！先是賊首杜文秀者，初由廩生捐職訓導，本無叛志。咸豐初，激江回民，小有蠢動，某制軍聽信游擊施應貴言，盡殺省城良回，以防內應。於是附郭游匪，託名復讎，擁文秀別樹一幟，占據大理府城，自擬南越趙陀畫，守滇西八郡，練兵養士，招集流亡，幾成竊踞之勢。大理爲迤西總會，有蒼山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之利，蓋負固不服者十有八年。至自窮蹙，將自盡，經賊黨縛獻正法。滇右始平。溯其兆亂之初，祇因一二長吏輕聽妄殺，貽害遂至於今。昔林文忠公之撫滇也，祇分良莠，不分漢回，而回民悅服。苗疆亦然。後之撫斯土者，其知所從事哉！

世德錄

揚州符南樵孝廉與予兄弟交最久，故知其家世特詳。爲作黃氏世德錄，將徵當代詩文，以光譜牒。未及刊行而南樵卒。錄其略云：黃氏之先，爲皖南著姓，聚族於黃山。當明中葉，分支遷蘇州，再徙淮陰。累世讀書，科名相望。七傳而至荆玉公，爲明季諸生，嘗如廁，見遺棄有金數百兩，待其人至檢還之，乃鬻產以救父者，願奉金若干爲謝。固卻去。晚歲騎驢出近郊，驢伏地不肯起，有老人指而言曰：「葬師謂此地頗吉，燃燈置塊上，雖大風不滅。」試之良信。主人以缺貲故，願售於公。公曰：「吾聞吉凶在心不在地。」強而後受之，卽今荆玉公墓也。又兩傳而至循度公，是爲叔丹昆仲。高祖父循度公生四子，兩舉孝廉，而仲子連符公諱泰，交以名進士不仕家居，性澹定，有特識。所居樓曰倚月，月夕花晨，命儔嘯侶，尊酒言笑於其上。嘗著四先論以自儆。其一曰：立身以清白爲先，清之道在於澄，白之道在於著，澄在於所止，有定著在於嚴，絕其不潔之物，而不使蒙於身。嗚乎！精矣！惟公實足以副之。公之季子守愚公諱廷楹，醇篤尙風義，與兄翹園孝廉愛敬交至。乾隆中赴試金陵，同舟生患瘡毒甚，衆畏傳染皆避去。公曰：「始約而中棄之，不義。病而失養，必死，不仁。失義與仁，何以友爲？」獨視湯藥，調飲食，早暮不離。卒亦不染。甫至家而同舟生卒，公坐廳事假寐，望見某生衣冠至，徑入後堂，而家人報公次子少霞公生。少霞公生而至孝，居守愚公喪，支離骨立，性嚴厲，或遇盛怒，一聞母聲，則溫霽而進。既以親年老棄官歸，母病畏擾，則解屨戶外，膝行至榻前，問安視膳，衣不解帶者數十日。而公弟斗南先生諱以熒，天河尊人也。性亦孝友，爲母氏所鍾愛，家人不得於母，必宛曲解釋而後安。伯嫂早寡，先生尤敬事之，雖受責讓弗校也。嘗以正語規鄉人某，不聽，先生言愈切直，某由是不理於口。銜先生甚深。友人某將有遠行，而資斧不足，典衣質釧以應之，絕口不一言。方是時守愚公配陳太宜人，八十在堂，少霞公昆仲上事壽母，下率子姓讀書皆成名。諸生內外數十人，矩法秩然，爲時宗仰。自太宜人卒，公與斗南先生哀毀思慕，三年之中，先後繼沒。子姓俱慷慨尙意氣，輕財物，不善治生人產。於是黃氏漸偃蹇，替於前人矣。斗南先生生三子，長曰振淮，字月清，儻有大志，中年落拓，遇賊不屈，殉難於揚州。事見遜墨中。月清從弟叔丹，名振堦，少

霞公第三子也；母病刲左臂肉，血淋漓以右手滌淨，私烹以進，創大如掌，雖盛暑不去裏衣。或有問者，曰：「少患癩疽耳。」父母卒，歲時掃墓，遠望輒號泣不自勝。晚好宋儒書，研求精奧，與兄仲勤、弟叔遠以古義相切磋而待其從弟天河尤極友愛云。噫！黃氏昆仲，韜光隱曜，雖不振然，觀其凜承先德，鄙夷塵俗，視夫世之趨時榮而薄內行者，蓋亦異矣。抑吾聞天河從堂弟小洲，家故貧，甫冠食廩，授徒奉母，瞻養隱弟，年幾三十不能娶，後以哭母故嘔血而亡。潛帥學使聞之，皆爲歎息。何黃氏善士之多也！抑自荆玉公以來，風義孝友，代有聞人，卽異地隔時，聞者且猶興起，况同在宗族之間哉！（江都通家子符葆森頓首填諱）

新式 金壺戲墨

蟹卦

蟹味之美，人所同嗜，獨金華陸少葵嗜之尤甚，且食且贊，而先生玉山頽矣。同人或笑之，少葵曰：「吾之嗜蟹，猶未也，不及吾師。吾師食已不盥手，則納諸袖中，曰留此餘香，以待衾窩臭玩也。」予嘗戲作蟹卦曰：「蟹元亨，利用剝，黃中通理，至於九月有凶。象曰：蟹解也，元亨元而光也，利用剝，其色黃也，中通而理，內柔而外剛也。至於九月有凶，命不長也。象曰：得蠱以解蟹，君子以橫行天下，初九斷竹于河，利用火，先甲後甲，朋來吉。象曰：斷竹朋來，火一星也。六二入于錢，其行郭索。象曰：其行郭索，聲不可聽也。九三飲酒濡手，東鄰取雄，西鄰得雌，凶。象曰：取雄得雌，人各有心也。九四解其殼，利用小斧。象曰：利用小斧，去甲兵也。六五解其腹，大美在中，元黃大吉。象曰：在中之美，易重一觔也。上九斷股折足，食我童僕，貞吝。象曰：斷股之吝，其味腥也。」

食鼈

某制府與河帥某公同年，又同官江南，甚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次進鼈，蓋取其小者烹調盡美。制府以為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江魚，祇可第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謔，而吐屬渾然，故妙。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夫家，初見窳突，問老嫗曰：「屋上高起高許，縷縷出煙者何也？」嫗曰：「此肴饌所自熟也。」一女曰：

「置之煙火中，不慮熏灼氣耶？」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而貴盛，會府試，發榜遲緩，吏白童生中寒士居多，資斧艱難，請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遣與夫庖人先歸？」

新臺

河督某公，閱工至王營諸廳，咸侍有婦人，訴稱夫爲千總，性好爬灰，虐待妻子等語。傍舟大呼，巡捕官呵斥而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褻，難於措詞。內有捐班一人，遽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裏河同知于君曰：「此無他，卽新臺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友曰：「居官當用讀書人，誠然若質實言之，殊不雅馴矣。」後以他事黜千總。

弔喪

往者某中丞之喪，同時夫人太夫人皆病，適有州縣四人，方賭葉子戲，門者誤報撫憲夫人故矣。四人者，遽擲葉子曰：「卽往弔！」趣呼輿入甚急。已而他僕自外歸曰：「故者太夫人，非夫人也。」四人者卽命幹僕往探。徐將葉子理清曰：「竟此一局，往弔不爲遲。」探者返曰：「太夫人危而復安，夫人以哭撫憲故量絕者再，實則撫憲自亡耳。」四人曰：「賭耳，誰有閒暇弔喪者弔，喪不如多贏金錢，作買酒資也。」

改唐詩

客有懼內者，內怒，輒提耳使屈膝焉。或改唐詩嘲之曰：「雲淡風輕近晚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許會卿姊丈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上云：「書塾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

處。一又吳李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聲橐橐而來，吳改春眠不覺曉，句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李謂下二句何以易之？吳凝思久之曰：「夜來雲雨聲，磬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牝牡

鶴以跡生，魚以恩逐，蟹望而育，鶯視而胎，蝦蟆抱聲，鴻雁履影，鷓鴣口孕，鳩鵲目成，牝牡不淫，而神氣相感也。某邑訟簡刑清，告期祇收十數詞，而姦拐搶醮居大半。感澤笑曰：「利用之物有三，而三者皆足致禍，其原實出於一途。如百貨流通於錢，錢牝象也，舉世溺於孔，萬事紀載以筆，筆牡象也，舉世畏其鋒，而牝牡之顯肇爭訟者，無論已。誠使天地生人，削牝填牡，亦如魚鶴諸物之氣感神交焉，則息事消禍也多矣！」

稟辭

軍興以後，直省候補人多，缺少事稀，貧苦不堪言狀。一日，有縣丞某求見方伯稟辭，號吏曰：「非期也。」不爲通報。某曰：「我有公事不見，則今日死於是矣。」號吏大驚，白諸闈者而見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辭將何往？」某曰：「將往陰司。」方伯亦詫曰：「何至於此？」曰：「某自到省伺候大憲者十數年矣，無缺無差，父母凍餓，兒女啼號，除死更無善策。又慮身死而大憲終不見知也，敢辭。」方伯曰：「勿爾，吾且贈君二十金，暫爲糊口，以待差事。」越三日，委以優差而去。

小東方朔

近有方姓，字小東者二人，一官山東知府，一以縣令需次於蘇州。馬丈湘艇與小東太守故相識，而不知有縣令

之小東也。他日客有語及小東者，馬喜曰：「小東來乎？」客曰：「然！今寓某處，君識乎？」馬曰：「舊交也，別數年矣。」遂與同往，而一見茫然。客指而語之曰：「此小東也，君乃不相識乎？」馬唯唯私訝數年之別，即面目改易不致懸絕若此。久之，主人乃笑曰：「東方朔祇有一人，小東方恰有兩個，或者先生所識彼一小東耳。」始各恍然。同時又有方姓名世忠者，字少韓，其作書題款，第云少韓世忠，可與小東方朔作對也。因憶國初于清端公名成龍，同時有同姓同名同官一省者，且官階同至節鉞，同以清直著。清端總督兩江時，成龍方牧通州，公知其能，特疏保薦，可知當時不避長官名字，若在今日，避之恐不速矣。即此亦見清端之賢也。

金山縣

蓬萊周韞山先生初攝銅山篆，與天河夜遇於途，燈火半滅，輿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若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應之曰：「我乃金山縣。」周猝然不悟其以金勝銅之戲，匆匆慰藉而別。他日子客贛榆，周遷海州牧，每見詩詞，深加賞異，並屬按期作文，諄諄以砥礪科名相勗。談次偶及前事，周大笑曰：「是乃罵成相識也。」

懺鼠

方君小雲客予齋，大爲鼠擾，舉火熏穴，汲水以灌之，設伏禽渠，鼠蹤乃絕。小雲作懺鼠文云：「殺鼠殺鼠，汝罪難數。三日慣汝，惠我肯願，遺汝一刀，送汝西土。西土西土，爰得汝所。」予謂回教之殺雞鶩也，每食必祝曰：「非我也，夫夫爲之也。」夫既嗜食而殺矣，而又祝之，與小雲之懺鼠將毋同。

寫真

灑上某君善寫真，振振有名；予偶作行看子披袈裟，趺坐蒲團上，質諸親朋，無以爲肖者。因戲書曰：「謂其似我耶，我面不如是之長；謂其不似我耶，而畫者甚狂，惟改面以就象兮，庶兩盡而無傷；面兮面兮，心不可見兮，汝不妨於變兮！」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衆之間，因人改色，里人謂其滿腰假面具。每見一人，隨取一具帶之，雖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具時時不同也。

矮射

或云，矮射二字，古人必互錯。矮有委矢之義，當解如射；射有寸身之象，解當如矮。

算賞

西人懸五百金之賞，以算法試人，其法以法馬十九件，合成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七之數，任人錯舉一數，彼如其數取法馬應之，自一二百以至五十二萬有奇，無一不備，而不出十九法馬之中。時往來門外者，低目垂首，心口自計，人人思得五百金，而不得其故。有皖南王君者，徑詣西人所，趣令付金曰：「祇值一字而已。」西人問何字，王於手心書一倍字示之，西人默然付金而去。

巧對

殿試三甲者，賜同進士出身。某太史以三甲庶常，散館授檢討。最惡人稱此六字。一日有同年某新納姬人，太史往賀，某適他往，人方洗足。太史出遇某於途，笑謂之曰：「今日有一佳語，能屬對乎？」某叩其辭，則曰：「看如夫人洗脚。」某即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楊稚虹曰：「人不可有所忌，我忌之人，偏觸之，此對之巧，抑太史自取譏耳。」

天青緞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緊擢按察使，勤於爲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宄，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即鞠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曰：「同困城中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爲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爲「天青緞」以謹之。

炊飯太守

洪賊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補府者著短衣，躡敝屣，將行被執，賊問何爲？詭曰：「炊飯。」賊曰：「善！」即使炊飯。而守故執袴子，不諳烹庖，乃密使蒼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張提軍克復杭城，官吏多亡去，即檄炊飯太守攝篆。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閘，而苦不識字，復爲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書，出人阿堵物，一歸蒼頭焉。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賊至，戰栗墮地，問何爲？曰：「種菜。」賊即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長毛

洪賊之亂，富民窖金於室，及歸而金已無存。或戲作詩云：「兵戈離亂亦天災，私喜回家有暗財；駭問何人開地窖，長毛去後短毛來。」捻匪之亂，某鎮軍防守淮西，大搜民間雞鴨，或戲作詩云：「風捲塵沙戰氣高，窮民香火拜弓刀；將軍別有如山令，不殺長毛殺扁毛。」

讓妻

嘉興某甲妻，美而能生一女，方五六齡。洪賊之亂，甲被虜，而妻女逸出。至王店，敝衣垢面，雜乞丐中。適遇鄰人某乙者，憐而養之。居既久，甲婦不安，欲辭去。乙曰：「毋，吾亦有妻子陷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吾妻幸而逸出，亦或有留養如我者耳。」婦感且泣，爲之執烹飪司鍼黹，而以甲之女爲乙女焉。又久之，婦終不自安。乘間言曰：「君之妻子，既不見歸，吾以鄰人婦贅居於此，雖曰無他人言，將不吾信。念因亂離而得婦者多矣，不如以妾事君，妾既可以報收養之惠，君又不必避瓜李之嫌。他日某甲若歸，令其別娶，若君妻竟返，妾願居婢媼之班也。」乙曰：「惡！是何言！與吾之留汝，救汝難也；若竟私汝，乘汝危也。」執不可。婦遂不强。他日賊退，甲至王店，知其事，踵門見之曰：「君惠不可忘也。妻女非君何以至今日，今日之事，君自有之，我將別圖矣。」乙大駭曰：「是疑我也！我以故人妻女，曾無絲毫苟且，今若此，何以明我心！」甲乙交讓久之，其妻乃曰：「是何不合兩家爲一乎？君無婦而有婦，妾失夫而得夫，計莫如公之便。」甲乙從之，自是同力合作，乙既大有所獲，甲亦稍可自存。數年後始別居焉。或曰：「異哉！甲婦調停之說也！昔有父母爲女相攸者，西家富而子貌寢，東子美而家道貧，游移久之，決計於女。女曰：『是不難，東家宿西家餐耳。』是卽甲婦之訣也。得此訣，而天下無難事矣。」

遊戲詩

東台錢君冠，邑諸生，好作遊戲詩，老而彌趣。時有城守營千總，新加守備銜，揚揚得意。語錢云：「敏於詩，我以西廂注非法出精句爲題，能口占一章乎？」錢曰：「詩不足言，幸勿見怪。」千總諾之。錢卽云：「旅館蕭蕭客思單，布衾不耐五更寒；可憐十指承消乏，手掌風流手背閒。」又有陰陽學乘輿候客，適至福堂和尙處，與錢相遇，錢目之云：「補褂天青拜福堂，居然也要學官場；問他品級居何等，一半陰來一半陽。」

六郎

東邑有秀才行六者，出入官場，驕其鄉黨。錢刺以詩云：「走過官場已二回，六郎滿面笑容堆；才叨縣令生辰酒，又舉分司上扁杯。衣服假來長短窄，語言拖出矣焉哉；年家帖子須珍重，多少蚤緣博得來。」又六郎鄉人某家故貧，衣食不給，及得庫書後，多金而豪，遽忘故態。錢刺以詩云：「雪大風狂凍又堅，布袍一領並無棉；自從接管田房稅，灰鼠裘披八月天。」

三元宮

東邑三里橋，爲妓船聚泊之所，臨河有僧寺，曰三元宮。僧某，年少善歌，工絲竹，好着紅袖襖；時時與諸妓往來。邑士惡之，稟請驅逐。時有名妓朱有才者，與縣官有故，僧乃浼朱說項，竟將差票弔銷。錢詩所謂：「諸公何必遞公呈，議論三年總不成」也。又云：「喜穿袖襖惡袈裟，紅袖臨風艷似花；不誦法華歌小曲，禪床趺坐撥琵琶。不怕沉淪歎海波，庵門排列妓船多；僧家此福難消受，姊妹同聲喚阿哥。」友人楊竹軒云：「錢作此詩，大書張之庵門，不待驅逐而逃矣。」

孫生

軍興以後，州縣重用董事，地愈僻則董事愈大，或巡典而自宦族，或生監而居然世家，其所見者小也。聞中同舍孫生，以父兄董治公事，得與邑令往來，氣高而言大。夢中屬聽，可憫可嗤。忽得罪於亳州先生，努目一叱，老拳將施，同人力爲排解乃止。嗚乎！一勺之水，注之蹄岑之中，滿而四溢，遂以爲地不能容，豈不令后土坤輿埋冤無既哉！

尾號

聞中尾號，臭穢難堪；雖詛咒罵詈，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君書紙粘壁上，凡褻裳提袴，迫欲遺溺而往者，一見此紙，莫不避往廁中。衆皆異之，不知其所書何語，所畫何符，而人人遵照如是也。好事者試往窺之，則大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便之處，而亦小便之。」無不狂笑而去。

老爺

林君頌變言其鄉人初捐監生，元旦出謁鄰里歸，妻問何往？曰：「候故舊耳。」妻曰：「渠等小百姓，拜他何爲？」又一人援例得職銜，章服而出，回顧其僕曰：「此後勿稱某相，須稱我爲老爺。」僕不聽，某正色曰：「我不與汝戲言，汝不稱自家罪過。」

楚漢

頌變又言某富室，請兩西席，一老一少，異塾而同餐。供膳中遇有燉蛋，老者必舉箸分半割之，曰：「楚河漢界，示之不得侵越也。」少年既食其半，又從碗底挖入，十去七八。老者覺之，致相口角。少年曰：「君自言楚河漢界，難道象棋

盤，不許卒子渡河耶？」

贈聯

贈妓聯語，多以名字屬對，須自然生動爲佳。相傳周明府沐潤有贈如意一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長洲陶芭孫茂才贈十全云：「十分窈窕花應妬，全是聰明月不知。」又秀卿云：「由來秀骨皆仙骨，或者卿心似我心。」又某贈富金云：「我富文章卿富艷，兼金聲價斷金情。」均極秀倩。

蝴蝶會

友人小聚，各出酒一壺，肴一碟，謂之蝴蝶會。一日稚虹味蓀作此會，而馬君湘艇大醉，馬與少葵爲老友，時時相謹。是日幾奮老拳，稚虹戲作賀新涼詞嘲之云：「酒綠燈紅夜，恰招來二三知己，傳盃夜話，吸盡西江斟北斗，狂興如潮而瀉，更拊戰譁然振瓦，獨有伏浪毫氣湧，擲銀壺飛舞，從天下，驚孺子，魂兒怕。壯懷壓倒甘興霸，猛然間朱顏改變，風雲叱咤，醉語模糊，渾不辨倒底是真是假，可是學灌夫謾罵，縱酒無非行樂事，又何須奮臂揮拳打蝴蝶會，從今罷！」

木蛋

吾邑吳氏以雞鴨蛋行致富，行中積蛋，不知其幾億萬也。而月終盤計，必少數百枚。既而旬日計之，無不少者，主人疑爲司事竊取。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見有蛇長數丈，身圍如筥，高踞梁上，而下垂其頭以吸蛋，相距尺許，蛋卽自升而上。既吸十數枚，則環蟠柱間，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畢矣。既而又至，亦如之。司事恍然曰：「吾日受

主人冤，賊乃在汝！吾必有以報汝矣！一乃取堅木削爲卵狀若干，置之筐中，而以雞子覆其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雞子，與木卵相間而入。吸畢，環柱蟠束亦如故。而愈束愈緊，尾左右揮掃，若有甚不適者。久之直竄庭中，旋滾不已。吳之宅畔有隙地，百草叢生，蛇又竄入草間，自起自落，踴躍傾跌，上下以數尺許，而木卵不可化矣。如是者歷三晝夜乃死。司事者招主人至，割刀蛇腹，得木卵，乃言其始終，以自白。云：或曰：「蛇所躍處，必有化骨草焉，藏之可以濟人。」其後鄰人有骨鯁者，乞而服之，果驗。惜乎化骨者不能化木，則蛇之愚也。天河生曰：「老鴉能盜蛋，啣之而飛，啄之以哺子；傭媪徐氏親見之。鼠之竊蛋也，仰而抱之，別一鼠啣其尾，倒曳而歸，噫嘻，奴婢遇此，何以自明哉！」

教官曲

文章遊戲，載司嘲司慰二曲。嘉善謝君仿其調爲廣文寫照，一抑一揚，描摩盡致。予爲點綴一二，節錄於此，想個中人讀之，必當愜然慚，啞然笑也。教官嘲云：「只箇閒曹，埋沒英豪，壯懷都向此中消。枉才高氣高，想當年指望功名早到，而今低飛倦似投林鳥。要解得一壺清况，怎般熬，聽先生自表。」（北醉太平）燕子認新巢，講舍三間沒秋草，說衙門清淡，也要心操，最怕那刁學書賣弄蹊蹺，那窮門斗橫貪錢鈔。急公文，細看多顛倒，免不得燈前改稿。（南畫眉序）府城路不遙，謁太尊同寅共約，趨公敢憚勞。迎學憲排列站着，受用些四更門外寒風峭。兩邊檐下秋陽燥，直要等糊貼封條，挨查坐號。（南歸朝歌）砲聲轟發，案忙飛報，新進的填冊喧囂，我只道來執雉，何須計較。他却要算飛蚊細與推敲，不是報瓊瑤投木桃，無情物不值鴻毛。竟似圍圍場中書欠票，直至累月經年，票不銷還與你爭論多少。（北四門子）空嗟悼，空嗟悼，儒冠誤，纔知道，徒縈擾，徒縈擾，囊金盡，歸休好。旁人誚，家人笑，說甚麼，俸滿遷超，才優舉保。（南雙聲子）半生蛩負何時了，問少年同學幾輩上雲霄。這便是老教官的行樂圖兒，細細瞧。一（尾聲）又教官慰云：「科第傳家，不羨豪華，一官原是舊生涯，得安閒便佳，利名場那有些兒暇。從今做個悠游者，

莫道是廣文官冷動嗟呀。再平情細話。(北醉太平)要算運途嘉，不羨鳴琴更高雅；想簿書錢穀，事亂如麻，可有那幹差員火速行查？那嚴憲札星馳催下，從來宦海風波大，俺只裏心寬不怕。(南畫眉序)撫臺的威嚴洞察，學臺的品望清華，只教你又手三躬同坐下，好男兒一膝由來不屈他。(北喜遷鶯半)莽紅塵飛不到開門下，竹院裏翠蓋陰遮，誰與你排隊仗？左書右畫，誰給你伺傳呼夜月朝花，正是豆含葩，笋吐芽，先生饌品味清佳，儘好隨意留賓同下榻，只要寒士歡顏願不奢，也算是萬間廣廈。(北四門子)多休暇，多休暇，忙甚麼朝和夜，誰傾軋？管甚麼真和假？忘機詐，堪瀟灑；愛你個日暮年華，風流儒雅。(南雙聲子)無榮無辱無牽挂，看手栽桃李，樹樹盡開花，只又是老教官的安樂窩兒晚境佳！(尾聲)廣文爲外省清高之職，近則老病偃蹇，頽然自放者居之，英年志士不屑也。然而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宜乎食肉者之不以正眼視也。

未入

官職卑高，不足較，獨官卑而昂然自大者，甚可厭也。曩見一絕云：「大艦峨峨擁上游，跟班豪僕亦輕裘；旁人細看燈旗字，分發杭州未入流。」

撞車

有貴公子駕車出遊者，策馬馳驅，自矜便捷。適與五套大車相撞，擊公子顛踣於車前，因挾父兄勢，控諸縣官。官廉得其情，謂之曰：「大車果撞小車，公子當仆於後；今公子仆於前，是小車撞大車也。」罰令出貲爲賈人修車費。公子無以辨，慚忿而歸。

琵琶

人情各有所好，好之深者，壹志專精，雖亡身破家而不悔，所謂癖也。賀君少樓，謂松江何某，好琵琶，少遇不如意事，無以解憂，惟聽琵琶聲，則志趣怡然，神采煥發。始而延訪名手，不遠數百里求之；或館於家，或往受教，如是者有年。藝既成，遇有同善此技者，約期高會，備酒筵，賭采幣，以校高下。如是者又有年。既而造詣益工，遠近稱善，乃集游手子弟，凡箏笛檀板胡琴羯鼓之屬，座上常滿，飲饌皆何供之。寢饋於管絃絲竹之間，未及數年，負郭田千畝，盡歸他人。中年窮病幾死，猶指琵琶屬其妻子曰：「我死，必以爲殉！」

遣嫁

詩有似戲而本色入情者，東台某翁有愛女，遣嫁日，口占一詩送之，云：「汝今十七去從夫，幾句良言要聽吾。比似兄弟和妯娌，如同父母事翁姑。重重嫺嫺原非偶，薄薄粧奩勝似無。一做人家賢媳婦，千金難買此稱呼。」較之老妻書至一律，尤覺懇摯。

袁癡

袁癡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國初時文名家也。性好遊戲，多惡作劇。一友相距十里許，遣傭送信與袁，立於門，傭不識，問是袁癡家否？袁應之，取信而入。卽以布包一巨石，令其返報，曰：「此要物，途中切勿息肩，恐致觸損。」其人忍重負歸，友人啓之，內有一紙，云：「來人無知，呼我袁癡，無法可施，以石治之。」一日鄰廟演劇，眷屬欲往觀，又有親串女客，禁不能止。乃盛肴饌，重鹹味，各勸飽餐，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袁堅留之，不令去，曰：「人衆氣雜，宜閉鼻煙。」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嗣是不敢復觀劇。其他隨時狡獪多類此，或曰：「吾郡吉君所爲也。」

鼻壺

浙江某觀察，北人，一日上院。忘攜鼻壺，命僕還取之。僕南人，誤爲便壺，良久取至，藏於身後，逡巡不敢遽呈。某作京語曰：「鼻壺來未！」僕曰：「來矣。」曰：「何不將來？」曰：「衆中不雅。」某怒叱之，僕乃雙手捧呈曰：「便壺在此！」合坐爲之大笑。

標點 新式 金壺醉墨 卽醉言

推測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率天下之人作奸犯科，肆無忌憚者，自此言始矣。天氣也，氣涵於土，發皇於萬物，而噓吸融合於人，自地而上，至於無所至極，莫非氣，卽貞非天也。人在天中天，在人心中心，故地與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萬物生於垢，樹穀糞治，化蟲濕蒸，胎卵之屬，精始血成，潰腐舄穢，積氣之門。故精潔者薄，靈巧者斲，君子杵穀而食，翦錦而衣，斧木鎔金而器，故曰不垢不生，不敗不成。

氣積於兩間，宣於萬物，而流行於人。平世之人，其氣舒舒則和，和則淫，淫則偏，偏則有勝，有不足，不足則屈，屈則伏，伏久則發，故貴者恃權，富者恃錢，能者恃言，權強欺弱，錢衆欺貧，言巧欺拙，凌之若綦正也，虐之若綦順也，凌虐而沒於氣爲怨，凌虐而深於氣爲冤，將雨則虹，積寶則光，山嵐水濕爲癘，爲瘴，怨與冤氣，屈伏積壓，其發也，恆見於兵；兵興而後以弱死強，以貧暴富，以拙害巧，是故謂之反。

獵者不見水，漁者不見山，山非不高，水非不深，意不屬，不知其大，無所取給，不慕其尊也。

廣漠之地，泯然無榮枯，幽元之都，寂然無生死，故木枯於方榮，人死於初生。

帥衆人而趨已事，衆人樂成之，謀未事於一人，則囁然不欲盡辭矣。故人可用，不可恃；用人者成，恃人者敗，言乎先發之難也。

或問史稱漢高爲龍種，宋祖之生，異香滿室，於事有之乎？天河生曰：「然有之！然史臣之好誕實甚，何必帝王爲異人任哉！夫屏棄耳目，觀人深際者，千中之一二，餘則夢矣。懷抱偉岸，擇主而事者，萬中之一二，餘則流矣。奮起角逐，智勇相尙者，億兆中之一二，餘則仆矣。且夫暑行者必爭蔭，饑處者不擇炊，趨聲嚮景，舉世同規，傑出者如彼，附

和者如此；豪俊餌之，枯朽羅之，義餌仁羅，陽縱陰擒，極人之量，天地從心，何必帝王爲異人任哉！

人博博，天博，人博者一博，而爲慮爲雉，聽其自轉，不能預雉焉。天固不知人之慮與雉也。人自爲之也。

天地以氣食人，萬物以體食人，人以心食人，故天地之間，互相食，互相食，故化行食於人，而不思所以食人者，必死於滿。

何謂賢？制欲而已，何謂不肖？縱欲而已；縱欲順而易，制欲逆而難。積難成貴，士女一也。途有美女，或以財色挑之，其女歸而泣，三日不輟，以爲非義之緣，輕侮之辱，自愛者不受也。無故而以非義挑士夫，得不謂之輕且辱乎？不惟受之，又從而招之，士多金以爲才，女多男以爲富。

水吾血，石吾骨，土吾肉，風雷吾耳，日月吾目也。萬物吾心，人吾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猶以手足藩心。

金玉生於山，竹箭木石禽鳥屬焉；珠寶生於水，魚鼈蚌蛤屬焉；五穀生於地，果蔬蔬菜羊豕之類屬焉。邗治之世，取之有節，食之有時，生齒繁，奢搜採夫度，則造物不能給，故五年一小災，十年一大災，百年之間，必有兵燹。兵燹作而耕地者荒，採山網水者廢，是乃天之所以息地力也。洞虛先生與木士說鬼，爭論有無，相持不決，訟於天河。生天，河生曰：「皆是也。」氣麗於質，人葆其身，質亡氣聚，魂魄微存，氣質俱敝，死鬼死人，是故忠義節烈，正氣常伸，鬼之大者，其名曰神，思婦怨女，纏綿鬱結，是曰情鬼，寸心不滅，才士文人，費志塵埃，是爲靈鬼，清虛往來，亦有冤魄，勢力不齊，含悲茹憤，陰風淒淒，短折之徒，逞凶奪理，取精賦強，是爲厲鬼，耳目所及，稗乘所陳，恂恂離奇，盡此數種，未聞有精神耗竭，心氣銷亡，猶能兆影塵寰，表形暮夜者也。」

東鄰殺羊，美酒膏粱，西鄰咽糠，潤喉無漿，問予如何，中墮其牆。

見寇而治寇，不如聞寇而恤民，譬若救火者，然救火者徒撲已火之火，而火終不止；不如急濕未火之屋，而火不能延也。

老子云：「齒剛則折，久存者舌。」感澤云：「肉腐而寒，其骨獨完，未可相非也。」

夏客見羊而笑曰：「若不患暑，何也？」六月披裘，感澤曰：「是羊之身，猶君之首，君知暑之不暑其首，則知羊之不暑其身矣。」時人謂之夏客笑羊。

水族食其類，人食非類，故天地貴人，天地知魚鼈以類相食，故鱗甲其體，而人則柔之，若使水族而人其體也者，則水無族矣。

爲人而求標異於人，是自棄於人也；人則何異哉！乞丐與我同耳，與我同體，而不與我同性者，其賤人乎？思其所異於賤人者可矣！

萬物窮於所不能之事，天必有所予以濟之，非獨傳之翼，授之角也。故人無窮於天地者，其終窮者，其自窮者也。人生無因果，鬼神無感應，時運星相無憑，一言以蔽之曰：氣而已矣。作善者其氣舒，故祥和光大者應之；作惡者其氣慘，故幽沮怪戾者叢之。下士觀形，中士信因，上士審氣，氣也者，大人之交，理數之匯也。

人非牛不穀，不穀不生；人生而牛殺，是牛生人以自殺也。人非牛不生，不生不衍，殺牛而食其肉，是人衍於牛，而以殺報之也。牛生以力食人，死又以肉食人，當其食肉則思穀，食穀則思牛，其欲咽而不能下乎！

同日異視，同耳異聽，不可強也。強天下之人，而曰必與我同，是之謂瞽聵。

敬老同而事親加孝，恤幼同而愛子加慈，反目者無宿仇，鬩牆者禦外侮，人情之私也。王者卽以天下之私，合而成一人之公，如是焉足矣。故曰：「私情者，聖世之大公也。人欲者，天理之極則也。非縱情逞欲之謂也。」

醫家以臟腑分配五行，牽強之甚者也。腎水何以尅心，心火豈能生胃。語云：「人身一小天地。」脾胃地也，發生之原，重濁者歸焉；肺爲華蓋，天也，涵覆之象，輕清者運焉；而心主爲人，若夫肝爲陽中之陰，風雷之烈，根於后土，故肝主動主怒，而與脾同色，腎爲陰中之陽，河嶽之精，上爲星漢，故腎主智主靜，而與肺同源。人生於胃，死於心，息心

衛生，思過半矣。

廣田園，遷職位，於人無與也；然而淺者矜焉。人猶舟也，勢位富厚，其運載之物也；體大者不驚，量狹者易溢，溢則傾，傾則覆矣。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麥之爲醬也，豆之爲豉也，秫之爲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霉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呈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而成，有敗而終敗，是棄材也。

日烏月兔，道家之說，烏喻雞也，日位於卯，卯含酉象，故雞皆感日而鳴，月位於酉，酉孕卯精，故兔則感月而拜。物生於冬，榮於春，竭於夏，死於秋，人所見爲生，非其所以生，所指爲死，非其所以死，隕木也，蟄蟲也，生氣之密於性也，夫人之隕，亦蟄其性焉可也！

天河生，夜行荒山中，或泣於途，召而問之，曰：「吾有至寶，可以辟水火而人不知也。吾不欲自炫，以丐人之知，懼天地之精氣沈滅而不顯。斯人日即於水火而莫之脫也，情不可忍，世不可干，時不可待，吾是以悲生。」曰：「寶何在？」逡巡而退，屹立而不言，明日跡之，有石如人。天河生知其璞也，亦泣而還。

時無災祥，金木土石，怪異萬事無命無數，庸衆具人中材，因人傑士盡人，知人之貴，然後不讓能於天地，不受命於鬼神。

天之生人，同其所同，不同其所不同。譬如舍日就火，而曰吾以求明，不得謂就火非明，聚蚊成雷，集蠅於鼓，於耳者震矣。

目眸不盈數分，立乎曠野而天地在宥；交睫焉，則化矣。吾不知目自象生，與象自目生，與目瞑則象忘，心瞑則目忘，天地瞑則心忘，心忘然後萬物生。

善治邑者，御氣其次，審幾理象爲下。象者治亂之已著者也。幾者將動者也。氣者未形者也。御氣奈何，亂則從民

欲，治則節民欲。

貧不矜儉，賤不矜勞，分也。耕不相饋米，織不相饋絲，固有之也。仕多金，士多才，分也。固有之也。越人與吳人訟，吳人來告，理正於越，明日忘其辭，越人復來，駸駸乎說之勝於吳也。理無兩勝，聽無二聰，先後異軌，故奕者爭先。

生物萬類，充積寰區，窟宅攸分，常異斯判。故習聞者狎，猝見者驚，明哲之徒，胸羅萬有，變怪紛出，視爲故常。如是而天下無復可驚之事，身植於地，地託於虛，星隕山崩，淵傾土陷，君子知孩提老耄，天壽無常，故怪石巉巖，驚濤澎湃，寸心坦蕩，萬象和平。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懼之事。治水導源，拔木窮本，君子信其所信，疑其所疑，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慮之事。三者既絕，而吾心定焉。心定而識明，識明而才練，是故成大事者必靜，知定理者必閒。

天地賞罰賦於命，帝王賞罰存乎遇，衆人賞罰託諸名，命卽其身，遇庇其子孫，名百世而不可更，是以君子遠命遺遇，而致慎乎名！

金銀珠玉，積精成寶，光氣發越，抉地燭天，故人得察而出焉。夫寶之在地也，重泉錮之，累石封之，且猶不能秘，况於人之堂室乎！

物類無錢刀而生不苦餒，羽毛鱗甲，無衣飾而冬不苦寒；人之有寒，衣寒之；人之有餒，錢餒之也。

持梁而處，羹膾卽醜羽也。贖貨自殖，金玉皆砒石也。雞肋一寸，敵帚千金，其不忍決然捨去者，守故之失也。前嶺後溪，中迫虎狼，舍命求免，轉獲康莊，自奮之力也。善乎宗子之言曰：「行莫悲於依人，依人而食者貧，依人而行者賤，貧可爲也，賤不可爲也。故君子貴自立。」

火之炎上以求直也，觸氣而偏；水之就下以求平也，依形而陷。故能使形氣無偏陷，則火直而水平，而人無憾於天地矣。

火性陰以趨陽，而炎；水性陽以就陰，而潤；無陰陽，則水火駸。

宗子述其鄉人恃強凌弱，慨然歎人事之變焉。天河生曰：「不然！人或謾罵菩薩，稽首金剛，此非世情之殊，努力低眉，所自取也。夜行遇犬，卻立避之，其相偏甚愈，俯首拾具，若將搏擊而前，則搖尾而竄矣。」

宗子又言趨避禍福之報，天河生曰：「夫何爲哉！捕魚者設網中流，而已持竹環而擾之，魚爲所驚，爭就安逸之所，不知其入於殼矣。求樂待苦，避禍而反蹈之，人世間事，固不可以智力爭乎？鯨魚暴鱗於白日之中，燭天耀海，螺蚌之節，綾羅被光，爲鯨鯢不爲螺蚌可也。欲螺蚌之皆如鯨鯢不能也。故士不舍己從人，亦不强人就己。」

人生以中年爲則，過此有子弟之奉，未至則待養於父兄，盡一人之力，勤入儉出，歲獲百金，數口之家，免於凍餒；數口者各勤所事，可以贍給嫺親，嫺親苟安，恤及滎獨，故一人力作，而家道興，比戶敦睦，而鄉俗厚，合省會郡縣，無有閒民惰士，而天下安矣。

犀貴角，麝貴臍，鷓貴尾，蠶貴珠，貂貴毛，蠶貴絲，蠨貴甲，孔雀貴翠，蚶貴膽，然而犀麝諸物死矣，尾累虎，鼻累象，耳累狐，項足累鶴，鷺刺累蝟，絲累蛛，身累蛇，涎累蝸，甲累龜，鉗螯累蝦蟹，然而虎象諸物生矣，是故生於累，死於貴。

善趨時者必審幾，言語顏色舉止，毋虛發，毋妄投，毋有遺而不徧，周旋廣座，則注意精粹之間，密邇權門，則投契神明之地，是故將飭以言，精吾聽，將餌以色，審吾觀，言不猝施，色不遽動，此之謂二將。諂畏人恥，寓諂於莊，諛畏人嗤，託諛於直，矜畏人鄙，寄矜於莊，此之謂三寓。探其意而先發之，以示敏，試其識而故反之，以示愚，投其好而巧合之，以示智，攻其短而曲護之，以示惠，動其驚而緩承之，以示間，此之謂五逆。夫敬人之父，不如譽人子，勗人之弟，不如憂人妻，善詞翰者，與言文，好馬劍者，與言武，逐聲色者，與言動，耽泉石者，與言靜，此之謂四逢。四逢五逆二將三寓之術具，則雖之蠻貊而可行矣。然而君子以爲勞也，不爲。

豁達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謹慎之與拘牽，簡默之與深險，倜儻之與猥佻，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麤野，鎮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顛預，精明之與刻薄，相似也，而背道如燕越。故觀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豁達氣博，放

薄氣散；儉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慎氣定；拘牽氣滯；簡默氣和；深險氣沈；倜儻氣超；猥佻氣薄；慷慨氣豪；浮靡氣流；坦
白氣真；粗野氣陋；鎮靜氣定；空疏氣黨；忠厚氣寬；顛預氣鈍；精明氣清；刻薄氣促；持此以相天下士，於擇交用人之
道，思過半矣。山林枯槁，猿鹿同羣，顧盼簪纓，希沾一命，於是有周彥倫、徐師川、盧藏用等，始終易轍之流，仕籍初通，
隱慚擣散，俯首權要，乞引求援，於是有楊再思、趙師宰、許及之等，廉恥盡喪之輩，迨夫職典樞密，位極人臣，覬覦宮
廷，患得患失，於是有王莽、曹操、司馬懿等肆行篡逆之徒。至於尊居九五，玉食萬方，壽命無權，宮車自殆，於是有秦
皇、漢武，希志神仙之主，故當身依魏闕，歷職清華，視夫嶺表崎嶇，不可暫處，然而鄒浩、范純仁、蘇氏軾、轍之謫，無異
登仙矣。素性疏放，習處晏安，視夫困頓囹圄，殆將求死，然而楊璉、沈鍊、楊繼盛之獄，英聲正色，千載如生矣。故縱情
則登諸雲霄而不足矣，矢志則納諸鼎鑊而皆甘，否泰固俄頃之事哉？

北人尚真樸，其失也野；南人尚文采，其失也浮。然耕稼躬親，不失爲善類；金玉其外，無救於中乾，故君子與其浮
也，毋寧野；與其通也，毋寧介；與其媚也，毋寧死而無所容。若夫內希材藝之名，外襲矜夸之貌，又所謂遺珠喪玉，僅
存蚌腹者也。

美質之生，必有一相累之物，與爲附麗而始終之。生於命，根於性，雖天地之力，不得而禁焉。故旱雲有風，良木有
蠹，芳蘭穴蟻，美玉棲蠅。

屏衆物而富，息衆欲而壽，屈於衆志而伸，勢無兼營，道無並進。君子無所有，故無所不有，無爲故有成，故曰無虧
不盈，無陂不平。

驅燕人以操舟，榜必折；強吳人以御車，輪必摧；不習故也。習於天者，寒暑狎；習於人者，氣質遷；天地之道，漸道也，
善習者無不能。

人有恒言曰：「古今人不相若，」非通論也。孔傷借馬，孟慨攘雞，書載頑民，詩陳淫俗，故知上古不必無澆薄之行，

後世不必無淳厚之期。蓬陌生麻，雖立羣鶴，其翹然特出者，麻與鶴也。今古一也。

毀我福我，譽我毒我，賄我辱我，忌我者服我，見爲美而大惡隱焉；見爲害而大利存焉，消息無端，損益對待，故曰天道如環。

天不時不生，百穀不時不成，時猶機也。迎機而導之，事會適至，洽然成功。故曰乘時度勢，太上乘時；其次因時，其次逐時；最下不識時，與人家國事而迂怪謬戾，不以時成者，未之有也。

徑尺之路，安而行之，夾以不測之淵，則股栗色變，神憊於虛也。佻達之子，性質污陋，衆人所鄙棄，而其父母金玉寶之，情辟於私也。守形累影，鎔色歸空，障目而明，塞耳而聰。

凡欲生於竅，造物者之不能不竅，造物之苦心也。不竅無以生，竅而欲又卽於死，不獨牝牡然也。耳目口鼻皆牝象，耳牡聲，目牡色，口鼻牡臭味，牝之得牡而定，猶乎牡之依牝而安也。夫竅則安得不欲也。

土地也，配天而生水火，水火餘氣生金木，金木不足與水火埒，水火不足與土齊。書云：「五行利用也。」辨性也，體其輕重，未爲適均，生尅云乎哉？

耕者畏暴，而天不藏日；行者畏潦，而天不厭霖，非忍也。所忍者小而其所不忍者大。故旅雖潦不憚行，農雖暴不憚耕。

吳人患弱，日日引鏡視顏色，問人曰：「何以得強？」人曰：「藥之其可也。」乃購參苓，製葦朮，早暮服之，毒發暴死。或曰：「藥亦死人乎？」曰：「慮其死而藥之，不能已於藥者也。可以不藥而藥焉，得而不死，百果之實，名之曰仁。

後儒言仁者千百其辭，莫能過焉，其負之兩者陰也，負之兩而中含一芽者陽也。性體具足，而發生無窮，仁之實也。

蠅之在林也，蟋蟀之在砌也，枝隱葉蔽，莫或見焉；然而持竿籠火者，跡而得之，聲爲之招也。虎嘯而谷風生，君子慮

虎之病於嘯已。

山雞得水而舞，舞未已而羅者獲焉；故龍不辭雲，豹不釋霧。

春草茁，蚱蟻，昆蟲出而百鳥哺；牛於飴者嗜甘，生於藥者嗜苦；生於糞者卽嗜臭。異哉！其所自生，卽其所以養生也，故世有餒人無殍物。

孩提暱母而遠父，萬物親地而遺天，天可遺乎哉！果穀之實也，蒂根於幹而臍孕於花，蒂吸地精，臍收天氣，去其芒焉則餒矣。微之又微，而至於蕘稗焉，草實焉，天地之性皆備，奈之何以人而遺天哉！

新式
標點
心影原名金壺淚墨

琴園夢略

翮鴻者，僑寓揚州奇女子也。姓顧氏，名字不可書。軒轅生初見其貌，仿佛其神容而擬之曰：翮鴻。父某，爲江南名幕，愛女若拱璧，教以文字，少長善詩詞，工花卉，然不作閨閣柔曼體，以是益奇之。咸豐壬子，粵賊初出廣西，翁方客揚州太守署，上書當事，謂宜仿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重阨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卽甚猖獗，終爲釜底游魂，其成禽可立而待。不然，則長江之險，與賊兵之吾未知所底也。當事方奉命出師，泝江而上，得書不懌，曰：「布衣而與人家國事，將謂天下無人耶！且置我輩何地也？」命太守屏去之。太守素重顧，款待如故，而同人隱相揶揄，翁微聞其說，恚甚，後半月疽發背死。是時翮鴻年十七，依母以居。弟一少翮鴻五歲，家故貧，祇備一媪，翮鴻時就門內市蔬果，雖體態輕婉，而眉宇有英爽氣，見人不甚避，言辭磊落，不類常女。居恒以鍼黹佐，母晚就燈下課弟讀，率以爲常。宦族富家，慕其才色，問名者踵至。母錯舉以試女意，輒涕泣誓不嫁，願終養母。他日復言，則曰：「且俟弟長納婦，母左右侍奉得人，再議兒事，未晚也。」軒轅生者，揚州旁郡人，兩齡失母，十三喪父，出就外傅，時時會文揚州，性鈍拙，尤謹禮法，行遇婦女，避之若浼。將冠娶某氏，閨門風雅，婉婉相得，然無世俗狎昵態，未幾婦亡，生賦詩悼歎，哀音動人，雖子影自傷，而拘執如故。朋輩誑遊青樓，見伎女數人，歡笑出迎，大驚却走。朋輩強止之，不聽而去，其迂謹如此。他日行過翮鴻門，翮鴻方與鄰媪語，生一見，意誠開朗，私念世間乃有此人，悵望移時，精彩飛越，自是忽忽如有所失。生之族人位中者，業巖於揚，故有園亭甚盛，距顧氏第不遠。自鹽法更張，日就頽圯，生僦其東南一角居之，關門於叢竹之中，略加脩飾，易製聯額，而更其名曰琴園。入門有土山戴石，雜植梅柳梧桂之屬，蒼翳蔽虧，迤邐而進，山之北，棟宇五楹，翼然南向者，天爵堂也。自堂而東，翼以曲廊，達於山麓，面山一小閣，額曰拜雲。閣之東北，山石環疊，曰

洞曰巖，攀巖穿洞，見有竹籬茅舍，隱現於林木之間者，曰香草齋，流水外抱，約略橫之。蘭芷芙蓉，羅列階砌。過此而西，則傑構凌雲，窗檻軒爽，所謂比玉樓也。樓之西南，爲水榭，廣二三畝，中有種星亭，環亭皆白荷，蕩漿可登，別有長橋，曲折通於西北，佳境甚夥。生所僦居者，止此。然登比玉樓，縱目四顧，已足以盡攬其勝。時生方悼亡於樓下，別闢一室，顏曰聲香影夢之齋。朝夕吟咏其中，暇則與顧氏鄰里相往還，並識其傭媪，閒言款洽，因盡悉。翮鴻爲人，愈致敬慕。朋輩偵知之，相與媵笑。生曰：「吾敬其人，非慕色。」居數月，鬱鬱不樂。賦詩數章，乞傭媪達之。媪謝不敢曰：「是非尋常兒女子，吾雖日侍其側，愛而畏之，妄語不能出諸口，何況文辭！」生曰：「吾詩無他，致敬慕而已。」媵笑曰：「異哉！君乃何人，彼欲君敬慕何爲者？雖然，君志於此有日矣，吾姑試之！」他日翮鴻曉妝將竟，媪從鏡中對女而笑。女回顧曰：「何笑？」媪曰：「吾笑癡人。」女曰：「誰癡？」媪曰：「酸秀才揚揚從門前過，有物自袖中墮而不_？知也。吾又不識字。」又曰：「物何在？」媪故從懷中袖底探索，以呈女。先是顧翁之歿，女痛父以憂鬱死，時時悲恨，翁遺寶劍一，懸女室中，每念母氏操勞，弟幼不克振門戶，則掣劍拂拭，歎曰：「奈何不作男兒！」生詩第三首，偶及此意云：「人間天上隔蓬萊，新詠傳聞滿玉臺，敢以塵凡窺上界，願通文字識清才。中郎得禍冤誰訴，伏女傳經志未諧。我亦青年悲失怙，劬勞心事有同哀。」翮鴻見詩，初不懌，媪惴惴將遁去，及讀至此，淚涔涔下，以爲忠厚之言，與時俗輕薄者不同。顧媪曰：「汝識其人，他日再見還之。」拭淚置詩筆袋中，遂詣母所。越二日，生復過媪，媪入請詩函，還生戒之曰：「後勿復爾。」生還園，啟函，則已作之外，別有七絕一章，詞云：「飛來詩句太無因，獨感劬勞數語真。一世男兒千古業，莫將情語向閨人。」生讀竟，且喜且感。女既倉猝付詩，已而悔之，尤悔閨人二字之誤，時時以爲憾。自是不復相通矣。生獨居園中，形神消喪，常作小詩以自遣。一日散步城外，將及平山堂，見一道裝者來，鬚髯飄飄，童顏皓齒，摩肩而過，曰：「惜哉！此生有才無命。」生覺其異，招之不答，追之則步履甚捷，常在數武外，不得已揖而號之。道人回視曰：「何事見止？」生遽前，備問身世因果。道人曰：「某何所知？先生問道於盲矣。」生攬其

衣而哀之。道人曰：「雲谷有言，福自己求，寶精秘神，與世浮沈，子雖窮薄命，然靈根自在，吾當保固其靈，結來生再見緣也。」言已，探懷出一小方鏡授之，背鐫八卦，曰：「七情之鬱，不可排遣，但如其方位，置之枕下可也。雖然，樂不可淫，思不可縱，反是禍已。」一生受鏡，納錦囊中，視道人已杳。歸而啓之，一如常鏡，弗以爲異也。又數日，諸友過訪，置酒香草，齋款之，談辯歌呼，極歡而散。生念之數子者，上有父母之蔭，下有妻子之奉，宜其意氣發揚，不復知人間有愁苦事。而已乃幼年孤露，對影徬皇，悲從中來，不能遏抑。因憶道人語，出鏡反覆諦視，卒無他異。隨手置枕下，倦而睡去。聞有叩門聲甚急，自起啓門，則身在家中。左右報曰：「父翁歸矣！」一生急出迎，果見父自外入，恍惚似久客乍還者。遽前牽衣大哭，於是諸兄弟弟出謁，祖母以下坐堂上。父入問安已，問兒輩讀書何似，性情賢不肖，能否成立？堂之東扁立一姥，亡婦侍側，冠帔莊肅，生不識，以問父。父曰：「癡兒，此汝生身母也。」一生憶歲時所懸影象，彷彿相似，卽詣前跪抱姥膝，愈哀哭，不自勝。母撫其首曰：「兒今長矣，我病臨危，呼乳媪抱兒榻前，泣無淚，語無聲，兒識之乎？猶憶殯葬招魂時，兒嬉戲乳媪懷中，手擗神主墮地，旁人感歎，有泣者，兒猶蚩蚩笑不已乎？我雖去兒，然魂魄不舍兒者，經幾何年。兒今長矣！」言至此，哽啞不能語。聞堂後雞鳴聲，父料理楹書畢，乃曰：「我暫歸，不能久留。當復遠行，兒知立品守身，勿爲世人訾笑，則幸甚。」一生攬父衣不放，父揮之仆地而醒。顧視一燈熒然，風葉打窗，淚濕枕上如冰，淒歎久之，而東方白矣。自是每有思念，置鏡輒夢，輒清析如平時。他日或傳鬪鴻病，輾轉思念，計無復之。已而拍案大喜曰：「吾有寶鏡，何不以試鬪鴻？」一如前置鏡臥，終夜輾轉，寂無所遇。晨醒，慍曰：「道人誑我！前者特偶中耳。移枕出鏡，則鏡背向上，八卦方位亦顛倒，乃自引咎。是夕焚香默祝，再試之，果見鬪鴻在前，捧一無梗蓮花，不言不笑，望之不可卽，欲趨向前，而鬪鴻又在後，迫而卽之，大聲發於戶外，第見白額虎跳躑而來，勢將撲生。大驚呼救，奚童隔戶應之，乃知身在琴園中，心惕惕不知何兆。已而恍然歎曰：「吾乃今知道人之餉我厚也！人生所不可必者，醒時事耳。醒不可必，夢愈可知。而我能必其夢，則何不以醒爲夢，而以夢爲醒乎？」於是益悟眼耳鼻舌身意，

皆如鏡花水月，無一實相；而情亦漸漸灰矣。明年癸丑，當事自九江折回金陵，粵賊水陸蔽江下，江寧告警，揚州紳富皆遷，顧母既以客籍僑居，無肺腑倚託之親，又絀於貲，不能他徙，乃召鄰里及曩時媒妁議曰：「弱女性執戀母不字，吾初不忍拂也。今事且急，老婦生死不足惜，如宗祀何？日前問名諸家，有可議訂者，吾意酌許之，庶幾藉葭李之誼，庇蔭寒門，或者攜挈遠遷，不致坐而待斃耳。」媒曰：「惜哉！早日言之，甚易事耳。今聘者已聘，遷者已遷，寇亂方殷，誰有閒心議婚媾者？無已，且試圖之。」明日生與傭媪遇於途，得悉此言，即託爲媒。媪曰：「媒非我所宜言，言之則前事且敗。西鄰錢姬爲主母所信任，君往謀之，其諧乎？」生如言託錢，往返酌議，有成說矣。鵬鴻言於母曰：「母以亂禍方劇，趣議姻事爲避兵計，兒何敢違第亡父一棺淺厝郊外，非先卜葬不可。」母曰：「兒言亟是甚矣，吾之眷也。」復命錢姬致意於生，生擇期納聘，釵釧衣飾之外，別奉三百金而先以猶子見禮，得以便宜議事。遂於二月十日安葬顧翁，畢後三日遷顧母子於下河，方是時，鵬鴻已知問名之人，即前投函之人，愈悔和詩之誤，懊恨累日。既而曰：「吾自有兩全計。」生既從顧至下河，而江寧失守信至，旋陷揚州，遂辭顧母爲從戎計，出入江南軍中，上書軍門，大致謂金陵既爲巢窟，勢難猝拔，若圍攻過急，地廣賊衆，斷不能聚而殲旃。一旦潰決而出，東南財賦地勢必不保，則得不償失，所傷實多。不如以殘破郡縣委之，而力保完善之區，餉糈亦有所自出。其由安慶北竄之賊，宜別請大兵，由齊豫夾擊而南，不責以殺賊復城，而責以阨河爲守，斯爲要策。不然，金陵形勢牽綴重兵，彼得以游騎衝突橫行萬一，畿輔震驚，則肘腋之患而胸腹之憂已。軍門以爲然。先是有張繼庚者，江寧諸生，陷於賊，以計出城，見軍門約爲內應，謀洩被害。事載金壺遜墨中。軍門初見繼庚，疑信未決，生故相識，以八口保之。及事不成，歎曰：「天未厭亂，十年之劫未易平也。」臨江設位，酌酒而哭之。遂歸下河，議婚期。鵬鴻誓不離母，不得已入贅於顧。女先期請母別婚室爲內外間，設妝奩帷榻之屬，而更設小榻於內，以一婢自隨。廟見合卺，如常儀，已乃獨入內室，使婢奉書一函，生大驚訝，啓函讀之，略云：「妾以蓬門陋質，得侍左右，又蒙厚誼，嘉惠先人，窀穸既完，封樹斯固，

老母弱弟，並獲安居，仁人之心，存歿均感。願妾所悔恨者和詩一節，深用疚心；外人不知因緣有定，風鶴之警，事曾適然，將謂投函在前，若老母已知有其事，因而成之，以滅其跡者，捕風捉影之徒，或且更甚其詞，百歲身名，永爲瑕玷。自今以往，侍巾櫛，任中饋，澣濯縫紉，惟妾主之分，戕滌硯，惟妾司之，親暱至此，欲不謂之夫婦，而不可得已。獨至牀第之間，決難依侍。一則幼年本志，誓不出閣，葆其貞固，可遂初心；二則投詩之時，初無他意，願以恩義終始，勿及於私，庶不使憐才慕色者，得所藉口。三則男女之別，判若幽明，稍涉嫌疑，便成苟且，妾欲以光明磊落，一矯其風，作世間一奇女子，惟君子鑒而許之。世俗恒情，每言宗祀爲重，則小星可納，妾當以房老自尊，否則故里中別聘名門，妾亦可自居外室。曩者初讀大著，識爲端人正士，繼以慷慨行事，方駕古人，若不倡隨爲樂，而沾沾於情欲之間，則是妾以豪傑期君，而君乃自蹈於庸俗者之所爲，甚非妾所望也。一生覽未竟，笑曰：「世間寧有此事！」然素知女性執拗，不可驟回，擬緩圖之。而小婢趣生安寢，入闔內室門矣。生既就枕，寂無聊賴，念從古未聞之事，乃於己身遇之，當亦孤獨之命，有以召之也。歡情未洽，轉益傷心。後數日，顧母聞之，勸女者再，決意不從。每旦晝見生，飲食言笑，凡所以承順夫子者，甚摯。且周日落燈明，則面冷如水，凜然不可犯。生乃盡出平日憶女之作，冀以引動柔情。女繙閱七絕一首云：「沈思無計夢無蹤，萬種低迴一顧中。深夜焚香花下祝，不能歡會莫相逢。」笑曰：「不通太甚！是相逢必歡會，世寧有此理耶？」又閱七律數首云：「己字闌干小閣前，柳梢新月晚涼天。蠶絲繞箔空成繭，鳳啄煎膠不入絃。私祝芳魂同化蝶，密將春恨付啼鵑。人生有意無言處，贏得愁心度少年。昨宵前夕此星河，曲曲屏山幾度過。隔戶曉風防落葉，虛窗清影度秋羅。袖中宛轉丁香結，枕上淒涼子夜歌。睡起登樓天際望，斷腸人遠綠楊多。一度相逢一自持，等閒何敢證相思。欲通軟語心先付，怕觸微嗔性未知。涼雨簾櫳花落早，晚風庭院月升遲。百迴旖旎千將息，消受低頭不語時。水珮雲裳弱不勝，風情霞思欲飛騰。微波曾照驚鴻顧，曲逕深防睡鶴憎。春冷壺尊花外舫，夜間樓閣雨中燈。分明窗下聞輕語，碧漢紅牆定幾層。」女止不閱，曰：「皆可焚也。觀之無可觀，詰之不

勝詰。自唐人李義山韓冬郎輩，作俑於前；至本朝王次回袁香亭輩，放言於後；斯文掃地，作孽傷天，何苦以有用之精神，博他日無窮之困苦哉！先是生在軍營，同事有常州君者，跛一足，性陰險，人皆惡之。生刺以詩云：「涇如宣聖當時叩，脚未觀音宿世脩。天上有仙爲伴侶，人間無路不崎嶇。」女曰：「君作而彼不知，不足以洩憤；君作而彼知之，更足以招尤。且君所刺者一人，凡天下之疲癯殘疾，體相不具者，皆將抱憾於君，夫彼豈得已哉！」生自是不作遊戲刻薄語。女嘗從容詢生家世，及前室性情，生曰：「婉而靜，顧以外家貧，屢受譏訕，坐是抑鬱病。」女曰：「貧有何罪，甚矣其懦也！若我處之，使大書窮字，懸於額間，其謂我何？」語未畢，有生同學友過訪，生出，女隨至屏後窺之。適以舊事相辯駁，友不服，生盛氣凌之，其人忿而去。日晡，小雨，生語女曰：「頃無事，圍棋可乎？」翩翩鴻每與生賭，故爲拙行，局終輒負二子。至是設局布子，生負甚兩角，受困其一，少有生機，女又斷其道，以窘之。左右求活不得，生急曰：「逼人何太甚耶？」女曰：「君亦知受逼之不可堪乎？何曩逼某友之甚也！」生悟而笑，局甫終而鄰家詬諍聲大起，蓋妯娌故尖刻，陰唆是非，而陽爲好人，娣婿貧，常客於外，則使子姪以非禮欺凌之；娣既屢受侮，積不能耐，以大義相責備，妯聞愈恚，遂唆撥箕帚，細故頗致勃谿。翩翩鴻遣婢以母命請其娣，而自往見妯，曰：「人人皆言妯狠，而娣善，以吾視之，娣誠善矣，而妯固未爲狠也。天下寧有狠人，讓人以良懦之名，而自居險毒之實者？又寧有真狠人，授人以有理之柄者？」妯乃合掌誦佛曰：「善哉！善哉！惟娣知我，我何能狠！」翩翩鴻曰：「吾爲妯計，不如因而善之。我善而彼亦善也，是爲兩善。處家能兩善，抑復何求？若我善而彼不善，則罪有所歸矣。」娣大笑曰：「娣真能言，我聽之如飲甘露。如痼疾得良藥，自今以往，以手折箸曰：『所不悉遵娣言者，有如此！』」翩翩鴻拜曰：「果爾，」娣見翩翩鴻拜，急止之曰：「我當拜娣，奈何娣拜我！」翩翩鴻曰：「果爾，則我等鄰人耳，朶中清靜多矣。如之何不拜？」乃歸語娣曰：「不吃虧，不足爲好人，藏園曲子有云：君不見走正派的人兒，吃盡虧，自古國家大事且如此，何況平民！且彼長技亦祇口舌難堪耳，豈能如市井無賴，以一指傷人哉！今日飯吾家飯，後歸未晚也。」涕泣而去。生嘗以讀

嗜酒，得咯血症，醫藥不效，勢危甚。女晝夜侍疾，衣不解帶。一日進參湯中，有薄肉數片，生問何物？女曰：「羊脯耳！」自是血止，飲食漸加，遂愈。女因以戒酒勸生，他日復飲，友人所夜半醉歸，留女同榻，不可。生慍曰：「是絕物也，吾將強焉！奈何？」鵬鴻曰：「有是哉！吾日勸君節飲，而君不能從，人固各有所好也。且吾謂君風雅士，故以人情所難者期君，若竟出於強暴者之所行，妾何賴焉？無已，君且安眠，妾以夜至，何如？」生諾之。女入內室，久之果復出，出即滅燈，和衣臥牀側。生素知女性剛極，意款洽，天未明即去。明日見女，坦適如常，疑而詰之，女笑曰：「吾有替人，何須窮究。乃知夜至者婢也。生前以詩詞見規於鵬鴻，問藏之篋中，女槩生出，搜閱之，有疏影詞，詠影云：「香雲冉冉比箇人姿態，還更輕倩，立也亭亭，行也珊珊，無言俏倚深院，角巾依約當屏背，和壓鬢花枝低顫，任生綃周昉描來，無此丰神淡遠。猶記納涼庭院，那人正背立，衫袖風颭，濃似春雲，淡似秋烟，幾曲闌干尋徧，分明轉眼簾波碎，換不轉真真半面。更晚來落照低迷，化作一庭幽怨。」又入聲詞，點絳脣，睡絨聲云：「繡閣春濃，雛鶯調舌，花梢地石華遊戲，淺碧深紅意，弱線頻添，暗倩雙鬢記，脂香膩，微聞蘭氣，心是檀郎細。」減字木蘭花，步屢聲云：「蓮花淺印，繫得金鈴誰最韻？側耳來遲，最是樓居夜靜時，湘裙烟縷，出沒風前，容細數，防被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憶秦娥，押剪聲云：「蘭闥暇，啣花燕股輕輕研，輕輕研，思量寬窄，那人前夜，釧金微動，還停罷，裁紅熨綠，花枝亞，闌干敲徧，分明窗下。」相見歡，卜錢聲云：「燈前祝語盈盈，擲來輕笑，向旁人佯說，問陰晴，心中事，眼前字，是佳音，却有一團旋轉，未分明。」又點絳脣，閨情云：「生小幽閨，等閒誰見，麗兒半，鸞絃乍按，指下何曾慣？玉鏡爲臺，羞畫眉，峰淡爐烟散，人前千萬，不許思量看。」浪淘沙，春思云：「一人立畫欄，東夢裏春融，驚回花外一聲鐘，四角流蘇尋不得，一晌矇矓，蹤跡等飄蓬，芳訊匆匆，一灣流水葬新紅，舊日春華何處是，殘照淒風。」女閱至半，歎曰：「語雖常致，情亦可憐矣。」自是稍假辭色，看花品酒，賭畫裁詩，不異同心益友。倡隨之雅，聞者艷之，而樂不及淫。夜歸內室如故。又數日晨起，聞門外嘯泣聲，則婢以買花故，與鄰婦相爭。第聞鄰婦嘗曰：「小鬼頭亦不以正眼覷人，我父理問叔員外。」

兄弟秀才，豈與汝輩門口舌。汝家姑寧聾啞者，乃縱容婢子欺人耶？」鵬鴻卽詣庭前，召婢入，罵曰：「汝不省事，汝豈不知我家左右鄰，皆夫人娘子軍哉！我日日閉門度日，猶慮樹葉傷頭，汝乃欲以螳臂當車，太歲上動土，誰聾誰啞，我亦不解今日世面有何世家巨族，而喋喋然以富貴驕人，令我作十日惡！」鄰婦素知鵬鴻爲鄉里所稱，默不發一語。願母居間勸解，攜女入房。生迎謂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令我咋舌！」女笑曰：「九子母滿頭簪花，亦不見一分妍麗，何苦乃爾？」一時生受江南某帥聘，去數月始歸，歸坐女室中，談世故，話家常。及暮久不出，女乘間至外室，反扃其門，自詣媪榻，而使婢侍生。生既屢不得遂意於女，且怨且慕，歎其不情，又不便以狎昵事，反目煞風景，一夕反側數四，不得已於枕上出前鏡太息而祝之。及夜，蘭澤沁體，畏之有人，啓帷燭之，果見鵬鴻並枕臥。生喜曰：「卿亦有今日耶？我謂卿非鐵石人。遽前擁之，女不言，亦不拒。移時忽不見，祇見一無梗蓮花，微雲護之，冉冉而去。生驚哭曰：「鵬鴻何往？」視內室門固未啓，第聞女醒喚婢聲，乃寤。明日鵬鴻出，羞澀之態，異於常時。生私詢之，女愠曰：「夢耳，不必言矣。何物妖怪，而狡獪若此！我心搜鏡焚之。」啓篋傾奩，不得鏡。生自尋之，亦不得。相與詫歎久之。甲寅春，生將北行，而願母忽病，日益沈篤。鵬鴻每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一夕跪伏中庭，久不起，生從窗隙窺之，見以左手割右臂，手顫力窮，不斷。生私歎曰：「異哉！何不右割以刳左，而鈍拙若是？」又見女奮齧其肉，齒而斷之，血滿衿袖間。生爲淚落，而不敢聲驚也。母食後，病勢較瘥。閱十數日，復病，竟卒。女嬌啼悲泣，迫不欲生。謂自喪父後，依母爲命，今母去，吾心已萎，不可活矣。生勸慰再四，略進水漿，而形神憔悴。又二十日，亦病不起。涕泣執生手曰：「全歸之義，妾幸無負。妾死從母，無所憾，惟屢梗夫子命，生死不安。自今別聘名門，以承宗祀，勿似妾之相夫不終也。」言已大哭，生亦哭。卒後二日，殮面如生，蓋于歸一年餘，猶處子也。生嘗與婢述女左手刳臂狀，以爲慘痛。婢曰：「吾憶之矣！官人乃不知耶？」生茫然詰其故。婢曰：「曩官人病，娘子刳肉以進，實爲左臂，故今以右臂奉母耳。」生益驚悼。至是始知湯中數片肉，實鵬鴻玉體所煎也。生既葬女北行，道過廣陵，會官兵已復揚城，因詣琴園弔之，則竹

木山石僅存，縱橫錯落於滄池茂草之間。畫閣雕廊，俱如蜃氣樓臺，化爲焦土。而顧氏數椽屋，亦在荆棘中矣。追憶舊遊，淒然墮淚。跨土牆而出，將東行，忽見道裝者來，略叙寒暄，向生索鏡。生曰：「亡之矣。」道人曰：「吾固戒君樂不可淫，而君乃用之於房室之間，鏡無罪，豈可焚耶？吾已收之矣。」君非祿籍中人，實精秘神，幸誌吾言。歷此小滄桑，亦足省悟，勿貽他日悔也。一生問無梗蓮花何故，何以兩夢皆然？道人曰：「是皆薄命相也。女子不壽，又無所出，何以異於花之無梗蒂者？顧靈臺清潔，不染六塵，仙佛皆賤濁而貴清，是以不梗而蓮耳。」生味其語，爲之慨然而道人飄然沒矣！

鴛鴦印傳奇始末

鴛鴦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壬子秋月，同宗生客遊金陵，會飲妙香庵，偶題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焉。生聞之，命駕往觀，果見雲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蒼涼，署名曰「碧憐」。尾鈐鴛鴦小印，諷詠至再，私念閨閣中無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漏聲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纔歇。萬里山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澈。歌舞樓臺，蕭條庭院，恩怨相生滅。是誰分與一家，一個明月。便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游覽處，也是一般清澈。好夢烟沈，春華水逝，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却。」一時一個明月，蓋文闈見月，隨筆所成，碧憐讀之，淒感累日。和作云：「滄江浩渺，問古今才人多少。華銷英歌，賸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澈。芍藥春濃，芙蓉秋老，莫漫悲興滅。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新月，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淒絕。忽見新詞添舊恨，旅鴈數聲悲澈。彩筆雲飛，羅衫露冷，畫舫秋風別。青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閨，誤多二字，姑仍之，存其真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矣。」蓋女父秦翁者，蜀人，而挈眷賈江南，女年十齡喪母，繼母袁愛女若己出，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卽工。舅某與蘭君故相識，語及妙香題句，互詢

其人喜爲文字因緣，殷然作合；既定議，客中不能備禮，秦翁慮其誑也。設盛饌，延諸文士，爲詩會以試之。生果居首選，因乞生詞卷以爲聘，而以玉鴛鴦印報之。期明年冰泮娶焉。及春，洪賊圍攻金陵，居民數驚，一日訛言城破，袁方窖藏珠玉，不見女穴，窗窺之，結纆將縊矣。急破窗入，奪其纆而止之。許以設法出城，覓安土，乃乘夜賄守門卒，以破衾席藁裹女，僞爲死者，哭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臚舟月下以待。既免，遂徙於溧陽。已而溧陽又警，兵勇乘勢劫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洶，鄉民大呼曰：「賊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倉皇哭泣。比至實富民練勇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漁船載之蘇州。驚魂少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銳身渡江，縋城而入，而秦氏已遷。探諸鄰人曰：「渠當山居，不遠出也。」生貌爲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徧訪於句容、溧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幕遊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翁既抵蘇州，袁與碧憐皆大病，久而後安。屢寄生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閭門火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犬吠，男女雜沓，哭聲震天。翁歎曰：「吾力竭矣！今復何處避耶？」女持母袁哭曰：「卽有避處，兒亦不願行矣。」一言未已，土寇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寇驚而去。袁與秦翁趨視之，血淚成汪，首面襟袖皆沾污，幸咽喉未斷，氣息僅存。急取創藥傅之，時避兵者皆趨上海，翁有中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焉。舟至崑山，忽遇潰兵，虜翁去，母女益悲痛。及滬，資斧告匱，暫以紡織爲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顛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香閣吟春矣。辛酉春，生以他事至上海，聞有蜀女能詩，問其姓，曰秦，訪之，碧憐也。大喜。袁聞生至，亦喜，顧曩時未嘗相見，問鴛鴦印猶存否？生卽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袁歎曰：「印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笥中，當是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袁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如彼其才，或者登金馬，躡玉堂，爲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風雲際會，騰達飛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蠶屈，父又被虜不返，悲生不遇，轉而自悲。蓋掩泣私啼者，閱三晝夜而病又作矣。生以袁命卜吉，前二日女病益篤，袁泣曰：「碧姑性烈，三自經而不絕，以爲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有期，吾亦待所倚，而疾不可爲矣，奈

何薄命之至於斯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示以頸創。時女已彌留，向壁臥，扶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搖手欲解兩當衣，又勉力探取牀頭翦，自指其髮。袁皆會意，許之事。見生悼逝詩中。又一日，而眼枯淚盡，玉冷香銷矣。至是始知生所題卷，猶置懷間也。予感其事，爲成鴛鴦印院本，以生與秦女爲綱緯，以近年兵事始於陸建瀛，終於何桂清，而結以大兵肅清江南，示曲終奏雅之意。惜丙寅清水潭決，稿本付諸東流，故錄其梗概於此。女之初死也，生情傷氣促，哽不成聲，祇得卽事四語云：「十年思憶苦長征，盼到相逢病已成。一縷青絲雙指甲，互藏懷袖畢今生。」又除夜焚寄碧憐云：「地遠天高兩不聞，沈沈鐘鼓月黃昏。眼枯見骨難通語，心死成灰不返魂。夢裏曇花誰得失？懷中詩稿自溫存。千尋海底尋乾土，密種珊瑚結恨根。」重過碧憐寓樓云：「知是蓬萊是翠微，小樓如故綠窗非。有生使合情爲累，垂死真無淚可揮。半臂貼膚親換與，雙釵分股密攜歸。青天碧海憑相證，化作輕塵也並飛。」其他悼逝作甚多，不盡錄。女詩詞亦多焚去，祇存絕命一章云：「鳴爐香燼了無溫，從此黃沙掩墓門。儂是僵蠶卿是繭，託憑絲絮裹春魂。」

離恨天雜記

瑤雪一生如梅，蒂於霜，苞於冰，而著花於雪。當空山閨寂，皇卉韜藏之會，獨梅於水邊林下，落落然自賞孤芳，不風不雪不花。梅方花而風雪適至，非天阨之，實有似乎阨之。及乎陽和轉令，而疏影凋零矣。桃李當春，閒嘲冷諷，宜哉宜哉！

東鄰程生年四十餘，父母具慶，祖母戴八十在堂，一女二男，有田百畝，秫園蔬圃，陶陶然於世無求也。生平知己三五人，評酒看花，隨意遊釣，以爲樂。出有定晷，歸有常期。一日歸稍晏，則母氏倚門待之，曰：「歸晏矣，待母饑乎？」天或陰晦，風雨驟至，則祖母望之曰：「天雨矣，待母寒乎？」生好爲人居間解紛難，程翁必委曲指示，若深慮生之

牽累受欺者。蓋半百之人，猶作襁褓看也。生怒二子不學，將責之。程翁戲孫曰：「勿懼！第往讀書，若責汝，我先責伊。」戴聞而笑曰：「我聞有祖父責孫者，其子遽抱頭自責不已。祖問何故？其子曰：『公責吾子，吾亦責翁子。』諸孫聞之，皆匿笑。戴因謂翁曰：『今汝責汝子，孫責孫子，吾亦責吾子，何如？』生與翁亦笑失聲。戴又曰：『若祖若父，今皆道貌岸然，第不知螳螂蝴蝶，猶藏諸衣袖中耶？』一手招諸孫曰：『來來！爲我羞汝父！』於是滿堂闐笑，以助祖母歡忻。歡語間，忽聞隱隱處哭聲甚哀，遣人跡之，則西鄰有孤子慕程氏天倫之樂而悲泣不能已也。

好惡役於外物，喜怒起於後天，七情之中，以哀爲至。故嬰兒初生而哭，萬物將死而悲，視息人間，情態萬變，耳目所寓，靡不凄然。昔金聖歎與王蘄山賭說快事，至今爽人心神。予嘗與瑤雪遞述哀情，祇覺增我結轡節錄於左，不知孰爲瑤雪語，孰爲天河語也。其一：通衢廣市，看來往人擾擾紛紛，手忙足亂，豈不哀哉！一生性不能懵懂，遂致無窮思緒，誤於聰明，觸色聞聲，皆成苦趣，豈不哀哉！一：檐前蛛網，自在分明，蠅蚊昧昧投之，欲脫不得，豈不哀哉！一：閨中刺繡，迫欲完成，窗影一昏，白日已下，豈不哀哉！一：奔走權貴之家，入室蛇行，出門虎視，豈不哀哉！一：焚香吸煙，逐風而出，明明見之，忽忽已沒，豈不哀哉！一：觀扇最豈不哀哉！一看螳螂，豈不哀哉！一：盛暑絺綌被體，猶覺蒸鬱難堪，聽鼓轅門，衣冠整肅，豈不哀哉！一：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願，豈不哀哉！一：寒士斷炊兩日，不得已走告親知，逡巡入門，欲言又止，主人已察其意，先訴艱難，豈不哀哉！一：殘花依樹，繁屬甚微，飄風忽來，奄然而墮，豈不哀哉！一：安樂時設想痛苦，刻不可居，及已至前，俯首忍受，豈不哀哉！一：別離時夢見親知，歡然慰藉，迷離半醒，雨寂燈孤，豈不哀哉！一：腥膻所在，羣蟻叢之，百沸之水，將澆千萬，聚而不走，豈不哀哉！一：羊豕初生，卽墮殺劫，且不卽殺，而先養之，當其養時，飽食自得，豈不哀哉！一：東臯望雨，南畝求晴，此怨彼恩，嘤嘤唧唧，豈不哀哉！一：庭前大樹，衆鳥爭投，枝葉凋枯，掉頭不顧，豈不哀哉！一：青年作和尚，豈不哀哉！一：養蟹聽釜中郭索聲，豈不哀哉！一：衆雀高飛，飢鷹仰視，豈不哀哉！一：犬見衣冠，不吠，豈不哀哉！一：滿面花團錦簇，豈不哀哉！一：春棄綿衣，秋收紈扇，豈不哀哉！一：登山陟嶺，邱壑當前，更上

一層，仍非止境，豈不哀哉！一、旅館風月清宵，聽鄰人歡笑，豈不哀哉！一、刑官受賂，堂下呼冤，夜靜風淒，敲扑如故，豈不哀哉！一、狐兔踰墟墓間，冷面看人，豈不哀哉！一、胞胎中物，襁褓中人，不及百年，同歸塵土，豈不哀哉！一、狐穴城社以居，狐族愈盛，穴城愈空，城久而傾，壓狐同死，豈不哀哉！一、無可如何時，作解脫語，豈不哀哉！後一、紉袴子見之，曰：「那得許多苦境？」一則應之曰：「卿自不知！」

余君石生名岱嚴，關中奇士也。足跡幾徧天下，往客淮揚，爲予搜羅閨秀詩甚夥。喜說夢，每言精誠所感，夢境可憑，且有夢中夢者。友人某娶婦數載，伉儷甚篤，舊有玉杯，爲老嫗所破，意殊怫然。婦解之曰：「世間那有常存物？天下原多可恕人。」某爲改慍爲笑，而轉念惡其不祥。後數月，將赴江南，婦病已劇，以貧故，忍撇而行。一夕泊舟江干，風激水湧，恍惚間行至一山，山下微有亭臺，雪花飛舞，遇一女冠子，雲裝練帔，說偈而來，語多荒渺不可解。記其淺近者云：「頭上非天，吹氣可通；脚下非地，失足卽空。中間非人，與汝相同。」又云：「昨日一恩，今日一愛；今日一仇，明日一債。」末云：「焚思浣念，割欲埋情；回頭合眼，放大光明。」某目其人似相識，而裝束端嚴，意欲前叩姓名，倏忽不見。因自詫曰：「夢耳！」醒而前行，峰迴路轉，忽見瓊樓玉宇，滿塢蓮花，別一女子，迷離綽約，臙舟而歌，曰：「一年飄泊作生涯，屋是疏篷壁是花；打得魚兒采蓮子，不知何處是儂家。」淒音促節，雙淚盈盈。某欲乘輿登舟，女微盼不言，折花擲之，斷其梗，低頭蕩槳而去。某悵惘獨立，茫然無所歸。忽聞風雨颯沓聲，千軍萬馬奔馳聲，則榜人喧呼潮來，披衣視之，惟見月落江橫，一燈如豆，復自詫曰：「我已醒矣！何以仍在夢中耶？」回憶前辭，均非吉兆。明年春渡江北歸，始知得夢之日，果卽喪婦之後一日也。閨秀詩評載前詩爲周氏女作誤。

揚州王生幼喪父母，繼母鍾愛焉。年十九，誤交浮蕩子，私游狹斜，將赴鄉闈之月，母聞而訓之，辭語凄懇，繼之以泣。生亦泣受命，誓不敢再蹈故轍。由是自守甚嚴。後數年，母卒，服闋復遇鄉闈里人，喧傳有夢發天榜者，見生與王文錦名，紅緞金書鼓樂而出。時某邑諸生王湧，原名文錦，改名以應之。家故貧，親友以其有兆也，贊助而往。生赴金

陵試畢，友人某招遊秦淮，既至而雨，設飲而宿焉。五鼓，忽夢揭曉，鳴金報喜者，交錯於途。生亟自詢有無，報者不答。別有老翁語之曰：「汝事已誤，猶望科名耶？」王驚寤，則身臥妓樓，汗流浹背。遽呼同宿友，低頭喪氣而歸。他日榜發，生不售，而所謂王文錦者，阜邑人，果膺鄉薦，聯捷南宮焉。及生見落卷，乃知先擬堂備而復閱棄之，評注疵瑕，頗致惋惜。計其日，即秦淮醉臥日也。生意殊抱不平，謂苟合私盟，尙多容納，於一妓乎，何有何獨於我而嚴之！疏其意，叩諸壇，壇上大書云：「挾妓之過小欺，親之罪大。」生聞之，如水灌頂，不敢置喙，自是偃蹇終其身。

壬子冬幕遊彭城，生平困頓最甚時也。除夕作書寄家兄叔丹云：「夜寂燈枯，一念不起，轉計身世，悲來無端。夫貧窶莫如乞丐之甚矣，然其披髮夏爽，暴背冬暄，短杖朝攜，一瓢暮挂，愧恨絕少，俯仰斯寬。苟生固佳，餓死亦可。至若某之一身不德，百事無成，聚鐵六州，鑄成大錯，今將壯歲蹙蹙然，餬口於四方，固知朽蠹之材，不遜於大匠，折翅之鳥，無分乎層霄，而且罔利無登壘之長，求富少執鞭之術，處羞鄉里，出愧風塵，夢魂怒其不安，形影憤而相對。昨日桃宿北行而後，適遇災民東下之時，亂髮殘衣，飛揚道路，餘肢斷體，零落溝渠，犬吮血以相爭，鳥啄睛而不去。嗚呼！傷已方今，奸宄竊發，州郡流離，如病在胸，四體已瘠，如薪遇火，中央始燃，一旦附骨疽成，橫空燄起，雖起扁鵲於九泉，亦嗟束手，策長鯨於東海，莫救燎原矣。夫猥瑣之思，哲士所鄙，一朝之患，君子不言，况抱杞人之憂，尤愧莊生之達，然而名業不立，窮愁互攻，初凝若冰，續起如縷，沈憂日積，遠慮風馳，腸如數轉之輪，心有幾升之血。頃者繙書靜夜，翦燭寒窗，軒駒僮僕之呼，寂寞巡邏之柝，獨影在壁，閭無人來，陰風攪衣，疑有鬼至。關河歲暮，同心離居，展此良宵，供我遐想，嗚呼傷已！叔丹得書，蓋爲之三日不快也。」

聽因圖宗子悼亡作也。宗當閨中絕命之日，正秦淮買醉之時。繼室會稽氏，初隨母兄自豫章浮江而下，泊舟燕子磯，夢一女子，自道姓氏，告以因緣所在，會稽慚俯不能答。臨行以鳳釵一枝，簪其髻，偏而去。既歸，述其狀，知爲前室，相與歎息久之，作圖以誌感。宗子有句云：「羅裙舊夢飛蝴蝶，玉軫新聲倚鳳凰。」一謂此事也。會稽自題云：「從

古藤無空有怨，託根芝蕙合相憐；「甘泉王窈珊女史一絕最佳，云：「傳聞清夢託瑤琴，我亦華年百病侵；死爲故人求玉杵，世間癡是女郎心。」初宗子年少氣盛，又力矯時人私暱妻孥之習，往往以箕帚細故，發怒於閨人，甚至夏楚從事，若嚴師之教弟子者。宗子患痺，食息需人，會婦翁亦病，婦以省父歸稍晏，宗則大怒，數其罪而責之。婦即時鬱暈而仆，口角流沫，昏不知人。宗悔之，時時以爲憾。予聞其說，振觸舊事，爲題一律云：「情是浮雲夢是煙，畫屏風外綺窗前；豈知破鏡飛明月，猶爲清琴理舊絃。金盒庭中拜星斗，玉棺天上葬神仙；人生無奈成離恨，又種相思十萬年。」

蓮脩初歸，攜書盈笥，肩鏹不恆啓。乙卯丙辰間，予以夜讀得咯血疾，蓮爲啓笥出書，則皆道家言，如參同契、悟真篇之類，不下十數種，中以性命圭旨爲最善。予笑曰：「藏此何爲？將學仙乎？」曰：「仙則何能，然以卻病有餘矣。」予受而閱之，書分九節，首洗心，次安神，次伏氣，再後則工夫益上，非所易幾矣。予就前三節，息心調攝，覺前此紛擾悠忽，不獨心無主，先苦無心，至是百體五官，居然從令。蓋以精氣神爲寶，而以靜心節欲養之。又三月而神明大充，咯血疾不藥而愈。

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於鴉片者也。少年流弊曰賭博，曰狹斜，然皆多金者爲之。一日無金，則止而不爲。且人亦屏之而不與爲矣。獨煙癮既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揚州顧君孟平，少聰穎能文章，世以大器期之。獨見鴉片而喜，其從兄苦口勸戒，自誓以警之。婦某亦以死諫，曰：「君食熟者，吾必食生者。」一日果下生煙三錢許，灌救始甦。願以二人故爲止而不食者五年，他日游幕渡江，復吸成癮。婦諫不聽，又吞輕粉撮許，願探知，急以藥物解之，而牙齦毒發黑矣。閱數月，婦病胃氣，願以鴉片進，不食。願憐其痛，力勸之，姑吸一二，痛竟大減。已而時時悔恨，懼人譏誚，且恐自負其死諫之初心。至臨卒前一年，肝胃交病，任其絞痛徹骨，搥枕碎帷而絕口不一吸。彌留之際，日飲白湯升許，欲以洗滌肺腑，及食不下咽，泣不成聲，猶勉力張目謂願曰：「可以戒矣。」遂卒。願自是誠心痛改，而受毒已

深卒難立斷，終於落拓不振云。王嫗青林人，年五十餘，傭工蓮室有年矣。辛酉春，鉢池生方客雲間，土寇犯城，積薪而火之，蓮自結束，袖利刃，開宅外奔走聲，遽投於庭池。及奔者入，乃家丁探信之人。云是鄉民鬧漕，專與縣官爲難，今已劫掠官署而去矣。嫗方守蓮哭，牽之挽之，至是不待詞畢，急與小婢救蓮起。幸先後頃刻間，嫗又年老更事多，如法調理，嘔吐泥水而安。嫗有二子一女，先已倉猝出城，日暮女復至，招嫗同出，且曰：「縣官敗賊於西鄉，殺其頭目，賊誓於今夜復讎，不留雞犬。今已鳴金齊人矣。」一時西北風壯，聽之果有鑼聲。嫗曰：「我出則主母必死，奈何！」女曰：「盍請主母偕行。」嫗以告蓮，不可曰：「行將何往？今日之事，甯室死，不野生，無二說也。然汝女以愛母之心，至欲去則去，勿爲我所累。」嫗曰：「主母尙不惜死，我一老婦，人命值幾錢？」遂不行。女泣而去。少頃，二子又至，如前言。嫗決計不出，時城中啼哭聲，運載篋笥聲，犬吠聲，提男挈女，追呼聲，半夜始息。其安居不動者，四人而已。賊於某氏祠堂，果集數百人，以無先鋒，竟不至。鉢池生歸而聞其事，曰：「嫗可敬也。從子女之言，竟舍主母而去，不得議其非。投池之初，利主母之死而不救，席捲所有，誘之他人，又何暇治其罪哉！賞之二十千，獎義也，誌喜也，予猶以爲薄也。蓮卹之終其身云。」

張媪者，邑之城南人，夫以米肆爲生，而家與仙姑祠相近。一日，張忽病狂，自批其頰曰：「我欲行道濟人，非汝服役不可不從，死汝子再不從，死汝失！」張初不知服役何事，濟人者何人也。其夫曰：「是必仙姑之類耳。我雖賣米，家世固清白，奈何令婦女拋形露醜，作巫覡行哉！」不許。張僅一子，果以驚瘵殤。未幾，夫又病卒，痛懼殊甚，不得已泣而祝焉。第家貧無以餬口，乞綏數年，神許之。會有士人眷屬避兵淮上者，僱人得張約，他日相從南行，而神於房中竈下，時時降張身，磨折百端，若深恐其去者。將行，張以實告，薦人以自代。士妻某氏，故英爽，不信鬼神，怒曰：「許我南行，而臨時背之，我不信何神何狀，必使我親見而後可。」張曰：「是不難，他日南行，必過寶應山殿，神所常臨也。我請仙姑與主母自言耳。」屆期，某氏率婢嫗及張之母女甫入殿，而張色遽變，戰栗汗流，作京語道神姓名。

先爲張媪留行，次述士妻家事，皆他人所不知者，語語符合。某氏乃大驚，自叩因果。神曰：「卿爲紫竹山司書侍者，降生人世者三，性皆爽直；前世爲江西人，因發小姑私事，致其羞愧而死，今此冤猶未解也。宜誦心經萬卷，以禳之。」語畢，遂別而南。由是某氏誠心頂禮，按日誦經，而時時慮後思前，遂病疑懼。一日晨起，倉皇戰栗，一如神降張媪狀。語音頓異，趣焚紙錢甚迫，曰：「仙姑來矣！」遂以夫妻爲宿世小姑後身，求解冤結。終日憂愁悲苦，忍饑不食，若明若昧者一月有餘，竟卒。士人痛其死不遠千里，復就張媪，蚩蚩然問之，而神不靈矣。鉢池生曰：「予聞此事，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爲有神，不宜誑人至死，以爲象因心造，其死也究竟何因？且所謂小姑者，人耶？鬼耶？豈自古冤冤相報，卽以將錯就錯者了之耶？嗚呼！不可知已。」辛未中秋夜，偶成金縷曲一闋，雅虹私與人言，謂言爲心聲，凄感太過，或非吉兆。及十月望後四日，果有喪偶之戚，談者以爲詞讖。子檢閱一過，覺亡者病情，存者心緒，語語印合。在按譜倚聲之會，固不自知其言之悲也。詞云：「萬卉都銷歇，奈何人淒淒冷冷，清清時節，記得輪蹄燕冀道，魂夢飛懸京闕，留不住春風蝴蝶，悔煞拈花成一笑，墮紅塵永歷昆明劫，曠盡了子規血。年來詩味寒於雪，更沈沈心如古井，身如秋葉，手製么絃彈羽調，苦訴中懷淒切，有誰聽悲歌激烈。從此空山耕石，老徧人間，不見瑤臺月，真錯鑄六州鐵。」

咸豐壬子秋，歸自江甯，以對廳西間爲臥室，鰥魚不瞑，徹夜呻吟，木落烏嘯，百感橫集。天明登城放歌云：「神駒追不返，急逝景，白日照不見重泉陰，我歌此辭，徹天之音，天高無耳，人死有心。」及辛未冬，自上海歸，暫處北廳西室，霜寒月冷，遙遙相對，而回憶適及廿年。人壽幾何，誰能遣此！今年春重至江南，寓齋碧桃盛放，感賦浪淘沙一闋云：「殘照暗窗紗，蛛網橫斜，年年春酒泛流霞，寂寞簾櫳人去也，想煞桃花心緒亂於麻。病裏年華斷，魂零夢各天涯，萬事不如歸去好，那是儂家。」壬申三月，記於雲間舟次。

前悼亡詞，壬子作也。是年春歸自蘇州，生死匆匆，闕爲面訣。夏秋又東至海上，南涉江水，北走彭城，急景如馳，殆

將卒歲，始得爲詩以弔之云：「命短途長兩未思，朔風催曉一相辭；豈知江上停橈日，竟是閨中屬纊時。歸路安排猶絮語，出門寬慰盡虛詞；死生貧賤渾閒事，雪涕臨風一面遲。得無兒女猶爲幸，到此分離轉易論；三尺秋墳身外物，百年朝露眼前人。星河獨立迢遙夜，風雨清眠寂寞晨；遺挂分明書跡在，相傳長逝恐非真。」近來年衰連阻，百念皆灰，更非筆墨所能達。僅陸續述事數首，兼以自悼云：「年年蹤跡泛於萍，不是同根性不親；療病藥空爐火滅，勸餐書在墨痕新。勞民已備鰥孤獨，薄宦何堪老病貧？廿載空空真一夢，人間誰識去來因！春花秋月共江湖，線帖鍼箱瑣碎俱；兵燹幾回同患難，米鹽無事肯糊塗。藏金能備荒年穀，數典真如記事珠；看是悼亡猶異體，分明鷓翼半成枯。飛來奇病忽如癡，不解冤纏苦費思；百種悲愁原屬幻，半空謠諑竟何辭？親從弱水移桃葉，欲向空庭種荔支；依舊春殘無結果，蛾眉甘死讓東施。傳聞遺語特淒清，早備雙棺殉死心；先我長眠原是福，撇人中路太無情。問關求友生平願，科第論文世俗名；爲爾沈疴行不得，如今衰老一身輕。」又七月送柩歸葬云：「一從秋老別清姿，早暮霜華染鬢絲；同榻友朋驚夢哭，對門兒女笑情癡。密書名字魂低喚，來日關河路不知；送爾泉臺安穩去，得歸同穴竟何時？」吳中祝氏女，委質端嚴，性好潔，每言三日不浣則衣垢，一日不沐則髮垢，一時不灑埽則心垢，故所居明淨可鑑，飲饌非手自烹調者不食，及筭歸於梁生，婉婉相得，春晨助讀，秋晚聯吟，十餘年如一日也。已而生病，遺矢漬衾褥，女手滌之，污及腕臂，而不以爲嫌，其篤於情也如此。及生卒，女絕不哭，亦不言，飲食作止如常，親黨竊竊議之，而不知其意也。後一月而女病，病即昏瞽，暴卒，特心口微溫，氣息若有若無者七日。一夕屍忽轉動，守者皆驚避，其膽壯者就問之，婦乃拍牀哭曰：「吾初以爲吾夫之亡，不能常聚於人間，尙可相從於地下，庶幾昭昭不足，冥冥有餘。故吾不哭不言，默默求死者而月，今幸而死矣，而不見吾夫，求所謂閻羅者，地藏者，而皆不可見！茫茫然一片昏黑，無所復之！」悲憤間，忽見火光一輪，如日初上，其傍有人曰：「此天帝居也！」跪而求之，見有金甲神笑曰：「此真下界愚婦人也！人世一切鬼神，惟忠義烈節精誠冤苦之人，死而不滅，然且有聚散久暫之不同。若汝夫者，

病久精亡，惟其亡也，故死。死則安有所存？予哀懇之，而一輪忽降，昏慘如初。嗚呼！信如神言，則是吾夫竟無其人也！則是百千萬永無見期！推之父母兒女，以及於吾身，一死而皆寂滅無知也。吾是以慟也！號哭三日，夜淚竭心枯，家人再進參湯，呼之已歿。

金壺淚墨

六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再版

點者 周

一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省廣益書局

冊定價一

